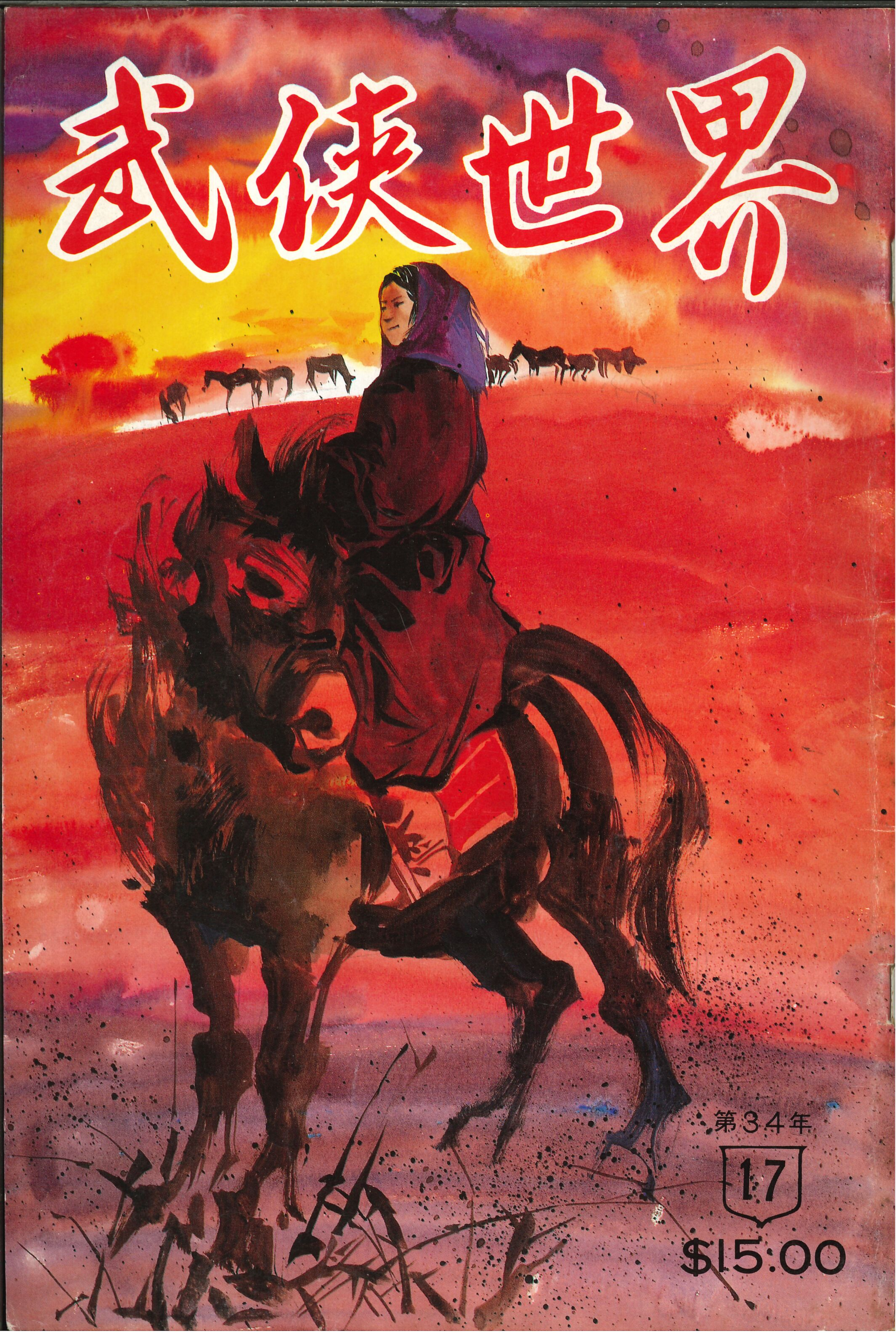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17
$1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金玉蓮先生所著「碼頭風雲」，文中描述天津青、紅（洪）幫的金剛橋碼頭，日本人想利用碼頭運輸毒品，殘害同胞，遭到碼頭主米老大反對，便買通汪老二暗殺米老大，再唆使車老五收購碼頭，引起幫會弟兄之間的糾紛，幸得二龍頭出面解圍，懲辦了日本兇手嚇死汪老二，但日本人仍不肯罷手，施出更狡詐惡毒的手段……幫會兒女，正氣凜然，面對強敵，毫不畏懼，情節感人，不可不讀！

*　　*　　*

溫瑞安先生所撰著「說英雄，誰是英雄」之「驚艷一槍」由今期起連載刊出，喜讀溫瑞安先生佳作之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

金戈先生所著之「遊龍戲鳳」，在今期刊出，故事情節新穎，文字流暢，值得一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撰著之「歸善惡人谷」，華嘯天被天下人稱爲大惡人，他心有不甘，決心要做個善人，洗脫惡名……故事情節曲折離奇，緊張刺激，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七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81.8.26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7期
（總號172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碼頭風雲

民間帮會英雄故事／金玉蓮・文　可飛・圖

清理門戶　驚心動魄

「家有家法，門有門規」，米三娘那雙射着寒光的眼睛，掃過在座的三山五岳人物以後道：「在座的全是家門裡面前輩人物，同參兄弟，誰若不承認這句話，請站出來明白表示。」

沒有人開口，一個個全是肅穆正坐着聽。

「只要是一脚踏進門裡的，磕過了足夠三百六十個頭，領下摺子，摺子上寫明了他的『引進師』，他就要受祖師爺家法門規的慈悲和限制！」米三娘再一次把目光掃向大家。

首座上的矮瘦老人本是閉目作養神的樣子，這時却極輕微的皺了皺眉頭。

「儘管江湖子弟江湖老，儘管從很久很久以前，門規家法就放寬了門裡兄弟的行業，儘管門裡兄弟作過三百六十行，但是從來不敢背棄祖師爺所留下來的那個『義』字！」米三娘猛地一掌拍在長案上，神色一正道：「所以當年多少橫行霸道的事，在經過當家師父召集過堂口公議後，全能順利解決，像王升三的自盡、劉惕的仰藥，是全門裡的大義……」

這是一座十分寬敞的大廳，如今暫時改作集會的地方，門窗緊閉，門口站着八個大漢，肅立如松一動不動。

大廳正中用六張八仙桌併排，舖上雪白的罩布，擺着二十六個位子，左右兩列各十二個座位，正中首座一位，下首一位，佈置得簡單隆重。

米三娘是當事人，在下首，由她先講經過，話並沒有說完。

右首上數第五個位子坐的人，這時一聲冷笑的接了話：「當年的事，如今在座的全沒趕上，所謂眼見方是眞，我看米三娘，最好還是說現在的事吧！」

「就快說到了，」米三娘盯了接話的這個人一眼道：「心急喝不得滾熱粥，汪二哥是有名的『慢郎中』，想不到今天打起『急驚風』來了。」

汪二哥汪光俊，瘦長個兒，五十二歲，平髮半白頭，笑臉，陰險，是個難纏的人物，他是目下家門裡掌握不少實力的人物。

他對米三娘的嘲諷，毫不理會，並且還微笑以對。

米三娘更是心中有數，接着說道：「我絕不違言，我那死鬼丈夫米達年是跟洋鬼子作事，不過話得從頭說起，當年他可不是自己喜歡出頭的，是聰明人料不清洋鬼子會有多狠，才半慫恿半威逼的叫他出頭和洋人打交道，還算上天有眼，太平無事……」

「慢着，米三娘，妳不能忘記大家捐出來的那五萬個龍洋，如果沒有那筆錢，只怕米老大不會太平無事吧？」汪光俊又開了口。

「不錯，」米三娘道：「那筆錢裡面，還有汪二哥你名下的兩千，並且是汪二哥你和秦四哥一起送到寒家來的，秦四哥正巧今天也在場，能作證證明當時我那死鬼丈夫是怎麼說的，汪二哥你又是怎麼千拜萬托來的，汪二哥請你手摸良心說一句話，就算加上一倍變作十萬個龍洋，換轉是汪二哥肯去嗎？」

汪光俊沒接話，不過他已經笑不出來了。

「再說一個釘子一個卯，一個蘿蔔一個坑，死鬼他筆筆有賬，賬呈在堂口上，是萬目共睹的事，結剩了一千七百餘塊龍洋，是公議獎賞死鬼的，沒錯吧？」

這些話全對汪光俊說的，汪光俊不能不接受，才要開口，首座矮瘦老人已威嚴的說道：「米老大當年辦的那件事，是公議，有大功，無小過，堂口上評載在祖簿上，事已成案，今天重提是老二你的不是，現在斬斷這檔子芝麻瑣事，如再敢提起的，先給我出去！」

如果今天的集會，汪光俊和米三娘是當事人的話，這第一個回合是米三娘佔了上風。

首座老人一揮手對米三娘道：「妳說下去。」

「是。」米三娘臉上刹那間罩上愁雲慘霧，道：「死鬼死了，死在他拚盡心血經營了五年的『金剛橋碼頭』上，沒有見證，身中三十二刀，被斬得不成人形，我米三娘雖然是一個婦道人家，雖然只是死鬼的第三房妻子，一是大房二房不是門裡人，再者大房二房全不識字，才由我出面，但是我絕對不請求堂口上代我米家緝兇報仇，不過我却必須要求堂口上爲我米家主持公道！」

首座老人嗯了一聲道：「三娘，聽妳的話裡意思，報仇和要求主持公道是兩碼子事了？」

「是的，當家師父，是兩碼子事。」

「說給我聽。」

「死鬼還留有三房家小，一個兒子，夫仇父仇，自有他妻小去報，不敢煩瀆堂口。」

首座現在才睜開眼睛，雪亮、威光懾人，盯着米三娘。

米三娘仰視着首座老人，目光不瞬，毫無懼意。

首座老人又閉上了眼，緩緩點頭道：「有志氣，有膽識，也十分聰明，說下去吧！」

米三娘那張本是慘霧愁雲的臉，漸漸轉變得激動而憤慨，道：「金剛橋碼頭，雖說當年是法國人

叫我那死鬼去接辦的，但是暗底下，堂口上知道，死鬼他等於拚了性命才從韓國浪人手中奪了回來，如今他一死，就有人覬覦、虎視眈眈，欺我孤兒寡婦沒地方訴冤，竟利誘不成變作威脅，所以我米三娘才大着膽子，燒着祖師爺的頭把香，跪請到當家師父，今天在桌面上把事理分說個一淸二楚。」

「三娘，要動那個碼頭的可是門裡的人？」

「回當家師父的話，如今這天津衛，除了各租界的洋鬼子和軍閥們以外，那個行道不是全在咱們門裡的人手上呢？」

「三娘，妳這話可不許拿不出憑據來的！」

「當家師父萬安，三娘有多大膽子，敢無中生有？」

「那很好，現在凡天津衛掌握各行當的門裡大爺，今天全到齊了，三娘妳指証挑明了說吧！是非公論，堂口上有把良心天秤，還不容許那些奸險小人弄詭作詐。」

「三娘先謝過當家師父，想奪金剛橋碼頭的，是『轉輪』車五爺。」

車五爺車軒，是天津當地家門裡面和黑道上有了名的一把狠手，立足在中國地的三不管，手下有百十輛大大小小的客貨車，有近三百個硬噹噹的門徒，據說車五爺不僅那兩手四飛刀的神技無人倫比，就是玩洋槍匣子砲，二十步內也能打熄香火頭兒。

論年紀，才四十出頭，正是人壯膂力强的時候，論儀表，一副新興的洋學生樣兒，交遊廣闊，三敎九流五行八作，擧凡有頭有臉的人，沒有一個不和他稱兄道弟，就算在門裡面，也是沒有人敢輕捋或待慢他的人物。

在米三娘指證之下，車五爺站了起來，文靜靜的，帶着微笑，沒接話，他謹守堂口上家門裡的規矩。

首座老人顯然事先絕對沒有想到惹事的是他車軒，所以不僅睜開雙目，臉上也有了愕然的神色。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是有進無退，首座老人寒下臉來道：「車五，我希望能聽到你滿意的解釋。」

「是，車五遵規陳述。」車軒十分溫和的對米三娘道：「首先要請米三娘當衆說說利誘的事如何？」

「有什麼不可以的！」米三娘冷哼着道：「你答應每月送來三千塊龍洋，以十五年爲限，要我們孤兒寡婦交出碼頭的管理權來。」

「我車五承認有這件事，並且更向米三姐說明，十五年後，不只碼頭不再是米家的，月錢也不再送繳。」

「車五！」首座老人接話道：「你好像認爲這樣做十分有理似的，對嗎？」

「車五斗膽，先請當家師父問問米三娘，米大哥自管理碼頭，五年來直到今天，每月淨利是多少？」

「兩千一百左右龍洋。」米三娘坦然的回答。

「這不就結了嗎？」車軒以仁厚的樣子，自覺頗有道理的說道。

「就算從前淨益是兩千二吧，現在我出三千，每月多出八百，諸位，那可不是八百枚的銅板，是八百塊一吹嗡嗡響的龍洋，一年就多出了九千六百塊，十五年是十四萬四千塊，難道說這是我車五欺負三娘孤兒寡婦？」

汪光俊哈哈笑說道：「這要算是欺負，誰來欺負我吧！每月多給我八百塊龍洋，一給就是十五年，我那三個破賭台，甘願奉送！」

米三娘冷着臉色道：「汪二哥，話可是你說的，事後可不許賴！」

「汪老二！」首座老人在叫。

汪光俊恭敬的站起來，肅立候示。

首座老人一指門外道：「按門裡規矩，今天不論什麼事的最後決議，全沒有你的份了，現在你出去。」

汪光俊想要抗辯，車軒急忙向他示意，他一咬牙，倖倖的大步而去。

首座老人對米三娘道：「妳拒絕車五的意思？」

「是的，三娘不能接受。」

「嗯，車五，你又是怎麼打起金剛橋碼頭主意來的？」

「回當家師父，如今租界林立，洋務難辦了，再加上金剛橋臨近日本鬼子的小旭街租界，日本浪人到處惹事生非，無法無天，米大哥一死，三娘一個婦道人家，碼頭是我們堂口公益來源之一，如果處理不當，實有被人奪去的危險，所以車五才和三娘商量此事。」

「這麼說，你是善意的了？」

「當家師父聖明，若不是善意，車五怎會每月甘冒損失八百塊龍洋來幹？」

「三娘，現在該妳說說車五威逼的事了。」

「是的，車五利誘不成，他就叫人傳話……」

「誰傳話？」

「汪二哥親自傳的話。」

「我就知道一定是他，」首座老人冷哼一聲道：「妳說下去！」

「汪二哥說，我們孤兒寡婦如果不吃敬酒，只怕有一天會人財兩失。」

「當家師父。」車五急忙接話道：「這話是三娘聽錯了，汪二哥傳

話是說，如果三娘不接納我的話，祇怕有一天碼頭被外人强佔去，那時候很可能演變到人財兩失，流血的慘劇。」

「三娘，妳說說要堂口如何主持公道？」

「回當家師父的話，如果不是門裡人强奪，堂口上自會調集各門兄弟全力對外，所以三娘要求堂口上主持公道，只是對自己門裡而發。」

「說出妳的方法來。」

「三娘只希望堂口上公正斷事，碼頭任憑門裡弟兄們索取主要權力，不過要以門裡的規矩來辦，明刀明槍。」

這話震驚了全場，連首座老人也不由變色道：「米三娘，妳可知道妳說這些話的後果嗎？」

「三娘身受引進師引進，燒過六路香，磕足三百六十個响頭，領過門裡摺子，十分明白剛才所說的那些話的後果。」

「三娘，那樣的話，本堂口就無力阻止車五或任何人用門裡規矩去要碼頭，妳懂？」

「懂！更懂得那樣的話，凡是想要米家唯一碼頭的人，全得按規矩明着來，如果稍犯祖規，立成衆矢之的，就只有死路一條。」

首座老人現在是眞的明白了米三娘用心之苦，也增加了對米三娘的好感。

車軒當然也明白了一切，却有些驚心膽寒。

首座老人別有用意的說道：「米三娘，我十分淸楚，米鴻葆不是妳親生兒子，是大房劉氏所出，妳似乎不應該爲大房的兒子接受未來難以預料的挑戰，何不答應車五的善意？」

「恕三娘無法把車五提議當成好心，誰也知道，今後碼頭一天比一天繁榮，收入更是日多一日，再說，米家碼頭在我米三娘手中斷送，平白的斷送，我九泉之下是無法面對死鬼的。」

首座老人點着頭沉思着，刹那以後，聲調一變道：「米三娘按門裡祖規請求堂口主持公道，事頭事尾皆已交代淸楚，並無不合規矩的地方，本當家師父現在當衆諭示，立刻成案將詳情記載祖簿上面，玆後凡我門裡人對此事若敢私下處理，必遭祖規律例處理。」

在羣聲恭應中，米三娘流下淚來。

* * *

夜半，正正是夜半。

碼頭上是一片寧靜，包括停泊的船隻在內，都因爲早已接到了通知，甲板上全沒有人影。

第一號貨倉裡，燈火明亮，眞作到就算有隻螞蟻在爬，全都能看得淸楚。

全是人，足有三四百口子，但却鴉雀無聲。

全是熟人，那天在堂口上見到的二十六個人。

不同的是，今夜他們每一位全帶上十二個手下。

首座的矮老人依然是坐着，仍然在上首，他身後，站着十八名高矮瘦胖不同的漢子。

米三娘帶來的人，除了米家門裡的十二名弟子外，還多帶了四位，那是一個老管家叫「懶蟲」的，和米家大娘，二娘及米鴻葆。

是六月天，白天太陽晒得地上出油，晚上無風，悶得人臉上出汗。

第一號貨倉是不小，可是在幾百火電燈外加上傳統的油杉火把照耀之下，是悶上加熱，空隙的地方又塞滿了人，油烟汗臭加雜上堂客身上的脂粉香，那股子味道薰得人發昏。

今夜是生死關頭，發昏當不了死，所以全部都忍耐着靜待變化。

三四百口子人，包括米三娘在內，後背、頸間和腋下，汗全濕透出來，只有首座的矮瘦老人，「懶蟲」米家老管家，如今米家唯一的男子十八歲的米鴻葆，額頭不見汗水，後背沒有濕痕。

這情形沒有人注意，但是難以逃過首座老人那兩盞明燈似的眼睛。

突然一聲斷喝——正午夜十二時到！

果然，牆頭高掛着來自法蘭西的洋鐘，噹！噹！噹！的連敲了十二响。

米三娘肅請大娘二娘，懶蟲護守着米鴻葆，靜穆的向前走了三大步。

米三娘今天是短打裝扮，活像走江湖跑馬頭賣解的「繩女」，所不同的是「繩女」另有一種嫵媚勁兒，而三娘却是冷若冰霜。

米家的人全在服孝，尤其是大娘、二娘、三娘和米鴻葆，一身全黑，堂客們頭鬢插着白花，鞋上是一色的縫着雪蔴，米鴻葆更是黑蔴衣，白邊兒禿碴襟縫，讓人一眼看上去就不由興起一股憐憫的心情。

米三娘首先向堂口當家師父施禮，再向肅立四週幾乎是背貼墻壁的門裡大爺和兄弟們一揖，接着悲聲的說道：「今夜未亡人是接受門裡兄弟『轉輪』五爺車軒的挑戰，安排『武場』接門裡規矩爭奪金剛橋碼頭的主權，未亡人首先聲明，從接受下挑戰『公帖』後，就停止了一切活動，決無違反門裡規矩的事情，請當家師父明鑒。」

當家師父問出規矩上非問不可的話來，說道：「不論勝負如何，

若是事後本堂口查出米家有違反規矩的事來，米三娘妳怎麼說？」

米三娘走上一步，肅穆而莊嚴的鄭重朗聲道：「米家退出家門，三娘自刎堂口以謝。」

當家師父一揮手，米三娘退一步站到原處。

另一端，車軒走向前三步道：「門裡弟子『轉輪』車軒面當門裡諸大爺聲明，從下帖到現在，停止一切活動，按規行事，堂口明察。」

當家師父道：「事後如果查出違規的安排呢？」

車軒揚聲道：「車氏自削門裡底案，呈繳摺本，車軒自斬於堂口之上。」

當家師父也揮手叫車軒退下，車軒一退再出，躬身說道：「請示堂口上，米家大娘、二娘和米大侄兒，全不是家門裡的人，今夜參與大會，似乎已經違反了家門的規矩了！」

米三娘沒有開口抗辯，當家師父在掃過車軒極為凌厲的一眼後，右手拇指伸出，遙向左側肅立的一位微胖紅臉老頭兒一點，紅臉老頭兒頷首向前三步，振聲道：「我『執法』洪軍，奉堂口規諭當眾宣布，以門裡祖規請『塘沽』古大爺引進米大姐、米二姐，『油行』秦四弟引進米鴻葆，燒過六路香，磕過八方頭，如今已是家門裡的人。」

車軒臉色一變，目光掃向汪光俊。

汪光俊向前三步，叩首齊頂道：「戰帖已下，米三娘才煩古大爺引進米家人入家門，似乎別有用心，堂口上請明察。」

當家師父寒着臉，慢聲慢氣的說道：「這不必汪老二你說，誰也可以看得出來，米三娘的用心是為了保護金剛橋碼頭，所以才不惜把米家還活着的人全投入這場生死爭搏中，堂口上聽代收徒，只問有沒有引進師，只查是不是『乾淨身子』，只問能不能義字當先仁字隨後，這幾條全通過了，誰也無權阻止進入祖師爺家門。汪光俊，你提出異議可是業已掌握了米大娘和米鴻葆，違背上述幾條規定的證據？」

汪光俊語塞，答不出話來。

當家師父沉哼出聲，揮手叱斥道：「汪老二，你已是率領家門徒弟的大爺身份，今後行事說話之前，該多加考慮，退下！」

汪光俊灰頭土臉的退立原處，心中的怒火，胸腹的怒恨，使他額上青筋外暴，怦怦直跳，臉上眼中，一片陰森煞氣。

當家師父目光緊逼不退，汪光俊心頭突然一顫，趕緊平下怒火低下頭去。

車軒猛一咬牙，上步手指米家老管家「懶蟲」道：「請問堂口上，他呢？他也入了家門？」

當家師父目光掃向「執法」洪軍，洪軍微一搖頭，當家師父心頭猛的怦怦顫動，正思索該如何才能代米三娘掩遮過這件違背規矩的事，車軒已看出內情，得意的陰笑已露面上。

這是他可以兵不血刃奪得金剛橋碼頭的大好機會，並且能迫使米家自絕家門，米三娘自刎堂口，怎肯放棄，立刻振聲問道：「車五急待堂口諭示。」

眼見當家師父在無法再代米三娘遮掩下，要宣佈實情的時候，「懶蟲」已懶洋洋的從身上掏出個用白手帕包着的小包兒，遞給了米三娘，並且在米三娘身邊低低的說了兩句話。

米三娘面上愁雲刹那掃盡，換上如沐春風的笑臉，雙手高捧着那小包兒，一步一步走向當家師父面前。

當家師父本來是伸出左手去接，三娘竟往回一收，當家師父神色陡變，不僅改用雙手，並且人也站了起來，接去那小包兒。

這個舉動，今夜到場的誰都全懂了，那是說小包兒裡面的物件，其身份遠超過當家師父，所以才能使當家師父在執行公事時也必須立起捧接。

當家師父很小心但却從容的打開小包兒，別人誰也不敢探頭去看，家有家法，門有門規，那不是兒戲事，是性命交關的事。

突然，當家師父的臉色變了，嚴肅恭敬的重新裹好小包兒，仍以雙手捧還給米三娘，米三娘退身時，當家師父就待舉步離位，目光暗和「懶蟲」相交，「懶蟲」微一搖頭，當家師父微一垂首，在「懶蟲」重放回小包兒，放置口袋後，當家師父方始落座。

坐定，當家師父又聲調提高道：「車五，你所指的人，是家門裡的爺們，絕對有權參與今夜『武會』！」

車軒如果身上能長着遍體的毛，會比隻猴還精靈，早已看出內情，自然恭應着不再多說。

「執法」洪軍已得到了當家師父的示意，揚聲說道：「本執法宣佈，武會立刻開始。」

米三娘馬上轉對車軒，毫不客氣的問，道：「車五爺，下帖的是你，請先！」

車軒也不再虛套，道：「為了門裡的那個『義』字，三娘，我車五今夜選的是『武會文比』！」

米三娘更是不多問：「這由五爺，五爺請！」

車軒一笑沒動，在他們徒弟輩中，大踏步走出一個漢子，無言的向堂口上一躬，然後從身上取出六

把刃長五寸有餘的匕首，一柄柄緩慢的扎向兩條大腿，每一條腿上扎上三柄，在鮮血崩流中，那漢子緩緩的轉身，匕首尖無不洞穿出來，那漢子神色不變，更沒個哼哈，最後一步步拖着兩脚血痕足印，走回隊中，不過剛剛回隊，就再難支持，摔跌下去，被他同隊弟兄扶住，那裡早就準備好藥物和大夫，立刻上藥包紮。

掌聲這時才震耳傳出，家門規矩明訂，那漢子已經成了門裡的英雄，歸隊後把傷包紮，那並不妨礙那漢子的英雄本色。

當家師父揚聲道：「執法記名！」

車軒馬上也揚聲報出漢子的名姓──董金城。

米三娘臉上絲毫沒有表情，緩緩轉身，面對手下兄弟，這時鼓掌聲音已停，又變作鴉雀無聲落針可聞，所以米三娘說的話音雖不高，却字字清楚，道：「今夜我們米家接受挑戰，憑本心來講，是你並不值得和應該的事，只因為你們老頭子已經死了，活着的人誰也無權作出愧對已死老頭子的事，所以我一個女流之輩，祇好頂着油鍋下刀山，但是這應該只限於是姓米的人，不該也累上大夥兒，可是你們剛才全親眼見了，車五爺第一陣支使出徒弟來玩命，家門規矩嚴厲，誰也不敢衝犯，明訂挑戰條文，家主對家主，門下對門下，我米三娘不能由心指定出戰的人，只能這麼說一句話，今夜不管勝負，傷的醫傷，死的恤死，僥倖保住碼頭，凡我米家門裡的人，有一戶算一戶，來平均分配碼頭的收益，直到咱們米家不再掌握主理權益為止，現在起到今晚挑戰結束為止。請出戰的人自動應戰，我的話說完了。」

米三娘話聲剛剛落下，隊列中已走出一名漢子，八柄尺長尖刀，在他嘻嘻笑聲中全插入雙腿上面，也是刀刀洞穿，最後在歸隊之後，掌聲之下，竟大步再次出隊，自己走向醫療地方，並且笑嘻嘻的告訴大夫用藥包紮。

他，程恒志的名字，在第二次為他傳出來的掌聲中，由洪軍記上了祖簿。

這算第一陣，當家師父宣佈說：「插六把刀的不能算輸，扎八柄刀的也難以算贏，多兩把刀四個洞也是很平常的事，不過一人能支持到自己步向醫療的地方，另一人業已昏迷要人攙扶，所以第一陣是米家人獲勝。」

判得公證，誰也沒有異言。

車軒那張俊面上，因為輸了關係，軍心士氣的第一陣，已繃成馬臉的樣子，雙目中射出陰狠的煞光，突然轉向當家師父道：「米三娘剛才利誘門眾，是否違規？」

當家師父還沒有開口，執法洪軍已沉聲道：「車五向堂口上問話，別忘記規矩上的稱呼！」

當家師父才冷冷地說道：「三娘是米家現在的當家人，她只要按月繳上公益金額，我們就沒權利過問她如何處理米家的財物，你也一樣，也可以把運輸行的財物，平均分給門下。」

世上的人，除非天生的白痴，後天得了精神病，誰都不是傻子，但却偏偏有些自認為聰明的人，在作「畫蛇添足」、「弄巧反拙」的事，車軒就是其中之一。

他剛才的一問，非但沒有問倒堂口上，反而弄得使自己下不了台，當家師父最後說的那句「你也一樣……」的話，立刻生了使車軒衆叛親離的實效，事情相比，如今人家米氏門中弟兄拚命，等於是在保護自己的財產，車氏門下拚死，利益只是屬於車軒本人，比較起來那位家主寬厚，已成不問自明的事實。

車軒當然更不傻，當然也可以馬上作個和米三娘同樣的聲明，但是偏偏他就不肯，其實他也不能。

說空話要看地方，關上門你坐首座當皇帝全沒人管，可是在堂口上說過的話，却必須忠守實行，否則祇要有人控告到堂口上，你就會吃不完兜着走，所以車軒儘管恨得牙根發癢，也不說同樣的話。

不過車軒已經知道士氣不穩，第二陣非有妥善安排不可，於是換上笑臉來對米三娘道：「各佔一先，如今該由三娘派人，請。」

沒等米三娘開口，米家隊中已走出一名身高七尺以上的大漢，當衆討得一支鑿山二尺長兩寸粗的鋼杵，像枚巨大的洋釘，他左手握着鋼杵中間少段，右手握拳作錘，倉庫地面恰是水泥三合土的，厚有半尺，只見大漢右拳擂向杵頭，杵頭頓即釘於地上，一連十擂，外面祇剩下八寸一截，第十一次錘擂下，鋼杵平地，換來震耳欲聾的采聲。

車軒心裡迭聲叫苦，他作夢都想不到，米家會有這種外門功夫練到如此火候的門人，尤其是沒想到，米三娘第二陣較搏，竟然安排了一次不流血的「各顯神通」，這要比他在第一陣上，就以自傷殘人的見紅互損分判勝負來得高明。

他自己徒衆，一頓能吃多少米飯，他自是比別人肚子裡有數，動飛刀或是小巧之技，還能應付自如，想找出一個和人家同樣外門功夫練到家的弟子，眞比登天還難，偏偏苦在不能認敗，更不能派不出人去，否則家門裡的規矩限制，在認敗而不能應戰下，今夜的挑戰就要宣佈結束。勝方自然屬於米家，這

樣不僅前功盡棄，米老大雖死等於還活着，自己並且要捐出一萬龍洋，爲雙方死難傷者家屬來分作醫療費用，尤其是他「轉輪」車五的字號，從此倒坍下去，在家門裡和整個北五省江湖道上，再難抬頭，這種結局，他當然不肯，也當然不願，所以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得接下第二陣來。

他萬般無奈之下，只有指令徒衆中的高手應戰，他苦水倒流，因爲這一戰在他沒派出人手前，已是註定必負！

果然，第二陣他派下場的人，鋼杵沒能釘入地下兩寸，那一隻拳頭却已鮮血崩流。

第三陣又輪到他了！他非勝這一場不可，要不一張臉全沒有地方來放，他怒火冲頂，雙眉緊鎖，目中瞥見門中大弟子向自己示意，頓時得計，壓下激怒恨火，故作從容的說道：「眞沒想到三娘手下有這麼多人才，好好好，這是我們家門裡的幸事，所以第三陣車五派出弟子，向三娘高手們領敎一番飛刀手法。」

他手一揮，那一身勁裝腰插十二口飛刀的大弟子，旋身出場。

車軒又作交代道：「這是一陣接連飛刀的較搏，各以十二口飛刀，在一定的距離內互發互接，所以最後的勝負非常容易定斷。」

米三娘僅僅含笑點了點頭，沒有開口說過一個字。

不過米三娘那雙星眸可沒有閒着，從兩側家門裡觀戰的幾位當家大爺的神情中，她已經看出第三陣大家是看好車家。

米三娘也是個有心人，自從車軒利誘她交出碼頭權益失敗後，已經料到會有今天，所以對車家上下幾十口子有名氣的好手，全暗中留意探聽過，車軒這名大徒弟叫杜雲鵬，外號叫「十二神刀」，收發飛刀的功夫，好像天津衛不能數一也輪着數二，米三娘明白，米家弟子裡面，找不出能敵對方的人來。

米三娘有些爲難了，她連勝兩場，並不在乎輸這一陣，不過這一陣是動飛刀，又明知車軒心狠手辣已動了眞火，只怕輸的人不止要帶傷，極可能有性命危險，他們全有家小，不幸身死，再多的龍洋也換不回他們的親人，這是米三娘爲難的緣故。

車軒看在眼中，笑在心裡，道：「車五敬請三娘派人下場，也請執法劃定發射飛刀的最近距離。」

米鴻葆突然先於他三位師哥一步跨出，按家門規矩，米三娘已不能攔阻，只急得她連連跺脚。

車軒本來要發話反對，因爲米鴻葆身份屬於東主，他所派出的是門下，但是當他看到米大娘失色，二娘發呆，米三娘連連跺脚的時候，突然露齒一笑，把要說的話給强嚥下去。

當家師父雙眉挑飛，看看「懶蟲」，「懶蟲」笑了笑，神態從容，當家師父才放落懸心，淡淡的向車軒道：「車軒，米鴻葆身份是東主，由他出面應戰，你認爲合不合適？」

車軒已從發生過的那些事情上，看出當家師父在規矩上是執法公平，心裡頭却偏向着米家，生怕一個「斬草除根」的天賜良機飛走，立刻躬身答道：「第三陣上，車五我派下場的杜雲鵬，是我車家門中的大弟子，我車五現在還沒有兒女，未來這家當也必然是大弟子接管，所以論身份，米家侄兒下場也說得過去，不過這一陣比的飛刀，只怕傷了米家侄兒我難心安。」

米鴻葆向車五恭敬的一揖，然後笑着說道：「侄兒十分感激車五叔的關懷，不過侄兒自己覺得還有幾分躲避的把握，車五叔你老萬安便是。」

話全交代清楚，洪軍宣佈最近距離是一丈八尺，眞的用尺量過，還劃了粉綫。動手範圍是三丈六，也劃了綫，先受傷的自然是輸，先被迫退三丈六綫外的也算輸，脚踏過丈八最近距離綫的更輸定了，然後互呈飛刀由執法驗看。

米鴻葆沒有飛刀，由堂口供應，領下十二柄尺二飛刀，雪亮的刀身和鋒刃，赤紅的五寸長繐，十分醒目。

杜雲鵬呈驗的飛刀，是一尺三寸半長，特製的，輕木柄四寸整，刀身九寸半，重量中心稍前，這種飛刀，只要出手，一定是刀鋒尖兒向前飛，除非使刀的人是有意用刀柄不打算傷人，刀上沒有長繐，令人難以預防。

不過刀身並沒有「血縫」，論說起來並不是十分歹毒的一種，自然嘍，比米鴻葆自堂口上領的刀要來得毒辣些。

當家師父寒着臉，「執法」洪軍正要開口，車軒精靈過人，已經搶先一步道：「雲鵬，去找些紅綢子拴在柄上，你家米兄弟躲閃起來也較爲方便，再就是能不傷了米家兄弟最好，萬不得已，也只能往肉厚的地方招呼，你聽明白了沒有？」

杜雲鵬恭應着，由洪軍手中領回飛刀，果然拴好了醒目的紅綢子。

雙方互距三丈，各留三尺閃挪退避的餘地，在一聲令下，開始游走。

米鴻葆看上去身子不夠俐落，杜雲鵬却時東時西倏前倏後，盤旋得十分輕巧快捷，心裡偏向些米家門裡的大爺們，不由全給米鴻葆提

着心膽。

「打！」杜雲鵬先下了手，出手前招呼一聲。

「噹！叮噹郎！」米鴻葆也發出一刀，趕巧兩刀在半途中碰在一起，全震落地上。

「颼！颼！」杜雲鵬連發二刀。

「噹！叮噹郎！」有兩柄刀又碰上了，摔了下來。

銀光倏閃，杜雲鵬巧臥東床，米鴻葆發的第三柄刀打空了。

杜雲鵬所發的第三柄刀，竟沒聽到聲响，於是衆目射到米鴻葆身上，但是米鴻葆好好的，毫髮未傷。

倏地銀光羣飛，杜雲鵬使出他在飛刀上下過的苦功夫，八口飛刀交織成網，疾如星丸向米鴻葆罩射下來。

米鴻葆也是八刀齊飛，這次不該說是巧，而是在功夫了，十六口刀碰上了八對正，一經暴响下，全洒落正中地上。

「颼！」杜雲鵬最後的一柄飛刀出手了，正在一片暴响震耳，寒光亂飛的時候，這才是他的「殺手」一刀，名叫「今生不再見。」，是百發百中從無失誤的一刀！

米鴻葆突然拔身電射而起，雙脚脚尖在半空中猛的一夾，杜雲鵬向空發的這一刀「今生不再見」，不只落了空，並且正夾在米鴻葆雙足正中。

爆雷般的喝采聲中，米鴻葆由空中一個翻身落下，離地六尺時，仍是頭下脚上，猛地一聲斷喝「打！」誰都看得分明，這柄刀正是杜雲鵬那柄「今生不再見」，由脚尖蹬發而出，疾射杜雲鵬左肩。

杜雲鵬一心要找回失去的光采，一個鷹旋，探手抓住這口本來就是他的飛刀，同樣換得了喝采掌聲。

那知就在掌聲乍停，杜雲鵬倏忽立穩的當空，他竟然跪倒地上，在大腿肉厚處，緊釘着一柄飛刀，入肉寸半，那是米鴻葆十二飛刀中最後的一柄。

「執法」洪軍高呼道：「杜雲鵬首先見紅，輸了！」

車軒突然沉聲說道：「請執法認清，小徒掌中還有一刀，米鴻葆飛刀全數發盡。」

洪軍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被問得一楞。

米鴻葆笑嘻嘻的開口道：「車五叔記錯了，小侄手中也存有最後一口屬於自己的刀。」

他果然揚手現刀，誰說不是，他還有一柄。

車軒震聲道：「這不對，我數得十分仔細，最早一刀換一刀，互碰墜落，接着二刀換二刀，一墜一空，他們各餘九刀，八刀齊飛，十六口刀碰落地上，米鴻葆雙足接去小徒一刀，用之射回未中，被小徒接住，而米鴻葆自存的最後一刀，又射出釘在小徒腿上，衆目所見，請問他又怎會還有一口飛刀？」

話不錯，數目也對，衆目不由全釘在米鴻葆身上。

杜雲鵬這時已有發現，才待出聲，車軒却止住他道：「別動，也別開口！」

杜雲鵬急得頭上直冒汗，痛得全身發抖，但爲家門法規所限，不敢再說什麼。

米鴻葆却十分從容的開口道：「敬煩『執法』大爺的駕，去驗杜雲鵬腿上的那柄刀，自會明白。」

一句話提醒了大夥兒，當然也包括了車軒在內，全看明白了，紅繐畢竟和紅綢子不同，扎在杜雲鵬腿上的飛刀，是杜雲鵬自己的。

堂口上鎭木聲响，嗡嗡的場面頓時無聲。

當家師父目射寒光，罩定車軒說道：「飛刀較技，在第三刀上，米鴻葆已接去杜雲鵬的那口飛刀，隱於袖中，最後故意雙足使人目光轉移，借機打出接到的第三口飛刀，射中杜雲鵬，杜雲鵬先帶刀傷，輸了。」

這次沒有掌聲，因爲大家都知道當家師父話沒有說完。

果然不錯，當家師父在一聲怒哼下，沉聲道：「堂口上『武會』，是非自有當家師父了斷，車軒，你份屬當事人，看事不清，在堂口上向『執法』呼叫，可知道是錯了嗎？」

車軒是狠，不過現在却狠不起來，點頭道：「車五知道錯了。」

「很好！」當家師父道：「知錯就好，但規法不容怠忽，着罰龍洋五佰，交堂口作爲濟貧公益！」

車軒只能應是，心裡對當家師父的恨怨，已難平復。

他尤其心驚的是，只聽說米鴻葆在一所「洋學堂」上學，從沒有聽說過米鴻葆練武的消息，今夜飛刀較技，才看出米鴻葆一身武術竟還高過自己，這如何了得，又怎能容忍得下。

他此時心思雜亂至極，但是「武會」仍在進行中，預謀眼看成空，弄巧變作奇拙，眞的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杜雲鵬這時才敢拔下腿的飛刀，汪光俊早已看出車軒在連負三陣之下，方寸已亂，借故向前扶起杜雲鵬，以輕到如同耳語的聲音點醒車軒道：「破釜沉舟，擲出紅籤。」

有杜雲鵬身體遮掩住着汪光俊，所以除了車軒、杜雲鵬之外，竟沒有人聽到這句話。

杜雲鵬進入家門有十二年了，當然熟知家門裡面的各種規矩和一

切禁忌，汪光俊的話聲入耳，杜雲鵬只急得滿臉通紅，才待提醒車軒絕對不能如此這樣做，汪光俊雙手陡然地加上五成力氣，杜雲鵬忍不住痛哼出聲，別人全當他是刀傷難禁，忽略了過去。

汪光俊一邊扶送杜雲鵬到那角落去醫治，一邊却在杜雲鵬耳邊陰森的說道：「你給我放老實些，難道你看不出來，你師父除了走我提醒他的這條路外，已經無路可走。雲鵬，你師父事先不聽我叫他忍耐的勸告，又未能知己知彼，已是一敗塗地，『轉輪』車家，過了今夜已無明天，惟有擲出紅籤作生死存亡的一拚，你能聽話，二太爺心裡有數，未來的歲月有我啦，如果你想和二大爺我唱反調，雲鵬，那就怪不得二大爺心狠手辣了。」

杜雲鵬不知是受傷流血過多，抑或是聽了汪光俊的話心底生寒，一張臉煞白，全身顫抖不止。

汪光俊微一示意，他手下二名徒弟悄悄來到，汪光俊低聲說了幾句後，若無其事的步回原先站的地方。

此時，車軒那張夠俊的臉上，現露出猙獰可怖的神色，大踏步走向當家師父案前，三撲九叩，在場的人業已個個變色。

車軒叩罷，突然搶身而前，抓過堂口上敬供着的祖師紅籤，高舉頭上，接着他雙臂抖力，才待擲出……

「且慢！」當家師父沉聲喝止道：「車軒，家門同參，遇事相爭，解決的方法有許許多多，這並非面對勢難兩立的血仇對頭，有什麼必要請下祖師爺紅籤，作寧爲玉碎的生死相搏？」

「叭！」紅籤已經擲出，平落地上。

當家師父頹然落座，他不必再勸再問什麼了，籤已落地，車軒等於已作回答，那回答是自今之後，車氏、米家誓不共立。

車軒一動沒動，面對着三丈外地上的紅籤，雙目煞光緊罩在米三娘身上，嘴角掀起殘酷無比的冷笑。

紅籤落地的刹那，米三娘的確是變了臉色，她現在却已恢復了正常，一伸手拉住米鴻葆，拖近大娘和二娘身前道：「你們在家門的日子太淺，不明白這紅籤的厲害，現在時間緊迫，我無法詳細說明，總之一句話，從現在起，車家和我們米家，已勢難共存，接下去的較搏，必然是有死無生的家主之戰，大姐二姐，如果小妹要有萬一，千萬別放走『懶蟲』祖爺，一切聽『懶蟲』祖爺的話去行事，碼頭最好是獻給堂口上，拿一筆整數回來，安穩度日，米家就只有鴻葆這一條根……」

米大娘雖說入家門太晚，但她有個身在家門四十多年之久的丈夫，聽得多了也知道得多，於是接口道：「三妹，咱們不拾那紅籤不行嗎？」

「行！」米三娘道：「只是這樣的話，明天就得把碼頭移交給車軒，並且收不到分文的利益，而我米家在家門中，也再難抬頭。」

「三娘。」米鴻葆低聲道：「咱們家又不是沒有飯吃，碼頭給他就給他，又有什麼關係？至於說家門裡的地位，更算不了什麼！如今軍閥橫行，租界林立，國家主權遭人蠶食，當前大任……」

「鴻葆！」米三娘嚴肅的看着米鴻葆道：「最嚴重的是，未來車軒必將暗中下手，除盡我米家人，他是料定了我米家孤兒寡婦不敢接下紅籤，家門裡有句話，寧棄命不污名，他車軒打錯了算盤了，只顧計算我們孤兒寡婦，可忘記他連兒女全沒有的事，鴻葆你聽着，我只有一句話囑咐你，萬一我若不幸，碼頭交給堂口上以後，你要暫時離開家鄉，往南邊去，懂嗎？」

米鴻葆點點頭，「懶蟲」這時候突然低聲道：「車軒祇是個扛刀的，『奸賭鬼慢郎中』才是主使人，三娘，時間上已不容妳再猶豫了，拾籤吧！」

「您老……」米三娘雙目已涵着瑩淚，懇求祈盼的望着「懶蟲」。

「懶蟲」神色肅穆的點了三次頭，道：「一切有我！」

米三娘放下了懸心，緩步踱到地上紅籤的前面，哈腰拾起籤來，雙手捧籤過頂，一步一步穩沉的走到車軒面前。

車軒竟然不知覺的退了一步，他被米三娘神色間傳佈的浩然正氣所震，手足行動間已然失措。

米三娘臉上絕對沒有半絲恨怨或嘲諷的樣子，反之是悲天憫人的神情，微吁一聲道：「車五弟你錯了，你一向精明幹練，怎會不加仔細考慮，就聽信人言，妄動祖師爺『十殺』紅籤？如今紅籤落地，已成車、米兩家的家主戰，車五弟，米家家主現在有四個人，五弟你祇有一身，五弟，你……你太傻了。」

車軒臉上現出死灰顏色，米三娘淚落襟前，已將紅籤歸位。

場上這時竟連半點雜聲都聽不到，不過車軒的粗重喘息聲聲入耳。

當家師父以關懷的神情低沉的問道：「三娘，按祖規，驚動紅籤之後，被挑戰的一方，除『執法』有權外，另請一位公正人，你可以挑選了。」

「回當家師父。」米三娘一字字如敲金鐘般道：「米氏挑選『奸賭鬼』汪光俊爲公正人。」

汪光俊的臉紅了，他當然明白米三娘的用心，若在這件事不容他推辭不就。

無可奈何之下，他祇好一步一步像拖着萬斤重般的走出行列。

車軒這個時候已經徹底明白自己被汪光俊當成了刀，只是家門裡堂口上，不容說出沒有實據的話來，何況紅籤擲下，也不容車軒改變心意，不過他現在已非刹那之前那樣糊塗和衝動，冷冷地，懷有無比怨恨的掃了汪光俊一眼道：「小徒杜雲鵬人呢？」

汪光俊心虛生鬼道：「他傷勢很重，我已代你請準堂口上，先一步送他……」

車軒突然轉對堂口上當家師父道：「請堂口上作主，即刻召喚杜雲鵬來此。」

當家師父有過人的智慧，更有無比的經驗，道：「車五，你可是要在堂口上，傳召杜雲鵬接掌你的『轉輪』當家大爺的職份？」

「是的。車軒必須先無後顧之憂。」

「汪光俊！」當家師父寒着一張臉道：「杜雲鵬離開堂口，是你讓手下扶送出去的可對？」

「是，現在……」

當家師父一揮手道：「你給我聽明白，記住了，今夜事過，不管結局怎麼樣，明天正午你要親自陪着杜雲鵬到堂口上來，過了時辰不見人影，汪光俊，堂口上立即將你除名，後果你自己去揣摩。」

汪光俊雖恨在心頭，但不敢說個不字，恭敬應聲道：「光俊定不誤事誤時。」

車軒臉上神色一片怨毒，目光如電，盯着汪光俊道：「人算不如天算，我是倒定了，不過我會放開手作最後非生即死的掙扎，絕不丟我『轉輪』車五的臉，我不怪誰，這麼大的人了，也羞於說是自己耳根軟，上了別人的當，但是汪二哥，今後你怕要遇上事自己扛了，有今夜這場事的前鑑，相信汪二哥再也找不到替你殺人的刀，所以談到前途……嘿嘿，你的前途不堪設想了。」

這番話比正面的指責還厲害千倍百倍，使汪光俊抬不起頭來，車軒神色陡然轉變，那種奸險毒辣的天性完全現露出來，沉聲向他車家隊列中喝道：「生天火，抬油鍋！」

六個字鎮住了全場人，本就滿佈濃烟悶熱的空氣，像突然凝結成了實質，壓得人都喘不出氣來。

「執法」洪軍雙眉緊皺一處道：「車五弟，請再加考慮……」

「我考慮過了！」車軒厲聲道：「今夜不是魚死，便是網破！」

「天火」被四名壯漢抬了進來，火苗子高冒三尺，捲着滾滾濃烟。

一口大鍋，有六尺直徑，深足有四尺，厚過五分，也由四名壯漢分抬進來，置放於天火爐上。

「倒油！」車軒聲調已近似瘋狂的厲吼。

一大簍的噴香的「香油」，全都傾入巨鍋中，油多鍋大，火雖旺也不是十分八分鐘能燒熱的。

米大娘看不懂這究竟是幹什麼，悄問三娘道：「這是什麼意思？」

米三娘苦笑着說道：「這是家門裡面最重大的……」

「三妹！」米大娘忍不住接話道：「我是問這口油鍋，要幹什麼用？」

米三娘看了大娘一眼，苦水淚水交併倒往肚子裡流，偏又不能不答，道：「這也是一種挑戰，車軒在油鍋裡怎樣做，我們就要有人跟着他做，直到我們做得勝過他去，或者他已經做不了爲止。」

「在滾熱的油鍋裡面？」米二娘原來也正在聽。

「是的，在滾沸着的油鍋內！」米三娘沉重的回答。

米大娘和米二娘沒有再開口，老姊妹誰也不傻，誰的心裡全有數。

米三娘似乎早就有了決定，目光終於注意着烈火上的大油鍋。

幾百個人的心神，全跟着大鍋裡的大半鍋油在翻動。

火極旺，所以鍋內靠近四邊的香油，已經開始向上泛出小粒，細小的油泡，也帶起一陣比一陣濃重的香油烟氣。

米三娘沒有注意到米大娘和二娘，這是因爲是大娘和二娘一向仁厚心慈，若不是爲了必要，米三娘說什麼也都不希望兩位老姊妹來的。

汪光俊和「執法」洪軍，互立油鍋兩側三尺外，現在因爲鍋裡的香油越來越熱，兩人竟被迫得又後退了兩尺。

油沸了。

整個倉庫全瀰漫着香油的氣味，也全被一陣陣的油氣所籠罩住。

幾百隻眼睛全盯在大油鍋上，一股子近乎窒息的緊張，揪住了每一個人的心。

「油已滾沸了！」「執法」洪軍嗓音變低啞了許多，但是仍像一塊萬鈞的鉛錘般，一字字擊到每個人的心弦上。

「取餅來！」車軒已脫掉長衫，並且挽起小褂的兩隻雪白衣袖來。

餅取到，是兩個。

做餅的師父手藝，可叫一百一，兩個餅先放到了秤上，竟然是誰也不多，誰也不少的一般重。

車軒由公證人汪天俊手上，接過一個餅去，按規矩，這時候就算

是有話要說，也是沖着米家人說才對，豈料他一聲苦笑向汪天俊道：「小弟是由衷的感激二哥，從頭成全我到底！」

汪天俊在這麼熱的天，五尺外又烤着個大油鍋，腦門上竟然直冒冷汗。

大家全神盯在大油鍋上和當事人的身上，誰都沒有注意，堂口上的當家師父也悄然離了座，「懶蟲」竟站到了當家師父的「龍頭座」前，當家師父一旁肅立着。

車軒話一說完，左手五指抓緊那個餅，笑對米三娘道：「三娘，眞的是沒想到，沒想到會有現在，就算我連累了三娘妳吧！還請三娘妳成全我車軒到底！」

話鋒一落，車軒一隻左手和那個餅，全伸進了大油鍋裡面，吱吱聲響，焦烟飛騰下，突地有人斷喝：「洪軍扶住車軒，醬罈伺候！」

洪軍似是早得指示，一個旋身已抱住車軒，同時空着左手，已把車軒伸向油鍋的左手提起。

「油行」秦琪秦老四，正好捧到斗大一罈上等甜醬，洪軍和秦琪同時動作，將車軒已被滾油炸得近乎枯黑的左手，齊肘按入罈中。

斷喝又起道：「將車軒抬到醫床上，床抬堂口！」

侍役家門徒衆手脚矯捷，很快的辦好了。

有不少人，包括「好賭鬼」汪光俊在內，這時才回神過來，那斷喝聲不像是堂口上的當家師父，紛紛注目，誰說不是，當家師父在旁肅立，堂口上坐着的竟是那米家管家「懶蟲」。

堂口長案上，那紅籤旁，多了塊立着的「枯竹牌」，朱紅字，有拳頭那麼大，只有一個字——龍！

當家師父這時揚聲道：「上坐着的，是咱們北五省總香堂口上，現掌『總司法』的二龍頭，堂號『積善』，爾等還不向前見過『孫二祖爺』！」

家門裡的禮數見過後，車軒恰好醒了過來。

二龍頭孫積善，緩緩的步下堂口，當家師父緊隨在後，到了車軒床前。

車軒左手仍然還在大醬罈裡，孫積善冷冷的對車軒道：「你可放心，那條左手毀不了，但也不會像從前那麼細皮嫩肉的好看了，車軒，是我停下紅籤死決來的，你大概心裡不服吧？」

「車五不敢，車五感激你老人家。」

「是肺腑由衷的話？」

「家門神靈共鑒。」

「那很好，不過我們要當衆還給你一個公道，也要當衆嚴斥你的無知妄爲，你有多大氣候，竟敢請下祖師爺的紅籤？你和米家有什麼血仇，敢作死決？現在你給我老實的聽着，聽着我還你個公道。」

車軒連聲也不敢吭，只有點頭。

孫積善緩緩又踱回堂口上坐下，揮手處，當家師父也多了個坐位。

孫積善目光如炬，掃過衆人一眼之後，十分沉痛的說道：「金剛橋碼頭，停泊不了幾艘洋船，河道漸漸旁移，未來巨輪和碼頭，非在塘沽不可，這一點，不幸慘死的米老大十分清楚，車軒也清楚，汪光俊尤其清楚。

「自從袁世凱暗謀帝位，承認了小日本那二十一條後，引起中國人的大團結，所以他終於去年被迫吞金而死，但是他所留下來的隱患，卻越來越發嚴重。

「日本人，那羣所謂日本的少壯派軍人，那羣所謂『武士道』的軍閥，在他們本國，早已掌握了實力，並且也早就暗中陰謀展開了對我們中國的侵略，目下他們還不希望引出國際爭執，所以明處還沒有更進一步的行動。

「他們早就計劃好了，不是先侵略我們華北，就是先強佔我們的東北，在接近東北的華北地區，他們首先必須獲得『海權』，至少要能掌握住一兩處海港和碼頭，所以『膠州灣』的青島，和天津衛的『金剛橋碼頭』，他們是勢在必得……」

「總司法，車五絕對……」車軒急得在中途接了話。

「住口！」孫積善叱道：「我叫你聽着，你就給我乖乖地聽着。」

車軒嘆了口氣，他索性閉上了眼睛。

「可是金剛橋碼頭在法租界內，日本人想掌握在手中，不那麼容易，於是他們派人找上了米老大！」

米三娘忍不住道：「誰找死鬼的？」

「別急三娘，聽下去！」孫積善長眉挑動的說道：「他們要求米老大暗中幫助，每月奉送米老大龍洋五千，米老大是有心人，問過他幫助的方法，幫助些什麼事，去和米老大接頭的人大概輕視了米老大，竟說了實話，在夜深人靜時，容許他們日本船上下貨，貨有兩種，一是毒品，一是槍械。」

「啊？」在場的人無不驚呼！

「米老大虛與委蛇，並暗中和他認爲交情最好的一個家門裡的兄弟商量，悄悄派人暗中偵查虛實，有了證據以後，再稟陳堂口上公議對策……」孫積善神光奪人的雙眼中，落下淚來，並且長嘆出聲。

沒人敢問，也沒人敢接話，寂靜至極的等待着。

大油鍋的油烟，越冒越兇猛，整個倉庫熱得像要炸開，洪軍大着膽子向前，施過禮後道：「洪軍向你老回話，請示這口油鍋現已無用，是否先行抬了它出去？」

孫積善冷冷地一搖頭道：「還有用，你退下去！」

一聲還有用，使人眞的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不過二龍頭的話，沒人敢駁敢疑，只好忍受油薰火烤吧！

「可憐米老大沒有識人之明，他夢想不到，他認爲夠義氣的家門好兄弟，正是日本鬼子早就買通的漢奸，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米老大送了性命！」

場內的空氣越加緊張了，因爲孫積善說得明白，米老大是找上一位同參兄弟商量，今夜，凡屬堂口上家門裡夠資格是米老大同參的，一個沒少，全在，這也就是說，那出賣了米老大的漢奸，那參與殘殺同門的兇手，也在現場了。

由於這個原因，有人推斷出總司法說那大油鍋還要用的緣故來了，不禁越發互疑而緊張。

「說起來這件事要怪我……」孫積善微吁着道：「米老大並不知道我是誰，其實五年前，我就奉派到天津來了，我喜歡上米鴻葆的天賦，又正好要在暗中偵察列强的動靜，還想辦法結識了米老大，當了他的管家，如果米鴻葆或是三娘任何一個人，知道我的身份，米老大也不會死！」

「這怎能夠怪你老人家呢？這……這是命。」米三娘說出安慰的話。

「三娘，米老大沒有白死，如果我早已現露出身份來，說不定連我一塊全遭了暗算，現在不然了，我不但已經在暗中找到了證據，使米老大不至於冤死九泉，也叫我們增加了對日本鬼子的警惕，並且我可保證，馬上就能給米老大報仇雪恨！」

米三娘和米鴻葆突然伏跪地上，磕頭不止。

「執法」洪軍扶起他們娘兒兩個起來，孫老示意，洪軍走近車軒卧身的床前，孫老道：「洪軍，防着點，或許會有人暗算車老五。」

車軒聽得清楚，呼的一聲從床上爬起，洪軍雙手已按車軒的兩肩。

孫老笑問車軒道：「車五，我只問你一句話，是誰給你出主意，每月送三千龍洋、去換取米家的金剛橋碼頭的管理權的？」

車軒還沒有答話，汪光俊一個箭步跳到大油鍋旁，若無其事的說道：「孫老不必問他了，出主意的是我汪光俊！」

家門裡的各掌權大爺，全動了，孫老沉聲道：「全退回原處，沒有我的話，誰也不準向前去動汪光俊！」

各掌權大爺聞諭而退，當家師父此時示意，有四位壯漢半護守半阻止的站到米家人前面。

孫老面對汪光俊道：「能承認出主意的是你，還算有份骨氣，我再問你，出賣米老大的人可也是你？」

「孫老！」汪光俊嘿嘿笑了，道：「這種事可不單是憑家門裡的身份，能硬栽贓的，孫老，這要證據。」

「對！這是要有證據才行！」孫老話聲一頓，拍掌五响，聲聲震耳。

倉庫的門，一開又闔，出現了六個人來！

一是杜雲鵬，腿已經包紮好了，被一位二十四五歲的白淨小夥子扶着。

有兩名正是汪光俊的親信，暗中奉汪光俊命令架走杜雲鵬的，現在被另兩個矯捷健碩的小夥子制住押了進來。

杜雲鵬由「執法」洪軍的人扶接過去，使他躺平休息，另外汪光俊的兩名徒弟，被押送堂口案前。

汪光俊一見兩個徒弟被人押回，就知道大勢已去，不過他陰險毒辣成性，暗中悄悄準備着，表面上竟能作出從容神色。

孫老像是早就有所準備了，立刻問道：「你們可是汪光俊的門徒李大川和唐虎？」

唐虎和李大川想回頭找他們的大爺汪光俊，無奈頭頂上像是鎖着萬斤枷，動彈不能，只好答話應是。

「唐虎！」孫老道：「五年前，有天晚上十一點鐘，是你到『旭街』約晤的『清水三郎』？」

唐虎猶豫着，孫老沉聲道：「講！那夜向米爺下手的『山村政』，已然被擒，招出是你，唐虎，你祇是奉你家主汪光俊的命令行事，堂口上祖規公正，不會禍罪到你的身上，但是你如果隱瞞事實，那可就誰也不能救得起你！」

「稟當家師父，」唐虎連上坐的究竟是誰，全沒有清楚，就供道：「是有這回事。」

「好，你家主人可曾動手？」

「家主首先動手，不過那也是日本人逼的。」

「這話可有說處？」

「有，家主的大少爺汪洽，是『清水三郎』的影子，大小姐又是『清水三郎』的相好……」

「夠了！」汪光俊突然厲聲呼喝道：「不錯，事全是你家汪二爺幹的，你們又能怎麼樣？」

汪光俊嘿嘿陰笑着，他雙手各

握着一支德國造的「盒子炮」（能連發二十一响，威力極大，如同輕機槍一般）一支邊指着孫老，另一支却是對着「執法」洪軍。

他笑聲轉爲猙獰，陰森可怖。

這一手，的確是鎮住了大伙，其實如果論槍法的高明，衆人中至少有五個人比汪光俊高明得多，若是家門裡的規矩，規矩上明寫明列，堂口公議時候，任何人不能私帶武器，進入堂口時，必須繳呈，事後領回。

就是剛才動手比較飛刀，也是比時才領取回來的。

像現在，除了汪光俊以外，誰的身上全寸鐵沒有，在兩支匣子槍當胸之下，空自咆哮又能奈何？

孫老十分沉着，冷冷的看着汪光俊道：「汪光俊，你私通東洋鬼子，暗殺同參兄弟，堂口上擅自藏帶兇器，難道你就不怕家門裡的規法了嗎？」

「家門裡的規法？」汪光俊哈哈大笑，道：「這是什麼時代了！誰不在講究兵力、權勢，家門是個什麼東西？餓了能吃，渴了能喝，還是冷了能夠擋寒？呸！有個屁用！如果家門裡有辦法，有咒唸，好好的中國地方，又怎能立下的租界，租界裡無法無天，殺我們的中國人像輾死一隻臭蟲一樣，也沒看到家門裡有人出頭，大前天法國地那件姦殺案，有人證，有物證，事後又怎麼樣？人證說是沒有看清，物證更好，竟然丟掉了，汪大爺不像你們，看得遠知道得多，所以還沒有一脚蹬開這勞什子家門的緣故，是我目下還需要人手，現在拿着家門裡兩套來唬我，門也沒有，誰不服氣的就滾出來，看看家門那些臭規矩能治得了我，還是我手裡的盒子炮能治得了他！」

孫老沒理會他，對當家師父道：「敬堂，他這些話已經足能當作口供了吧？」

石敬堂正是當家師父的名字，聞言恭敬的回答道：「很夠了！」

「那就好，聶大聶二聽令！」孫老毫不在乎汪光俊手中的兩支匣子炮。

聶大聶二，正是押着唐虎和李大川的兩個人，他們身份平於天津當家的師父，是孫老的五名弟子裡面的兩個。

他倆是親兄弟，久侍孫老，對孫老一言一行都摸準心意，聞言揚聲道：「弟子在。」

孫老的聲調更高，說道：「將叛徒擒下！」

汪光俊哈哈大笑起來，雙槍乍揚，兩道寒光已從另外兩個不同地方射到，正中汪光俊的雙手背上，

那是兩柄飛刀！

噹郎郎！雙匣子槍落地，兩條人影一射而到，汪光俊忍痛前撲去抓那匣子槍，已被兩隻雙皮樑薄底鞋緊緊的踏住，汪光俊抬着頭，正是聶大聶二。

衆人雖然全看到寒光飛射，竟沒能找出那發刀人來，龍頭總堂上下來的家門人，的確是身懷罕絕武術，使人由衷佩服。

聶大聶二脚尖輕勾，兩把匣子槍被挑向半空，各探左手在空中抓住槍柄，只見他們單手扣住槍身，拇指挺彈，兩匣子彈如雨般脫出槍膛，右手承接，握了滿把槍彈子兒。

接着藍光閃處，一對空槍已插放腰間，同時哈腰探手，各抓住汪光俊一條肩膀，輕輕一提，汪光俊被制服，挺立不能挪動。

槍彈子兒放進口袋，拔下射在汪光俊雙手背上的兩把飛刀，手腕猛揚，一奔倉庫門旁，一投米家隊中，飛刀回到發刀人手上，衆人這才看清，其一正是剛才扶着杜雲鵬的白淨小伙子，另一個人却出乎意料中的是米鴻葆。

孫老的原本那張十分慈祥的臉，如今罩上寒霜，雙目中射出來的怒火，足能夠溶化汪光俊的皮骨魂魄，這種無上的威儀，鎭懾了全場，誰都明白狂風暴雨立刻到來。

孫老突然自座上站起，聲調平靜的說，道：「汪光俊，相信你自己已經知道將要有甚麼下場了，那是規法，家門裡的規法，你所輕視的一種正義的律條，由於你剛才說的那些謬論，我知道直到現在你還糊塗着，不錯，如今的時代，是在講究兵力，講究權勢，但那是指一個整體的國家而言，兵備力足，才能保衛自己的國土，權勢集中，才能推行政令，至少你該知道，兵備力足是須要衆志成城的，掌握權勢那需要衆人的支持，換一句話說，必須是得民心，那不是像現在洋人對我們的，更不是目下軍閥施於我們的，那是『畏民、敬民、愛民』所獲得的民心，是以德感人的民心。」

孫老激動起來，竟然老淚縱橫！

石敬堂以次，無不垂首自愧！

「家門裡的兄弟，千千萬萬，『清水三郎』爲什麼偏偏看上你汪光俊，一句話，因爲你是個利慾薰心道地的小人，錢能打倒你，美麗的謊言能支使你，酒色財氣使你沉迷，忘記自己是個堂堂的中國人，忘記踏進家門裡的時候，向天地神鬼所發的誓言，出賣了自己的國家，幫助敵人殘殺自己的兄弟，不談你是怎麼樣面對家門裡的祖爺，我只問你，你如何能對得起九泉之下汪氏列祖列宗？」

孫老沉痛的悲吁一聲，搖搖頭

，接着又道：「你可知道，若是東洋船深夜運下千萬支洋槍，那是爲了要殺我們中國人作準備的，到那一天，被殺的中國人裡面，或許有你的妻子兒女和親友，若是運下大量鴉片，汪光俊，你總該記得『鴉片戰爭』的那回事，林則徐多少年前，就警告過我們子子孫孫，吸食此物，只要十年，中國無可用之人，無可用之兵，莫非你沒有身受到在租界裡的教訓？亡國奴是什麼滋味？如果說你已經貧苦不堪，家門裡疏於濟助，爲保衣食，爲養子女，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還情有可原，但你掌握整個中國地的賭場，又在『小白樓』一帶設了新興的『吃角子老虎』，月入超過龍洋五千，汪光俊，你自己說，隨便你找出那條家門裡的教條來，只要勉强能說得過去，我以家門裡總司法的身份，就保你個平安無事。」

汪光俊沒開口，他不能開口，他着實是找不出任何一條能保他不死的家門教條來。

孫老目光漸漸凝成一片寒冰，聲調變作無比的威嚴道：「執法，加火！」

「天火爐」裡的木枝的確燒盡了，只剩赤紅的灰條，大油鍋也不再沸滾，但是如果放進什麼東西下去，保管立刻化作枯焦一堆。

洪軍重在「天火爐」內加上臂粗木枝，刹那間，香油再沸，油烟冒起，舉凡在場人的心，也都懸提起來。

汪光俊自然是罪大惡極，已將近熄滅的「天火爐」，重加木枝，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些什麼，何况總司法早有聲明，這油鍋還有用處。

孫老在油重又捲起沸騰的時候，揚聲道：「元兇雖然是你汪光俊，但主謀却是『清水三郎』，此人我饒不過他，那夜刺殺米老大的，還有日本浪人『山村政』，我若不能當着你汪光俊的面前，先處置了這個日本鬼子，相信你也難絕對心服，佟磊聽令！」

佟磊正是那個白淨面孔的英挺少年，踏步而前躬身道：「請總司法示諭！」

「帶進『山村政』來。」

佟磊走來快極，已和另一位精幹少年押着「山村政」進了倉庫。

山村政似乎是被制住了某處關節穴道，兩條手臂垂蕩着用不得力。

他被推進倉庫，首先就看到了動彈不得的汪光俊，接着目光掃過那口大油鍋後，猛地臉上泛起畏懼樣子。

孫老冷冷的笑着，緩步離開堂口步向山村政。

山村政的中國話很好，顫抖着道：「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指的是油鍋，人往後退着。

佟磊突地一掌拍在山村政肩上，不知道是疼痛還是他的內心畏懼，他竟然頹然的坐在地上。

佟磊微一用力，揪起他來，孫老已經到了他面前，語調十分平靜的道：「這是我們中國人家門裡面的香堂口，相等於你們『寒月』或『柳宗』等流的道場，你們日本人的『忍術』堂議，尤其像我們現在一樣……」

「我是說設這個的，是什麼意思？是用……」山村政已經有些慌亂了！驚悚了！

「這祇是平平常常的家門規法的一種。」孫老冷冷地說道：「山村政，米掌櫃是身中三十二刀畢命，現在知道第一刀是汪光俊下的手，你呢？你一共刺了多少刀呢？」

「這個的……你……你們管不到的，你把我送……」

「山村政，我這大年紀，不是說謊騙你，這輩子你是再也回不了日本租界啦，更別說回到你日本國土去。」

「八個也撈！」山村政色厲內荏的罵出小日本國的國罵之一，接着道：「我是大日本帝國的皇民，你們快的放我就大大好，不放的你們的要多多的統統的死！」

孫老聳肩笑了，道：「你大概忘記了，用電話約你出來的是『三口子』，你的愛人，所以你死了，誰也不會疑心到中國人身上，講，你刺了米掌櫃的幾刀？」

山村政洩了氣，道：「汪樣的我的統統有。」

米鴻葆才待撲上去，米三娘一把硬拉回他來，說道：「別胡鬧，堂口上有堂口上的規矩。」

孫老神色一正，一字字對山村政道：「你們日本軍閥的心很毒，你們的海軍很强，你們那二十一條很狠……」

他上步單手抓住山村政的中腰，若無其事的把山村政舉高過頭，道：「可是我們中國人的血很熱，比這滿鍋的滾油還熱，熱到足能炸焦你們這些小日本鬼子。」

孫老一步就跨到大油鍋前，左手順捏着山村政的後頸，輕輕地極莊嚴的把山村政拋到油鍋中。

一聲慘吼聲，一陣奇臭的焦味，人人掩鼻不忍卒睹。

「執法洪軍！」孫老陡的一聲斷喝，喝斷人魂。

洪軍顫抖着應聲而前，兩條腿幾乎不聽使喚。

孫老手指汪光俊道：「汪光俊除名家門，立即收回他所掌的事務，家屬不究，其家財存物不究，現在，給我烹！」

一聲比殺豬還寒人心膽的凄嚎傳出，汪光俊已嚇死在當場。

幫會豪傑　狙殺倭奴

汪家在那一向「笑貧不笑娼」的家主婆，汪光俊的老騷婆娘生事下，正式的投靠到日本人的懷抱中。

清水三郎的原配，留在日本，汪娟，汪光俊的大女兒、汪洽的大姐，在暗中向清水三郎投懷送抱，到現在更是明目張膽的姘居着。

汪家全搬到日租界的旭街，汪洽和他小妹汪玲，沾了清水三郎的光，悄悄去了日本。

汪洽並且入了日本籍，改名叫「清水恩夫」，據清水三郎的解釋，是永遠不忘「清水」大恩的一個「匹夫」。

清水家和日本皇族的「近衛」家，是兒女親家，兔子跟着月亮走，汪洽這個沾上兔子光的小子，也有了好處，被保送進個「特殊」的地方，受着未來侵華作準備的「特殊」訓練。

汪玲亦然，十七歲已出落得美艷無比，尤其身受她老騷狐母親的家教，看開了女人先天本能的妙用，反正只多什麼又不會少了什麼，所以在那羣掌握別人生死的日本大亨手下，很快的就成了紅人，她也改了個日本名字「清水恩子」，關於這一點，清水三郎沒作解釋，想來是她永遠感恩給她清水的人！

老騷狐人在旭街，也沒閒着。當年汪光俊手下的第二號當家的人物，如今日夜和當年的汪光俊一樣，受着老騷狐的「垂青」。

是毒謀也是手段，旭街的後街尾，正傍靠着中國地的邊沿，清水三郎在那個地方，那個地區還屬於日租界，人却全是中國同胞出入的地方，開了家叫「桃太郎」的吃食店。

「桃太郎」據說是日本神話中的一個好人，一個英雄，但是現在這家「桃太郎」店，暗地裡賣的却是害盡世人喪盡天良的東西。

說明白點，是家掛着小食店羊頭，幹着賭騙和吸食毒品的狗肉買賣。

地區既然在日本租界內，其他租界就過問不着，中國地的「偵緝隊」，甚至「軍警聯合執法處」的那些披虎皮的軍閥渣子，也不敢過問，要說日本當局不知道這件事，那比「掩耳盜鈴」還使人可笑！

主持這家「桃太郎」的人是老騷狐，跑前跑後忙裡外的人，叫陳重山，此人正是往昔家門裡汪光俊的二號當家的，現在是老騷狐的姘頭。

他和老騷狐早就有一手，只瞞着汪光俊和汪洽父子，六年前，孫老和龍頭上下來的「五虎將」，沒費什麼事的就偵破了米老大被殺的內情，大油鍋炸乾了日本浪人兇手山村政，陳重山幾乎嚇出尿來。

他生怕和老騷狐的姦情外洩，弄不好也變成了油炸人乾，於是心一橫，連夜趕到賭場，拐了兩萬個龍洋，跑到老騷狐那裡去，三不管把一切說出，嚇得老騷狐立刻來個「大搬運」，全家躲到日本租界內。

六年中，陳重山很自然的在中國地又扎下了根，這是另一部份人，絕然不同於家門裡的一種人，但全屬於江湖人，腦子裡除了酒色財氣之外，不想其他那些江湖人。

他這個根紮得很深，紮得很固，他更隱秘，所以直到現在，家門裡面還沒有人能獲得絲毫消息。

他打聽得清楚，孫積善老爺子四年前就走了，帶着手下「五虎將」，據說是去了南邊，究竟往南目的地是在那裡，他不知道，不過直到今天孫老和那五虎將還沒回天津，這是事實。

當日堂口上，當家的師父是石老師父，死了，死在兩年前的一次突發事故上，陳重山心裡有數，是清水三郎買的兇手，四名兇手是清一色的在日本租界混的韓國浪人！

韓國亡於日本手中已很久，被壓制也很久，他國裡有志之士，過半逃亡到中國入江南或內陸，就因爲亡國太久了，年輕一代才較爲容易被日本人收買，何況他們被迫接受的奴化教育，幾乎鮮見他們本國的正確建國歷史，生活又苦，日本人更早有陰謀，悄悄移送近十萬孤兒遠離他們的祖國，去日本接受某種訓練，代替日本人販毒，只是其中之一，作暗殺工作也是其中之一。

誰也想不到，車軒如今成了堂口上的「執法」，更出奇的是，「油行」秦四爺，作了當家師父，米三娘重組家門裡的年輕人，不但在作爲上比從前明朗，膽識上也已使奸小不敢蠢動。

所以有多少次，老騷狐煽動女兒汪娟，請清水三郎作主，派人向車軒、米三娘和秦四爺暗下毒手，全被清水三郎否決掉，並且嚴諭老騷狐，說時機沒到之前，如果大膽實行，後果自己負責。

陳重山也勸告老騷狐再忍耐些時候，他消息快，悄悄推斷說，中日的交惡，已日甚於一日，不久，就會有大大的變化，那時候整個天津或許全在清水三郎的掌握中，這時候還怕報不了當年的仇？

「桃太郎」的業務鼎盛，老騷狐的聲威權勢也越大，這些暫時使她忘懷了報仇的事。

日本人在中國，從幾千百年前，就沒花過錢買地或是蓋房子，所以日租界的房屋，還是咱們中國同胞的血汗。

現在，多年的一「租」成爲永久之「界」後，日租界有部份地方是眞的花了錢，蓋了不少房子。

日本式的房屋，近乎千篇一律，只有大小之分，豪華和簡單之別，「桃太郎」店，就是座道道地地的日本房子，全是用上等木材加紙加釘子造成的。

很大，這本是清水三郎準備留給自己女婿來住的，所以不僅是大，並且十分豪華。

「桃太郎」店門口，二十四小時站着輪班的四名大漢，全是日本打扮，額頭上包着塊桃太郎的布巾，上半身穿着帶有「桃太郎」標誌的號衣，屁股後面腰帶上，掖着塊春夏秋冬一樣的汗巾，客人經過，滿口是「倒糟倒糟！一拉殺伊伊媽死」，還打躬外帶直點頭，客氣的邪性。

眞要是日本客人，他們往進門後的左樓上讓，那兒只賣紅豆湯，紅豆粟子，各種日本點心，飯食和生魚片。

是中國人讓到後進，先是有兩個如花似玉，如假包換說日本話的中國少女，慇勤的招待你，三不管你是食什麼喝什麼，就摟住腰送你上了日式的矮榻，全是「她她密」，然後再扶你躺下，她決不走，靠着你半躺着，那管你願不願意，就來上頓「五花拳」，她們說這是地道的日式按摩，試問美色當前，香拳輕揮，能有幾個「柳下惠」，焉有不渾淘淘糊裡糊塗的忘記祖宗姓什麼了。

這時候，大烟盤子端了上來，本就好的，看見這玩兒敢說老婆在旁邊和大男人吊膀子，他全不顧了，有什麼話吸三筒再談，美女有千句話等着你，說什麼有益身心啦，消除你的疲勞啦，最叫你聽得進去的是兩句話，其一是這玩意要對男女間事能管大用，其二是你不吸白不吸，這是奉送貴客的，像倒茶送洋烟捲兒一樣，不收你分文。

貪小便宜遇大害，不能不說那些在「桃太郎」的姑娘們厲害，只要你一登門，你來過幾次，吸過了幾次不收錢的大烟，她們全記得清清楚楚，頭三次，放心，絕不收半文錢，到了第四次，頭一筒你吸下去以後，第二筒就斬斷了，當你癮正濃時，當然問。姑娘們說得好，爺你來過三回了，我們的規矩，敬客正好三次，今天是第四次，來一筒還是我大着膽子偷給你的，再想吸呀……那可要化錢買啦！買！買！買！於是這個人的一生，包括他父母妻兒的一生，全斷送在小日本鬼子手中了。

＊　＊　＊

「我不贊成這個辦法。」

這是一個倉庫，倉庫間隔的辦公室，三丈四方，佈置很簡單，但是電話却有四具。

是半夜，辦公室只開着左角落上的一盞垂着罩子的燈，所以仍然有些黑暗。

另一角落，黑暗的那一角，一張大沙發和兩隻小沙發上全坐着人，小沙發正好高靠背對着外面，所以坐着什麼人都看不見。

大沙發上其實不該說坐，是半躺着一個人，熟人「轉輪」車軒。

剛才說話的人，是坐在左面小沙發上，另外還有一躺二站三個人。

躺着的是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站着的兩個人，全赤紅着眼睛，頻頻擦淚。

他們也是熟人，一個正是車軒的大弟子杜雲鵬，另一個是當年油炸山村政時也在場，當年「執法」洪軍的門下，人稱「不要命」的魏春田。

車軒那隻油炸過的左手，早好了，如今是左腿有了毛病，毛病出在兩年前石敬堂被兇手刺殺的晚上，他和石敬堂剛分手不久，聽到石敬堂的慘號，恰好杜雲鵬和他一路，拚命往回趕，晚了，石敬堂已中了八槍，車軒、杜雲鵬狂追不捨，杜雲鵬發刀，射中一名兇手的後背，另兩名兇手架着傷者逃跑，其餘一人一槍擊中了車軒的膝頭，於是他成了個跛子。

今夜恰逢上陰雨天，車軒那條壞腿像天然的「氣象台」，酸痛起來，才被迫半躺臥，靠着大沙發。

「三娘，那妳說什麼辦法好？」車軒發問。

三娘，一定是米三娘，果然。

米三娘正坐在左邊一張小沙發上，道：「五哥，在兩交界埋伏的人，阻止他們穿越過去到旭街的『桃太郎』，不但無效，並且會打草驚蛇。」

右面小沙發上，坐的正是現在堂口上作當家師父的秦四爺，秦琪點頭道：「不錯，進入日本地的路太多了，攔不住的。」

「三娘。」車軒道：「妳還有其他的好辦法嗎？」

「有。」米三娘毅然道：「我們用治頭虱的辦法！」

車軒聽不懂了。「治頭虱用什麼辦法？」

「毛之不存，虱將焉附？」米三娘來了句文話。

「對！」秦琪拍手道：「好辦法，從根本上治。」

車軒也笑了，二個人湊得更近，合計了許久。

最後有了決策，魏春田才大着膽子流着淚，道：「車大爺，我兄弟他……」

米三娘輕輕拍着魏春田的肩頭

道：「別着急，你兄弟已經抽了那個玩意兒有了癮，沒得抽就會逼得發瘋，我不得不一掌砍昏他，現在叫雲鵬幫忙，先送到你『于大爺』的醫院去，要錢到我那兒拿，去吧！」

魏春田牙一咬搖頭道：「就全麻煩杜二哥吧，我要參加明天晚上的行動，給我兄弟報仇。」

車軒一瞪眼道：「胡鬧，不准，你仔細聽着，和雲鵬送你兄弟走，你一直要留在醫院裡，如果不聽話，我可拿家門規法治你的。」

杜雲鵬也在旁邊勸說，總算小伙子壓下了胸口的怒氣，送他兄弟進了醫院。

* * *

人不多，一共有十二位，但却人人一身頂尖的武術。

米三娘化裝成日本貴婦，由杜雲鵬保駕。

四名久經家門訓練挑選出來的硬漢好手，全暗帶上六口飛刀，包括杜雲鵬在內，飛刀都是一大早在日本地買的日式「腕刀」。

另外六名，身上各帶日製的橡皮大膠水袋，裝滿了汽油，每人一張兩岔彈弓，十數人內藏黑火燐藥，露出三寸到五寸不一的引火信子，從不同地方，踱進入旭街。

他們膽量不小，挑人正多的時候動手，晚上八點正。

米三娘在「桃太郎」門前十丈，就和其他奉令動手的人打了個照面，頭一點，開始行事。

米三娘在杜雲鵬扶持之下，向「桃太郎」店中走去，門口的四名大漢，兩個哈腰兩個鞠躬，同聲的：「恐棒哇，倒糟一拉殺伊……」

適時四名穿和服的青年一閃而到，只見輕輕抬腿，四名浪人就全捂着「命根子」弓下身子，接着四掌齊斷，四名浪人完結了兩對。

四位和服青年並不走，兩名把四個浪人拖了進去，兩名守在門口。

米三娘到了前左樓，杜雲鵬去了「鴉片間」。

米三娘祇買了盒日本點心，就若無其事的走出「桃太郎」，她出來，另六名和服青年進去，登上前左樓，聲明去洗手間，已紛紛上了房。

杜雲鵬也出來了，向守門的兩名青年擠擠眼。

另兩名青年也出來了，向守門的笑一笑。

守門的這時候才大步奔進「桃太郎」，不問青紅皂白大叫大喊着：「失火了，失火了！」一直喊到後面又喊着跑了出來。

「桃太郎」裡面，早已亂成一片，雞飛狗走，是火，一點不錯，「鴉片間」在莫名其妙下，火焰突發，一發一大片，汽油味道直沖鼻子，接着前左樓上亦然，眞的有火，誰不爭先逃命，呼救聲暴起，叫喊聲亂到不可收拾。

壞了，整個「桃太郎」的房頂上，全着了火。

火太邪門，火線像水珠似的竟從房上往屋子裡灌。不僅火線，還有火蛇從四方八面往「桃太郎」這個地方飛，一溜溜火蛇，來是無踪，去却有影，全照顧了佔地約計十幾萬呎的「桃太郎」。

這把火，是天津市有史以來三次大火的第一次。

這把火沒有得救，木頭房子澆汽油，外帶裡外一齊燒，再加數以千斤的鴉片，就算雷公開恩，龍王佈雨，那也非等燒光了救不熄。

這是一把大快人心的火，這把火燒出日本租界販毒的事實，燒驚了日本軍閥的狗膽。

不過這把火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却是輕描淡寫，說是「厨房烹物不愼走火」。

* * *

沒有不透風的墻，風是從魏春田言語不愼中引出來。

魏春生死了，他是魏春田的親兄弟，他受不了戒絕毒癮的痛苦，在醫院跳樓而死。

魏春田在撫屍痛哭時，說出叫他兄弟放心，「桃太郎」已遭了天火，大仇已報的話來。

當夜，天津市軍警執法處藍處長，執法隊蕭隊長，在受不了日本領事的壓力，和所提供的證人指證之下，逮捕了魏春田！

車軒當然出了面，因爲魏春田是他「執法」的弟子，於是車軒也跌進去了。

家門裡自然有家門裡的手段和辦法，十天之後，車軒走出來了，人却已去死不遠，據車軒在養傷時說，別指望見魏春田了，魏春田已被執法處送進日租界。

果然，從此再沒聽到有關魏春田的消息。

爲保平安，秦四爺强迫米家和車家的人遷到他的住家，那是英國租界的「海大道」。

又被秦四爺料到了，米家祖宅和車家的貨運行，一夜之間被燒了個乾淨，總算秦四爺走了一着好棋，保得二家人性命無傷。

米三娘女中丈夫，在三天之內，提出所有現金，商同秦四爺，把大娘、二娘和車家的人，悄悄送到京中，免去了後顧之憂。

米鴻葆早就不在天津了，他本就是孫老五虎將中的那隻小老虎，多年前就跟着孫老去了南方。

沒了後顧之憂的米三娘，突然在年輕一代家門裡面，挑出一隊自願行險履難的敢死志士，杜雲鵬也

在其中，一共二十五個人，米三娘當然在內。

米三娘出高價，慢慢地，絕不打草驚蛇的，收購了二十五把「快慢機」和四千發子彈，憑心說，能買到這麼多上好的槍，着實使秦四爺和車軒佩服。

敢死隊每人一把快慢機槍，十二口飛刀，一根外表橡膠裡面是銅絲的尺八短棒。別小看這根短棒，有時候它還比快慢機槍管用。

米三娘說得好，她說自從當年「西太后」那個一無是處的惡婆娘，發了「瘟瘋」，相信黑火藥銅殼兒嵌着鉛彈頭兒，只須手指頭一扣，就砰砰响的「洋槍」，硬是打不進「義和團」的肉胸脯以後，咱們中國人就倒定了「洋媚」。

洋！就是分東洋和西洋，但「洋媚」却不論東西都同樣的霸道。

咱們中國人，外侮是從「鴉片戰爭」開始，「西太后」繼之，袁世凱承認日本的二十一條爲止，在計數不清的千百「洋媚」當中，「租界」是被中國人最先接納。

自從咱們中國人抱着莫名其妙什麼叫「租界」，而接納下這個名詞和實質以後，倒漸漸理會了，「租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最後終於嚐到了「租界」的特殊滋味。

這時候才恍然大悟，「租界」原來就是等於在自己和老婆的睡床上，硬割讓出一塊地方來，給你根本上十八輩子也不會成爲朋友的「洋野男人」去睡。

可惜明白得稍嫌晚了一些，既無力「亡羊補牢」，求其次，就只有日夜提心吊膽的睜大眼睛，防備着明知遲早準會發生的事情——不是洋野男人佔了你的老婆，就是一脚踢你和你老婆滾到床下去。

結果是出乎我們中國人的意外，洋人們的手法，高明到使咱們只能「望洋興嘆」，尤其是東洋日本鬼子的手法，逼得咱們只有「逆來順受」，自悲命苦。

因爲那已經讓出來的牙床一角，主權已不再屬你，於是不管東洋人抑或西洋人，不管他們是男人抑或女人，就有隨時隨地他們高興和自由的，脫他們自己的褲子。

在這種奧妙至極的自由下，你就只有帶着老婆，領着孩子走，儘快躲開這一條路。雖然那張床的確是你祖傳數代的東西，它絕絕對對是屬於你的東西，但也只有拋棄這一個辦法，至於你被迫拋棄的那張床後，和老婆孩子睡在什麼地方，十分遺憾，那就變成你自己該去傷腦筋的事情了。

因爲人家洋人們並沒有趕你走，也沒有蠻不講理的一脚踢你下床去，更是口口聲聲一再表明這張床的一大半主權，還是屬於你的，他們只不過是「租」了一「界」之地，脫下他們有自由脫的褲子罷了。

現在更好了，魏春田咬牙拋棄了他的床、他的家，爲了不能叫妻子兒女眼睜睜看着洋人在自己家裡脫褲子，可是我們那些只顧要錢不管民命的軍閥，却捕送他回去非看不可，我們忍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再要是忍下去，已不是忍耐而是懦弱了，我們挨夠了打，該反抗了，我們已經再無生路，該在死中求活了，我們已抱定與敵偕亡的心志，從現在起，我們要殺！殺！殺！

* * *

三個月雲淡風淸的日子過去了，是秋天，愁煞人的秋風秋雨天。

日租界在暗中嚴加戒備的憲兵巡警，因爲始終平靜無事，漸漸的鬆了警戒，對進入租界的人盤查，也不像三個月前那麼嚴緊了。

又是個凄凄秋雨夜，二十五個金剛煞星，悄悄掩進了日租界，人不知鬼不覺。

他們外面全罩上了一身和服，他們說着費時三個月臨急抱佛脚惡補而得的日本話，還眞像，反正「瞧哇天氣哇如一奶」和「樵哇天氣入伊乃」不差什麼，又誰會留心去注意。

這是有計劃的一次奇襲，他們分作兩隊，各有目的的雙管齊下。

杜雲鵬帶着十名兄弟，今夜準備血洗老騷狐和陳重生的老巢，他們情報十分正確，老騷狐那座地下室裡，少說還存有上千斤的鴉片，和每公克裝成一小袋的「嗎啡」千袋以上，米三娘曾嚴諭過杜雲鵬，老騷狐和陳重生，萬不能留，毒品必須全部焚毀，其他幫兇，能放過去就放過去，幼弱絕不許殺傷。

米三娘親率十二名弟兄，攻擊清水三郎住所，她動身的時候，就彼此對過了手錶，正十二時動手，以半個小時爲限，先割斷電話線路，再控制電燈總開關，撤退時間一到，電燈總掣立刻破壞，全面向日、法租界交通處撤，車軒已讓昔日弟兄，停留着三輛大客車，兩輛分乘撤退的弟兄，一衝法租界，一繞環河直往英租界撤退，但是眞正的目的地，却是「金剛橋碼頭」，停泊着一艘小火輪，登輪開船，往塘沽退，安排得可說妥善無比。

另一輛大汽車上，是車軒手下的敢死隊，包括司機是五個人，車上架着用千兩黃金買自軍閥手中的兩挺機槍，二十五個土造手榴彈，二十枚德製手榴彈，五十個滿裝着汽油的空酒瓶，軟木塞上全挖好洞，以棉花作火信，這輛車是「疑兵」，準備誘走大部份追擊的日本憲兵和巡警，他們奉令在絕對難以脫身下，先毀機槍，然後放火焚車，繞

到河橋，除司機外，餘皆跳入河中，然後着了火的汽車，快速回頭，再衝進旭街、直衝入日本領使館，不惜玉石俱焚。

事先，米三娘和秦四爺曾反對車軒這個安排，原因是日本民族天生來的心胸狹窄，從日俄大戰之後，更養成了目無餘子夜郎自大的優越感，如果今夜丟醜到無法掩飾的地步，必然會像條瘋狗一樣狂吠亂咬，受害的仍是我們中國人。

車軒說得好，他說當前的北方，軍閥割據，數數看，從張鬍子、馮玉祥開始數，有一個算一個，那一個是以救民救國爲出發點的，那一個不是任由洋人欺侮自己的同胞，只有個吳子玉，不借外貸，不聽洋譏，但對同胞的生命財產也無力保障，尤其是日本鬼子，那一天不是無事生非橫行霸道，找藉口，反正北五省同胞的生死，非等全國統一之後不能保全，反正遲早日本鬼子要撕破那張假臉，晚到不如早來，當眞北五省的同胞人人能像我們個個拚得頭顱，別說是小小的日本鬼子，一切「洋媚」早全來個一掃而光了，所以你們不用攔我，我是下定了決心。

米三娘沒有什麼好說了，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今天出動的三十個人，包括實際行動的二十五位，保護行動弟兄撤退的五位，全是家門裡多年的弟兄，他們從沒看到家門裡對外行動有像今夜這樣計劃週詳過，所以無不熱血沸騰，士氣昂揚。

十一點三十分，杜雲鵬一隊兄弟業已完成最後一次「敵城巡監」工作，並且已各按佈好的路綫埋伏停當，只等再過三十分鐘，就立刻採取行動。

米三娘這一邊十三人，却遇上了困難。

他們是化整爲零，由四面向旭街的「十番地」包圍，那裡正是清水三郎的廣大別墅。

彭忠和顧順首先到達了十號的後巷，剛一露頭，就慌不迭的縮了回去，兩名憲兵一東一西交叉往來的巡邏不懈，絕對沒有辦法掩到十號的後門。

米三娘和辛富安、辛富財兄弟，直撲十號正門，也是碰上了巡邏不懈的日本憲兵，人數比後面還多了兩個，如果包括肅立得像標槍似的那兩個守大門的憲兵，前面是六個倭賊爪牙。

劉金城和于宏聲走左側，同樣有兩名日本憲兵巡守，不用問，右側的王鐵遠和宋大海一樣碰上了難關。

他們無奈之下，重又按米三娘預計有變時到集合的地方齊集，十三個人一時都苦無萬全的辦法可想。

于宏聲說幾名守夜的小鬼子，本來很容易打發，只用飛刀就足夠辦妥，討厭的是四邊墻上那四盞不停地掃射的「探射燈」太亮了，人在數丈外就看到，非想辦法先弄滅那些燈不行。

辛富安皺着眉頭說，清水三郎那四墻上的「電網」才眞正的討厭，他和胞弟富財，正是法租界電力公司的電工，認爲不能解決「電網」的問題，其他的就根本談不到了。

米三娘這時似乎有了決定，看看手錶，十一點十五分多一點，於是立刻向辛富安問道：「有什麼辦法對付那四墻的『電網』?」

辛富安道：「要有工具，我已看清電路，只要有合適的工具，很容易把外綫剪斷，這樣不但『電網』問題解決了，『探射燈』的問題也可迎刃而解了。」

米三娘又沉思了刹那，把辛富安兄弟和劉金城、于宏聲召近，悄悄的吩咐着，並且在地上畫着，辛富安首先欣然道：「好主意，就這樣辦。」

於是，他們兄弟和劉金城于宏聲兩位，很快的離開現場他往。

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米三娘神色現露出焦急，頻頻看自己的手錶。

十二點欠八分了，劉金城一個喘息着閃躲着回來，向米三娘笑着點頭。

米三娘大喜，一指手錶道：「你快點回去接他們，記住，正十二點剪斷外綫，和電話綫路，現在……十二點還差六分十秒。」

劉金城看看錶，轉身輕快的隱於黑影中。

* * *

十二點欠一分的時間到了，後門，清水三郎的後門巷頭，傳來木履的奔跑聲，喘息聲。

聲音驚動了那兩名守夜巡察的憲兵，燈影中，已出現了位倉皇奔逃的日本貴婦人，身後隨着兩名浪人打扮的漢子。

突然，貴婦人摔倒地上，向憲兵招手，急急以日語呼救，兩名憲兵同時奔到向前接應，兩個浪人見勢不好，轉身就跑，「哭啦！媽歹……」日本憲兵斷喝着，並且舉起搶來，另一名憲兵扶起貴婦人。

浪人穿的是和服、木履，這使那名憲兵沒有立刻開槍，只是厲喝着——拷伊，歹歹拷伊，哈呀哭哈呀哭！

兩名浪人聞聲早已高舉四手，現在正慢慢的轉身過來，適時，「探射燈」突然滅了，兩道刀光劃過暗空，那名憲兵悄沒聲响的倒在地上。

另一名更死得早，貴婦人一柄



杜雲鵬突然被人用武器制住。

匕首斬斷了他的喉管。

更快，在暗影中，兩名浪人已換上了兩個憲兵的衣服，最討厭是那鞋底滿是釘子的皮靴，一脫一穿足足用了三分鐘。

就這個當空，除了清水三郎門前守衛和巡崗的六名憲兵外，其他三面的六名憲兵，全被解決了。

辛富安兄弟和劉、于四位，先欺近了前門。

清水三郎在中國多年，不但老奸巨猾，而且多疑成性，電燈一熄，他本來是睡在臥房床上的，竟然不問是不是有了變故抑或電路發生了問題，立即悄悄起身，摸着手槍，悄悄下樓去打電話。

電話不通，這個老狐狸眞有過人的陰詐，竟然毫不猶豫的奔到院中，放出豢養的兩條狠狗。

他更絕，狗窩着實夠高夠大，他又實在又矮又小，一頭鑽進狗窩裡，再不出聲。

「咕隆」，一聲巨响，來自東側半里路上，接着火光衝天，槍聲頻頻，米三娘等人知道，杜雲鵬一行已經得手了，大概用手榴彈和汽油，燒燬了老騷狐地下室的毒品。

槍聲當然可能是還有頑敵相抗，不過大局說來，一定是成功了的多。

槍聲一响，當然是要引動日警和日軍，辛富安不再猶豫，和同行四人刀槍齊發，手榴彈繼之，生生擊斃了守門的六名爪牙。

攻殺進了清水三郎家。

米三娘等人也進去了，清水三郎家爪牙多過十數人，一是米三娘等人攻敵不防，再者論身手，那羣爪牙也相差得太遠，很快的把爪牙們消滅掉了，對婦孺絕沒有傷害，因此穿着一身和服臉嚇得成了白紙的汪娟，也倖逃死劫。

但是沒能搜到清水三郎，而大羣的軍用機車、汽車前來救援，彭忠被狠狗咬傷，幸虧顧順兩槍把兩條狠狗擊斃院中，東面大火已映紅了半邊天，米三娘含恨下令撤退，辛富安臨行放了一把火。

他們撤出院子，躍上圍墻時，遠處日敵車燈已直射過來，颼颼的重機槍子彈在頭上橫飛，米三娘這才看到院中一角那大而堅固美麗的狗屋，銀牙一咬，兩枚手榴彈飛射擲出，她正好看到一顆落地前爆炸，炸飛狗屋，現出清水三郎像狗一樣爬伏地上的身形，另一枚手榴彈，可能出了問題，竟然沒有爆炸，清水三郎正邊滾邊逃，還一邊向米三娘放槍。

米三娘匣子槍瞄準了清水三郎，潑火如雨叭叭連聲，清水三郎慘嚎着滾在暗影中，是中了槍，不過米三娘心中有數，這老狗並不會死。

辛富安等人都已跳下圍墻，米三娘最後的一個，她剛剛下跳，遠處一聲劃空槍响，米三娘仆於路上，于宏聲和辛富財飛步而前，架起米三娘疾撤而去。

他們不再躲避兩旁窗子上出現的人，如飛般奔向目的地，那裡不但有三輛同式同色的大汽車，並且杜雲鵬等十一個人全都平安撤到，也是剛到。

杜雲鵬扶米三娘坐到司機位旁，他側坐着照料，兩部車如騰雲駕霧般疾射飛駛不停。

另一部車，却調轉頭，反向出事地方駛去。

電燈已經修好了，街上滿是日軍日警，這輛車似是一條猛龍，恰像一條吃人市虎，車上機槍串响，遇之則死，剎那間已衝過三個街口。

五輛跨斗摩托車，和三輛大軍車，開始追擊那輛載有疑軍的汽車。

這架汽車上的司機，是土生土長開了三十年車的朋友，毫不慌張，邊開車邊對同車弟兄道：「小日本鬼子又毒又辣，你愛信不信，在前面路口他們一定分開來兜截我們，準備好汽油彈，我要回頭啦。」

他疾駛的街道，正是「旭街」最寬的一段路，再一直走，就進入了中國地，他突然一個緊急刹車，大車發出懍人的怪聲忽然打了個旋轉，不但使兩輛摩托車爲躲撞車而碰到墻上，並且正好來了個天然大轉頭，再一踩油門，重向來時路上回駛。

這一着大出敵人意外，再加上車中神槍手，五輛跨斗摩托盡毀，一輛軍車中了汽油彈加上一枚手榴彈，只剩兩架日軍軍車，調頭重追，但前後已相隔了半里多路。

另兩架車，全平安的撤出了，在棄車登輪時，米三娘堅決不走，車軒親自勸說無效，米三娘悄悄的給車軒看過傷處，她傷在肺部，再加上一路無法止血，是絕對活不久了。

她義責車軒，索要滿桶汽油，親自看着無不痛哭失聲的同參和晚輩們上了船，身旁祇有車軒和杜雲鵬時，才笑問杜雲鵬今夜行動如何，杜雲鵬給她十分滿意的答覆，說保證這個天底下，再不會見到老騷狐和陳重生，杜雲鵬又說，陳重生就是按家門規矩，斬四肢火刑死的。

大事竟功，米三娘笑了，突然推開車軒，杜雲鵬祇顧扶腿腳不靈的車軒，米三娘已猛踩油門發動車輛飛駛而去。

她等着，等着另外那輛車到？

到了，一閃就飛了過去，後面兩輛日本軍車窮追不捨也到了，詎料米三娘一車橫出，緊踩煞車以待，於是三輛車互撞一處，接着連聲驚天動地的炸响傳於四方，濃烟大火飛捲入半空。

乘船正向塘沽進發的人聽到連聲炸响，如萬把鋼刀直扎入他們的心肺，無不忍耐不住痛哭失色，祇有車軒目注漫天烟火，喃喃說道：「大難方興，三娘，保祐我們，保祐我們！」

*　*　*

上天薄待我中華民族，也是我如同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得到了應得的教訓。

翻開中外歷史，古今不分中外，代代的沒落，必要橫生些國賊妖孽，代代的勃興，也必然倍出良相良將，但却着實少見像中國軍閥時期的笑話，他們竟然可以今朝才認祖宗，明天就挖祖墳，眞的像有錢就賣的娼妓，凡是有奶的都叫娘。

他們在莊嚴的廟堂上，鬧盡了的笑話，他們把一己的享受，建築在數億百姓的國耻上，前清的「西太后」，固然是毫無一德可言，固然是因爲她的幼稚可笑。但她信任了「義和團」，作史無前例的「滅洋扶清」總還是眞的消受不了之下，「洋媚」和「洋罪」總還是爲她「愛新覺羅氏」的天下打算，可是軍閥們呢，也能「媚洋」而獲得「洋援」，竟成一己勢力爲大願了，什麼國家、民族、百姓，統統的去他娘的。說起來他們只怕連喝「西太后」那婆娘的洗脚水資格也沒有。

北五省的百姓無辜，竟生存在蛇鼠一窩東洋倭賊西洋黃髮兒的刀尖槍彈下，天若有心天必哭，年年暴風雨。

天津市日租界的清水三郎倒了，倒在他自己的娘家人的脚下。

日本少壯派軍人的勢焰，幾乎能熔毀那一個被目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於是，軍政的大權，全掌握在少壯派軍人手中。

日本派進天津的領事，換了，並且十分嚴格規定的劃分開日租界管理權和領事權。

管理整個日本租界的人，是新出道的人物，叫「山田勇」已經接掌了三個月了，奇怪的是竟然沒有外人見過他。

他對外，全由一位秘書出面，名叫「池田上勇」五十多歲，性情很好，幾乎從未說話有大聲過的。

按說，一個租界管理官，絕對高不過他們的領事，妙在這位「山田勇」却從沒去過領事館，而領使大人却每週至少兩三次來拜會「山田勇」。

山田勇住的地方，正是昔日清水三郎的住所，不同的是，已不是明顯的門崗和防守，據外界紛紛傳言，說這位山田勇是個中國通，年

輕有爲，是屬於同情中國，不贊成侵華的人物。

傳言儘管如此，中國人吃多了洋虧，上足了洋當，已經學會了眼見是實，傳言不聽的信條。

事實不久告訴了所有的人，包括各租界的管理官，在一次租界集合時，池田上勇代表了山田勇發表言論，說「租」並不是眞的租界國的租界土，還是中華民國的版圖，所以沒有道理限制中國人進入和對中國人盤查，池田上勇不管其他租界的作法，他已決定在今天集會後，立刻宣佈日本租界即日廢止限制和盤查中國人進出。

果然，旭街上立下了許多佈告牌，佈告這件事情，唯一的限制，是午夜零時起至拂曉五時間，暫不開放。

山田勇的智慧決定，僅僅三個月下來，就獲得了使人嘆服的讚美和利益，日租界的百貨及食品等物，因爲全部免稅，又能不付軍閥們的軍警執法處所屬的機關的需索，比中國地方便宜了二成，說句良心話，也堅固美觀得多，限制取消後，中國買主大量湧進，有的日本商人並且和中國買主之間建立了從來沒有過的友誼。

各國租界至此一律看得眼紅，遂相率開放，法國一向自誇在衣物上享用，是世界最美的，更別開生面籌建一座包羅萬有活像上海「大世界」的商場，於是「勸業場」終於磊落登台。

這一年，可以說是天津市最和平的一年，也是百業最繁榮的一年，也是本來名不見經傳的山田勇，一舉成名的一年。

但是山田勇這個人却依然無人識得，別說中國人了，使館中的工作人員，也沒有幾個人識得他廬山眞面目。

不過這一年，對中國人來說，也是極爲不幸的一年。

戰禍頻仍，而國之聖哲，民之救星，更不幸病逝北平。

也許因爲這位創建中華民國的偉人之死，激勵起億萬國人急謀全國統一的心志，在北五省正流傳一個消息，說南方的中國正規軍，包括在軍校的學生，正由另一位繼起的偉人，加强團結，準備誓師北伐，完成中華民國的眞正統一。

天津家門裡的人獲得這個消息，是從杜雲鵬口中傳說出來的。

家門裡自從米三娘壯烈成仁，停止活動了很久，因爲日本人壓力太大，頻追兇手，尤其是恰被米三娘一槍擊中脊椎骨，重傷殘廢的清水三郎，用盡手段威逼軍警執法處，開列出名單索取人犯。

秦四爺的油行雖然還照舊的開着，却不敢離開租界一步，執法處無權越界捕人，秦四爺平日交往又寬，英國人咬定牙說秦四爺是個安份商人，清水三郎也無可奈何。

家門裡又展開活動，也不過半年，是清水三郎在娘家的支柱倒塌了，他也連帶失勢後。

秦四爺仍是堂口上的當家師父，車軒退休，杜雲鵬升作「執法」，人是越發老練能幹了。

家門裡現在差不多全走上正當商人的這條路，不過舉凡賭台、跑馬等偏門生意財路上，硬底子大半還是家門裡的人，第一是求生活不易，第二是這種地方消息最快也最可靠。

車軒曾經問過杜雲鵬消息來源，杜雲鵬說是法國租界的法國飯店，英租界的惠中飯店都如此傳說。

法國飯店是最早把法式「春情」介紹到天津的，這間飯店除了一樓是商業中心，二樓賣法式大菜之外，二樓以上房間數百，但却不外租，不過識途的明白行情的人，可儘管大膽放心的去，愛住那一間有那一間，只是住不了空房，變不成主人，因爲房中都早有一位嬌滴滴的美俏娘，她才是眞正的主人，你們只不過是今夜看中了房主人，暫時留住一夜或幾夜的「流水客」而已。

惠中飯店建成了，自然不甘後於法國飯店，於是變成清一色的「房間女郎」大飯店，這就是歐風東漸，下繼鴉片之後輸入的第二「洋害」。

南瑞，一個雖然普通但不俗氣的中國名字，當然也是個中國人，不過這個中國人，在最近一年來，却成了英、法、日租界和中國地的名人。

這個人看上去三十出頭，臉色黑中透紅，身材比常人稍高，留着「大學生」式的中分長髮，不擦任何頭油，一身長衫，質料十分高貴，有時一天換好幾個顏色，大半都是素色織有暗花的一種，身體看上去十分矯健，矯健得有些强悍，不過他說話和行事甚至走路，全是文靜靜的慢吞吞，十足書生氣，雖然他眉梢過於濃重了些，雙目也稍嫌冷酷得幾乎殘暴了些，但是他那始終含笑的臉，使人疑慮盡消，不再會想及別的地方。

他口音略帶些東北腔調，所以不必他提及自己的來處，別人也會清楚他來自白山黑水，並且談吐和待人接物方面，看出他受過極嚴格而良好的家教，當然讀的書也不會少。

南瑞所以成爲名人，是因爲生着一副愛管不平的天性和膽識，他行事的原則是，有理走遍天下，所以根本沒理可講的各租界裡，他爲了伸手來管不平，處處碰壁，有時一天會進出各租界巡警圈子好多次

，他向不屈服，一個理字打到底，非來不可。

按說他非吃大虧不可，一是他本身有錢，太有錢了！據說是東北某一大礦場的少東，再就是朝裡有人，那是他的那些父執友好，所以總能在去財不傷人的情況下，平安無事。

他既然脾性如是，久而久之，各租界因為他鬧的事，管的事太多而認識了他。何況也眞的得了他不少好處，於是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南(難)纏」，僅僅一年，各租界的守軍巡車甚至住戶，幾乎都知道有這個人，相見含笑，點頭招呼，再遇上事，就善勸或索性裝沒看見，如此一來，在租界中得他相應的同胞可多了，他朋友也多了，更包括從前曾和他糾纏不清的洋人在內，俗語說見面三分情，他成了人見人識，人見都打招呼的名人了。

杜雲鵬也是南瑞的朋友，並且可算是好朋友，尤其是最近三個月，幾乎是焦孟不離。

南名人現在的確已經不必再用他的本名了，洋人見到了全用中國話叫他「名人」。

南名人最近在「地道外」的沈莊子買了一座大房子，杜雲鵬曾經問他，為什麼不在租界住，住到半算鄉區的中國地上。

他算着說，活不住租界，死不埋租界了，因為他是地道的中國人。

經過半年時間的觀察，杜雲鵬決心要引進南名人到家門裡來。幾乎說破了杜雲鵬的嘴皮子，並且承諾下家門裡將來一定有作為，南名人才勉強的點了頭。

杜雲鵬請車軒作南名人的引進師，拜在秦四爺名下，和杜雲鵬成了同參兄弟，由此可見杜雲鵬對南名人的重視。

當然杜雲鵬沒有想到，家門裡從這個時候起，就步步陷於危急，最後竟淪落於大敵之手中。

＊　＊　＊

「地道外」是個十分奇特的地方。

「地道外」當然是中國的地方，是被列強分割後剩留給中國的所謂「中國地」。

「地道外」相等於「北京」的「前門外」，尤其像「天橋」地帶，只是「天橋」地帶要比天津的「地道外」熱鬧很多。

至於說到龍蛇混雜的情形，只怕「地道外」還比「天橋」的形勢複雜了。

南名人在「地道外」沈莊子建屋以後，可以說門前車水馬龍從無冷落，他為人有求必應，僅僅三個月，成了「地道外」舉足輕重的人物。

進入家門裡，更沾了光，識與不識的全跟着喊他「南爺」，南爺也打破了家門裡的慣例，入門未及半年，就已經正式開堂收徒，並且出人意外的一日之內，有百八十人入門。

俗話有「錢是英雄膽」一句，南爺有錢，如今更有了人，「地道外」的新舊勢力，已全掌握在他的手中。

南名人在作某一件不是絕對的私事以前，總先向杜雲鵬商量或仔細解釋，再由杜雲鵬轉向車軒甚至堂口上報備，所以南名人在沈莊子收徒，又在英、法、日三租界裡置屋，等於說全經過堂口上的默許。

年月變了，一天比一天變得厲害，漫天飛散着謠言，說南邊的革命軍，已經有了行動，又有的在暗中傳詢着問，聽說革命軍已經渡江北進分作好幾路。

從軍警執法處的偵緝隊，最近越法橫行和急索財物這一方面來看，謠言可能是實，這批牛鬼蛇神似乎知道末日已臨，才大肆收斂財物。

南名人現在越加神秘，經常三五天看不到他的影子，他把中國地上的事務，交給大徒弟袁七去主理，不過他亦每天總在一定時間，用電話和杜雲鵬聯絡，這也是堂口上知道的事。

天津是個水陸碼頭，是北方的「上海」，所以南名人設了家名叫「南北」的海運公司。

車軒臨老收了這麼一個人前人後皆誇第一的關門弟子，着實掩飾不住內心的欣慰，把手上的百把輛老爺貨車，也交給了南名人，南名人沒叫車軒失望，在極短的時間內，湊足了大客貨車兩百輛，全換成日本有名的「五十菱」牌，南北海運公司改作「南北海陸空運公司」，他向車軒解說，未來貨運，空航必不可缺，所以加了「空」字，車軒笑得合不攏嘴來，迭聲說有見地，看事遠，前途不可限量。

車軒自從成了殘廢，很少出外，只是每天清晨到公園裡散散步，因為秦四爺也會來，老兄弟順便聊聊家常，自然也有些家門裡的事情商量。

這天，一清早，老兄弟兩個又坐在公園內坐慣的老地方，車軒就把南名人年輕有為等事，像讚美似的說出。

秦四爺當然是點頭，不過最後秦四爺却告訴車軒說，南名人那個大徒弟袁七，不是什麼好貨，在「慶雲後」開了一間包括酒色財氣俱全的大賭場，據說還有日本鬼子給他撐腰的，我正在搜尋證據。

車軒無法相信，秦四爺又告訴他說，袁七是塘沽人，在日本船上幹過多年事，聽說他父親還是當年

清水三郎的親信，就在米三娘在世時那次午夜突擊上……

提到了米三娘，車軒表示十分掛記着米鴻葆，那是米家僅有的根苗，已經不少年了，下落不知，連三娘不幸的消息全無法送達，想起來就慚愧不安了。

秦四爺又似乎想說什麼，但終於沒說出口，車軒又問及米大娘和二娘安好，說一二天親自去問候。

米大娘和二娘，始終住在秦四爺家中，不過最近三天換搬了地方，車軒還不知道，秦四爺剛才要說還沒說的話，也包括這件事。

老兄弟分了手，車軒竟沒有回家，去找杜雲鵬，杜雲鵬大感意外，接進車軒就叩問指示，車軒衹說有要緊事找南名人，叫杜雲鵬通知南名人，傍晚時去車家一趟，杜雲鵬自是恭應着。

傍晚，小白樓側的車家，門口停放着一輛華貴的小房車，南名人來了。

爺兒倆個促膝相談，車軒問及袁七的出身。

南名人神色不變，十分恭順的說道：「袁七出身不好，是個『混混』，作過日本輪船上的水手，也開過賭場。」

「像這樣的一個人，南瑞，你怎麼會收到家門裡面來的？」

「回您老的話，他父親會是清水三郎的親信，清水雖然垮了，但是我接到消息，如今管理租界的山田勇，和清水家的關係極深，似有代替清水三郎復仇的打算，也就是說，將對我們家門裡的人不利，所以我們用袁七，去打聽山田勇這個人的眞相。」

車軒這才恍悟的放懷道：「原來如此，不過南瑞，你可知道袁七在『慶雲後』幹了些什麼？」

「知道，他開了一間大賭場。」

「南瑞！」車軒不悅的道：「你既然知道，怎會由他胡鬧的？」

「你老消息眞靈，是那位前輩向你老說起這件事的？」

「當家師父，你是知道的，南瑞，我和當家師父無異是親兄弟，當家師父的指責雖然是點到為止，但我明白袁七的賭場中，絕對不祇是酒色財氣，你聽清楚，如果還暗設烟館，叫人抽那絕八代的玩藝兒的話，我可要用家門裡的規法辦他。」

「回您老的話，袁七開那家賭場，我知道已經有十多天了，沒有向杜雲鵬大哥和您老報備的原因，是正在暗暗打聽內情，據說他背後有日本人撐腰，要的也是日本人的東西，我疑心那個隱在幕後的日本人，就是始終少有人見到的山田勇，如果是他……」南瑞緊皺眉頭，沒有說下去。

「南瑞。」車軒自然的追問下去。「如果是山田勇的話，又怎麼樣？」

「只怕就是一種十分歹毒的陰謀。」

車軒是久經大敵的家門裡的人，更是個闖越過三山五嶽的江湖好漢，如今修養在家，任何喜怒已能不形於色，所以南瑞的話儘管驚人心魄，車軒仍然是沉着冷靜。

南瑞很久沒有聽到車軒接話，遂又說道：「有個很難證實的消息，說山田勇和咱們家門裡，有深仇血恨！」

車軒笑了，道：「無稽得很，對日本人來說，只能講咱們中國人和他們可能有深仇血恨，別忘記，他們是橫蠻陰毒欺人的一方。」

「是是。」南瑞猶豫地說道：「不過這消息的來源，却十分可靠。」

「南瑞，這件事不值得多費心，因為形勢上凡是有些見識的人，全該看得出來，遲早有那麼的一天，咱們和日本成為敵仇寃家，現在該先要辦袁七的事，我不能等當家師父第二次開口。」

南瑞沉思着，半晌後才說道：「事非眼見難求眞，您老看這樣好不好，知會杜大哥一聲，明天晚上九點正，咱們突然去那賭場，如果袁七眞的販毒外帶暗設烟榻，就索性將他立刻一正家規。」

「你說到我心眼裡了，只有一點不對，我不想明天去，咱們現在就去。」

「現在？」南瑞愕然的反問。

「就是現在，免得夜長夢多！」車軒說得斬釘截鐵。

「回您老，該不該先知會一聲杜大哥呢？」

「沒這個必要！」

「您老先請聽我一句話，杜大哥曾經跟我提起過一舊案，說您老着實不便單獨離開英租界去中國地，那裡傍鄰旭街日本地，如果萬一……」

「南瑞！」車軒打斷了南瑞的話鋒道：「別把你這師父眞當作殘廢人看，何況今夜的行動，是我們臨時決定的，別人絕對不會知道。咱們去！」

南瑞沒話可說，只有跟在車軒那一步一顚的身後往外走去。

出了大門，南瑞悄聲道：「您老坐那一輛車？」

車軒已經看到門口停放的華貴轎車，道：「是你的？」

「是的，這是為……」

車軒一擺手，止住南瑞往下說去，顚跛的走近華貴轎車，哈着腰隔窗仔細看看車裡面。

只是那麼一眼，車軒已經全看了個清楚，讚嘆的說道：「好車，

這個不便宜吧？」

「回您老的話，只有十兩金子的價錢。」

「英國名牌車嘛，不算貴。」話鋒一變道：「只是太過招搖了些。」

南瑞一臉尷尬，無法答話。

「就坐你的車吧，對我這條跛腿來說，好過些。」

「是。」南瑞打開車門。

就在車軒躬身要上車的一刹那，突然記起什麼事，笑着一搖頭道：「人老了是不中用，連那非用不可的拐杖也全忘記了拿。」

「我給您老去拿。」南瑞說着就往屋裡走。

「你找不到，我來吧。」車軒又一步一跛的走回去，南瑞這次沒有跟進去。

車軒踏進平日他靜坐着的書房間，杜雲鵬赫然在座，把門一關，道：「你立刻行動！」

說着，車軒在衣架上取下四支手杖中的一支，那是支象牙雕刻着一個佛像的軟手杖。

粗有鴿蛋一般，外面包着一層朱紅的橡皮，銀杖底，十分名貴。

杜雲鵬一見車軒取出這支手杖，竟然變了面色，道：「師父，難道會有什麼變故發生？」

車軒冷冷地掃了杜雲鵬一眼，道：「你立刻行動，快去，走後門！」

話聲一停，車軒馬上開門而出。

刹那間，在前門口傳來轎車發動聲時，杜雲鵬正好悄悄步出後門，回身鎖好門戶。

他才待轉身，脖子已壓着一支槍管，接着一聲冷哼，有人開了口道：「相好的，今天出門口不太吉祥，所以奉勸你再把門開開，回去。」

杜雲鵬要回頭，頸上槍管一緊，那人又道：「識相些，別橫屍在巷子裡。」

「朋友！」杜雲鵬壓制着衝動道：「大丈夫磊落光明，這算是什麼？」

「姓杜的，少來這一套，爺兒們是小人，所以說你認爲這算什麼，那就是什麼。」話聲一頓，轉爲威脅：「開門！」

杜雲鵬再試作一次試探，道：「我要是不呢？」

一柄薄刃鋒利無比的刀子，已貼在杜雲鵬喉管上，是另外一個人道：「那簡單，看過殺鷄的沒有，只要重重的那麼一抹，你是叫不出喊不出，只靜靜的躺下蹬腿子，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了。」

那條手臂結實而直挺，那捏着利刃的五指，連半絲毫顫抖都沒有，杜雲鵬是個刀客，是刀客中前輩中的高手，一眼就已經看出這條捏着利刃的手臂和五指，是長在一個冷靜並且殘酷的刀客身上。

他對自己的命運在刹那已看到了底，不過他並不氣餒，也沒有畏懼，使他氣餒而畏懼的，是已經乘車直赴中國地賭館的車軒命運。

叛徒投敵　倒戈相向

想到車軒的危險，杜雲鵬內心的憤怒到了頂點，一聲冷哼道：「既然這麼說，就動手吧！杜某死在哪裡全是一樣。」

「姓杜的，你不想知道這件事的內情嗎？」

「哼！杜雲鵬憤恨自己瞎了眼，引鬼上門，杜某死不足惜，可憐我師父車軒，他老人家……」

「他媽的，別貓哭老鼠假慈悲了，姓南的和你擺好的調虎離山計，你……」

「閉嘴！」杜雲鵬竟不顧利刃刎頸之危，和槍管壓制之險，猛地雙足全力一蹬，雙肘外撞，撞開了挾制他的兩個人，霍地轉過身來。

他轉身後本待拚死，但目光掃處，剛才挾制自己的兩個人，却面含微笑的站在七尺以外，那槍、那刀更早已收了起來。

這意外叫他吃驚，更吃驚的是那名刀客已緩步向前，親切並帶有些歉意的說道：「杜大哥多躭待，是我，米鴻葆！」

沒錯，米鴻葆的模樣沒有變，只是人又高了半個頭，也結實得多了，當年一張小白臉，如今依然英俊，但是黑了不少。

這時另外一個人也步前笑道：「杜大哥，還有小弟佟磊！」

杜雲鵬幾乎疑心是在夢中，楞了，真的楞得像個傻子。

當他雙手分握着在佟磊和米鴻葆手中時，他激動得流下淚來，是無比歡欣而流落的眼淚，六手相合，俱皆無言。

突地，杜雲鵬驚呼道：「糟了，只怕誤了事……」

米鴻葆接着笑口道：「放心，杜大哥，誤不了事，辛家兄弟，彭忠和顧順還有于宏聲，帶着四十位好兄弟早就把賭場暗暗包圍了，我聶大哥聶二哥更早就混進賭場裡面，如果車五叔丟根汗毛，杜大哥，我賠你大腿。」

一聽說連聶家哥兒倆全到了，喜得杜雲鵬合不攏嘴巴道：「這麼說，孫老大駕也……」

他沒再說下去，因爲他已經從佟磊和米鴻葆的悲愴神色上，意會出了什麼事。

果然，佟磊沉痛的道：「他老人家去年故世了。」

杜雲鵬垂下頭來，那一幕往昔堂口上，孫老揭穿汪光俊的陰謀，

油烹山村政的事跡，是杜雲鵬永生不會忘記的。

米鴻葆收住悲痛道：「杜大哥，我們也該走了，有話路上談吧！」

杜雲鵬點點頭，他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要問的事也不少，他想告訴米鴻葆，三娘捨身成仁的壯烈，他想問，米鴻葆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但……

他全忍下去，反正人已經見着了，今夜事情辦好，有的是時間。

＊　＊　＊

車快得像雲空過渡的流星，車上的兩個人，全沉默着沒有開口。

這是條直路，時間又正當是熱鬧的夜晚八時，坐在後座的車軒，慢吞吞地說：「別開得太快。」

南瑞駕車，雖然沒有應聲，不過車速是慢了下來。

就要到日本的地方，南瑞試探着問道：「如果發現了袁七的確罪大惡極，您老可能把他交給我發落？」

「當然是要你親自發落，他是你的門生。」

「我眞希望能搜出他通敵證據來。」

「錯了，南瑞，中日兩國，目下並不是正在打仗，只是情況不太樂觀而已，既然不是敵對的戰鬥國，還不能說和日本人來往就叫通敵。」

「我是指他資本來源，和私設烟榻來說的。」

「這要看你了，還是那句話，他是你的門生。」

南瑞再作試探道：「您老看，當眞不必通知杜大哥？」

「怎麼，是不是你對處治自己門生沒有把握？」

「這個你老放心，袁七固然是夠兇悍，對我諒他還不敢反抗。」

車軒沒再接話，點上一支香烟，南瑞從車內面望鏡上，發現車軒十分從容安詳，沒有半點疑慮，不由暗暗冷笑。

突然，車軒突然自語般道：「對山田勇這個人，是該想辦法接近接近。」

南瑞一愣，神色稍有不安的說道：「您老的意思是要我……」

「你有人緣，路熟，身份也適合。」

「是，等袁七的事弄好，我就去想辦法。」

「嗯，對了，你平日進出各租界，可全認識他們的管理官員？」

「認識，您老有事？」

「沒事，我只是奇怪，山田勇你也該見過才對，怎麼會……」

「是這樣的，這個人很特別，向不見客，更不參加任何交際活動，所以……」

「的確是一個特別怪的人，也十分神秘。」

南瑞又一次不知道該怎麼接話才好。

突然，車軒眞的有無限感慨的長嘆一聲，右手指着側向的那巍然的金剛橋邊道：「先在那個清靜的地方停會兒，有些話我要對你說。」

南瑞心猛地一凜，自然的有些猶豫起來。

「別發呆，快一點，那都是些很要緊的話。」

「車開得再慢一點吧！邊行邊說不好嗎？」

「再慢也會到的，到了地頭，已經再沒有時間和你有機會說話了，聽我吩咐是不會錯的。」

南瑞沉思刹那，方向盤右旋，終於把車子停在橋邊的暗影中。

在熄火以前，他已經悄悄的在褲筒旁摸了一把，那是他一身三槍藏的最秘密的一把三號左輪槍，現在已到了他手中。

他側轉着身子，左手搭在車座上，右手緊握着槍，道：「您老吩咐吧！」

車軒連動都沒動，他殘傷的左腿，跷放在車座上，人就成了半靠半倚在另一端，手杖正橫在腰間，又重重的嘆了口氣。

「您老像是心事重重，能說嗎？」

「就要說了，不過也許是白說，好在我早就有了決定，任何後果都不計，也要說個清楚明白。」

「您老說的這話裡面有話，似乎指着我……」

「就是要對你說的，南瑞，你已經入了家門，當然也就全清楚咱們家門的來源，它本來自江湖創立家門的人，却又是出身奇特，在當時是爲種下復國的種子，但百事俱空之下，才決心退隱不再過問官家政事，更久，演變成一個純淨江湖上的幫口，非但不涉時政，並且也不結交官府……」

「您老是怎麼啦，這些弟子早就知道了，您又……」

「聽下去，不幸的是，前清末葉，太不像話了，外侮頻頻，不但國家已臨危亡，民族也到了生死關頭，終於引起革命，推倒滿清，而我靑、紅『洪』兩幫家門弟兄，參與革命大業不計其數，破壞了不問時政的規律……」

「民族生死，國家危亡，古人說匹夫有責，家門裡那條不得過問參與時政的規律，是該廢除了才對。」

「也許你說得有理，好在這也是過去的事了，不過參與革命大業的後果，却是叫一般年輕的家門子弟，全認淸了世界列強對我中國的

野心，同仇敵愾之下，他們對出賣中國的中國人，生出必殺不赦的恨怒，在怒恨之下，難免方法上手段殘酷無情。」

南瑞低下了頭，不知想些甚麼。

「南瑞，你的學識，深過現在家門裡的任何一個同參弟兄，你的財力當然更不必說，你的智慧、幹才，在在露出不是池中之物，你如果從軍，一定是位名將；從政，是柱石中心，可是你却甘願歸入家門，南瑞，這究竟是爲了甚麼？」

南瑞早就有了概念，接話道：「這大概是你老停車的最大原因？」

「你先回答我的話。」

「官場多詐，你老看看北洋這批東西，這也是我自願進入家門的原因。」

「不是，你聽着，我剛才就聲明過，我再不顧忌利和害，也不管你最後是甚麼態度，決心把話說清楚，但是我要你答應我，一定要聽完我說！」

「當然要聽你老說完的。」

「那就好了，當杜雲鵬睹着兩隻眼睛，引進你見我的時候，我第一眼認出你是誰了。」

「啊！」南瑞虎地轉對車軒。

車軒冷靜得毫無表情，道：「這不怪杜雲鵬照子不亮，只因爲家門裡認識你的人太少，不，應該說根本沒有人認識你，你爹早存私心，早有異志，你們住在租界裡，應酬事自有你爹媽出面，所以沒有人見過你……」

南瑞的神色和態度全變了，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來，只有車叔你是個照子亮的有心人了？」

「別沒有禮貌，我所以認出你來，是你爹要利用我，曾表面上拿我當知己來看待，我去過你家，見過你多次，雖然那時候你還小，但是你雙目顯露出來的異光，會使我感到奇怪，因此記在心中沒有忘記。」

「我不能相信，你如果眞的認出我來，只怕早就下手對付我了。」

「狹窄的想法，自私的念頭，你一個小孩子……」

「我三十多了。」

「就算你是五十歲了，在我眼中仍然是個小孩子，你說我會對付你，難道我今天在家裡的時候，還對你不好？你太年輕了，也太輕視家門裡的規律，你爹的事，是你爹的事，和你無關。」

「車軒，我客氣地再稱你一次車叔，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你騙不了我啦！」

「我有那一句話，那一件事騙過你來呢？」

「你說我爹的事是我爹的事，和我無關，我請教，我爹又是怎樣死的？」

「孩子……」

「別叫我孩子！」

「孩子，我勸你要忍耐點，話還有很多，如果你還不能忍耐，如果你這樣激動，你就一輩子聽不到整個事件的眞相了。」

「你說，我忍耐得住。」

「陳重山是你爹的親信，也是你爹的副手，這你應該知道吧？」

「知道，怎麼樣？」

「他侮辱了你爹，任憑你爹在家門裡犯下了多重的罪條，他仍是家門裡的一份子，陳重山敢侮辱他，是等於侮辱了整個家門，何況你娘和他，明設烟館、傷天害理的事，作盡作絕，家門裡才請得祖爺規令除掉他們！」

「車軒，你說得好，我再請教，家門裡可有一條規律？油烹活人？」

「沒有。」

嘿嘿，哈哈……

南瑞獰笑如狂，道：「很好，既然沒有，你們怎敢活烹了我爹？」

「你弄錯了，被烹的是山村政，一個血腥兇手，一個日本浪人，一個殺人無數的暴徒。」

「我知道，也有我爹……」

「誰說的？」

「我娘，所以我娘才把我和小妹送去日本避禍。」

老天爺又在開了家門一個玩笑，所謂南瑞南名人，竟然是汪光俊的大兒子汪洽！

「錯了，你娘那時已存私心而騙了你！」

「那麼你說，我爹是怎樣死的？」

車軒慨嘆出聲，帶有些自嘲的意味道：「他太幸運，家門裡的規律都沒有受，十分平靜的死去。」

「見鬼！這是甚麼話？」

「汪洽，家門裡的人，沒動過你爹的一根毛，當他在孫老揭發眞情時，掏槍拚命被飛刀傷了雙手擒獲，接着孫老下令油烹山村政，你爹心臟病發，再沒醒來！」

「當眞？」

「你爹的屍首，一直厝在塘沽『鎭海寺』內，大殮前，寺僧都見過他的遺體，你可以去問，如果你希望現在去，我就陪同你去。」

「當眞？」在汪洽第二次發問。

「不會假，不過你也要答應我兩件事情。」

「你說。」

「第一，事情是眞，不許你再和家門裡的任何一個人爲仇！」

「可以，第二呢？」

「你回答得太快，不是出於誠意。」

「我作事一向痛快，不信只好由你不信。」

「第二件是，從現在起，不許作任何一件出賣自己國家的事情。」

「我答應你。」

「你如果違背了這個承諾呢？」

「車軒，你還相信那種『鬼畫符』的誓言？」

「相信，永遠的相信。」

「好，我汪洽如果背棄承諾，身受斬刑！」

「好孩子，開車吧，咱們去塘沽。」

這輛豪華轎車，車頭調轉，疾駛向塘沽而去。

* * *

杜雲鵬一到「慶雲後」于宏聲已從暗影裡出現，他們相談後，包括佟磊和米鴻葆，全發了呆。

因爲守住每一條通道的人，全異口同聲的說根本沒有看見過車軒和南瑞的影子。

佟磊和米鴻葆打個眼色，道：「老五守住賭場大門，我進去找大哥和二哥，也許另有秘道，車叔已經進了賭場。」

有此可能，杜雲鵬立即傳諭兄弟們緊急準備了，聽令即動，然後和米鴻葆移向賭場大門，他們不能欺得太近，在三丈外隱住身形注目不懈！

佟磊出來了，米鴻葆迎上前去道：「怎麼樣？」

「怪事，」佟磊道：「大哥和二哥說，袁七始終週旋在賭台或烟榻區內，沒離開過監視半步，車叔和南瑞沒來，眞的沒來。」

米鴻葆一跺脚道：「糟了，車叔一定出事，杜大哥，咱們兩個去趟地道外。」

杜雲鵬一呆，道：「你怎麼會知道地道外是南瑞的住處。」

「現在來不及解釋了！走！」

他們車是現成，說走就走，佟磊等人仍然留在當地，監視着賭場。

地道外撲了一個空，又到法租界和英租界南瑞的住處，也沒有見到要見的人，另外，只有一個地方可去了，日租界內的南瑞住所，杜雲鵬看看手錶，十點三十八分，把頭點了一點道：「是，不過日租界不比別的租界，兄弟要特別小心。」

米鴻葆道：「我懂了，好在有車，我先去趟賭場，也許……」

他們又回到「慶雲後」，自然又撲了個空，無可奈何往日租界趕去。

有車不僅方便，也能提高有車人的身份，所以在進入租界的時候，日本憲兵只是遙望一眼，揮手放他們通行。

車子停在花園洋房的鐵門前，杜雲鵬熄火才待打開車門，米鴻葆突然問道：「杜大哥，今天晚上你怎麼會那樣巧，去車大叔那兒的？」

「是師父在下午五點多鐘時，叫人通知我去的。」

「車叔約南瑞傍晚時談話，不是要你通知南瑞的嗎？」

「是呀！不過那是一大早的事，當時我還問過師父，要不要我去，師父說不必，可是下午五點多……」

米鴻葆輕輕擺手，阻止杜雲鵬的話，然後開始沉思，杜雲鵬看不出他是在想些甚麼的事，遂默然的等待。

半晌，米鴻葆突然問，道：「當年車叔和汪光俊曾經十分親近，你該知道。」

「知道呀，有甚麼事？」

「那你也應該認識汪洽了？」

「汪洽？」杜雲鵬思索着道：「汪洽是汪家的孩子？」

「當然是，是汪光俊的兒子。」

「沒見過面。」

「怎麼會沒見過？」

「師父和汪光俊交往，主要是在汪家的，從不帶門生，所以我只知道汪家在英租界，也知道汪家的電話號碼，就是沒去過。」

米鴻葆猛地一擂車座，道：「原來如此，車叔更危險了！」

「鴻葆，別嚇唬人，究竟這是甚麼回事？」

「杜大哥你不知道，南瑞不姓南，也不叫南瑞，他正是汪光俊的兒子汪洽！」

杜雲鵬呆在車子裡，臉上顏色變作蒼白。

突然，他雙目怒睜，對米鴻葆道：「不會錯？」

「杜大哥，我和他正好同班同學，怎麼會錯？」

「你和佟七弟，在師父後門，一個動槍一個動刀，那不是個玩笑，是認爲我和南……汪洽一路？」

「杜大哥原諒，因爲汪洽是你引見給車叔的。」

「剛才前面問我的那幾句話，是仍在疑心我？」

「杜大哥，我道歉。」

「不用，我該死，該死，竟然把個白眼狠引進家門，這怎能怪你們疑心，我……」

「別激動杜大哥，現在不能心亂，要不能空自悔喪，那是沒用的。」

「鴻葆，師父該是認出汪洽來的是麼？」

「對！」米鴻葆再一次的擂車座道：「車叔是早就認出他來了，不過車叔沒說，直到秦四叔講出袁七販毒，車五叔才決心和汪洽攤牌，

早上不叫大哥去，那時車五叔是一心只想解決袁七和那豪華賭場，下午又叫人傳喚你，是車五叔思前想後發現絕對無辦法三全其美，生怕對付了袁七之後，逼使汪洽向家門裡暗暗開刀，才又召喚你去，吩咐暗中準備，萬一的時候，至少你能向堂口稟明陳出一切的……」

「這麼說來，師父今夜要和汪洽開門見山了？」

「一定如此，車五叔一片仁心，竟甘願捨身全義，怕只怕汪洽狠子野心，那樣車五叔就危險了。」

「這可怎麼辦好？怎麼辦好？」

「別急，我推斷車五叔一定會話從當年說起……」

「就怕這樣，汪洽不明內情，早有成見……」

「等一等，成見？成見？他會有甚麼成見？」

「你眞是的，他父親死在堂口上，他娘和陳重山……」

「不！如果他有成見，那是對他爹的成見，孫爺告訴過我和四位師兄，說汪光俊一死，汪洽和他小妹汪玲就被悄悄送去日本……」

「就算只對他爹的死有成見吧，那已經足夠使他不問青紅皂白，下手殺害我的師父了。」

「我說過車五叔是很危險，但是……且慢，杜大哥，如果換你是汪洽，會不會在沒問明一切前，就殺了車五叔呢？」

「當然不會。」

「好！要問的話，你先從甚麼事情問起？」

「當年經過。」

「汪洽應該知道，他爹犯的家規是死罪！」

「不過……」

「杜大哥，我說過你若是他會怎樣？你說，當知道父親是該死的話，會怎麼樣對付車五叔？」

「指我？」

「指你就是汪洽的話。」

「我……不會對車五叔怎麼樣，我自己會大哭，也許狂奔出走了，也許……」

「對了，堂口上不會有半絲的冤枉，除非他有成見，對堂口上的成見……沒有錯了，杜大哥，汪光俊在驚嚇之下，心臟病發死了，埋在那裡？」

「沒埋，厝在塘沽『鎭海寺』。」

「快，杜大哥，去鎭海寺，車能開多快就多快。」

杜雲鵬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的，開車駛向塘沽，眞夠快，已快到不能再快的地步。

他早想問問米鴻葆，突然像發了神經似的催快前往鎭海寺幹甚麼？莫不成汪洽和師父會去鎭海寺？活見鬼！

米鴻葆更早就料到杜雲鵬滿頭霧水之下，非問個明白不可，所以在車行飛快時，以平靜的聲調笑道：「杜大哥，你儘管小心開車，我把內情告訴你，孫老油烹了山村政的事一定會傳到汪洽他娘的耳朵裡，何況陳重山正是現成的『傳聲筒』，汪洽的娘，有名的老騷狐，在知道所謀成空，汪光俊已死了，無法向子女交代，必然會說堂口上處治汪光俊並沒有錯，錯在不該用慘無人道油烹酷刑，汪洽成見在此，他當然會責問車五叔，車五叔實事求是，一定說出汪光俊屍骨厝於鎭海寺的事。」

杜雲鵬臉上現出笑容道：「對，咱們去鎭海寺。」

直到現在，杜雲鵬內心上才眞正接受了去鎭海寺的事，並且已無疑念。

心中疑慮既去，就只怕車行不快，接應太遲了，所以，他把油門踩到底，緊咬着牙，心無二用。

米鴻葆看看錶，是十一點二十分正，沉穩地說道：「杜大哥，車五叔是七點五十八分離開家的，現在是十一點二十分正。如果我的推斷沒錯，車五叔和汪洽是去了鎭海寺，杜大哥，現在他們正好是在回頭路上，你把車開得這麼快，若是他們和我們交錯而過，你也看不清楚。」

「話不錯，鴻葆，不過就算慢下來，黑夜裡兩車交錯，也看不清車上的人了。」

「不一定，深夜兩車交錯，你只要打了燈號，雙方必然改換低路燈光，交錯的剎那，我們突然打開前燈照遠，誰在車上都難以遁形。」

「看不出你的好主意不少，依你，慢點就慢點。」

杜雲鵬車行慢了下來，但仍然每小時超過七十公里。

也許眞的被米鴻葆料中了，遠遠的路盡頭，出現了兩盞明亮的車燈，杜雲鵬頓將車速減爲四十，三十，二十里，但車燈並未改換。

通往塘沽的路，就只有一條，石子乾土地，行車能揚起八丈塵來，如果兩車交錯，不換燈，不減速，十有八九在灰土遮掩大車視線下，會出車禍。

前面來車很快，沒有減速，米鴻葆作了最大膽的決定道：「杜大哥，小心些，咱們故意迎着來車撞，在十五公尺外，千萬緊急應變。」

杜雲鵬懂得米鴻葆心意，笑道：「放心，別忘記我是『轉輪』車家的大弟子。」

雙方越來越近，來車已在急按喇叭，杜雲鵬突然往來車撞去，並且連連變換着燈光。

這等於告訴來車，在來車晶亮的車燈和揚起的塵土下，他已視線不清，要來車立即換變燈光，以便安全交錯駛過。

來車仍然沒有減速，但却熄了車前大燈，杜雲鵬急轉方向盤，兩車在不到一尺的隔間下，交錯而過去。

杜雲鵬在交錯而過的一剎那，首先打開了車前大燈，於是看清楚來車駕駛的正是南瑞。不，正是汪洽，但是車前座或車後座上，却沒有車軒的影子。

他立刻刹車，就待調頭去追汪洽，米鴻葆却急忙阻止道：「我們快去鎭海寺，他……」

「車上沒有師父的影子，難道你沒有看淸……」

「正因爲不見車五叔，才要趕到鎭海寺，他跑不了，聶大哥他們早就知道他是誰了，現在救車五叔要緊。」

杜雲鵬不再抬槓，飛車而前。

車飛如同電掣，鎭海寺山門停下。杜雲鵬已搶步下車往寺內奔去，米鴻葆緊隨於後，正迎着兩個和尙抬着片門板，門板上躺着車軒，一床被單蓋到胸口，血自被單裡印出來。

另一個年紀大的和尙隨在床板後面，見到杜雲鵬，如獲至寶般搶步向前道：「杜先生你可來了，車爺受了重傷，我正要往北路口的醫院裡送……」

杜雲鵬那有空閑聽這些廢話，和米鴻葆雙雙幫忙，急急抬着車軒跑向北路口。

北路口並沒有醫院，是間教堂，裡面的修女全部受過醫護訓練，當地偶有急症或車禍等傷人事件，大半全照顧這間教堂，這也是人家的教義能迅速傳佈和萌芽生根的原因之一。

車軒昏迷不醒，那位看上去像是這座教堂主持的洋女人，很慈祥，中國話也說得通順，告訴杜雲鵬和米鴻葆說車軒受傷多處，不過可能致命的肺部一槍，子彈還留在裡面，現在失血過多，不能開刀，另外有兩件事去辦，一件是找傷者的親人來簽個文件，一件是事爲兇殺，要報告中國政府的該管部門。

米鴻葆只好答應下來，指着杜雲鵬說就是車軒的親人，然後承諾立刻報告當地警區，最後借了教堂電話打回油行，他只是簡單說明了發生的事情，秦四爺立即心頭雪亮，問他道：「你在那邊說話方便嗎？」

「事情正好相反。」這是他的回答。

「那你仔細聽着，我馬上派出救護專車，有醫生、有醫藥一切，接洽好醫院，通知聶家哥兒兩個和家門裡的人，按家規殺師來判處汪洽……」

「這一點不合時，車五叔昏迷着，賬目清單又不在手頭上，是算不清楚的，若能把汪洽掌柜請到最好，次之也得和五掌柜去他們那裡，請他幫忙找出副本單據來，四掌柜你看怎麼樣？」

「好吧！叫人抓活的，次之『追拖』到他『窖』上，還有別的事情嗎？」

「沒有啦！就有也是回去再向四掌柜稟陳好了，我只是不放心『皮條子』那方面。」請四掌柜多打點。」

「放心吧，我隨着救護車去。」

掛上電話，他向在旁發楞的一位修女笑笑，去找杜雲鵬已在那張保證書上簽了字，他說了打完電話的經過，一個人去鎭海寺。

從鎭海寺和尙們口中得知的眞情不多，原因是車軒和汪洽是和和氣氣的到後偏殿，那是存棺的地方，和尙們並沒有跟進去。

和尙們說，大約隔了十多分鐘，突然從後偏殿傳出爭吵聲，接着汪洽一顚一跛的狂奔出來，開車疾駛逃去，繼之車軒追出，昏倒門前……

米鴻葆奇怪究竟是爲甚麼會突然發生爭執，要解開這個謎，非先到後偏殿看看不可，他在後偏殿上，首先發現供有「汪光俊先生靈柩」木牌下的那口棺材，已被撬開，他心頭突地罩上一層陰影，疾步向前探首望向棺內，胸口頓時壓上一塊千斤鉛板一樣，棺中並沒有屍體。

他記得淸楚，是孫老監視着人入殮，由車軒、洪軍負責押送暫厝鎭海寺的，原因是孫老指派陳重山去見老騷狐，通知她領取棺木將死者安葬，陳重山回報說，老騷狐消息靈通，生怕牽連，已遷居他處找不到人，無奈之下暫厝鎭海寺直到現在。

由此可見，事情並無意外，就算有，車軒也一定不知道，否則他斷然不會和汪洽前來，除了車軒，就只有回去問洪軍，不過這已經是誰也辦不到的事情，洪軍去世多年。

米鴻葆滿懷着罕悶的心情回到了教堂，並沒有告訴杜雲鵬所發現的事。

車軒還沒有甦醒，杜雲鵬急得直搓手，有時咬牙，有時跺脚，有時竟會突然打自己好幾下大嘴巴，所幸修女不在旁，要不非送他入瘋人院不可。

秦四爺來了，跟來兩位醫生，一位是留日的古博士，一位是德國人，他們先和教堂主持談話，然後會診病人，最後同意了個決策，說病人不能移動。

秦四爺看過車軒的傷勢，很懇

切的問兩位醫生，情形如何？留日的古博士直接搖頭，說很難樂觀，德國醫師却說，如果車軒醒來，求生慾高，自己有信心的話，可能有希望活下去。

秦四爺再問教堂醫護方面的設備，德國醫生直聳聳肩，古博士也頻頻搖頭，於是秦四爺下了決心，抬着車軒走。

抬得十分小心，車上臨時病床，墊好床褥被子，那是鎮海寺的和尚買的，車行謹愼，願天保祐車軒，在剛剛抬進「德國醫院」後，他終於醒了過來。

是江湖人經風霜雨濺熬練而成的超人體魄，和醫院醫師的超絕技術，經過醫療七天後，車軒摸過閻羅王的鼻子的這條性命，重被奪回人世間。

這是一件大喜事，所以在醫師含笑告訴秦四爺這個消息後，那間本來不算太過狹窄的病房中，刹時已擠滿了探病的賀客。

恭喜的話說過了，車軒更自嘲的說他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其實車軒內心正感徬徨和無比的孤寂，不過若眞叫他自己解說出個中緣故，却又覺得是一片空白，無話可說。

他既然活了過來，既然正在康復中，既然可以直接見訪客，鎭海寺內外所發生的事情，不論對那一方面來說，他都要馬上有個明確的交代，所以他向秦四爺作了個彼此明白的暗示。

秦四爺哈下身子低聲道：「身子骨頭能支持嗎？」

「放心吧，四哥，」車軒道：「沒問題的。」

於是秦四爺示意除米鴻葆、杜雲鵬和他自己外，餘皆退出病房，更特別吩咐嚴守病房，誰也不准進來。

病房裡，正題剛剛說起，病房外面已經傳來爭吵聲，一個大嗓門稍有沙啞的破鑼般吼叫着，一個聲音清亮不輸對方的據理力爭不讓，米鴻葆眉頭一皺，道：「是佟四哥和人在爭執。」

佟四哥正是佟磊，北五省家門的「五虎將」之一。

杜雲鵬接上話道：「那破鑼嗓子的，像極了軍警執法處偵緝隊蕭隊長。」

「是蕭雜碎？」秦四爺有些惱火了，道：「他可眞夠膽子，大白天跑到租界裡來耍威風？」

車軒的身子還很虛弱，說話就自然慢吞吞的，道：「四哥別火，這準是于宏聲這個小崽子照子尖，老遠看到了蕭雜碎，支走大家後，請佟老四守關，佟老四生面，可和這個蕭雜碎橫擾蠻幹，諒也不會發生甚麼大事！」

杜雲鵬道：「你老想想看，是不是放他進來？」

車軒思索着，秦四爺作了決定道：「鴻葆去開門，他要進來的話，給他點難看，但不必强攔，雲鵬，我們避開一會兒。」

病房中別無退路，只有一頭進了洗手間，扣上門。

米鴻葆這時打開了門，一開門就是刺話，道：「是怎麼的啦？這是醫院，不是公堂和戲院，兩位有架不在你們家裡吵，跑到我們病房門口喊爹叫娘的是怎麼的啦？吃飽了撐的？」

米鴻葆更叫絕，索性連佟磊全來個不認。

佟磊有多機靈，連連向米鴻葆點着頭道：「是是您老，我這不緊守着吩咐，天王老子全不放進去一個，可是這小子眼睛長在腦門上，橫硬着是非要進去不可，您老這怎能怪我嗎？」

米鴻葆一瞪眼睛道：「你是幹甚麼的，誰叫你守門的？」

蕭雜碎一聽，可找着理啦，沉聲的對佟磊喝着道：「他媽的小兔崽子，耍光棍耍到你蕭大爺面前來了，本家說不認得你……」

米鴻葆一步橫在蕭雜碎的面前道：「我更不認得你，我在問他話，你打的那門子橫岔，眞是豈有此理。」

蕭雜碎蕭金聲，一輩子都沒有受到這個，不由一楞。

一楞的刹那，佟磊已接上話了，道：「您老不是關照醫院裡找個聽用的嗎？我叫佟四，是醫院找來給你老聽用辦事的。」

「喔，」米鴻葆上下打量一下佟磊道：「是有這麼回事呀，那好，你能幹嗎？」

「回你老，別的先不用說，只說現在這小子想進去的事，我不是硬沒叫他稱心如意嗎？」

米鴻葆笑了，再故意打量佟磊，頭一點道：「只是門嗓子放小點，病人是要靜養的，好吧，你就去幹守門的差使。」

「是！」佟磊可神氣了，一挺胸，眞像尊門神似的守在一旁。

米鴻葆再轉對蕭金聲道：「你又是幹甚麼的？」

蕭金聲因爲人在租界裡面，不能不壓下肚子的怒火道：「我姓蕭，是軍警執法處偵緝隊長，來看個受了槍傷的朋友，車軒車五爺。」

米鴻葆冷冷地說道：「恕我眼拙，不錯，我耳朵裡面是久仰在咱們中國地上有這麼一號人物，可惜緣淺，沒見過，所以沒辦法能相信那號人物是閣下，閣下就是那號人物。」

蕭金聲穿着一襲長衫，打量了米鴻葆兩眼道：「車五爺認得我。」

「這我信，但是仍然不能就這樣請你進去。」

「爲甚麼？」

「很簡單，車五爺受了槍傷的事，還沒來得及報案，這話你懂了吧？」

「不懂！」

「好，我再解釋了一下，既然沒有報案，外人就不可能知道，因此凡是知道這件事情的外人，就很可能是兇手，我怎麼會放個兇手進去？」

「那你要怎麼辦我才能進去？」

「簡單，證明你是的確是那號人物。」

「可以，這是我在軍警執法處的文件……」

「別來這一套，朋友，這不管用！」

「甚麼？」蕭金聲火了，道：「這怎麼不管用法？」

「說出來你朋友可別生氣，朋友你也別不信，一千塊龍洋，我能買到空白的委任狀，想委任自己個怎麼樣的官，我都可以隨着心意去辦，所以那張白紙上所寫的黑字，不管用！」

「你……你……」蕭金聲氣得說不出話來。

「佟四！」

「是，在！」

「嚴守門戶，有人再要是故意找事，按動警鐘，送他到德國兵營裡去。」

「是，您老，我準辦得到的，我那個大舅子，是德國兵營司令家的大司務，保證關進去叫天都不應。」

米鴻葆推開病房門，不再理會蕭金聲就要回病房。

蕭金聲一見房門開了，揚聲喊道：「車五爺，我蕭金聲來拜訪。」

米鴻葆霍地轉身，怒目而視。

蕭金聲被米鴻葆一對眼睛，竟嚇得往後退了一步。

病房外的爭論，車軒是字字入耳，對米鴻葆與佟磊哥兒倆唱的這台戲，由衷佩服，蕭金聲一喊，車軒順水推舟的說道：「外面是那一位？」

「蕭金聲！」

「哎唷，可是貴客，鴻葆，還不快請蕭隊長進來？」

米鴻葆掃了蕭金聲一眼道：「你可眞有一套，請！」

蕭金聲進了病房，車軒有聲無力的說道：「隊長，你隨便坐，恕我身體虛弱，不能起迎，待慢待慢！」

「別客氣車五爺，」他坐下之後馬上說道：「這是五爺的甚麼人？」

他問的是鴻葆，看樣子這雜碎已暗記了仇。

車軒輕描淡寫的說道：「是位世侄的公子，特意來照料我的，由京裡來的，他現在是馮將軍府的西席。」

一提馮將軍府，蕭雜碎坐不住了，不用說他，連他那頂頭上的藍處長，也得罪不起權傾北五省的馮大將軍。

蕭雜碎一臉的假笑道：「難怪叫人一看就知道龍鳳般的人物，幸會幸會。」

米鴻葆一笑道：「隊長可要恕我剛才不知而得罪的地方。」

「甚麼話，甚麼話，事情本是應該那樣的，何況……」

車軒立刻接過話道：「不敢敬問隊長，可有甚麼吩咐？」

「五爺太客氣了，沒有事，一點事也沒有，我是聽到這個消息，正巧今天有點時間，老朋友嘛，我總覺得要來看看五爺。」

「怎麼敢當，車軒出院後，一定登門道謝。」

「千萬可別客氣，自己人說到就等於已經作到了，好，你多休養，有該用小弟的地方，儘管賞個指寬的紙條兒，小弟是水火不計，現在我不多擾你啦，告辭啦！」

車軒假意要掙扎起身，蕭雜碎也假意的來個不答應，最後當然是由米鴻葆送出這尊瘟神。

秦四爺和杜雲鵬走出洗手間就笑，米鴻葆已關了房門回房，秦四爺道：「可眞沒想到，馮將軍三個字還能當符用。」

車軒也笑了起來。「不這樣的話，他還不知要說到甚麼時候才走。」

蕭雜碎一走，他們說到正題，秦四爺先開口道：「老五，身子骨頭眞不要緊？」

「不礙的，四哥問吧！」

「其實事情差不多明白了，老五，我只是不懂，你既然早就認出南瑞是汪洽，爲甚麼把這隻白眼狼弄到家門裡來的？」

「四哥，冤家宜解不宜結，再怎麼說，他並沒有罪過，我想慢慢地感化他回心轉意，對汪二哥來說，我也較爲心安。」

「老五，事情已經過去了，我不是還責怪你，如果不是鴻葆突然觸靈機，去鎭海寺，老五，咱們哥兒倆那就要天各一方啦！」

車軒低喟無言，秦四爺也吐了一口長氣。

「老五，我再告訴你個消息，家門裡雲鵬這一輩，是咱們天津最後一代了！」

「啊！」車軒悚然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汪洽所收的門人，如今由袁七自立門戶，開了香堂，前天日本租界竟答應他們設立堂口，昨天法租界也承諾下來，就這三兩天時間，門生帖子據說已有五千，他們一

切仍按照家門裡的規律，汪洽成了當家師父，咱們這邊老少兩輩的人物，已正式被他們除了名……」

「甚麼？」車軒那張臉成了白紙，戰抖着道：「他竟敢如此大膽妄爲？」

「別激動，慢慢商量，」秦四爺低吁一聲道：「其實，他們如果眞能克守家規本份，我們退休了也好，怕只怕袁七在兵足將勇之後，作爲不堪，那就坑苦了咱們，咱們還有甚麼面目活在世上？」

車軒掙扎着想起來，杜雲鵬按住了他，悲聲道：「師父，都怪徒弟瞎了眼睛，你老別急壞了身子，徒弟有辦法瓦解他們的。」

「不，」車軒剛毅的說道：「我非找到汪洽，問他個明白不可。」

「不用了五弟，」秦四爺道：「昨夜，汪洽出名，送來一封信，信上寫得十分明白，他說如今一切已成事實，他希望我們不再過問他，他也不再追究過去的一切事情，如果我們非管他們這件事情不可，那就等於說成了勢難兩立的冤家，也是逼他走上非拔除我們不可的那條路，他自信所掌握的實力，在十天之內，他可消滅我們，希望我們考慮一下，三天內給他們確實的答覆。」

車軒無力的重躺到床上，雙唇戰抖着，低沉悲慨的說道：「四哥，當眞我們顧惜這一條老命，城下訂盟，愧對歷代祖爺和活着的家門弟兄。」

「五弟，你看四哥是這種人嗎？」

「四哥，小弟惹的禍，當小弟能離開這個病床後，會自己去解決，汪洽那封信，四哥有責任答覆他，四哥，怎麼作，我怎麼從。」

米鴻葆接了話道：「恕我的狂妄，目下不管怎麼下這決定，必須先辦好兩件大事。」

「那兩件大事？你說！」

「回當家師父的話，第一件，要在今天晚上，就把杜大哥、彭二哥、于三哥等的家小悄悄遷出，我不放心汪洽這個人，也不能再容許老弟兄們遭暗算。」

「對！」車軒突然來了精神，道：「是老兄弟，有一位算一位，連夜搬遷，住在一起，只是這房子……」

「房子現成，」米鴻葆道：「孫老早已看出未來危機，在英國地界購買了一座別墅，住三兩百口子還不成問題的。」

「那太好了，」車軒道：「雲鵬你快去調集咱們的車輛，立刻搬遷。」

杜雲鵬遲疑着沒有接話，秦四爺嘆了一聲道：「五弟，有件事您還不知道，當年你名下的車輛，不是爲了納入『南北海陸空運公司』交給汪洽處理，他全換成了新車嗎？這家南北海陸空運公司，在各租界及中國各地的照會，名字全是南瑞這兩個字……」

「我懂了，」車軒閉上眼睛，任淚水流淌下來，道：「我幹了一輩子貨運，到今天『轉輪』車五，竟是兩手空空，連一隻輪子都沒有了。」

他霍地睜大了雙眼道：「人呢？我那一百二十名親信的手下？」

「師父，」杜雲鵬回答道：「汪洽每人每月漲給了兩塊龍洋，又代租住屋，所以……」

「全都歸順了他？」

「師父這也算不了甚麼！」

「山賊呢？我是指老山賊汪不空，他呢？」

「師父，就是他帶頭，現在他是甚麼『提調』，不出車了，每月十五塊龍洋，公家給他住屋，那家『飛輪修護廠』，汪洽給他當經理，一月十八塊龍洋。」

「他媽的，」車軒火冲頂門道：「三十三塊龍洋，就叫他忘了救命之恩，這種人……這種人……」

英雄一世的「轉輪」車五，竟號啕大哭了起來。

米鴻葆勸止了車軒道：「車子不是問題，請杜大哥協助開列出名單地址，請當家師父附上家門的信物，鴻葆和四位師兄，保證在今夜把所有的人安全撤出。」

杜雲鵬如今對米鴻葆的能力是再無疑問，馬上仔細詳列姓名和一切。

車軒這時和秦四爺道：「四哥，小弟大概銀行裡還存有萬把塊錢，包括現在住的房子，我全交回堂口上，我和大家要住在一處。」

秦四爺道：「沒有這個必要，堂口上的公益金，還有五萬多，我的財產也有五六萬，一時間還動用不到五弟你那份。」

「不，四哥，人口多了，如今一搬家，他們的行業就全拋棄了，從頭來，是樣樣要錢，我出院後就辦這件事。」

米鴻葆笑了，道：「關於錢的方面，兩位全不必問，孫老早有安排，我們三哥明天來，他是活財神，要多少有多少，千取萬取取不盡，兩位放心了吧！」

車軒和秦四爺聽得一楞，互望一眼。

以事論事，車軒和秦四爺對孫老這五虎將是千信萬信，只是錢可是硬貨，不是空架子，米鴻葆的話太大，誰有那麼大的財力，取之不盡？

杜雲鵬是好奇，邊寫着名單邊道：「對了，鴻葆，這位三爺我沒

見過……」

「你見過，只是那麼一面，你沒有注意罷了！」

「見過？在甚麼地方？」

「當年油烹山村政的時候。」

杜雲鵬停筆回憶着當年的一幕，突然，他想起來了。「鴻葆，可是奉孫老諭令，押着山村政進來的那位精幹少年？」

「不是他是誰？」

車軒和秦四爺也記起這個人來了，四爺道：「鴻葆，他是甚麼出身的？」

「當家師父你可要恕罪，這不能說，不過你老萬安，他是活財神那沒有錯，要多少錢全有。」

秦四爺不用問了，車軒可有件事情沒忘，道：「鴻葆，你不是說有兩件大事急辦？另外一件是甚麼事？」

「車五叔，另外一件就是要盡快查出，是誰盜走了汪光俊的屍體？」

「對！」車軒道：「此人萬惡，鎮海寺內撬開棺木時，如果有汪二哥的屍體，今天斷不會出這軒然大風波。」

「車五叔，」米鴻葆道：「可不是小侄放肆，車五叔想的是太過一廂情願了，汪洽狡猾險惡，天性生成，那天就算有了屍體，僅僅可能說他不致於立刻向車五叔你下手，要想他放棄到手的權勢，未來的榮華富貴，就算他爹在世，也休想阻攔住他。」

秦四爺江湖沒有白混，立刻肅容道：「鴻葆，你似乎在隱藏着已經知道的那些事情，是甚麼事情，有甚麼理由非隱藏着不可？」

「當家師父，只因還缺少了那麼一個點兒證據，所以還不能說。」

「獲得了這一個點兒的證據，要若干時日？」

「十天，從明天起！」

「好，鴻葆，我以當家師父的身份，要你從明天起十天後，負責給我明確的解答。」

「是，定不辱命！」

杜雲鵬恰在這個時候，寫好了名單。

* * *

「砰！」大寫字枱上那塊價值五千塊龍洋的水晶玻璃板，被拍了個粉碎。

「叭！」袁七被一巴掌打得滾出去七尺，碰在門上。

「一羣都是飯桶，」汪洽滿面怒容的說道：「一共六十八家，大大小小共近三百口子人，不知不覺的全走光了，袁七，你還有臉有膽子跑上來向我報告，哼！」

「先生你別動氣，」一旁站着的大漢，活像半截黑塔，模樣如同兇悍的山賊，道：「這件事其實怪不得七爺。」

「放屁，」汪洽叱道：「怪不得他，難道怪你？」

「先生這下子說對了，這件事全要怪我。」

「汪不空，」汪洽陰森森地說道：「你說給我聽，爲甚麼要怪你？」

「回先生的話，七爺沒有跟過老狐狸『轉輪』車軒，我可跟了他多少年，這點子是他出的，別說我們僅僅派人盯着八九家的梢，就一個釘子一個卯，人家搬空了我們也不知道。」

「你仔細解釋解釋給我聽。」

「是先生，他們在接到指示立刻行動後，會先派出堂客和孩子來，甚麼全不帶，並且立即去街坊家，然後和街坊堂客孩子一道到大街上，走東逛西，釘梢的眞正點子沒露面，自然毫不理會，仍然守着監哨，可是人家婦孺已經不再回來了，接着串門子買洋貨的人到了，先去到別幾家，最後才到正點子家裡去，於是正點子成了賣洋貨的，那洋貨箱子也正好放置細軟財物，大搖大擺的走了，至於那賣洋貨的，箱子裡一定有替換的衣服，穿好他，故意叫咱們釘梢他的人看個仔細，他又不是正點子，又不是專會釘梢的人，自然任他通行，戲法就這麼兩套，說穿了是分文不值。」

汪洽又一拳擂在桌上，碎玻璃散了一地。

接着他手指着剛爬起來，嘴角還流着血的袁七道：「聽到了沒有？你他媽的聽到汪不空的說話沒有，就這麼簡單的，一套老掉牙的『金蟬脫殼』計，是點穿了就分文不值，不過你笨得像頭驢，不，簡直一個蠢猪，這麼叫人家耍了，像耍猴子一樣，你說，你自己說，我該怎麼樣辦？」

「先生，」袁七哆嗦着說道：「事情也許不像汪不空說的那樣。」

「對對，」汪不空道：「我是假定，事情可不全眞的這個樣子。」

汪洽咬牙沉思着，拿起電話撥號碼出去，在電話中，他吩咐立刻調他親信的「萬平」回來。

萬平回來了，汪洽問他調查的實情如何。

萬平的回答，幾乎氣炸了汪洽的心肺，正如汪不空說，用的是這個辦法，不單用的是這個辦法，人家是早弄明白了釘梢的人彼此互不接頭，六十八家，家家全用同一個辦法安全的撤退了。

「袁七，」汪洽的聲音，已是怒吼了，道：「你給我去死，明天要是我看到或聽到你還活着，袁七，我分你的屍，現在給我滾。」

袁七噗通一聲直挺挺的跪在地上，如喪考妣的痛哭失聲。

汪不空也直挺挺的跪在地上，汪洽皺眉揮手道：「起來，你有功無過，兩腿幹麼要發賤？」

「回先生的話，你請饒過袁七這遭，其實七爺冤枉，雖說這事七爺負責，七爺也沒派到我，可是七爺正忙着賭場的事，我既然想到老狐狸可能使乖弄巧，也應該向七爺報告，是我大意了些，懶了那麼一懶，才有現在這個結局，先生你要是不能饒過七爺這一遭，我也問心難安，非自殺不可。」

汪洽閉上眼睛，其實眼珠在眼皮裡面打轉，半晌才怒叱一聲道：「全給我滾起來！」

汪不空和袁七都站起來了，汪洽道：「袁七，我讓汪不空作你的副手，在對付車軒等人這方面，你多聽不空的策劃，從明天起，賭場裡每天分五塊龍洋給不空，聽清楚了沒有？」

「全聽清楚了先生的話，你老萬安。」

「你再敢事事全說萬安，我就割你的頭！」

「是，是，再也不提，再也不提！」

「袁七，別忘記你已經犯過一次大過錯，在我手下，遇事絕不容許有錯，這次算你命大，今後給我事事親自注意，現在滾回賭場去。」

「是是，請先生恩准……」

「你還有甚麼事？」

「如果先生這裡，不空老弟沒有甚麼要忙的話，門生想先陪不空老弟去熟悉一下賭場那邊的事務……」

「好，你們去吧！」

如逢大赦般，汪不空和袁七輕步而去。

* * *

「不空老弟，乾了這一杯，我袁七這條命，從今以後就是老弟的了，空頭人情我說不出口，這杯水酒表明心意。」

他倆互乾了杯中酒，那蛇腰般的「婕兒」，重給斟酒。

「七爺，我是個老粗，甚麼也不懂，今後七爺可要多提拔，至於剛才那檔子事，七爺，換了你也和我一樣，好兄弟嘛，有甚麼好說的？」

「對對，好兄弟，空說幹嘛？喝酒。」

這是袁七的「秘房」，除了汪洽以外，袁七眞的沒有招待過別人，汪不空是第二位。

這間房子，在賭場樓上，現在汪不空能看到的，是兩丈來見方的華麗客房，不論擺設、傢具、杯、碗等等，不是百萬豪富人家，是使用不起的。

從汪不空那一臉羨慕的神情上，袁七知道有八成把握抓牢這位金剛般的粗漢子，於是他悄聲道：「兄弟，明天我就叫人在樓上，也給兄弟你設上這麼一間辦公地方……」

「可使不得，我受不起……」

「笑話，兄弟別忘了，從明天起，賭場有配下來的『花紅』領了。」

「唉，七爺，一天五塊，十天五十，一個月一百五十塊，當然不少了，可是養這麼份家……」他眼睛瞟在婕兒身上，住口不言。

袁七是個幹甚麼的，哈哈一笑道：「兄弟，有些事我不便說，你放心，先生是吩咐一天花紅五塊，可是我有辦法叫這個數目字後加上個圈圈，一變成五十……」

「這可使不得呀，七爺，這是要命的事，先生如果知道，七爺，我一定死呀！」

「笑話，我說個比方，你來賭場，會不會準知道輸多少或贏多少？」

「那當然不知道！」

「對呀！那你輸一千，回家說輸三百，誰知道？」

「沒有人知道。」

「說的是，如果你贏一百，說贏五十，有人知道嗎？」

「也沒有人知道。」

「這不錯了，賭是沒法預知的事，你每天多拿四十五塊回去，我不說，你不講，婕兒不會說話，兄弟，誰又知道呢？」

汪不空沒答上話來，因爲事情正是這樣的。

「還有兄弟，婕兒侍候我慣了，有時先生來了，婕兒也幫幫我的手，所以着實不能交給兄弟，不過兄弟放心，你自己在咱們賭場裡看，看中了誰，從明天起，那就是兄弟的人了。」

汪不空眞的笑不合攏嘴了，道：「七爺，我可先謝了。」

袁七笑了，汪不空笑了，的確是一對好兄弟。

汪不空走了，他明天一早要看着三輛修好的車出廠，不能兒戲，袁七也沒留他，只在汪不空口袋裡留了一條金子。

汪不空走的時候，已經十一時半多了，是晚十一時半多，汪不空有車、破車，不過破車也是車，總比兩條腿走路省勁得多。

袁七親自送出門的，當袁七再返回賭場時，那桌「骰子」台上，出現了問題。

並沒有人向袁七報告，而是袁七突然發現了「骰子」台上圍滿了人，這情形頗特別，他走了過去。

正好，賭場管事在找他，迎上前低聲道：「七爺，『大金』檔上出漏子了。」

「是怎麼回事？」

「七爺，有位賭客九點多來的，直撲上金牙的骰子檔，手風那麼順，媽的眞叫邪門，贏到現在。」

「他押多少？」

「多是不算多，最多的一次是五千塊龍洋。」

「那又怎麼會出事來？」

「七爺你看，現在停了，話是大金牙說的，說他不信人家一把不輸，要能連贏十把，他跳着賠……」

袁七像陣風已捲進骰子檔口。

大金牙一看見袁七的臉色，心裡已經打上了鼓。

袁七冷靜平淡的說道：「三十二張上缺一手，你快給我過去幫個忙，這裡交給我！」

大金牙應聲要走，那位看年紀三十來歲，有些精悍的賭客，把手一擺道：「慢着，這不行！」

袁七笑了，道：「貴客大概不認識我袁七，是這家賭場的東主，我那三十二張牌檔上，缺個人手……」

「久仰大名，你是此地東家是一回事，我和貴主台的約定可又是另一回事，在約定的事還沒個結束以前，除非貴場認輸，要不他不能離開。」

「請教，是甚麼約定？」

「我今天手風順，竟沒有輸過一次，貴主台代表的是貴場，向我挑戰，他說隨我押多少，只要能連贏十把，他每把加倍的賠，如果有任何一把輸了，我就算輸個光，我一共贏了一千六百五十四個龍洋，約定好了以後，我就全押上了，現在已經是第七把開始了，有上百隻眼睛耳朵爲證，我已經『連贏了六把』，他可沒賠過一把錢，要這麼一走，我可往那兒算賬去？」

袁七當時沒有答話，他在想。

他在想大金牙應該賠出去的數字。

他上過幾年學，甚麼全能將就着及格，就是「數學」差勁，越想越亂。

他一賭氣不想了，揚聲說道：「管事的！」

管事的近前，他吩咐道：「取個算盤來。」

算盤取到，袁七大聲喝叱的吩咐道：「貴客下了一千六百五十四塊錢，連贏六次，一共是多少？」

管事的才待撥弄算盤珠兒，賭客大聲道：「且慢，袁七爺，我下的注可沒動過，貴主台說好是加倍賠，要算就請按約定的算吧！」

袁七是老江湖，還是大聲喝叱說道：「貴客安心，我說管事的，人家下的注沒動，贏了當然加上算第二注，按規矩賠，賠到第六把多少錢？」

袁七眞沒有在乎，這有甚麼了不起。

管事的算盤珠兒撥弄得眞似是珠落玉盤，刹那算好，竟然報不出口。

袁七火大了，沉氣道：「多少嘛？」

管事的不能不說，忙道：「按規矩一賠一算，六把應賠十萬零五千八百五十六塊錢。」

袁七猛然的從座上一跳而下，張着大嘴巴沒出聲。

旁邊的賭客全啊了出聲來。

贏了錢的那位賭客冷冷的說道：「如果按照約定，加倍來賠，我也沒撤過賭注，應該是第一注本利合到四千九百六十二塊，第二注變作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六塊，第三注是四萬四千六百五十八塊，加到第六注時的話，是龍洋一百二十萬五千七百六十六塊，不信七爺可仔細的算，好在管事的算盤現成，再請注意我的賭注，是龍洋，賭有賭規，天下一同，下甚麼錢，賠甚麼錢，如果繼續十把的約定，就請開始賭，不過我醜話說到前面，我若僥倖十注全勝，按約定加倍的話，是要龍洋九千七百六十六萬七千零四十六塊，就算一賠一，也要龍洋一百六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六塊，究竟袁七爺你打算怎麼樣，請賞個話下來吧！」

沒有話，誰都沒有話，整個賭場像全死了一樣，鴉雀無聲。

躲在遠處的大金牙，已經嚇出一褲尿來了。

他作夢也沒想到，看不起眼的小子小小一千六百五十四塊錢，竟然會捲風起雲成了暴雨，搖身一變成個天文似的數字，這件事不論怎麼解決，大金牙自己明白，他這條命是完了。

袁七是老闖江湖的人，也是第一次碰上這個痲煩，念頭轉到不久前幾乎喪命的事上，如今再加上了這一段，別說他叫袁七，就是叫袁大，也得腦袋搬家。

「袁七爺，說句話吧！」賭客催了。

袁七把心一橫，腦子門閃電般掠過至少十個應付的辦法，可惜的是個個不通，最後下定了決心，緩緩的坐回座去，以平靜的語氣對賭客道：「貴客不但是手風順，這份算計的功夫也叫我袁七佩服，反正貴客只取千把塊錢來，輸了，也是輸這麼些，就算輸到第九把，也不會多輸貴客一分一文錢，贏到底的話，頓時就變成天下第一大富豪，不過朋友……」

「且慢七爺，我只是個賭客，不想高攀七爺，所以咱們不會成爲朋友，七爺說的一點不錯，我是精打細算過，我是不會再多輸比老本

多的錢，不過有一點七爺該弄明白，這約定不是我提的，四外的人都能見證，提議的是貴場主台，我是被逼應戰的一方。」

這是事實，不論袁七有多麼能混纏，當着好幾百賭客，假的也說不成眞的，反之眞的也變不了假。

江湖兒女　浩氣凜然

如果眞的按定約來辦，不是小看他袁七混混，就算他幕後大老闆，一筆也拿不出一百二十萬五千七百六十六塊龍洋，（只是以贏過的六注計算）何況袁七，就算他能說得通，不照約定辦，現在打注的話，也得賠出十萬多龍洋去，這筆錢銀，第一不是袁七，第二可全是一吹能夠嗡嗡發響的龍洋，再說，他袁七也不敢作主。

他想到不敢作主，反而有了主意道：「貴客請躭待片刻，我袁七絕對不會賴賬，不過事情太過重大，我得先知會別處東家一聲，免得不是全落在我個人身上，行嗎？」

「怎麼會不行呢？七爺，」賭客說：「有理走遍天下，七爺只要理字在先，我沒話說。」

袁七拱手退去，心裡反打上了鼓，賭客剛才交代得那幾句話，如鋼似鐵，生硬冰涼。

袁七一個電話打到個秘密地方，接電話的問明白暗號，才轉了過去，再發聲，成了汪洽。

汪洽不等袁七開口，就沉聲叱道：「你用的是甚麼人？大金牙有甚麼資格和賭客訂約？你說，這件事你想怎辦？」

袁七嚇傻了，事情剛剛發生，還沒有解決，主子那裡已經獲知詳情，怎不叫他害怕？

他怕歸怕，不敢猶豫道：「目下只好按規矩賠上十萬五千八百五十六塊錢，然後暗派身手高明的弟兄，再找回來……」

「有把握嗎？」

「回先生的話，這人十分明顯的是個江湖人……」

「能看出那一行來？」

「不容易，先生。」

「這麼說你沒有把握了？」

「是的先生，但我會盡全力去做。」

「那有甚麼用，聽着，安撫下他，等我的人一到，去的人是兩個，會找你，見面他們會交上一張缺一角的日本軍票，票面五元，聽清楚了沒有？」

「先生，全聽清楚了。」

「他們自然會認清楚點子，你不必過問結果，再就是立刻派四個人一輛車去法租界的地方領十萬龍洋，幹甚麼用你懂？」

「懂！看那小子怎麼樣拿法？」

「對，再就是把賭場四外的一切車輛，全打發遠處，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

「好，這錯不算是你的，不過大金牙我無法叫他活到明天，這事交給你了。」

「是先生，還有……」

汪洽已掛上了電話，袁七一顆懸心放落下來，回頭掃了婕兒一眼，道：「叫人找大金牙上來，然後你給他準備好他該坐的椅子。」

婕兒答應立刻去辦，在大金牙上來以前，一張血紅的高背靠椅已推到袁七對面。

大金牙哆嗦着上來，袁七一指那把椅子道：「你坐下，我要知道這賭客在骰子上的一切言談舉動。」

大金牙坐下來了，他兩隻全已被汗濕的手，很自然的握住靠椅的扶手，扶手烏黑冰涼，正好給大金牙一種鎮靜的感覺。

袁七並沒有問他一個字，只是悄悄的移動左脚，踩到個一定的地方，大金牙突然全身暴抖起來，眼珠向外面一點一點的凸出，僅僅是一分鐘，袁七瞪着他，像欣賞一種罕見光景似的，最後袁七搖了搖頭，自語的說道：「自作聰明的人，怎麼偏偏這麼多？」

袁七起身走了，婕兒推動那張椅子和椅子上的大金牙的屍體，隱沒在布幔後面。

袁七剛坐在骰子主台的座位上，幾百隻眼睛就全盯上了他，那位賭客更不放鬆，笑了笑道：「七爺過關了？」

這是行話，說得袁七心頭擂鼓。

袁七強壓下不安，裝出個笑臉說道：「能不能過關，要看看貴客！」

「這話我有些聽不懂了。」

「貴客，賭有賭規，主台人無權破壞賭規，所以主台人和貴客所作的加倍賭注的約定，我不能接受。」

在袁七心中，早已認定賭客必然會力爭，甚至怒叱，不料賭客淡然一笑道：「七爺說的是大道理，我也講過，只要理字先行，我一切從命。」

袁七聽了不但沒有高興的感覺，反而寒悚賭客的沉着和豪爽。

袁七不能不接說下去，又道：「本場和我袁七，承認貴客連贏六次，沒動賭注事實，也承認應該賠給貴客十萬五千八百五十六塊龍洋。」

賭客還是那麼沉穩平靜的笑了，道：「貴賭場和七爺，眞的作到了賭得磊落和輸得光明，可敬可佩。」

賭得磊落還可以算是誇讚，「輸得光明」未免有些諷刺得入骨了。

袁七儘管斗大的字只認識了兩口袋，但是，這句話可聽出了毛病，他輸了財不能再輸了氣，也笑了一笑道：「貴客剛才豪賭，袁七無緣沒有同賭，想來也必是賭得磊落，贏得光明？」

「如果七爺你有興趣，我還可以奉陪。」

「那好極了，不過說句貴客不要見笑的話，今天骰子似是貴客家裡所有的一樣，要甚麼點子出甚麼點子，袁七不敢再領教了，除非貴客答應，換個賭檔。」

「可以，任憑七爺安排。」

「痛快，痛快，地方不必換，並且化繁爲簡，」袁七取出一塊袁大頭，（有袁世凱像的銀元）道：「我作莊，貴客猜押，我表示公平，在我把這塊銀元抛向高處時，貴客再猜落下來的那一面向上，猜人是人像，猜字是人像背後，猜中了是贏，怎麼樣？」

「好哇，這滿新鮮的，不知道賭注有沒有限制？」

「有，最少一千大洋，最多一萬。」

「七爺，袁大頭落時，可不能再用手去碰它。」

「那當然。」

「不過，七爺，唸唸有辭或揮手作勢，像賭牌似的叫喝，這些可不在限制之內。」

「就這麼說了，不過貴客可要原諒，我袁七就算吆喝叫唱，也是反調。」

「自然嘍，」賭客笑道：「否則唱同調的話，可不是搬磚頭砸自己的脚——閒着沒事找罪受？」

這話說笑了，所有的人，也把始終緊張到幾乎窒息的氣氛，變成了輕鬆。

「開始了，貴客！」袁七叫道。

「扔吧七爺，你出手我就會猜的。」

袁七拇指一彈，那塊袁大頭帶着響聲翻滾着飛向了高處，賭客暴喊道：「人像！」

噹噹郎郎，袁大頭穩落台上。

人人注意了，不是人像，是人像背後的字向上朝天。

袁七笑了，道：「貴客，你輸了。」

賭客點着頭也笑了，道：「七爺，你贏了。」

袁七爺待想說些甚麼，突然呆住了，本來就陰狠詭詐的眼神，越發陰狠歹毒，直罩着賭客身上道：「你……你並沒有下注。」

賭客似由夢中驚醒般，先是微微一楞，接着哈哈的大笑起來，一邊笑得無法喘息，一邊却忍不住急於說話道：「好……哈……妙透了，哈哈……」

賭客終於止住了大笑，搖着頭道：「今夜我一直贏，一次都沒輸過，最後輸了，却忘了下注，你是贏了，雖說沒有贏回一文一分，但是抛洋錢你確實贏了我，佩服，佩服。」

袁七冷冷地等着賭客把話說完才接口道：「我想貴客是不會再賭的，喔？」

賭客自嘲的笑道：「手風順景已經過了，人貴自知，今夜是不賭了。」

袁七冷冷笑着道：「那請稍候，十萬多龍洋不是小數目，我叫伙記們點交給貴客。」

管事的正好這個時候來到，附耳向袁七道：「有客，龍洋也提來了。」

「好，」袁七一指賭客道：「不許有絲毫錯失的點交貴客，立即辦妥。」

管事的答應不迭，袁七轉對賭客道：「還沒有敬問貴客上姓台甫，是怎麼稱呼？」

「姜苕峯，」賭客道：「姜太公的姜，草召的苕，峯巒的峯。」

「好名字，姜先生請坐，袁七告個便，去去就來。」

袁七走了，接着四名壯漢，開始抬進一盒盒的散放龍洋，四名壯漢又抬了多次，才抬了個乾淨。

龍洋就放置在賭場的地中央，賭客們的眼睛裡，全閃灼着貪的慾火，賭場八名保鏢，圍立在四外，管事的開始向賭客姜苕峯清點賠數。

每枚龍洋是一元，重正一両，含銀柒錢四分六（袁大頭含銀七錢三分），十萬零五千八百五十六個龍洋，也就是六千六百一十六斤正，如果一五一十的點數，少說也得點上半個鐘頭。

姜苕峯步向龍洋的大木盒前，在每隻盒子裡面伸手絞動，各取一枚，在亮燈下看過，吹過，聽過，向管事的說道：「勞管事的駕，找個秤來就行了，約六千六百一十六斤，那數目也絕不會錯，就算少三五斤，也沒甚麼。」

「如果有多呢？」管事的問。

「有多的全是貴場的。」姜苕峯含笑回答。

其實一定有多，因爲通行各地，人手摸搓，必然有些污垢，雖說污垢不重，多了也是份量。

管事的取到了秤，在十斤十斤的秤着。

此時袁七在秘密室中，已接晤了兩名訪客。

他們根本沒有交談半句話，來客取出缺角軍票，袁七悄悄的指着姜苕峯，兩名訪客就悄沒聲的出了

賭場。

賭場外，本來排列整整齊齊的一輛輛「膠皮」(即洋車，天津人叫作膠皮)如今連影子也全看不見了，汽車更不用說了，半里內，也少見行人，這是從來沒有的事。

袁七踱下樓來，冷眼瞥見了正心無二用的在收龍洋的姜苕峯一眼，嘴角掀起了一抹獰笑，踱向場外，左右看過，暗自得意洋洋，才若無其事的走向姜苕峯。

袁七臉上十分平靜，就坐在姜苕峯一旁道：「姜先生，你是本賭場經營以來，贏錢最多的一位，恭喜了！」

「謝謝七爺吉言，如果說七爺不反對的話，我會天天來的。」

「笑話了，開店的不怕大肚漢，歡迎姜先生天天來捧場。」

「是說笑話七爺，如果我手風天天都這麼順當，七爺，那你這賭場，可就……哈哈……」

「哈哈，姜先生，套你的話，是說笑話，當眞那樣也沒有甚麼了不起，頂了天你姜先生當這賭場大老闆，我也可變作賭客，所謂光棍打光棍，一頓迎一頓，哈哈……」

「不不，眞有那麼一天，我還得留下你七爺，要七爺辛苦作個總管事呢！」

「也可以呀！從老闆降到總管事，說起來只差那麼一丁點，小事，小事。」

「七爺，」姜苕峯神色一正道：「有件事請教。」

「不敢，我在恭聽。」

「等會兒七爺可要幫個忙，把錢派人送到門口去？」

「姜先生，是說只抬到門口？」

「抬到貴場大門口之外，一出門口，就不用再勞動貴場的弟兄們，可以嗎？」

「可以，不過姜先生，木盒你不能帶走。」

「當然，我贏的只是龍洋，又沒有贏木盒。」

「對，所以我才提醒先生一下，這麼多龍洋，你可用甚麼東西裝？」

「哎唷，這我事先可沒有想到。」

「哈哈，姜先生眞會說笑，賭場賭錢，誰也不會想到準贏，早把空袋口預備好。」

「七爺……」

「抱歉，姜先生，除了我可以吩咐手下代你把錢抬到大門口外，其他的忙我可就幫不上了。」

「七爺，你會錯了意。」

「喔？那請講。」

「七爺，你愛信不信，我是事先就想到準備，也早就預備好裝龍洋的口袋，不同的是，沒料到贏這許多罷了。」

「姜先生，這話就叫袁七無法信，姜先生，你準備好的口袋，不是指長衫口袋說的吧！」

「當然不是！」

「口袋呢？」

「過清了全數後，七爺你就會見到的了。」

姜苕峯臉上的微笑，正和袁七心裡的疙瘩相對，袁七的思路陷在一片混亂中。

這個報名姜苕峯而來歷不明的賭客，袁七對他是一張白紙，姜苕峯絕對不是老千，姜苕峯絕對不是大江南北的名賭家，姜苕峯看上去也絕不像個江湖人，不過袁七是從眼底下泛上來個感覺，姜苕峯絕對不是個普通人。

十萬多龍洋秤完了，還剩下來三十來枚，姜苕峯順手抓了幾把龍洋，加在存留盒上的三十多枚中，對管事的說道：「辛苦大夥兒，盒子剩下來的，大家別嫌少，分了買杯酒喝！」

管事的瞟了袁七一眼，袁七微一點頭，管事方向姜苕峯道謝收下。

姜苕峯突然向三十二張骨牌檔上喊道：「大哥、二哥、三哥來幫個忙吧！」

「來了，」兩個精悍十分的漢子，在經過袁七的桌前時，袁七直覺的感到一股子殺氣。

「老四也別閒着，過來！」姜苕峯又向骰寶枱上招呼。

又一個白淨英挺的漢子聞聲過來，袁七不但一顆心提到嗓子上眼，一身肉全覺得發緊。

人家四個人，利那間從身上取出來近百隻雪白的袋子，不知道是甚麼東西織製的，極薄但强韌無比，只見八隻手齊動，利那間已將全部龍洋裝好。

袁七在心頭暗罵之下，悄悄的記數，整整分裝八十袋，那樣重的東西，這極薄到幾乎能透明的袋子，竟然不慮破裂，另外這三個人……

「七爺……」

袁七的沉思失神，被姜苕峯的叫聲打斷。

「都裝好了，姜先生。」

「是的，可要麻煩七爺請人搬到門外了。」

「不算甚麼，我說過能幫忙的就一定會幫的。」

袁七向場內保鏢一揮手，幾個漢子開始抬動袋子。

這時候樓上有人叫道：「七爺，聽電話。」

袁七正在想主意離開，恰好有了這機會，立刻向姜苕峯假客氣的一拱手，奔上樓去。

是電話，汪洽來的電話，竟沒給袁七留半句話的空，袁七一接電

話剛剛說了聲：「喂！」汪洽幾乎怒吼的道：「姓姜的在賭場裡早有安排同黨，你竟然沒有發覺……」

「回先生你……」

「閉上你的臭嘴，給我仔細聽清楚，別管那十萬龍洋了，叫他們帶走好了，你只安排幾個心思快眼睛尖的，釘牢對方的落脚的地方就行，現在快給我去通知我派去的那兩個人，叫他們立即停止行動，火速回來，你快去辦！快！」

袁七還拿着電話發呆，汪洽的電話早已掛斷。

婕兒走向袁七，從袁七手上拿走電話筒掛好，道：「別發呆了，快去辦該辦的事吧！」

這句話提醒了袁七，但並不是僅僅提醒袁七一件事情，而是兩件事情。

袁七回顧了婕兒一眼，笑笑，快步出去辦他的事。

當袁七走下樓的時候，正好瞥見姜苕峯的身影消失在門口，袁七絕不猶豫，從後面門戶悄悄出去，並且招呼兩個保鏢跟隨着。

那兩個奉派前來對付姜苕峯的人，很容易找，一個在賭場門口側約百步的黑影裡，另一個正相反，在賭場門前右側，袁七是個老手人物，知道這爲的是不使目的物能有逃脫的機會。

袁七先向左邊的人走去，和那人低低說了一陣經過，那人一點頭，向同伴走去，這本是應該的舉動，他要去通知同伴，今夜罷手。

事情壞在兩名殺手事前的約定，約定是如果其中一個移動，就表示馬上要行動，因此右側藏身的殺手，錯會了意。

袁七只當事已辦妥了，不能叫姜苕峯等人看到他在外面，立刻由原路撤回賭場。

他們沒有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賭場外那條筆直的寬巷左側的盡頭處，正停着一輛中型貨車，已舉火待發。

駕駛座上，坐着的竟是米鴻葆，他早把袁七和一名隱身很久的大漢的行動，看在眼裡，憑經驗，他已看出那名大漢是個强悍的殺手，埋伏於外十有八九是爲了對付姜苕峯，姜苕峯也正是北五省總堂口上五虎將之一，米鴻葆口中說的活財神。

姜苕峯在賭場門口點了支烟，火柴的火光正是暗號，米鴻葆駛車飛出，越過那名大漢，正停在賭場門口。

幫助姜苕峯的那三位，正是聶大、聶二和佟磊，五虎將一個不缺。

車乍停，一包包銀元拋向車上，米鴻葆適時通知了四位師兄，叫他們隨時注意殺手的暗襲。

當左側走來的大漢，還離賭場大門口四五丈的時候，他右側的同伴却在暗影中急衝過來，右手一揚，三枚九齒飛輪電掣射向聶大和姜苕峯。

聶二手中正提着一袋銀元，姜苕峯挺立賭場門前沒動，在接到米鴻葆通知後，五虎將已有了百無一失的默契。

因此聶二連理也不理，只把銀元袋兒向頭前一舉，他肩下部份有貨車擋着，兩枚飛輪全被銀元袋兒砸飛，聶二順勢一送，銀元袋兒上了車，他的人却如同飛燕，一翻而上也到了車中。

姜苕峯身軀一躬，鐵板橋力使三枚飛輪擊空，他背後却傳來賭場打手的慘號。

聶大僅僅身形一矮，就閃開飛輪，恰巧貨車右門開了，一連兩道寒光自貨車門中射出，直刺左側大漢，胸、手各被射中，只旋了一個身兒，就仆臥地上。

右側的大漢見飛輪擊空，又見同伴仆臥，雙足猛登已飛上牆壁，聶二在車上已摸到三枚被飛輪劃破口袋裡的龍洋，身形一現，三枚龍洋帶着嗡嗡的嘯聲疾射而去，牆頭上的大漢突然一聲慘叫，跌下牆去。

銀元袋兒全裝上了車，車馳如飛，只一刹那，人車已經沒了影子。

事發後隔不到半個鐘頭，蕭雜碎和十名手下開車到達賭場，袁七親自迎接，蕭雜碎詢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袁七故作詫然，一推六二五來個全不知道，並且指天篤地說場內平靜如故。

蕭雜碎陰笑着，拍着袁七的肩頭說：他獲得的消息却和袁七講的相反，有人贏了十萬龍洋，有人在大街上謀刺劫財，結果是殺人反被人殺，還連累了個無辜者，最後蕭雜碎在空口袋塞滿了重物下，話鋒改了，說既然袁七爺說沒甚麼，那一定是沒甚麼了，遂怎麼樣來的便怎麼樣回去。

送走蕭雜碎，袁七吐出一口窩囊氣，大步回到樓上，他必須立刻把發生的一切事報告上去，這責任重大，重大到他負擔不了。

那知道剛推開門，不久前明明親眼目睹跳上貨車疾駛而去的姜苕峯，如今竟然坐在他平日慣坐的「寶座」上，他才待縮步退回，人影一閃，腕子被人抓住，一拉一送，整個被拋到當中，房門砰的一聲關了個嚴密。

他爬起來，看清楚了，四個人，除了剛才駕駛貨車那一個外，其餘的全都到了。

袁七總是袁七，起來之後冷冷地一哼，向姜苕峯道：「姓姜的，

這是幹嘛?」

姜苕峯板着臉道:「袁七爺你還不明白?」

「笑話,我明白甚麼,姓姜的……」

他話還未說完,佟磊已到了跟前,臉上是帶着了微笑,拳頭却向要緊的地方擂出,噗,擊在袁七的胃口上,袁七彎下腰去,痛得混身冒汗。

姜苕峯開口道:「七爺,有人親眼看到你七爺溜出後門,和那兩個短命小子裡面的一個,鬼鬼祟祟說了半天話,接着我就遭到暗襲,七爺,這不會假吧?」

「有這回事,」袁七看清了局勢,實話實說道:「不過,內情正好相反,我是去阻止他們行動的,沒想到另一個太過魯莽了。」

坐在另一角的聶大「噗嗤」一聲笑道:「七爺,你猜我信不信你說的這些話?」

「不管你們信不信,我說的這些全是實話。」

「七爺,」聶大道:「我信,七爺可知道我怎麼會信你的話?」

袁七搖搖頭,手不停的在搓着他的胸口。

「七爺,」聶二靠在門上道:「聽說你也是個練家子,怎麼只挨了一拳就那麼難過,要不要我搬把椅子給你坐呀?」

「對,」聶大接上了話,「別叫七爺累壞了。」

他說着,人已消失在布幔後面,接着他推出來的那張血紅的高背大椅子。

佟磊也沒閑着,拉開了布幔。

布幔後面,那本是十分秘密的暗墻,已被打開了,那是另一間屋子,在大沙發上,綑着個可憐的婕兒,妙在婕兒身旁,緊靠着的竟是大金牙。

聶大一把抓住袁七的後頸硬送袁七坐上「血椅」道:「七爺,是那個小妞兒說的,你奉命去阻止那兩個短命的小子動手,所以我才說信你的話。」

姜苕峯一掃大金牙的屍體,悲天憫人的嘆了一口氣道:「七爺,我沒想到你這麼輸不起,大金牙死得冤,俗語說,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所以我非替他報仇不可,我費了不少事,才看出大金牙的死因,又費了點手脚,才由那位姑娘口中獲知你殺人的辦法,所以請七爺你也坐上血椅,試試電刑的滋味如何?」

袁七一躍而起,無奈聶大的氣力比他大,又把他按回椅子上,並且往一定的地方推去。

袁七求饒了,姜苕峯再問他甚麼,他也無不實話,最後包括汪洽的電話號碼,也記在姜苕峯的小日記部上,姜苕峯和聶大一點頭,聶大一掌切在袁七的頸上,袁七頓即昏了過去。

* * *

袁七爺的賭場,被軍警聯合執法處封了。

是藍處長親自率領蕭雜碎和四十名軍警封的,被封以前,賭場裡已經被人搗毀,成了一片破爛。

袁七爺雖說來頭大,勢力不小,無奈他被藍處長從地室帶出來的時候,大金牙的屍體就在旁邊,何況還有個苦主,大金牙固然沒有家人,却有個侄子,大金牙的侄子當衆指出大金牙的死因,又在秘室裡找出電流的開關地方,血椅正是刑椅,藍處長只有公事公辦。

蕭雜碎眼看袁七就要倒下了,來了個「落井下石」報告藍處長說,要再作一次對賭場的仔細搜查,於是又弄開了兩間秘室,這下子不得了,秘室地上,一排躺着另外兩個屍體,正是汪洽派出的殺手。

蕭雜碎渾水裡可摸魚,在一口小保險箱裡發了點橫財,十幾條小金子外帶幾樣珠寶,可說不虛他「下井」投落的「一石」。

三條人命夠袁七滾的,大金牙的侄子更狠,直指地道外沈莊子那爿巨宅,是袁七的老巢,殺人、放火、劫財、販毒,應有盡有,藍處長信了,封妥賭場就趕赴沈莊子。

直叫大金牙這能幹的侄子說對了,在那間宅子裡,逮捕了身藏火器的兇徒三十七名,搜出良家婦女十二人,黑白毒品時價超值三十萬銀元,炸藥一千三百斤,子彈十多萬發,長槍一百〇六支,藍處長眞的樂了,當場賞給大金牙侄子大洋兩百塊,也賞了蕭雜碎三個耳光。

袁七這官司有得打了,私藏軍械,三條人命,姦淫婦女,很夠了,很夠袁七死上八次的了。

婕兒也當然被押捕,她是人證。

正因為婕兒也被收押,所以賭場橫生事故,沈莊子老宅被執法處刨了底,汪洽還在睡他的大頭覺。

電話響了,汪洽矇朧中推開身邊的女人,抓起電話筒,對方不等他發問就開了口道:「汪洽你仔細的聽,袁七的賭場被查封了,當場找出大金牙等三具沒來得及滅跡的屍體,沈莊子老宅也封了,黑貨白貨和一百來枝硬貨(槍械),也全到了軍警執法處手上,這只不過是家門裡對你牛刀小試,你再不悔改,不妨豁開來幹嘛!最後警告你一句話,你那作惡多端的老子,死得不冤,車五爺很對得住他了,他的確是心臟病發死的,他的確是厝在鎭海寺,當年辦這件事,沒瞞陳重山,如今屍體失踪,一定和陳重山有關,姓陳的遭天報,不過他那親信

『小上海』金虎臣還活着,此人現在日本使館當差,相信你有辦法弄個明白,車五爺有諭,不追究你弒師的大罪,聽我勸,從現在起安份點,否則,只好處置了你永絕後患。」

汪洽連一字沒問出口來,電話就掛斷了。

他霍地起床,一張臉冷成冰塊,匆匆穿上衣服,一個人,開着車先駛向賭場。

電話裡的警告沒有錯,賭場完了。

再駛向沈莊子,沈莊子宅前後有一隊軍警監守,他一跺脚,向旭街駛去。

天也還是濛濛亮,藍處長就被不速客硬給吵醒了。

他沒有發脾氣,因為來的正是日本領事。

接見後,日本領事毫不客氣的說執法處辦事荒唐,沈莊子那巨宅,那槍枝等一切,都屬於日本人的財產,執法處怎敢沒收,怎敢任意抓人。

藍處長答得妙,他說日本領事弄錯了,那巨宅在中國地,產權屬於一個叫南瑞的中國人,不是日本人的財產。

日本領事說南瑞就是一個日本商人,藍處長要領事拿出證明來,並且警告日本領事說,在中國地上,出了事是由中國機關辦,何況內有毒品、槍械,全是見不得光的貨,眞弄到不可收拾的話,只怕日本領事也躭待不了這個重責,希望領事三思。

日本領事虎頭蛇尾的走了,果然就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情了。

汪洽自從吃了這次暗虧之後,竟也沒有甚麼動靜,一連平靜了三個月,袁七手下的小嘍囉們,早已烟消雲散,而家門裡也悄悄無動靜,這並不是好事,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前的緊張。

緊張,局勢已到了萬分緊張的地步!

革命軍已渡江北進,勢如破竹,尤其是河南一帶,據報開封吃緊。

北五省的軍閥們,個個都土地爺爺捉螞蚱——慌了神,上面的大鬼們,早已心無戰志,個個悄悄把橫槍硬奪、生賴死訛的財產,往租界地移轉,下面的小鬼們,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變成兵即是匪,匪就是兵,苦的是老百姓,天不應地不聞,千盼萬望,只盼革命軍早一天來到。

開封城被革命軍征服了,消息電掣北上,京津一帶的大小軍閥,已有不少突然失踪,其實,是夾着尾巴已逃到租界,當那縮頭烏龜。

這正是各租界最活躍的時代,也正是各租界施展陰狠手段的日子,就從消息傳來說開封已被革命軍克復的那天起,租界居住已變成不太易了。

英租界有了規矩,名流大人先生們,論人是一百兩黃金收容一位,論家是五百兩黃金保一家,用這些黃金,換得只是一張可以通行往來無阻的證件。

當你拿到證明進入租界時,印度阿三黑手一伸,認黃金不認銀票,收大洋不要花花紙幣,於是軍閥們刮來的民脂民膏,全奉送印度阿三和藍眼黃髮的兒郎。

法租界稍為便宜點,也是非錢不可。

日租界就最狠,沒利用價值的名流,連姨太太送上也不要,反之,他們供給房屋,不收分文,只請你在某種文件上簽個字為據就行了。

這些文件,在當時並看不出對你有甚麼不利的地方,誰能想得到,這就是你的賣身契,是後來逼使你出賣國家民族的刀柄。

遠自奉天返回故鄉的湯大將軍,他本人是沒有來,副官衞隊是送回夫人公子,就住在日租界。

這位副官姓藍,要多巧有多巧,正是軍警執法處處長的胞弟,藍處長所以能官居這最肥的高位,全仰仗手握虎符的湯大將軍。

湯夫人回籍,藍處長親自迎接的,當然也和他分別多年的胞弟見了面,藍處長一直陪湯夫人安置好了,才告辭而去。

他一出湯公館的大門,就有位中國話說得很地道的日本人客氣的迎上,並且遞上一張名片,上面的名字是山田勇,後面還有一行中國字,寫的是,為湯大督軍夫人安全事,派人奉請,務求移玉。

去吧,山田勇這個人神秘得很,藍處長對這個人可說是久仰極了,何況帽扣得太大,於是,藍處長成了山田勇的貴客。

袁七變成了一把骨頭,這並不是在獄中受到了折磨,恰好相反,他在獄中是受着十分的優待,只為他自知這場官司輸定了,才被發愁焦急所苦。

今天,他佔了革命軍的光,仍然活着,軍閥們只顧為本身的前途在打算,躭誤了對這個小角式的執行,誰能想,這個小角色竟在未來大變動時,成了禍國殃民的厲害人物。

袁七出獄了,被極秘密的送進日本租界,他的賭場,和地道外沈莊子的那巨宅,全啟封還給了他,不過那些黑貨和槍枝及值錢的東西,早已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了。

袁七出獄的事十分秘密,但是

杜雲鵬却能獲得其中的詳情，馬上把消息送到堂口上。

秦四爺祇對大家說了一句話──革命軍就要到了，袁七在這個時候被日本人用壓力釋放，必然另有陰謀，袁七早已喪心病狂，家門裡絕不允許他再爲害逞兇，除掉他，一定要除掉他。

有這句話，五虎將開始策劃了。

杜雲鵬供獻可靠的消息和袁七藏身地方的詳圖，那竟是當年清水三郎的巨宅，現在日本人租界管理人山田勇的家中。

杜雲鵬消息來源，百分之百可靠，說山田勇家中不但有狠狗四隻，並且有槍手多人，都是日本人，袁七住在後進左側樓上，有刀客五至八名，是中國人，袁七的昔日手下，是當年橫行「楊柳青」等地方的「白狼」組織中的悍匪。

提到「白狼」(曾經爲禍三省的一羣悍匪)，加深了五虎將的警惕，全認爲必須解決掉這些冷血的刀客，才能對付袁七，要解決這些刀客，不是易事，最大的原因是他們很少離開山田勇的家，就算偶然外出去解決孤身男人的根本問題，也不出日本租界，而是召喚到旅館飯店中。

只要他們離開山田勇的家，自然就有機可乘，問題在他們最多兩個人外出，除去了這兩個人，無補於事，並且打草驚蛇，萬般無奈，只好等候機會。

革命軍已東到「濟南」，北上過「德州」，整北五省，已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這天已過晌午，杜雲鵬突然一臉興奮匆匆來到，拖着米鴻葆進了那間會議室，他告訴米鴻葆個消息，說老天爺給了個天大的機會，如果事成，不只可以一下子根除那些刀客，連袁七也會斷魂喪命。

原來一艘叫「太平丸」的日本客輪船，就要到達塘沽，船祇在塘沽停泊一天，加添食水和補充糧食，然後要到菲律賓等地，船上有部份貨物要送上岸，是見不得光的黑白貨和大批槍械彈藥，目下軍警聯合執法處已和山田勇交成彼此利用的朋友，絕對不加干涉，所以明着裝箱起運，不過山田勇害怕另生枝節，已決定動員他的目下所有人手，今夜分乘五輛大貨車，每隔半小時開出一輛，前往塘沽，五輛車全有着最新發明的「無線電話機」，定有不同的暗號。

這次山田勇雖然派袁七主理大局，汪不空調動車輛，但沒有一個袁七所收家門裡的徒弟，從袁七入獄後，汪不空成了紅人，他五輛車上全帶有武器，一名司機，兩名押運，押運全是山田勇的家中刀客和槍手，據消息來源判斷，似此大事，山田勇必將親自出馬，可能乘坐轎車一或兩輛，來往策應，又判斷這些彈藥槍械，不像要存放在日租界中，極可能利用那沈莊子巨宅，山田勇行事膽大心細，既已沒有執法處的後顧之憂，他再無所懼，他似乎已計劃好一件很大的陰謀行動，所以這批東西才能趕着時間從日本運來。

這等大事，米鴻葆必須取決於堂口上，雖然五虎將可以不受到天津家門裡的指揮，但這是齊心對外的任務，商量着辦，百利無害。

米鴻葆第一件事就是必須明白消息的來源，如果是十分可靠，那就證明家門裡已有人不計生死打入敵方陣營，按規矩，就不能再問那人是誰，所以他沉思了多時才對杜雲鵬道：「杜大哥，這消息當眞可靠？」

杜雲鵬從身上取出小日記本來，撕下其中一張，遞給米鴻葆。

米鴻葆只見上面很簡單的寫着──一對二，報字太平，二對三，報字平安，三對四，報字安穩，四對五，報字穩當，五對詢問，車報字當然，每十五分鐘報字一次。

「這些是……」米鴻葆已經料到是甚麼，爲了小心仍然詢問。

「是那五輛車的通話暗號。」

「大哥，這可不是兒戲！」

「放心，四爺、五爺全心裡有數。」

經過杜雲鵬這麼一說，米鴻葆心中裡也有數了，事情報回堂口上，車軒車五爺親自策劃，現在是正午剛到，車五爺召見杜雲鵬，親自動手在一張白紙上繪圖，包括修改，只用了半小時，再和杜雲鵬解說了半小時，杜雲鵬已經完全領會了。

車軒才說道：「馬上交給廠裡，其他的工作全停，必須在下午六時前做好它！」

「是，絕不誤事。」

「還有，做好以後，由你駕駛，你要改個樣子，車上配上一切必要的東西，就駛塘沽，在碼頭前里許必經之路的那座廢鐵場停着，找個高地，準備着。」

「是，弟子懂。」

「你把圖交給老戴後，去趟法國兵營，」車軒從身上掏出名片，蓋個章，反面寫了幾個字道：「取一千銀元，和這張片子，拜訪『蓋斯伍長』，只要告訴他廠址，他就會把咱們要的東西絕不誤事的送到，要小心，一丁點都不能馬虎。」

「師父放心，我誤不了事。」

「你走吧，咱們塘沽廢鐵廠見了。」

杜雲鵬走了，米鴻葆笑着問道：「五叔，你像是要展開一次世界

大戰嗎？」

「胡說！」車軒道：「事要往萬一方面打算，有了這輛特製的車，加上法國兵營偷出來的『反戰車炮』就算出了意外，也還足夠消滅山田勇那五輛車的。」

「五叔，我有件事存疑，杜大哥在不好意思說……」

「說吧鴻葆，是件甚麼事？」

「今天杜大哥送來的這個叫人開懷的消息，我曾經很仔細的全盤想過很久，似乎全沒有問題，不過裡面有個漏洞，我怎麼推斷全不太對勁……」

「老五，」姜茗峯是五虎將的智多星，接口道：「甚麼漏洞？」

「汪洽，今天的消息上，半點沒有提到汪洽這個人，好像汪洽已經平空消失了似的。」

車軒雙眉緊緊的鎖起，米鴻葆說得不錯，山田勇不惜爲汪洽手下袁七盡力，却是怎地沒照顧到汪洽呢？

如果說親和近，汪洽似乎比袁七對山田勇該親近得多，由於袁七出獄，加上這次行動，車軒這個老江湖，業已看出山田勇雖然僅僅是日本租界的管理人，但在日本對華事務上的身份和職權，似乎超過了日本的領事。那就是說，山田勇才是眞正負責日本侵華事務的人，一個日本派駐中國的特務人員。

這判斷不是錯誤，那汪洽也該是身受山田勇指揮之下的人，除非汪洽犯了不可原諒的過失，已被山田勇秘密除掉或送回日本去，類似今夜這種緊要行動，斷無不用汪洽的道理，米鴻葆疑心得對，這的確是個漏洞，稍以不愼，這漏洞足能埋葬了家門中今天參與行動的人。

看出車軒神色不寧的米鴻葆，試探的說道：「五叔，可不可以向消息來源打聽一下這件事的內情？」

「不可以，」車軒道：「約定不容背棄。」

「但是五叔，」米鴻葆道：「這關係着今夜行動的成敗和大家的生死。」

「我懂，不過若是現在去聯絡消息來源方面，不但無補，反而使消息來源自此中斷。」

姜茗峯始終沒開口，這時候突然說道：「鴻葆，撥個電話給汪洽。」

米鴻葆懷着疑問的看着姜茗峯，姜茗峯道：「你始終並沒有和汪洽對個面，大白天時，何不去找找老同學？」

車軒搖頭道：「不好，須防打草驚蛇。」

佟磊道：「其實這是問題又不算問題，反正我們打定對方必有汪洽一份的主意，然後詳細策劃安全的對付，使今夜的行動，進退有規，何必又爲一個汪洽費太多的精神呢？」

這才是一針見血的話，於是不再爲汪洽的問題費心，仔細商量着今夜行動計劃。

聶大出去了一個小時，回來證實，「太平丸」的確是將在午夜前傍晚後停泊塘沽，也證實了地道外沈莊子的那巨宅院，不但早已修理粉刷一新，並且有人進出，出進的人都很面生，絕對不屬於袁七所收家門裡的人，以聶大的眼睛看來，他說那是些久闖江湖中的人物，不是刀客就是槍手。

車軒十分嚴肅的作最後的決定道：「反正我們計劃週密，從塘沽碼頭到日租界也好，往地道外也罷，我們全有準備，一句話，今夜和對方決一生死戰的日子，我們和對手，必然的是全都動員了最得力的人手，沉着應付，取得必勝！」

* * *

傍晚六時正，在山田勇的華麗大客廳中。

山田勇帶着烏黑的墨鏡，穿着漢式的勁裝，黑色的小褂，黑色長褲上緊紮着綁腿帶，脚下一雙黑色膠鞋，和大客廳內其他人絕無分別，他只多了副墨鏡。

袁七、汪不空的打扮也一樣，顯然這是有計劃的一種安排。

大廳左側十六個人，左腰帶都垂掛着二尺長的短刀，正中掖着「快慢機」，皮帶上滿是子彈。

右側八個人，臉上兇悍之色較左側十六個還狠，腰帶是軟絲編織，腰間插着兩排飛刀，沒有槍。

包括山田勇、袁七、汪不空，正正是二十七個人，就是不見了汪洽露面。

「諸位！」山田勇的中國話說得像中國人一樣。「從現在起，那一位不幸落了單，獨自離隊，不論他有多好理由，他也只有一條路走，那就是死！並且立即格殺，所以任何有必須離隊的理由時，要先得我的允許，希望諸位全能牢牢記住。」

「是！」刀客們齊聲恭應。

「哈咳！」槍手們以日本話恭應着。

「實話告訴諸位！」山田勇道：「太平丸上的貨物，並不在塘沽碼頭下船，現在……」他看看手錶道：「是六點正，七點三十分時，貨物由兩艘摩托船由內海繞泊在金剛橋前，已另外有人接應，送往沈莊子。」

刀客槍手們無不動容，臉上全現露着詫異之色。

「你們一定奇怪，我這樣安排是爲了甚麼？」山田勇嘿嘿一笑道：「很簡單，我要某些人獲得的並

不是確實的消息，相信他們一定會全力在中途去截擊我們，我要趁這個機會，把他們剷除殆盡以絕後患。」

袁七恭維的道：「先生妙計。」

山田勇道：「我們這五輛車上，我早已暗中安置計時炸彈，也有疑軍用的長短木箱，當有人出面劫奪的時候，只要稍作抵抗就行，看我命令撤退，明白？」

刀客、槍手紛紛應是。

「走！」山田勇下達了動員的命令。

當刀客、槍手魚貫走出的時候，山田勇轉身由大客廳的內門，轉向另一間小客廳中，小客廳內，蕭雜碎赫然在座。

山田勇一露面，蕭雜碎起身相迎，山田勇含笑道：「蕭隊長，後面的事可要看你的了。」

「放心，山田勇先生，我不會誤事的。」

「那我告辭了，對了，七番地那房子，尊夫人還住得慣嗎？」

「太好了，山田勇先生，我沒有別的話好說，反正山田勇先生你知道，從現在起，我是你的人，有一天革命軍到……」

「你也放心，蕭隊長，我山田勇一向說一不二，任何時期，只要我日本帝國存在一天，就能保證你蕭隊長身家性命和財產的安全，我說過，遲早有一天，還要重用你蕭隊長。」

「山田勇先生的提拔，我永遠不忘。」

「那就好了，蕭隊長請在我走以後，也立刻動身，我的消息不會錯，車軒等人已經和革命軍暗中私通，今夜成功，在隊長來說，也是你不少功勞。」

「是是，我理會的，理會的。」

山田勇一笑，握握蕭雜碎的手，轉身而去。

蕭雜碎在十分鐘以後，也離開了山田勇的家，乘車疾駛回轉隊部。

他眞的沒閑過半分鐘，用電話向藍處長報告，說塘沽一帶，發現許多身份來歷不明的人物，似乎人人暗藏槍械，極可能是從滄州地帶下來的悍匪，或者就是革命軍的便衣別動隊，請示該當如何。

藍處長老奸巨猾，要蕭雜碎看着辦，蕭雜碎報備過後，早有成竹，立刻集隊，一百二十名實槍足彈的偵緝人員，分乘五輛軍車，五輛警車，風馳電掣般向塘沽駛去。

山田勇的安排，的確是陰狠毒辣而週到，不但本身是疑軍，更埋伏了蕭雜碎這一着殺手，不論官、私兩方面，今夜他都是佔了上風。

他唯一的錯失，是過份輕視了家門裡的義氣和家門裡的力量，不錯，家門裡代代都出過賣友求榮的匹夫，這和古今中外往大處來說每一個國家，往小裡說每一個家族一樣，都有忠臣烈士，也有奸險小人，有成家的，也有敗家的，但總說起來，善良的多，惡詐的人少。

家門裡的人，並沒有腦袋頂上刻着字，除非他司有專責，像杜雲鵬，像車軒，那是無人不知，如果像于宏聲、彭忠等人，已多年沒負過家門裡實際的責任，在外又是獨自經營，多少年下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會是家門裡的一員虎將。

當然，山田勇知道，因爲他曾打進過家門裡的核心，不過要說山田勇還知道彭忠有個弟弟，正是蕭雜碎的親信，那就過份的神話了。

在蕭雜碎來說，大部份的事都要彭興去辦，包括這三天悄悄把兩份家小遷進日租界，和價值五千多萬銀元的黃金，存於英租界的保險庫中等等，自然蕭雜碎今夜的行動，也沒瞞過彭興。

所以蕭雜碎電呈藍處長的時候，彭興也一樣電話通知彭忠，他說得簡單，是揀要緊的講，完全用家門裡的切口(行語)。

彭忠再電話通知車軒的時候，是六時三十分，車軒等人正要行動。

接到消息，車軒恨得跳脚，不過三分鐘後，他就冷靜下來，手扶在米鴻葆的肩頭上，嚴肅而沉重的道：「鴻葆，我把家門裡全部人手，全交給你了，也就是說，把他們的生死，今後家門的興旺存亡全交給了你，我只吩咐你一句，要以最低的傷亡，去瓦解山田勇的陰謀，阻止這些黑白貨踏上中華民國的國土，不論用甚麼方法，也要除掉山田勇和袁七，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這件事，汪不空始終忠於家門，我怕山田勇已經疑心到了，更怕他將不計後果離隊來送消息，如果這樣，汪不空必死無疑，記住，給他報仇！」

誰也能聽得出來，車軒這些話像是遺言。

米鴻葆急忙的問他道：「五叔，你打算是……」

「杜雲鵬與于宏聲已經去了塘沽，我不能坐視不理，也不能再派人前去送死，我只有自己去。」

「不行，五叔，我去！」米鴻葆大聲道。

「鴻葆，」車軒十分平靜的說道：「當年我如果能分清是非，汪二哥不會死，三娘也不會死，當家師父也不致遭人暗算，所以我當年就錯過了一次，如今明知南瑞就是汪洽，仍然收在名下，任他發展，年過半百又錯了一次，鎭海寺內我應該死了，竟然又活了下來，剛才我想過了，這是我車軒報答家門裡重

恩的唯一機會，因此我非去不可。」

「五叔，別往牛角尖裡鑽，杜大哥奉命埋伏，未必馬上動手，我去通知他作罷，也未必就有危險！」

「既然未必有危險，你幹嗎不放心五叔我去！」

「五叔提調全軍，任重道遠……」

「鴻葆，」車軒正色斥叱道：「你可是認爲家門中的規矩，你不必遵守？」

「鴻葆不敢！」

「那就好了，快去研究該如何阻止毒品槍械登陸，其他的事不必多說。」

米鴻葆不敢多說，車軒打開了他很久沒有摸過的一個小鐵匣，取出六隻飛刀，六隻飛輪，兩把手槍，順手又帶上了四枚手榴彈，兩盒子彈，獨自開着他那架破車，疾馳而去。

* * *

金剛橋下里半的水道，是不屬於任何地方的個別水道，沒有人家，沒有碼頭，不過若在兩岸登陸，跟地道外沈莊子是最近最近。

正七點，岸上已經人影幢幢。

七點十分，人影聚結，一、二、三、四、十個人。

他們一聚即散，分佈開來，每隔十幾步一人，據住了較高的地方，伏身而待。

七點二十分，天全黑了下來，這地方沒路燈，所以半里之內烏黑一片。

黑而靜，今夜無風，不過靜能知遠，遠近靜悄無聲。

剎那，下游處傳來噗！噗！噗的馬達聲。

一艘、二艘，兩艘小汽船逆水而上，越來越近。

河面寬有三丈，兩艘汽艇突然熄火停在河心，並且抛落鐵錨。

接着第一艘汽艇上閃着燈光，一長三短，一長，一長，相隔片刻，打了一遍。

而岸上有人用電手筒發出燈號，是三短、三短，一長，三短，三短，打了兩遍。

汽艇重又發動，鐵錨拉起，往西岸緩緩攏靠過去。

此地，已經屬於地道外了。

此地，是地道外最荒涼的所在。

此地絕對沒有人家，一箭外只有高石坡上的小龍王廟在監視着河水漲落。

龍王廟只有一進殿，丈八高，廢置少說也有二十年了。

廟脊上有人，是屬於西岸黑影羣中的一份子。

這人取的地勢好，可以瞭望四野，監守二路，來路和去路。

這人手裡一支快慢機，木匣已經頂在槍後座上(快慢機的木匣其實等於槍托了，匣前有滑齒，槍後有凹槽，恰好滑入頂緊，可當輕機槍用，容易取準而威力較大。)抱在胸前，他還有一支快慢機，同樣是頂上了木匣子，叫起了大機頭，那是準備了一梭子彈潑火打光了，來不及另裝子彈時用的，可見準備如何妥當了。

這時，西岸上的黑影，有四個挨近了兩艘汽艇，接住了艇上抛來的纜繩，很快的拴在已備好的木樁上。

接着艇上出現人影，低沉的問道：「天黑啦，怎麼沒盞燈？」

問話的不但荷槍實彈的戒備着，艇艙裡更露出了不少槍管，只等岸上人一個答覆不對，立即開槍。

岸上人答道：「燈有，用不着，太陽就要出來了。」

艇上的人還有話，問道：「你們是三島？」

岸上人答道：「也是九州。」

艇上人一跳登岸，和岸上人一一握手，然後吩咐起貨。

一箱一箱的貨物，從第一艘艇上搬下來了，搬得很快，全堆到岸上，一切行動悄靜而迅捷。

第一艘汽艇搬空了，艇上人全返回艇中，馬達甫響，纜繩取下，開始調頭好讓第二艘下貨。

就在第一艘汽艇馬達發動之後，第二艘汽艇外弦邊河水中冒出兩個人來，他倆手在水面，輕快的解開油紙包兒，雙雙在紙包物件上一拉，輕輕的把物件放置在第二艘汽艇上，然後一沉入水，飛快的急沉游走。

馬達聲遮蓋住了兩隻物件的滾動聲，也遮蓋住了兩個人潛水急游的浪花聲。

第一艘已半調轉頭去，第二艘汽艇突然地轟轟兩聲巨響，震天價響，火光直衝而起，接着就引發了艇上的彈藥連聲的轟響，整個艇身和殘肢木片碎鐵血珠全捲飛空中，僅僅是一剎那，除了水面上漂流的碎木片和雜物之外，第二艘汽艇已沒了踪影。

在岸上的人心驚膽跳而嚇傻了的一剎那，第一艘汽艇也被火引着了，艇上人紛紛撲救，並且打開了探射燈，在河面上搜索。

爆炸聲響時，龍王廟廟脊上的瞭望哨，霍地而受驚站起，寒光閃飛，一柄七寸飛刀，已沒入這人的後心，這人直摔下龍王廟來。

廟下早已有人接住了屍體，拖向廟後，人影閃拔，廟脊上仍然有人在瞭望，而脊坡背後，更多了四支足火的快慢機，和整整一箱一百二十隻的手榴彈。

廟內側半高地的雜草亂石間，更隱伏着十幾名槍槍見準的好手，作扇形般散據，待令而動。

西岸上的人應變也快，不再顧慮已失去的汽艇和正在被火燒的汽艇，紛紛動手抬起貨物，往回飛奔。

內中一人遠遠的向龍王廟脊揮手，廟脊上的人也揮手相應，於是西岸邊的人放了心，只要後路沒斷，過了龍王廟就是車路，他們那兒停放四部車子，雖然損失了一船貨，那是船上的事，貨沒下地，他們有理由不負這個責任，不過現在到手的一批，却絕對不容許再出任何差錯。

看上去就知道貨夠重，使他們抬走得並不能快，在接近龍王廟不足十丈的時候，自龍王廟脊射下三盞强力車燈來，接着廟脊上有人叫道：「相好的，貨留下，人滾蛋，往回裡滾，滾到水面裡，天太熱，下水涼快涼快。」

聞聲知警，接着一連八聲槍響，抬貨的已有八個人腿上掛了彩。

叫聲又起道：「相好的，四部車老子們沒收了，貨也留下了，誰不服氣，老子們就先送誰一顆小黑棗，喔，你小子想掏槍，躺下！」

眞聽話，西岸邊的人中，那位發施號令的，膝蓋一軟躺下了，在他對眉正中，多了一個眼，血沫子正向外噴，他右手還緊握在槍柄上，槍還有一小半在腰帶上。

「扔貨不傷人，我叫三聲，過數的只有死！一……二……」

貨全抛在地上了，人全舉起手來。

「請自己量力，把自己身上帶的傢伙，也取出來扔在地上，快！」

十來支槍，全抛在貨上面了。

「還有刀，朋友們，咱們是好商量，別帶着寸鐵，那玩意兒傷感情。」

果然，有二三十柄刀子，也堆到地上了。

「朋友們，是咱們中國人的，右邊站，是日本朋友左邊請。快！別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爺們的時間寶貴，不能久候。」

裡面六名中國人，很快的出隊站到右邊。

廟脊上一盞燈，罩住這六個人。

不用說，其餘五名是日本人，所以沒動。

「中國的朋友們，請再幫個忙，用日本朋友的腰帶，把他們綁在一起，請綁緊一點，誰要在這方面放交情，誰可是自尋死路。」

綁吧，全綁好了。

四面已緩步圍上了人，全是槍在前，蒙着臉，只露出兩隻眼睛來。

六名中國人，被趕到水裡去，硬逼他們游向東岸登陸，五名日本人被帶走了，地上的刀和槍，全被取去，貨物更有準備，槍支碰砸彎了槍筒機頭，烟土澆上鹽水，再澆上汽油，那些彈藥壞槍，一把火燒了個十分好看。

事辦完了，人湊足了，毫髮不傷，是由聶大、聶二和姜茗峯率領的好手。

姜茗峯在事畢之後，立刻揮手道：「別遲延了，快，塘沽道上接應老四和老五，還有車五叔。」

他們利用對方的四部車，疾馳撲奔塘沽。

五名人質並沒有帶，只是取下他身上的東西，問清名姓，蒙上了他們的眼睛，帶到早就安排好的地方。

＊　＊　＊

塘沽碼頭上，可熱鬧了，山田勇和太平丸的船長談笑甚歡。

談笑中，山田勇知道兩艘汽艇已進入了內海，計算時間，正好到達指定的地方，山田勇看看手錶，整整七點三十分。

他仍然和船長聊着，一直到了八點，才告辭登車往碼頭外面緩緩駛去。

剛出碼頭，他已經和手下悄悄下了車，只留五名不知內情的司機，開車返回市區。

這些司機，不是來時開車的人，是汪不空那汽車修理廠的人，也是白天時候，山田勇下令叫汪不空先一步派到塘沽碼頭的人。

山田勇和親信手下，在下車的剎那，打開了三十分鐘後爆炸的定時炸彈，汪不空暗中又恨又急，却無可奈何。

山田勇首先帶着親信，停步在碼頭外右側一座房屋前，屋門打開，包括袁七在內，全不知道這是山田勇早有安排的工作地點。

進了屋子，山田勇暗中示意，兩名日本槍手突然擒住了汪不空，汪不空還要掙扎，山田勇獰笑道：「你還記得我臨行說的話嗎？」

「我當然記得，我並沒有離隊。」

「哼！我和井中談話的時候，你告訴袁七說要上厠所，是不是？」

「是，我去厠所還碰見了『澤田』先生。」

「對，」山田勇道：「你去過厠所以後呢？」

「就向七爺報到，沒有離開。」

「爲甚麼澤田比你先回隊很久？」

「他是小解，而我是大便，這怎麼能……」

「對，」山田勇獰笑連聲道：

「澤田回來，你決想不到我叫『三板』去厠所找你，你已不在厠所，監視碼頭辦公室電話的『藤山』，報告我說你和外界通電話，汪不空，你還有說話嗎？」

汪不空道：「那是……」

他話還沒有說完，山田勇把頭一點，八柄飛刀不差，先後全釘在汪不空的心上，汪不空一聲痛吼，雙手倏地拔出四柄刀來，在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四刀分發，兩柄照顧山田勇，兩柄射向袁七。

山田勇好身手，輕巧的已揑住了飛刀，袁七太過大意，一刀被他避開，另一刀扎在膝頭上，可巧扎斷了大筋，使袁七成了跛子，汪不空在四刀射出之後，已仆地死去。

袁七已無法行動，山田勇派一名刀手照料，他率領其他的人駕車而去。

這時候，車軒剛剛趕到，但是還沒能和杜雲鵬聯絡上，因爲在距廢鐵場還有半里路時，車軒已發現偵緝隊的佈防，他不能硬往火坑裡闖，只好停下來，跛着一條腿，躲避着蕭雜碎的手下皮條子，緩慢的從側向後爬向廢鐵場。

廢鐵場高坡上停着一輛像是「壓路」的車，蕭雜碎並沒有疑心甚麼，不過車上的于宏聲，在望遠鏡內却已發現了蕭雜碎和他的手下，立刻告訴了杜雲鵬。

杜雲鵬一咬牙道：「由此可見山田勇承接毒品軍火的事不假，蕭雜碎一定是知道了革命軍指日可到，爲保家已投靠了山田勇，于兄弟，看起來今夜我們要大幹一場了。」

「杜大哥，這正好，連蕭雜碎一塊下手，除了他總不是傷天害理的事。」

「對，不過于兄弟，咱們也要作最壞的打算才對。」

「放心吧，杜大哥，家門裡沒有個歪種！」

「好，兄弟，看仔細，咱們這回豁出去了！」

此時，車軒已經爬上了廢鐵廠的高地上後面，如果于宏聲回頭看看，一定能看到車軒，可惜他沒回頭。

五輛貨車風馳駛到，杜雲鵬沒見到自己這方面的人，于宏聲判斷是，車五爺一定發現偵緝隊的人，進不來，杜雲鵬相信這個判斷很對，這樣的話，瓦解對方車輛毒品和軍火的，也只有他們兩個人，於是，杜雲鵬知會了于宏聲動手。

山田勇絕沒有想到杜雲鵬改裝了一輛裝甲車，更沒想到車裡面還能發反坦克用的「平射炮」，溜的一道火光，平射炮擊中第一輛貨車，定時炸彈也正好引發，這一聲爆炸聲響，聲傳市區以內，咸認革命軍已打到了天津。

爆炸是一聲接一聲的響着，蕭雜碎多虧早跟着軍閥們養成兵在前他退後的習慣，死了幾名兄弟，他只嚇走了一層膽皮，直哆嗦。

車軒爬上了特製的怪車，于宏聲發現了他，才待叫了杜雲鵬停車開門，一排飛槍把車軒擊落車外。

于宏聲通知杜雲鵬停車抬進車軒，車軒已半身成了血人，車軒掙扎着告訴杜雲鵬內情，要杜雲鵬立刻撤退，杜雲鵬淚落如雨，于宏聲也泣難成聲，車軒抓握在杜雲鵬手臂上的手，鬆了，這位家門裡的强人，不幸死在那排飛槍之下，飛槍是由山田勇等人的車上發的，車軒一死，于宏聲再不猶豫，自己裝彈，瞄準對方車輛，一炮擊出，只見車毀人亡，亂成一片。

杜雲鵬匣槍一發，于宏聲重新裝彈又一炮打擊了最後一輛轎車，這時山田勇等人，死剩了九個，全四散奔逃往高地撲去。

失去目標的于宏聲，告訴杜雲鵬調轉車頭對正偵緝隊的蕭雜碎，于宏聲一發狠，剩下的炮彈全照顧了蕭雜碎，炮彈打光，于宏聲和杜雲鵬一身是膽的跳下車來。

槍發不空刀刀致命，不幸他們身上的手榴彈，成了致命的東西，在山田勇只剩下他和一名槍手「澤田」時，澤田擊中了于宏聲繫在腰身的手榴彈，波及了杜雲鵬，一雙家門裡的好兄弟，民族的眞英雄，在爆炸聲中，離開了人世。

＊　＊　＊

以五名活着的日本人，來換車五爺和杜雲鵬、于宏聲三位屍體的事悄悄進行，雙方誰也沒施計謀，都分由一個人出面，山田勇和米鴻葆。

山田勇已經通知家門裡，說杜、于，兩位只有殘肢，家門承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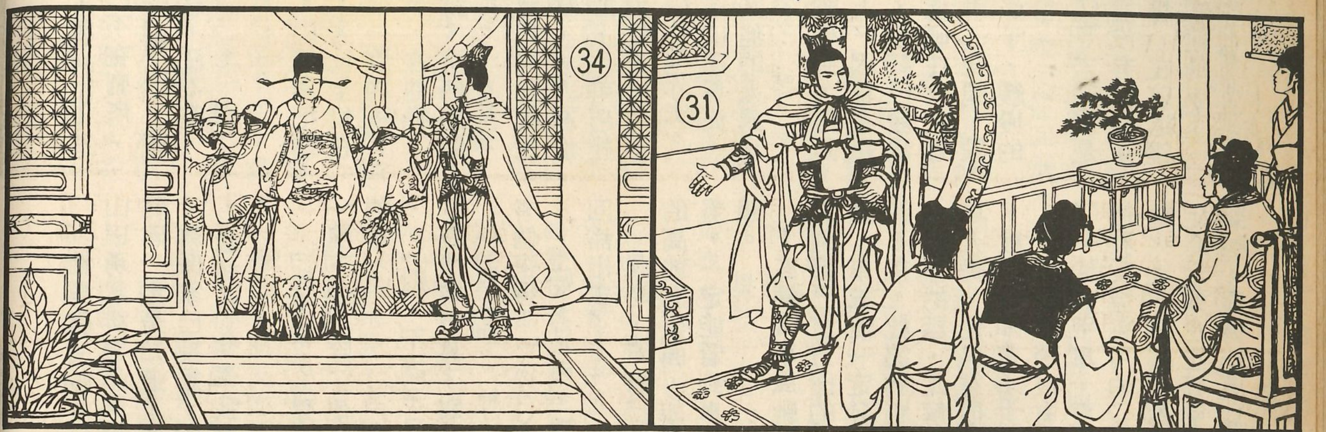
將黎明、正黑暗，革命軍的號角聲已傳到了京津，五名俘虜被牽到由東往西的金剛橋，一具棺木和兩隻骨灰罈兒，被車推動由西往東過金剛橋，雙方停在橋中間，很難看清彼此模樣，彼此領取所要的，天空恰正出現一絲曙光，兩個當事人都看清了對方，米鴻葆驚呼一聲——原來你就是山田勇，汪洽冷冷地點着頭，好同學、好朋友，在未來的日子裡，只怕還要各爲其不移的志願，再作生死鬥。這篇「碼頭風雲」，至此全部結束了。

（完）

再生緣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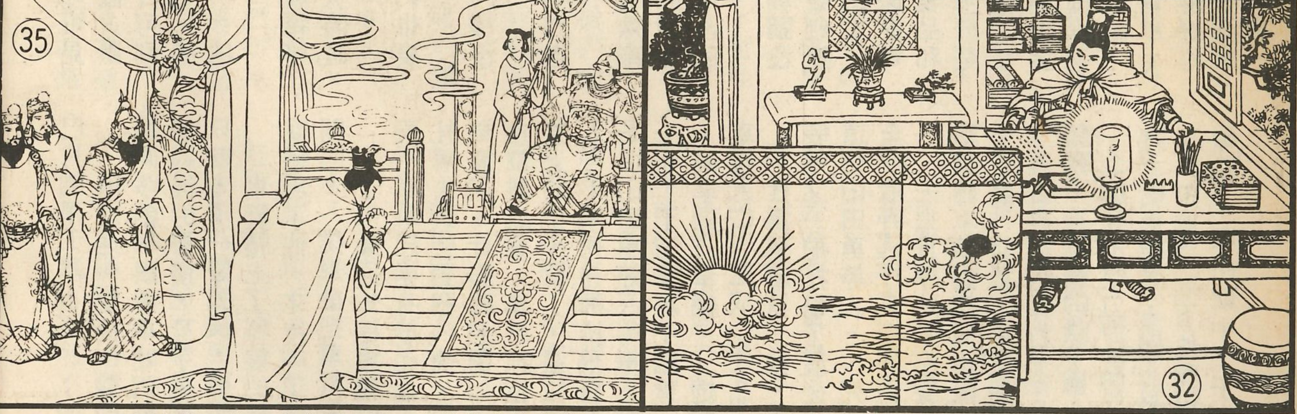
三美巧會（中）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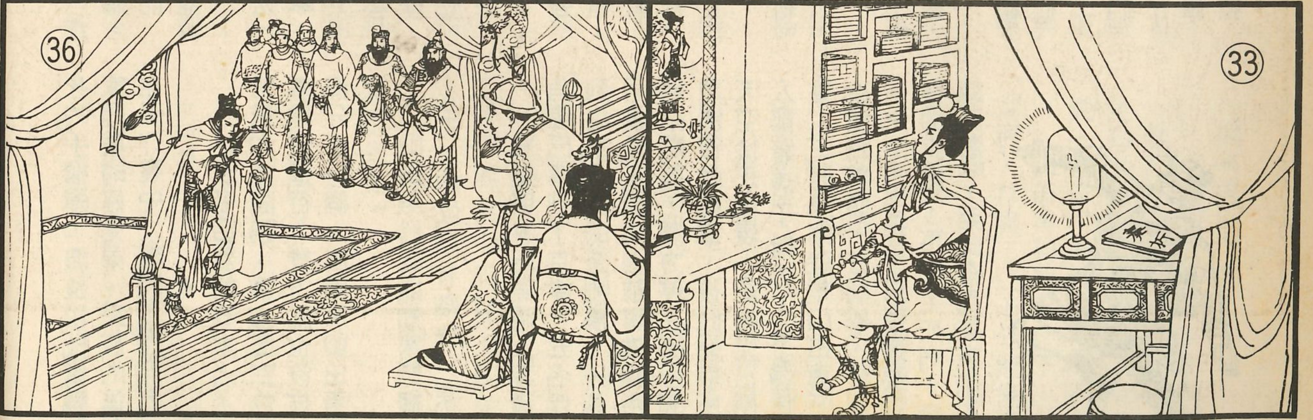
31　皇甫夫人聽蘇大娘一說，哪有怨她之意，連忙安慰蘇大娘。少華更是高興地說：「大娘，怪錯妳了，請多原諒。我立刻修本，明早早朝，奏明萬歲，破鏡重圓！」

34　次日，少華將奏本塞進袍袖，來赴早朝。朝房上，少華按捺住自己激動的情緒，不動聲色地向恩師酈明堂行禮。孟麗君却心不在焉，一心惦記着母親的身體，並為自己的今後憂慮重重。



32　當下，少華命丫環拿來文房四寶，立刻動手寫奏本。他絞盡腦汁，盡量爲麗君開脫欺君之罪，說她是忠孝節義的楷模。求皇上念其功、贖其罪，早賜他們夫妻團圓。

35　天子臨朝，衆百官參拜完畢。少華待內侍宣佈「有事出班啟奏」後，急忙站出來說：「啟奏萬歲，求陛下開恩，賜臣與孟麗君破鏡重圓。」朝廷上衆人愕然，皇帝更是不解其意：「孟麗君不是死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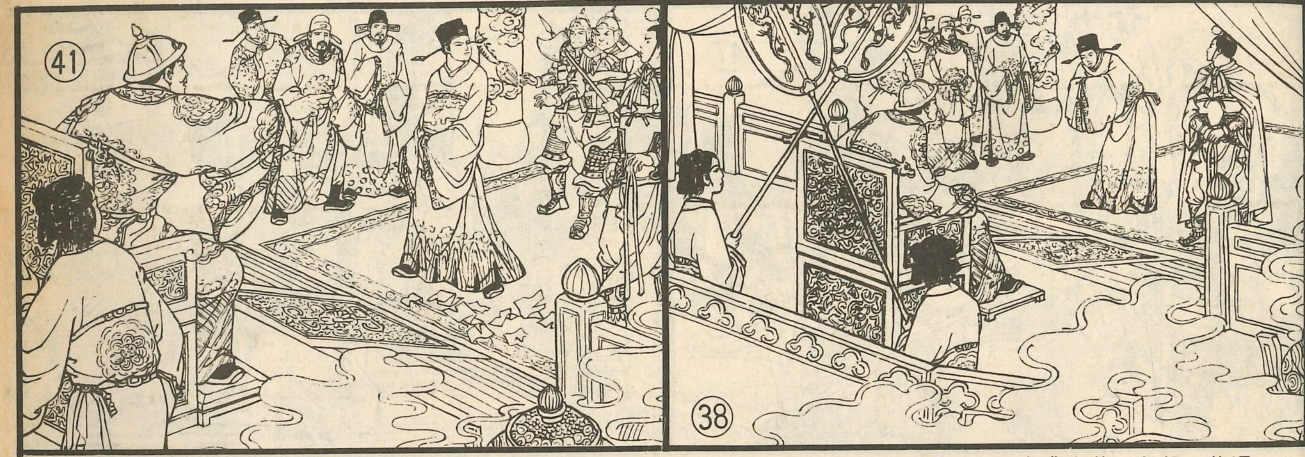


33　皇甫夫人看過奏本，認爲寫得很好。少華辭別母親，回到靈鳳宮。他興奮得沒有一點睡意，望着牆上麗君的畫像，一直坐到天亮。

36　成宗十分惱火：「忠孝王，你休得胡言，戲弄朕躬！」皇甫少華從袖中取出奏本：「臣有本章一道，請萬歲御覽。我妻孟麗君被奸賊逼害，無奈祇得女扮男裝在朝爲官。」衆文武官員驚得目瞪口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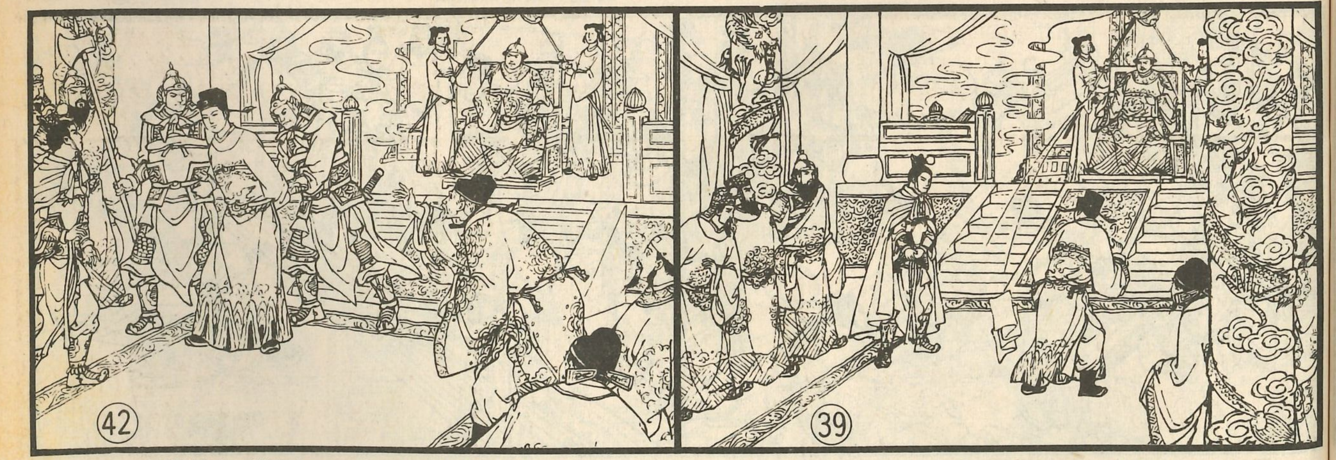
37　成宗急忙打開奏本細讀。孟麗君在旁急得直冒冷汗，她怨恨地掃了爹爹一眼，祇見老相爺也是急得汗流滿臉。突然，成宗大喝一聲：「酈明堂！」孟麗君抬眼望去，見萬歲氣得滿臉通紅。

40　麗君拾起奏本，心裡沒了主張。少華將映雪待嫁，自己醫病認母的事都寫在奏本上，自己是很難申辯的。她實在不明白，少華爲何要這樣來害她。她突然覺得這是劉燕玉要害她，好獨佔風光，頓時心裡一陣怒火，順手將奏本撕了。



38　孟麗君憤恨地看了一眼皇甫少華，心想：你這樣做不是想和我團圓，而是要我一死，你怎麼能對我打這樣的冷拳！我不能葬在你這絕情人的手裡。想到此，她反而冷靜下來，從容不迫地站出來：「酈明堂見駕，我主萬歲。」

41　成宗嚇了一跳，朝堂之上還從未有人敢這樣放肆。兩旁文武官員也都嚇得目瞪口呆，孟士元嚇得直發抖。成宗大怒：「大膽酈明堂，女扮男裝，金殿撕本，目中無人，藐視朝廷。值殿將軍！綁酈明堂出午門，候旨行刑！」



39　成宗厲聲問道：「你知罪嗎？」孟麗君坦然地說：「臣無罪。」事到如今，她也祇能這樣做了。成宗見她如此坦然，不免也有幾分懷疑，他將奏本扔下，說道：「你自己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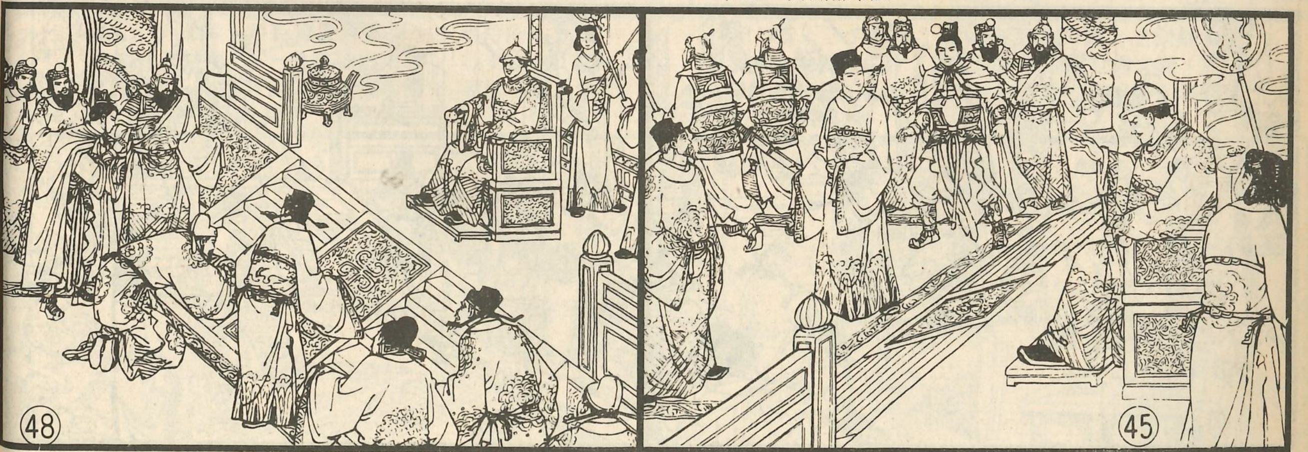
42　孟麗君大喊「冤枉」，文武百官嚇得不敢出聲。正在這時，忽聽一聲：「刀下留人！」從品級台上跌跌撞撞走下了當朝首相梁鑒。



43　成宗忙問：「老相國，你身爲宰相，竟敢在金殿之上高呼刀下留人，你可知罪？」梁鑾毫無懼色：「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臣。酈明堂身犯何罪？爲何將他斬首？若說他欺君撕本，老臣願爲他擔保，酈明堂是堂堂男子漢。」



44　梁鑾又提出三件事來證明酈明堂是男非女：第一，他和小女婚後感情甚深；第二，女子珠環墮耳，他耳垂無環眼；第三，他祖籍河南開封，身家清白，怎麼會是雲南的孟麗君？成宗立即命太監驗看酈明堂耳垂，果然無環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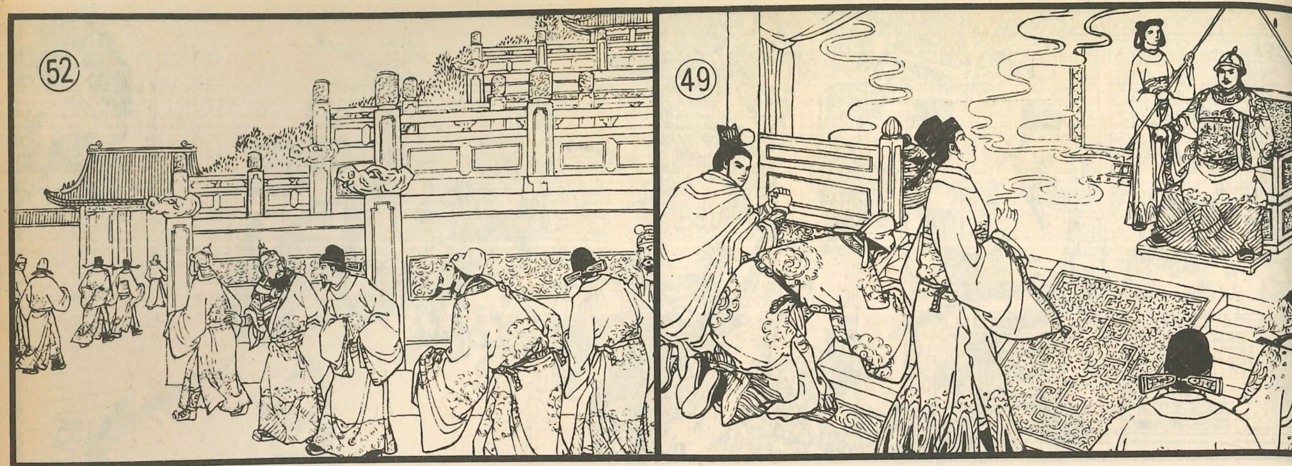


45　成宗見酈明堂耳垂無眼，梁鑾又火氣甚大，便和稀泥地說：「就算他是男子，金殿撕本也有罪。」孟麗君說：「欺君辱臣之本，撕了免陛下誤中奸計，非但無罪，而且有功！」成宗啞口無言，喝退衆武士，惱火地想拿皇甫少華問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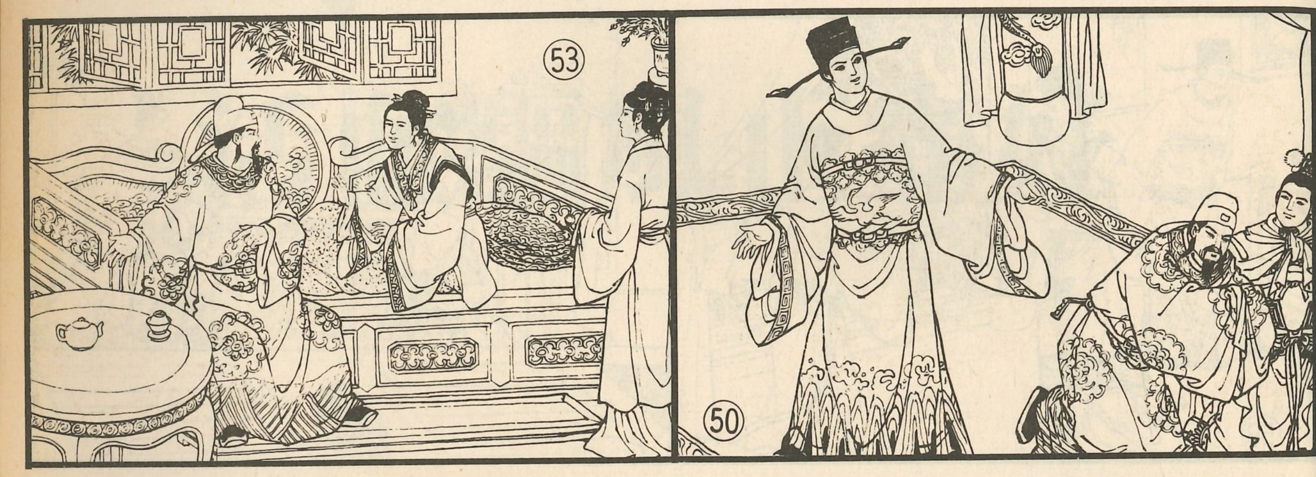
46　少華見事情鬧成這樣，也顧不上岳父曾對他的叮囑，說：「臣所奏句句屬實，萬歲問臣岳父便知。」成宗立即命孟士元出班作證，酈明堂是否有醫病認母之事？

47　孟士元跪在地上左右爲難，他想：女婿要求破鏡重圓是誠心誠意，更何况女兒這種狀况終需一個了結，不如乘機求皇上開恩，將她還原女妝。便說：「酈明堂……的確是我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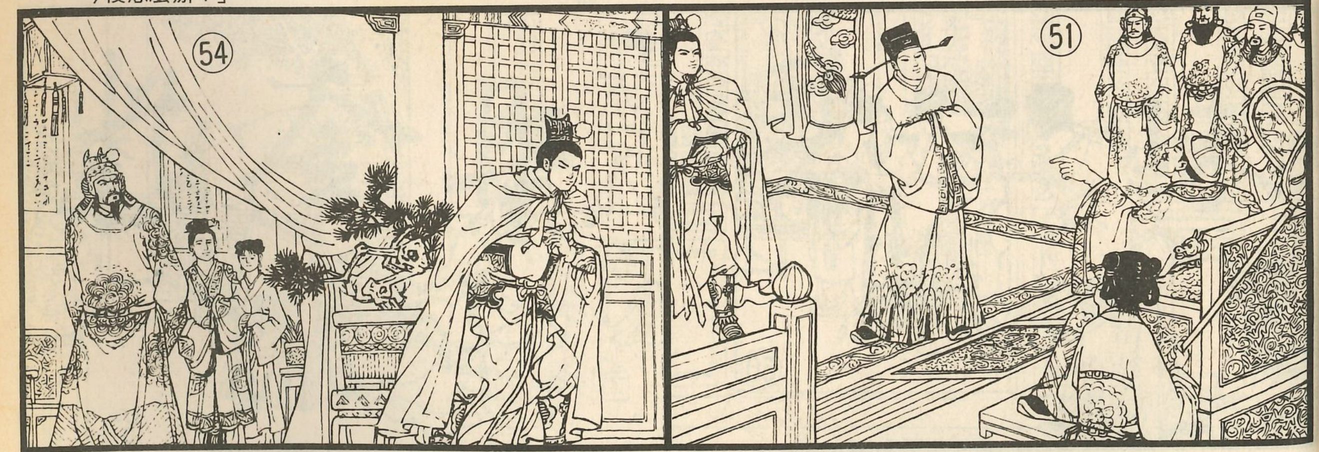
48　品級台上一片嘩然，成宗更是惱火萬分：「方才爲何不說？非要朕躬探問才說！」孟士元乘機將女兒的行爲有欺君之罪，說了怕遭滿門抄斬的顧慮說出，借機爲女兒說情。



49　少華也跪在一旁爲孟麗君求情，成宗被搞得暈頭轉向。儘管平素他十分喜愛酈明堂，此刻也祇能厲聲責問：「酈明堂，你女扮男裝，醫病認母，事實俱在，國法難容，你知道嗎？」



50　麗君見父親幫少華講話，竟不顧女兒的安危，知道自己難以逃脫。但她還是硬着頭皮爲自己申辯：醫病認母是爲了救人一命，並非眞的是母女關係。麗君將事情說得天衣無縫，在場的人都不得不相信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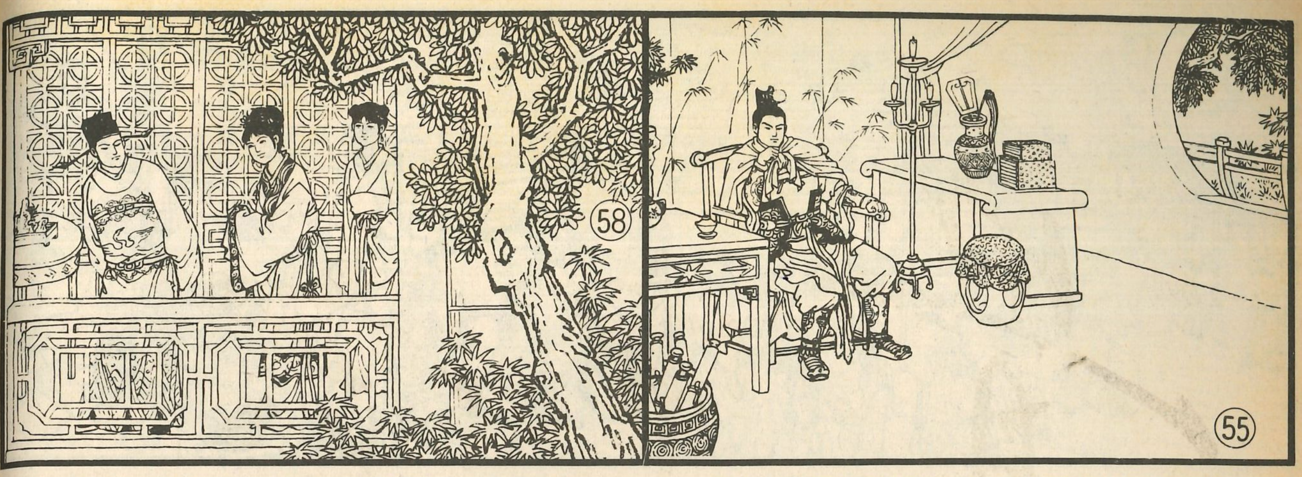


51　成宗又細仔打量着孟麗君，覺得自己的判斷不會有錯，爲了討她的歡心，喝退了皇甫少華和孟士元，和孟麗君說道：「酈卿醫道高明，眞是良醫良相，乃堂堂男子。朕躬明白，誰敢多疑。這與你無干，祇管歸班。」

52　皇甫少華和孟士元還想據理力爭，成宗却站起身來宣佈退殿，再不理會他們。文武百官送駕完畢，退出午朝門，頓時議論紛紛。孟士元怒氣冲冲，欲找女兒責問一番，却見梁鑾帶着她已經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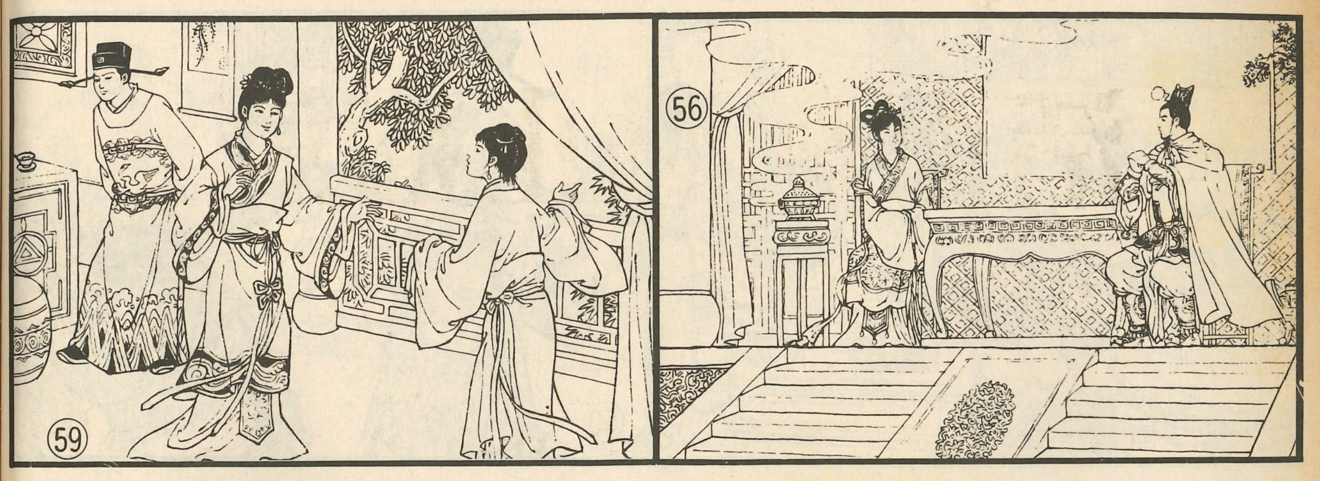
53　孟士元悶悶不樂回到家中，把早朝上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夫人。老夫人一聽，反而勸慰老相爺：「你要體諒女兒的難處，她要是承認有罪，性命難保呀！還要連累全家人。」孟士元長嘆一聲：「那今後怎麼辦？」

54　却說皇甫少華金殿認妻失敗，垂頭喪氣回到家中。他把金殿上的事原原本本告訴二老。哪知剛說完話皇甫敬便勃然大怒，命少華立即到相府向恩師磕頭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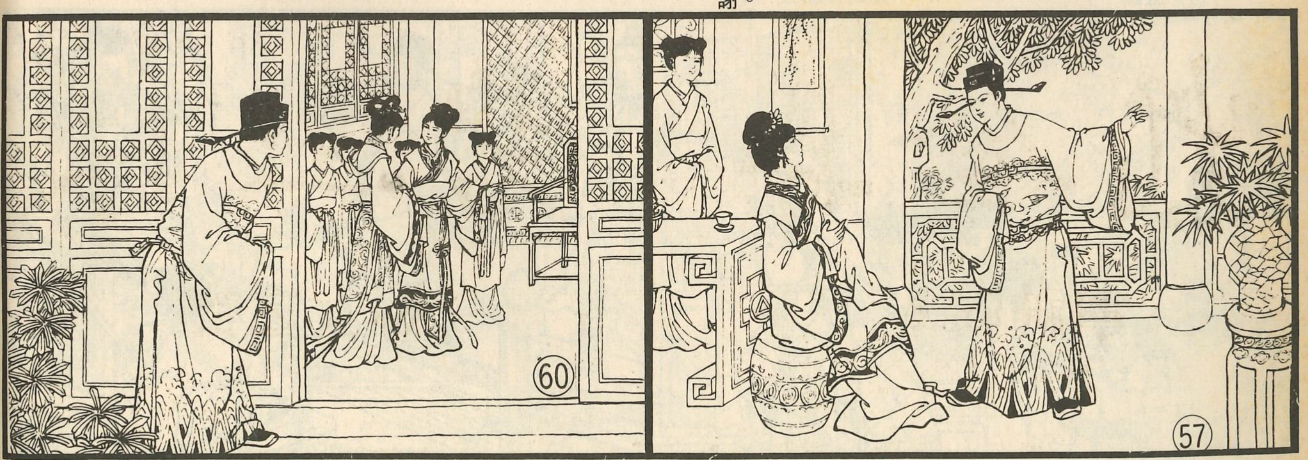
55　少華不認爲自己有錯，但他不敢違抗父親的意旨，祇得答應即去賠罪。他回到內宮暗自思量：婚禮上恩師曾說師母有孕在身，不能前來賀喜，現在何不讓劉燕玉去探探虛實呢？

58　麗君憤恨地說：「少華太糊塗。我想一定是劉燕玉想將我害死，她好獨佔風光。我和她勢不兩立，有她沒我，有我沒她。」



56　少華來到銀鑾殿，燕玉親自出迎，兩人十分客氣，見禮後在客廳坐定。少華愁眉苦臉地將來意說明，請燕玉代他去向恩師請罪，順便觀察一下師母是否懷孕。燕玉見少華愁眉不展，欣然同意，少華再三拜謝。

59　二人正說着，丫環突然通報：忠孝王節孝夫人劉燕玉來向恩師和恩師母請安。麗君正在氣頭上，立即讓丫環回話：「不見。」映雪忙攔住丫環，說：「慢，我去見。」



57　再說孟麗君隨梁相爺回到相府，急急忙忙來到內室，將早朝上的惡戰一五一十告訴了映雪，一面說一面怒斥皇甫少華。映雪想了想勸道：「妳別錯怪少華，我看他並不想害妳。」

60　映雪吩咐丫環請節孝夫人在前廳等候，自己隨後就去。麗君在一旁叮囑映雪，說劉燕玉十分陰險，要格外小心。她見映雪毫不在乎，便悄悄跟在後面，躲在前廳門外偸聽她們的對話。

（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金戈·文　可飛·圖

遊龍戲鳳

急赴紅驢山拜師　偏遇小叫化阻攔

樹木葱籠的大茂山，被晴空炎陽，炙烤得葉懨枝黃，一切都顯得懶洋洋的缺乏生氣，但在雲霧瀰漫的半山上，却傳來一聲接一聲興奮的呼叫聲。

隨着呼叫聲看去，祇見半山崎嶇山徑上，一個身穿布衣、頭戴竹笠的七旬老人，正冒着火樣的大太陽，一面招手喊叫，一面拚命的向前奔跑。

老人滿佈皺紋的臉上已掛滿了汗珠，根據他臉上緊張又透着焦急的神情看，顯然發生了既驚且喜的大事情。

老人一面前奔一面興奮地呼喊道：「蕭苟之！蕭苟之！」

這顯然是一個人的名字，但不知道的人却以爲是在喊小狗子。

由於深山靜寂，他的呼叫聲立即引起了谷峯共鳴，使得懨懨欲睡的大茂山，似乎突然被他的喊聲震醒，鳥飛獸奔，不少地方有了動靜。

祇見距老人不遠的大樹林中，立即有一道枝搖葉動的波浪向林緣移來，很像是一隻身手靈活的大猿猴。

但是，枝葉間却響起了人的回應聲。「王老爹，我在這裡。」

祇見應聲回答的竟是一個土布衣褲的年輕小夥子，看來最多十七八歲，濃眉、大眼，一張敦厚的臉孔被炎陽晒得已成古銅色，他雙手交替攀枝，身形懸空飛騰，表演他最拿手的「靈猿功」。

歡聲呼叫的老人一聽回聲，目光一亮，立即換上了一副笑容，加速向林前奔去，嘴裡更大聲的叫道：「小狗子，好消息，這是天大的好消息！」

把話說完，已到林前不遠，而被稱蕭苟之的少年，也如飛攀到了林緣的一棵大樹上，身形一盪，一個「雲裡翻身」已輕靈的飛落在地上了。

蕭苟之之神色驚喜，立即閃動着一雙充滿了興奮的大眼睛，望着跑近前來的老人，興奮地問道：「王老爹，什麼天大的好消息？」

王老爹先制住了脚步，猛的喘了兩口氣，才急聲道：「千面諸葛已發出了消息，他要收一個接他衣缽的徒弟。」

蕭苟之一聽，臉上的歡笑立失，不由懶懶的說道：「我道是什麼天大好消息？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仍在喘氣的王老爹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說：「你不是一直夢想着拜『千面諸葛』老鬼精爲師嗎？」

蕭苟之立即說道：「那祇是我爹的意思……」

王老爹立即正色說道：「既然你知道是你爹的意思，你就該去，

不去就是不孝！」

蕭苟之正色道：「可是我已經如命去過兩次啦，每次去門都不讓進去，臉都見不到。」

王老爹立即道：「這一次，和以前不同了……」

蕭苟之立刻高興的問道：「有什麼不同？」

王老爹道：「這一次是他招衣缽弟子，關門的徒弟，門永遠開着，任何人都可以進去。」

蕭苟之無奈，祇得說道：「好吧，過兩天我去……」

話未說完，王老爹已焦急的說道：「不行呀！老鬼精明天午時三刻關門，過了這個時刻，任何人去他也不收了。」

蕭苟之一聽，不由生氣的說道：「由此地過『女兒關』，渡過『老龍河』，僅有一天一夜的時間，不要吃飯嗎？不要住店？」

王老爹不由霸道的說：「你可以不吃飯不住店，明天午時三刻以前也得趕到『紅驢山』去！」

蕭苟之立即道：「我辦不到。」

王老爹不由怒聲道：「辦不到就是不孝！」

蕭苟之祇得說：「那我回去和我爹商量商量……」

王老爹立即道：「用不着，回去商量時間更是來不及了。」

蕭苟之焦急地說：「我總得回去拿些盤川銀子呀！」

王老爹一聽，立即道：「我這兒有一些碎銀，路上吃飯足夠了。」

說話之間，探手入懷，立即掏出幾塊碎銀來。

蕭苟之愁眉苦臉，滿心的不願，不肯伸手出來。

王老爹一見，不由生氣催促道：「拿去，再不趕快上路，恐怕是來不及了。」

蕭苟之無奈，祇得雙手接過來，同時委屈的說：「好吧！我再去一趟，試一試吧！」

王老爹立即沉聲說道：「不用試，這一次你如果再不能拜『千面諸葛』老鬼精爲師，你爹是如何的生氣，你自己心裡清楚的……」

蕭苟之一聽，不由生氣的道：「我眞不明白，你和爹爲什麼一定要我拜『千面諸葛』爲師，就算學會了他的『易容術』又有什麼用呢？」

王老爹立即正色地說道：「你知道些什麼，要你拜他爲師是要你學他那身超凡入聖的武藝。」

蕭苟之立即不高興的說：「人家不願意收徒弟，你們却偏偏強逼我去！」

王老爹正色道：「現在不同了，現在他要退休泉林，從此再不過問江湖事，告訴你，他已經老了，難道你要他把全身的武藝帶進棺材裡去嗎？」

說到此一頓，突然一整臉色，以警告的口脗繼續說：「你去時可別小看那老鬼精的標緻女兒，她爹的主意有一半是她出的……」

蕭苟之立即不高興的說：「我看她幹什麼，我又不想娶她作老婆。」

王老爹一聽，正色道：「我告訴你，你祇要能拜在那老鬼精的座前爲徒弟，他的女兒就是你的了。」

蕭苟之一聽，突然哼了一聲，憤然道：「誰要娶她做老婆，聽她凶巴巴的聲音，就知道她是個母老虎了！」

虎字出口，倏然轉身，展開輕功，直向東北馳去。

先是一楞的王老爹，接着便搖搖頭笑了，同時自言自語道：「能不能學得一身驚人的武功，娶得嬌妻歸，就看你小子的造化了。」

王老爹雖然是這麼的希望，但蕭苟之却沒有這種想法，因爲他一直沒忘記他第二次拜訪「千面諸葛」時，那位姑娘給他的惡劣印象。

他現在仍然記得清清楚楚，第二次去時，那是今年的二月初二，毛毛細雨，絲絲寒風，而他又沒有雨具。

趕到「千面諸葛」老鬼精的竹籬柴門茅篷下，他是多麼的希望能讓他進去避一避雨。

但是，應門的竟是一個聲音尖細的少女，非但問話毫不客氣，而且連柴門也不肯拉開，遑論讓他進去避雨。

他會報出他父親的名諱，並且說明拜師的來意，而對方女子竟推說：「『千面諸葛』根本沒有收徒弟，也不會收他這樣一身土氣的徒弟。」

他爲怕損父親的名氣，終於忍下了這口氣，但那種尖細的聲音，他永遠不會忘記。

「千面諸葛」的女兒長得美，是江湖武林人盡皆知的事情，不但水陸功夫驚人，而且學會了她父親的獨門絕技——易容術。

「千面諸葛」的女兒長得究竟是肥是瘦，是高是矮，臉兒是黑是白的他沒有見過，而且，他也不知道她的芳名叫什麼？因爲武林中人也絕少知道「千面諸葛」姓什麼名叫什麼。

蕭苟之雖然一面想着心事一面飛馳，但他絕不會迷路，因爲他從小就在大茂山區長大，對這一帶甚是熟悉。

他知道，再過兩座嶺頭一座山谷，就到了山區中通往「女兒關」的大道，但他不能走大道，爲了爭取時間，仍要穿山越嶺走捷徑，爲的是好在繁華熱鬧的「女兒關」睡一

宿。

一陣飛馳，已能看到穿越谷中的那條山中大道，由於天氣炎熱，道上行人絕跡，甚至聽不到一聲鳥叫。

蕭苟之沿着嶺坡向下飛馳，希望儘快通過山谷，免得遇見商旅行人驚世駭俗。

就在他剛剛馳下谷中的同時，突然傳來一聲極輕微的呻吟聲。

蕭苟之聽得心中一驚，急忙煞住身勢，立即遊目四望，看望滿目山花野草的山谷。

就在他停身察看時，不遠處再度傳來一聲呻吟。

蕭苟之急忙循聲一看，目光一亮，心頭同時一震。

因爲，就在他立身不遠處的草叢中，竟赫然蜷臥着一個人。

蕭苟之不敢怠慢，飛身縱了過來，低頭一看，竟是一個蓬頭垢臉，破衣上補滿了補丁的老叫化子。

老叫化子雙眼緊閉，臉色慘白，嘴角不停發着痛苦呻吟聲，由於他的呼吸急促，看樣子隨時都可能咽氣。

蕭苟之生就一副俠肝義膽，這時早已忘了他必須在明天午時三刻前趕到「紅驢山」的事，他立刻俯身的問：「老當家的，您怎麼啦？」

老叫化子「唔」了一聲，極吃力的將兩眼睜開一條縫，戰聲乏力的說：「毒……毒……我中……了毒……」

蕭苟之一聽，脫口驚啊，不由急得忙蹲下身去，關切的問道：「什麼毒？是毒蛇咬的嗎？」

說話之間，急忙察看老叫化子的兩腿。

這時，蕭苟之才發現老叫化子的兩腿已經發黑，顯然中毒已經很深，而且，兩隻脚上的草鞋也掉了一隻。

察看間，却聽得老叫化子喘息乏力的說：「不是……毒蛇……有人害……我……」

蕭苟之聽得神色一驚，急忙挺身站起，立即機警的遊目四望，並以雙拳護胸，同時急聲問：「誰？是誰要害您？」

老叫化子微微搖頭，吃力的說：「他……他們……不在此地……他們……要奪……我的……『補命丹』……」

蕭苟之察看四週，那谷崖上確無可疑之處，這才急忙蹲下來關切的問道：「甚麼『補命丹』！是誰要奪您的『補命丹』？」

老叫化子喘息道：「說了……你也……不知道。」

蕭苟之祇得問道：「『補命丹』是幹什麼的？」

老叫化子僅說出了一個字：「……寶……寶……」

蕭苟之皺眉問道：「那麼是救命的仙丹藥了？」

老叫化子僅在喘氣中說了個是字。

蕭苟之不由關切的問：「被他們搶走了沒有？」

老叫化子立即乏力的搖了搖頭。

蕭苟之看得精神一振，急忙道：「既然沒有被歹徒搶走，快拿出來我幫着您服下去……」

話未說完，老叫化子已搖頭無力的說：「不……我已經……中毒太深了……不管用了……」

蕭苟之一聽，不由焦急的說道：「雖然中毒已深，服下去總有一綫希望呀！」

老叫化子依然搖頭無力的道：「不……因爲還有……二十多個人的命……全靠它……來救活……」

蕭苟之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哦」了一聲。

老叫化子一陣劇烈喘息，繼續焦急無力的道：「小哥兒……我求求你……」

蕭苟之急忙一定心神道：「老當家的，請不要客氣，有什麼話請儘管吩咐。」

老叫化子喘着氣的說道：「我是不行了……請你把這包……『補命丹』……代我……送去……」

蕭苟之看出老叫化子的確是不行了，看樣子馬上就要斷氣了，祇得焦急的道：「送到什麼地方去，請快說。」

老叫化子道：「紅驢山……」

蕭苟之聽得心頭一震，脫口輕啊道：「這眞巧，小可也正要去『紅驢山』！」

老叫化子聽得精神一振，唇角立即掙出一絲苦笑，道：「感謝上蒼……他們……二十幾個人……的人命……總算……保住了……」

說到此頓了一頓，突然又喘息關切的問道：「小哥兒……你去『紅驢山』……作什麼？」

蕭苟之聽得雙眉一皺，祇得道：「去拜訪『千面諸葛』老前輩……」

話未說完，老叫化子已無力的說道：「那是個……冷血……無情……的傢伙……倚老賣老……自大……自負……不是個東西……」

蕭苟之一聽，心裡不禁有氣，俗話說得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位老人家都快斷氣了，居然還沒忘記罵人。

繼而一想，兩次被拒門外，「千面諸葛」也的確有些自恃賣狂，老叫化子並沒有寃枉他。

心念及此，心頭的氣頓時全消，因而催促道：「老當家，時間無多，就請你把『補命丹』拿出來吧！」

老叫化子無力的點點頭，道：

「……好……這就是……拿好……收藏好……」

說着，伸出劇烈戰抖的右手，烏青紅黑的掌心中，放着一個薄薄的綿紙小包，由於綿紙的雪白，愈加顯得老叫化子的烏手已中毒極深了。

蕭苟之一看，心頭猛的一震，臉色立變，他幾乎驚得脫口驚呼。

因爲，老叫化子的烏黑右手，竟多了一個手指頭，他淸楚的記得，這位老叫化子是一位武林前輩中的大人物，祇是不知道他何以遭人暗算，中了人家的毒手。

老叫化子一看蕭苟之之震驚神色，不由急切的問：「小哥兒……你……你怎麼啦？」

蕭苟之急忙鎭定了心神，想是爲了顧全老叫化子的身份，祇得驚異的說：「哦……沒有……沒什麼，晚輩是說，這麼一小包『補命丹』居然能救活二十多個人的性命，實在太出人意外了。」

老叫化子一陣急促喘息，釋然的道：「人世間……令人……意外的事……太多了……以後你會……越知越多……」

說着，準備將戰抖的手舉起來，但他失敗了。

蕭苟之一見，急忙將那包「補命丹」拿過來，極謹愼的將它放進懷中。

老叫化子一見，突然一陣急促喘息，「哇哇」一陣乾嘔，看樣子由於「補命丹」已交人代爲轉達，了却一番心事，意志一頽，馬上就要嚥氣似的。

蕭苟之一看，大爲驚慌，不由關切的問：「老前輩，您覺得怎麼樣？」

老叫化子不答，反而急促的叮囑道：「明天……午前……交給『紅驢山』……花子頭……許五……」

話未說完，又是一陣乾嘔。

蕭苟之顯得更加緊張，知道老叫化子快要死了，不由東張西望，忙急聲說道：「老前輩，晚輩把您老人家抱到路邊大樹蔭下……」

老叫化子劇烈喘息着道：「不用了……你快去吧……不要管我……」

蕭苟之一聽，顯得格外焦急的說：「那怎麼可以，這麼大的太陽，我還是把您老人家挪到道邊的樹蔭下，說不定會被過往的行人把您老人家帶到『女兒關』去！」

說話之間，不由分說，俯身將老叫化子托抱起來，急步向道邊的大樹下奔去。

老叫化子中毒太深，無力掙扎，再說，這是蕭苟之的一番好意，他也不想峻拒。

但是，他仍在蕭苟之的懷中，叮囑道：「千萬……把『補命丹』藏好……有很多……歹徒……要搶奪它……」

說話間蕭苟之已把老叫化子放在道旁的大樹下，並把他上身倚在樹身上，同時，突然的肅容正色道：「老前輩請放心，晚輩就是上刀山、下油鍋，一定排除萬難，將『補命丹』交給『紅驢山』的花子頭許五……」

老叫化子似乎有些廻光反照，欣慰的笑一笑，道：「好……記住……午時以前……『補命丹』放好了沒有。」

蕭苟之焦急的看一眼的偏西炎陽，連連頷首，道：「前輩放心好了，放在貼身的衫袋裡……」

老叫化子一聽，急忙叮囑道：「不可以……太貼身……當心沾了……汗水……」

蕭苟之心急趕路，現在又多負了一項救活二十幾條人命的使命。

是以，未待老叫化子話完，再度看了兩次炎陽，一面舉袖拭汗，一面焦急的說：「老前輩，晚輩必須趕路了，再遲明天午前恐怕到不了『紅驢山』了。」

說話間，業已奔過了大道，他一面向谷對面的橫嶺奔去，一面仍不時關切的看一眼雙目已閉，蓬頭深垂的老叫化子。

蕭苟之知道，根據老叫化子的深厚功力，一時片刻也許還死不了，但他却不得不爲正等在「紅驢山」的二十幾條人命着想，何况他已在老叫化子面前誇下海口，許下了保證。

是以，他一到達橫嶺下，立即展開輕功，加速向橫嶺上馳去。

橫嶺以上是亂石雜樹，前去「女兒關」一般人都不走這道捷徑，因爲一里多地以外有一道山澗相阻。

但是，蕭苟之不怕，因爲他習有「靈猿功」，祇要兩崖有相隔數丈的樹枝，他就可以飛渡過去了。

蕭苟之由於又多了一項救人的重擔子，爲了爭取時間，身法較之碰見老叫化子前快多了。

就在他距離山澗尚不足百丈時，前面亂石中突然響起了一陣鑼鼓聲。

蕭苟之心中一驚，不自覺的將身形慢了下來，同時，驚異的向那陣鑼鼓聲響處看去。

祇見那片亂石小樹中，緩緩站起三個俱在二十左右的年輕小叫化子。

由於他們都是難兄難弟，一身破衣服，滿臉的汚泥，乍然間還眞無法分出誰是誰來。

其中一個敲鑼，一個擊鼓，另一個徒手未携兵刃。

三個小叫化子同時笑瞇瞇的高喝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種

，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錢。」

喝聲甫落，咚咚嗆嗆，咚咚嗆嗆，立即有節拍的敲打着向他走了過來。

蕭苟之不知何時剎住了身勢，最初他還以為當前的三個小叫化子是為了「補命丹」，這時才知道他們完全是變相的剪徑賊。

想想身上的一些碎銀是僅夠雙程的盤費，中途如果不節省着用，回來時就得餓肚皮，這點銀子當然不能輕易給他們。

繼而又一想，如果不給他們便不能順利的過去，不但拜師不成，還得要捱餓露宿。

心念間，三個小叫化子已到了身前一丈五尺之處。

中央徒手的一個，齜牙一笑，一口的白牙，洋洋自得的問：「小朋友，放着大道你不走，你可是偷了人家的東西？」

蕭苟之一聽，不由生氣地道：「你胡說，我是為了爭取時間，抄近路！」

打鼓的小叫化子，「咚」的一聲打了一下鼓，沉聲道：「你才是胡說，前面這條大山澗擋着，你抄什麼近路。」

蕭苟之無心和他們多扯，立即在懷中掏了一塊碎銀，將手一攤道：「喏，這是在下的一點銀子，如果你們不嫌少就拿去了吧！」

三個小叫化子探首一看，立即不屑的說：「那麼一點兒銀子，買肉還不夠塞牙縫呢。」

蕭苟之不由怒聲問道：「你們到底想要多少？」

徒手小叫化子一指地面，道：「這個問題咱們待一會再談，你坐下來和咱們先聊聊！」

蕭苟之立即斷然道：「不，在下時間寶貴，片刻之爭，再說，跟你們也沒什麼好聊的。」

敲鑼的小叫化子突然又道：「既然你不屑與咱們這些窮小子聊，那就把你的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報上來吧！」

蕭苟之哼了一聲道：「我們之間根本沒有通名報姓拉關係的必要。」

打鼓的小叫化子突然用鼓鎚一指蕭苟之，連忙怒聲說道：「你小子可要弄清楚啊，我們搶了你小子的銀子，剝了你小子的衣服……」

蕭苟之聽得心中一驚，不由脫口怒聲道：「什麼？你們還要剝衣服？」

打鼓的小叫化子正色道：「你小子怕什麼，告訴你，我們不是白搶，我們都會記在賬上，將來我們發了大財，都要加倍的一一送到府上去。」

蕭苟之一聽，不由氣得脫口道：「一派胡言，滿口鬼話！」

話聲甫落，徒手小叫化子突然一指蕭苟之，望着左右兩個小叫化子，怒聲吩咐道：「這小子不識抬舉，上，剝他的衣服……」

兩個小叫化子一聽，猛的丟掉手中的鑼鼓，俱都捲起衣服捋袖子，咬牙切齒，三人一面磨拳擦掌，一面嘿哼着，逕向蕭苟之包夾過來。

蕭苟之原先礙於丐帮的勢力龐大，小叫化子遍佈天下，實在得罪不得。

這時，一見對方三人準備强行動手，立即打好了先下手為强的主意，但在氣頭上，下意識中多少也有幾分給對方吃點苦頭的念頭。

心念才動，三個小叫化子已同時大喝一聲，各舉拳掌，猛的向他撲來。

蕭苟之早已蓄勢以待，這時一見當前的小叫化子撲到，身形一旋，反臂打向了對方的後腦，接着飛起一脚，逕踢剛剛側攻到達的脅腰。

豈知，他的一掌非但沒有擊中對方的後腦，踢出的一脚也踢空了，而另一個小叫化子竟由後面偷襲攻到。

蕭苟之這一驚非同小可，頓時覺得這三個小叫化子的武功都不錯，他蕭苟之小看了他們了。

驚急間，跨步一閃，身法突變，旋飛一脚，立將偷襲的小叫化子打倒在地。

緊接着，揮拳出掌，咚叭兩聲，左右夾攻的兩個小叫化子，一個被打得踉蹌後退，一個咚的一聲已坐在地下了。

但是，第一個被打倒的小叫化子，哼了一聲，舉起破袖子擦了一下嘴上的泥，一聲不吭，猛的一拳又搗了過來。

蕭苟之一見，一個扭臂旋掌，抓住對方的肩頭猛的推了出去。

但是，被那退數步和跌在地上的兩個小叫化子，同時喝了一聲，再度兇狠的撲過來。

蕭苟之誠心讓對方吃足苦頭，是以拳打脚踢，打趴下這個，踢翻了那個，不自覺的折騰了五六十個回合。

說也奇怪，這三個小叫化子似乎不像其他的剪徑賊，雖被打得臉腫鼻青，却不拔足逃走，打趴下再爬起來，看樣子非剝下蕭苟之的衣服不可。

蕭苟之也覺得奇怪，居然是打不跑的賊，三個小叫化子的這種纏鬥精神的確令人欽佩，蕭苟之碰到這麼肯拚命的對手，這還是第一回。

由於這三個小叫化子一直都不逃跑，蕭苟之多少心裡都有些少不高興，內心忖想：哼，我倒要看看你們的身體是鐵打的還是銅鑄的。」

心念方畢，不遠處突然有人嘻嘻一笑。

蕭苟之心中一驚，打鬥中趁機用眼一瞟，心裡不由嚇了一大跳。

因為，就在方才三個小叫化子藏身的亂石間，這時，竟然湧出了二十不到，十三四五的小叫化子，乍看之下，至少有二三十人之多。

蕭苟之一看這情形，頓時恍然而似有所悟，一聲大喝，閃身而退，展開輕功，如飛向前馳去。

十數個小叫化子一看，脫口驚啊，俱都楞了。

被打得滿身泥漿的三個小叫化子一見，立即氣得揮臂怒喝，道：「楞着什麼？追呀！」

十數個小叫化子一聽，一聲震山撼野的齊聲大喝，立即揮動着打狗棒，紛紛向前追去。

這些小叫化子似乎早已看好了地勢，他們一面奮力緊追，一面向左右散開成扇面形，顯然是企圖把蕭苟之逼到山澗的崖邊使他屈服。

在前急急飛馳的蕭苟之，何曾把這些小叫化子看在眼中，但他想到自己的不察中計，心裡着實懊惱。

因為他稍用點兒腦筋，便不難洞悉他們的奸謀詭計，他們近乎胡鬧的攔路，三個年輕的叫化子死命的攔纏，以及那麼多小叫化子的在旁觀看，都顯示出他們的目的祇是在拖延他蕭苟之的時間。

心念間，七八丈外已現出那道弧形曲彎的寬大山澗。

身後緊追着的數十個小叫化子一見，紛紛的舞動着打狗棒，俱都得意的呼歡起來，大有「看你還往那裡跑。」的意思。

蕭苟之已有了兩次渡澗的經驗，這一次更是輕而易舉之事，是以，他一開始就向着他上次渡澗的大樹前奔去。

一到澗邊的大樹下，足尖一點，身形凌空而起，雙手一伸，直向深澗上空的斜枝飛去。

數十個小叫化子一見，脫口驚叫，吶喊之聲突然而止，頓時靜得沒有一絲聲音，和蕭苟之纏鬥很久的三個少年叫化子，也大感意外的驚呆了。

就在數十個小叫化子脫口驚啊，同時一呆的一剎那，蕭苟之已藉着枝幹下墮彈起之力，挺身鬆手，懸空翻身，伸出雙臂，再向對崖上大樹伸出的樹枝撲去。

緊接着，順勢下墮，猛的一個「雲裡觔斗」，輕飄飄的向對崖落去。

蕭苟之的雙足一踏上對崖，立即展開輕功，加速向「女兒關」方向馳去，頭也不回。

抬頭一看開始西沉的太陽，心中更加焦急，因為經過方才的一折騰，掌燈時分恐怕很難趕到「女兒關」了。

隨着紅日的西下，蕭苟之的心也開始下沉，經過了方才的敎訓，他已提高了警覺，同時他敢斷言，前途還有更多的險阻障礙。

尤其令蕭苟之擔心的是，那些小叫化子絕大多數是「女兒關」趕來的，如今絕大多數的小叫化子已和他照了面，到了「女兒關」後，他必須要謹愼妥善的應付方能渡過這個關口。

不過有一點可以令他放心的，這些丐帮的小叫化子祇是想阻止他不能在明日午前趕到「紅驢山」，絕無殺害他性命之意。

他回憶谷中老叫化子的話，所謂有很多人要想搶奪「補命丹」，當然是指的這些人。

一陣急急飛馳，紅日已沒，但是他也馳下了一道斜嶺，到達了另一條通向「女兒關」的必經隘口。

那道隘口是由兩座綿延數里的削崖斷壁所形成，中間一道狹谷，深長數百丈，任何車馬行人前往「女兒關」都必須經過此地。

由於狹谷寬約四五丈，人來車往，川流不息，各走各的，互不相擾。

飛馳中的蕭苟之舉目一看，發現隘口處人車滙集，而且有數盞燈籠搖晃。

紅日已沒，暮色濃重，蕭苟之看不清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漸漸的已能看清，有不少馬車行人在隘口前排隊等候，細看那些人的神色，焦急中又透着無可奈何的表情。

排在最後的是兩輛運糧大車，車伕和前面商旅行人正在抽着旱煙袋談論着前面發生的事情。

蕭苟之為了弄清楚是發生什麼事情的，立即撲了過去。

這時他才發現前面已排了一條長龍，那些打着燈籠的人似乎正在躬身檢查一輛大車的輪軸底下，但究竟是些什麼人物，他依然無法看清楚。

打量間已到幾個談話的車伕面前，蕭苟之立即向着幾人拱手和聲問：「請問各位當家的，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個叼着煙袋桿子的中年壯漢看了蕭苟之一眼，道：「搜索兇手的，發生了命案。」

蕭苟之「噢」了一聲，不便說什麼，因為那些人一定是官府中人的捕快衙役或班頭。

豈知，另一個車伕竟不高興的說：「別說得那麼嚴重好不好，什麼搜索兇手，一窩小叫化子鬧事。」

蕭荀之聽到了是「小叫化子」，心頭一震，頓感不妙，知道這羣小叫化子是衝着他來的。

看着前面檢查的那等詳細，就是車軸底下也不放過，他是無論如何也混不過去了。

看看壁立如削的斷崖，綿延數里，啣接山區，如果繞道而過，到達「女兒關」恐怕也天亮了。

這時候，突然想到了「千面諸葛」獨步武林的「易容術」。

蕭荀之心裡想，假設去年老鬼精就收他爲徒，今天這道難關，就難不倒他了。

其實他心裡比誰都清楚，如果去年他就拜在老鬼精的座下爲徒，今天也不會發生這件事了。

心念間，突聞一個人憤聲道：「我們這麼多人，難道對那窩小叫化子就眞的沒有一點辦法？」

另一個人則反問道：「你有什麼辦法？得罪了他還得了，半夜裡不把你的車轅拆卸掉也把你的車輪偸走。」

數聲嘆息，頓時靜了下來。

就在這時候，遠處突然傳來一陣馬蹄聲，和一陣轆轆的車聲。

蕭荀之回頭一看，祇見一片黑影，正向這邊如飛的馳奔而來。

漸漸已能看清楚，那是一輛三馬大轎車，車轅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手揮長鞭打馬，一個似乎背後繫着有兵器。

不時閃着寒光的車後，尙有三騎相隨，兩人持長槍，一人佩腰刀，身着軟甲，頭戴戰盔。

蕭荀之看得目光一亮，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因爲，他知道，這羣小叫化子絕不敢搜查官兵隨護的車子，而且，大凡坐轎車的人，不是女眷，便是大人物。

心念間，豪華轎車已到了近前，車把式一聲吆喝立即將車停了下來。

跟在車後佩刀的那人似乎是個將校，立即催馬向前，向着蕭荀之和幾個車伕人等，命令似的沉聲喝問：「前面是怎麼一回事？你們爲什麼不前進？」

幾個車伕無可奈何的說道：「二二十個小叫化子截查兇手，說有人在前面殺了他們的一位弟兄。」

話聲甫落，那位將校立即向着車後兩個持槍的軍士，猛的向前一揮手，沉聲道：「走！」

走字出口，兩腿一催馬腹，坐馬如飛向前奔去。

兩個軍士不敢怠慢，也各自催馬跟了上去。

蕭荀之深覺良機難再，稍縱即逝，就在車把式和另一個護衛站在轅上向前張望，幾個車伕也轉首向前看的一刹那，立即縱至車後，俯身鑽進車底下。

也就在蕭荀之剛剛伏在車軸空隙之間的同時，前面已傳來那位將校的命令前進聲。

車把式一聲吆喝，鞭梢揮動，「叭」的一聲脆響，轎車立即向前馳去。

蕭荀之在車下不敢探頭，怕的是小叫化子們一發現，紛紛吆喝捉賊，他明天午前就別想到「紅驢山」了。

隨着車側的車輛人影，漸漸已看到了燈光。

蕭荀之知道已到了隘口，立即挺身緊貼在車底板上。

就在到達燈光最亮的地方，突聞那位將校怒喝道：「站遠些，看什麼？」

蕭荀之一聽，知道兩邊的小叫化子們準備蹲下身來向車底下看。

也就在那聲吆喝過後，光亮一暗，轎車如飛馳進了狹谷口。

狹谷中仍有小叫化子們檢查經過的車輛和行人，那位將校一見，立即飛馬越過轎車，率領着兩個軍士在前開道。

蕭荀之一見，心中大喜，暗暗唸佛，因爲他正苦於無法脫身，還不知道要把他載往何處？

於是，急忙探首一看，發現附近並無車馬行人，雙手一鬆，俯身落地，一侯轎車馳過，立即挺身躍起，急忙縱進削壁的陰暗裡。

蕭荀之急忙遊目一看，發現後面追過來的車輛尙遠，而且前面疾馳而去的轎車也未注意，他這份得意欣喜，絕非是筆墨之所能形容。

於是，閃身走出暗處，才大踏步向前走去。

走出狹谷，天色已經快亮了，「女兒關」上的一串斗大紅燈，已是遙遙在望，一蓬冲天亮光，顯示着「女兒關」的夜市正是熱鬧時候。

再看那一輛豪華轎車，早已飛馳得沒有踪影了。

蕭荀之渡過了這一道難關，心中有無比的高興，想到那些小叫化子仍傻呼呼的守在隘口，不由失聲的笑了。

其實，眞正令他高興的，還是那些小叫化子已和他斷了綫，而他到達「女兒關」後，吃喝逛街睡大覺，再也不會受到丐帮的干擾了。

爲了早一些到達「女兒關」，早一些休息，於是立即展開輕功，迎着涼爽徐來的夜風，直向「女兒關」如飛的馳去。

隨着距離的拉近，已能清楚的看到「女兒關」高聳的箭樓，在斗大明亮的紅燈照耀下，手持長矛的官兵在關頭巡邏。

關門大開，通宵不閉，因爲「女兒關」已被繁華的街道房舍夾在

中間，早已分不出那一頭是關裡，那一頭是關外。

待到蕭荀之趕到街口，夜市已近尾聲，雖然仍然有不少店鋪亮着燈，但街上的人已沒有多少了。

雖然如此，蕭荀之依然不敢大意，直向後街走去，因爲他記得後街好像有一家小客棧。

蕭荀之尋找小客棧住宿進食，不是單單爲了省銀子，主要的目的還是求隱蔽。

其次，由「女兒關」到「老龍河」尙有四五十里地，施展輕功飛馳，也得一個更次才能趕到渡口，加之日出之後才有渡船，他仍然有一個多時辰好休息。

因爲「女兒關」有丐帮的分舵桿兒頭，手下小叫化子無數，使蕭荀之格外提高了警惕。

他早在路上飛馳的時候便有了計算，祇要他安全渡過了「女兒關」，目的便可達到，任務便可完成了。

後街一片黑暗，幾乎看不到一個人影，十數丈遠的街中央，果然懸着一盞昏暗燈籠，凝目一看，正是他要找的那家小客棧。

這時二更已經起更了，民宅房屋內大都一片漆黑，由於蕭荀之的脚步聲，引起不少院中的狗吠聲。

別人走在這麼寂靜昏暗的街道上，必然心生忐忑，但蕭荀之却暗暗謝天謝地，因爲他不希望任何人看到他，尤其是丐帮中的人。

到達小客棧前，門已關上，蕭荀之祇得在門上拍了兩下。

響聲甫落，立即有了回應，接着門閂聲響，呀的一聲門開了一道縫。

蕭荀之由於怕被別人看到，恨不得一步邁進店內，這時一見店夥開門，不自覺的埋怨道：「這麼早關店門？」

開門的店夥滿臉堆笑道：「已經不早了，二更都快過了……」

話未說完，突然抬頭看清了蕭荀之，神情一呆，立時住口不說了。

蕭荀之看得心中一動，正待說什麼，店夥已急忙定神哈腰含笑問道：「爺，您住店？」

蕭荀之覺得這是廢話，但仍和聲問道：「還有房間沒有？」

店夥趕緊堆笑道：「有有，爺，您請！」

說罷將門再拉大些，立即側身肅客。

店夥一侯蕭荀之進入，立即將門關上，並在前面引路。

當他經過賬房門口時，特地向內朗聲吆喝道：「小爺一位，茶水酒菜準備！」

蕭荀之一聽，立即阻止，「不要，我在前面已經吃過了，僅送些茶水來好了。」

店夥一聽，再度向着賬房內朗聲道：「酒菜免送，巖茶一壺。」

朗聲唱罷，繼續在前引路。

蕭荀之早在旁一眼看到店夥暗中提高了警覺，根據對方的震驚眼神，顯然已得到了丐帮的通知，因而使他想到如何脫身之計。

前進中，發現店中其他客房中，有的漆黑，有的仍亮着燈光。

由於他的心中不安，特別注意店中的黑暗角落。

偶一回頭，正好看到賬房門口人影一閃，似乎有人偸看，恍惚中很像是個小叫化子的身影。

蕭荀之一見，心中自是焦急，暗自懊惱，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自投來。

就在這時，身後突然有了叩門聲。

蕭荀之心中一驚，深怕丐帮的一羣小叫化子湧了進來，果眞那樣，要想脫身恐怕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回頭一看，目光不由一亮，祇見開門的另一個店夥，竟引進一個一身紅絹勁衣，背插寶劍的女人。

蕭荀之祇能看到紅衣女子的一雙眸子很亮，而且也正向他盯來，看不清她有多大年紀。

祇見那個店夥也同樣的向着賬房內，朗聲道：「女客一位，茶水酒菜準備。」

豈知，那位女客紅衣女子竟嬌叱道：「什麼時候了，還送酒菜。」

店夥一聽，急忙又朗聲道：「酒菜免送，巖茶一壺。」

雖然兩個店夥迎着客人都是同一樣說法，但是蕭荀之依然打定主意迅速離開此地。

心念間，在前引路的店夥已恭聲道：「爺，到了，就是這一間！」

蕭荀之轉回頭來一看，發現是一間獨立單房，兩明一暗，房門原就開着，於是，微一點首道：「嗯，就這一間好了。」

進了房內，店夥立即打着火種，燃上油燈，蕭荀之遊目一看，發現房內尙稱整潔。

燃上油燈的店夥立即含笑恭聲問：「爺，要不要打盆澡水沐浴？」

蕭荀之那有心情洗澡，如果說不要，這麼大熱天不洗澡，那成什麼話，祇得點首道：「好吧，水不要太熱。」

店夥應了聲是，轉身就走了出去。

就在店夥出了房門的同時，另一個店夥引着那位女客也到對面的房門前。而那位一身鮮紅勁衣背插長劍的女客，也正廻目向他望了過來。

蕭荀之看得目光一亮，神情一呆，不但心頭砰砰跳，兩頰也覺得

熱辣辣的發熱發燒。

因爲那位紅衣女客，不但是位少女，而且是位極美極艷的少女。

尤其是她那雙目廻眼一瞟的神態，眞的令他有些痴迷，在他自有記憶以來的生命中，像紅衣少女這麼明媚艷麗動人的少女，這還是第一次看見。

他記得有人說：前朝貴妃楊玉環，廻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當時他還有些不信，經過這時的親眼目睹，確信天下確有天仙般的美人兒了。

也就在他看得出神發呆的一刹那，紅衣少女綻唇一笑，抖手打來一點白色小團，接着走進了對面的房間內。

蕭苟之心中一驚，急忙閃身，他誤以爲是暗器，右腕一繞，立即將來物接住。

來物入手，餘勁尤足，足證少女的武功不俗。

低頭一看，竟是一個小紙團，蕭苟之心知有異，急忙湊近燈前打開一看，竟是潦潦草草的八個字：此地危險，另覓客棧。

看完一驚，急忙抬頭，再看對面房中少女時，似乎是已走進了南間的臥室內。

蕭苟之見少女向他提出了警告，知道自己沒有判斷錯誤，這家小客棧果然已被丐帮或企圖搶奪「補命丹」的人收買了。

但是，他對那位明艷的少女却不能不有所懷疑。

她爲什麼要向他提出警告？

由於有了以上兩點的懷疑，他對那位令他怦然心動的美艷少女也開始懷疑了，於是不得不提高警覺了。

因爲，他也怕紅衣少女就是企圖搶奪「補命丹」的那夥人中的一份子。至於向他丢擲紙團向他警告，顯然是誘他離開此地，而進入她的圈套。

蕭苟之雖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但他却必須離開此地。

不過，他已想好了主意，由後窗溜走，不由店大門出去。

心念已定，轉身走進房內，立即悄悄拉開後窗，探首一看，後窗不遠，即是店牆。

蕭苟之細看左右，確無可疑之處，輕輕一按窗台，飄然縱出，接着一長身形，飛身縱上牆頭，僅看到前街仍有不少處亮着燈火，沒敢在牆上停留，立即縱進了店牆外的黑胡衕內。

這時的蕭苟之深覺身陷險境，强敵環伺，一個不小心就會前功盡廢。

同時，他也明白眼前的情勢，由於方才在小客棧被守候在賬房的小叫化子看到，前街是絕對不能去。

根據小客棧留有守候的小叫化子，其它的客棧必然也是一樣，因而他決定不再住店。

心念間，不覺已走進了一條巷子的盡頭，回顧一看，巷內並無人家，僅左面牆壁上有道小門。

蕭苟之不禁心中一動，立即轉身走了回去。

走至小門前一推，門內已經上栓，於是一長身形，輕輕扳住牆頭，悄悄探首一看，竟是一家規模極大的客店。

祇見左側的大院子中停放了不少車馬，眼前就有好幾排房舍，其中有不少間的門開着，通道間亦有店夥忙碌走動，送酒送菜，前面的幾間中，燈光明亮，尙傳來猜拳行令，勸酒呼乾聲！

蕭苟之見尙有幾間客房的房門開着，顯然還沒有住進客人。

這是當時的規矩，門雖開着，却不燃燈，尤其大客棧，房間衆多，店夥數十，爲了便於引導客人，凡無客住的房間大都門開着。

如果有客人，客人必燃燈，如果客人入寢，爲了安全，客人必會關門，這也是一種簡易方便的辦法。

蕭苟之知道這種規矩，心中一動，立即翻下牆頭，覷準附近無人，立即施展輕功身法，快閃疾避，迅速溜進了就近的一間空屋，並順手掩上門。

雖然他已暗暗決定，天明離去時留下一塊銀子，但他心中仍然跳得很厲害。

他站在門縫前凝目望去，發現一連過去回來好幾個店夥，並沒有任何一人向他的房門看一眼。

蕭苟之一看情形，忐忑的心情立即安定了不少。

他回身一看，房內的佈置陳設，比之方才的小客棧豪華得多了。

他先坐在椅上，靜靜的想了想這半天的遭遇，覺得竟好笑又得意，因而也啞然笑了。

由於心情的平靜，腹中立時饑腸轆轆，不覺饑火難耐了起來。

想想由中午到現在，滴水未進，粒米未沾，實在餓得難以忍耐。

於是，心中一動，頓時想起了客棧中的漏洞，那就是客人隨時可以呼喚店夥，店夥並不固定那一個伺候那一個客人。

心念及此，立即笑了，起身走向門前，抬目向外一望，正有一個店夥走來，準備向前店走去。

蕭苟之不敢怠慢，大方的將門一開，立即呼叫道：「小二哥……」

店夥一見，急忙堆着笑走進來，同時哈腰恭聲問：「爺，你有什麼吩咐？」

蕭苟之立即在腰間掏出一塊碎

銀道：「我有半夜餓肚的毛病，請你辛苦一趟到店外買張大餅和滷肉來，剩下的便留着買碗茶喝。」

說着，已把碎銀交給了店夥。

店夥一聽，立即咧開嘴笑了，一面接過碎銀，一面恭聲應是，道：「謝謝您，爺，小的就馬上給您去辦，祇是天色已晚，恐怕買不到熱的了……」

蕭苟之急忙道：「沒關係，反正我買來也是預備着的，還不十分餓。」

店夥一聽，連連哈腰應了兩聲是，立即匆匆向前店走去。

蕭苟之一見店夥一些也沒有起疑，不由得意的笑了起來，轉身走進房內，再度將門掩上。

回想自己的傑作，眞是「天衣無縫」，因爲他斷定替他買餅的店夥，以爲他是其他店夥引進來的。

至於他祇買一張餅，那是爲了有較多的節餘，店夥有利可圖，才會樂意前去，如此做尙可避免店夥生疑，動輒一出手就幾分銀子，還會爬牆進來偷住店嗎？

蕭苟之越想越得意，坐在椅上一直笑得合不攏嘴來。

片刻不到，房外突然傳來急促脚步聲音。

蕭苟之心中一喜，急忙起身，走至門前抬目一看，正是方才前去買餅的店夥，手中還提着一個茶壺。

一俟店夥來至近前，蕭苟之不待店夥招呼已將房門打開，同時含笑相迎。

店夥一見，立即一舉手中的紙包，諂媚的說道：「爺，您的大餅滷肉，小的買來了。」

蕭苟之一面接過紙包，一面感激的說：「辛苦你了，小二哥！」

店夥忙不迭的說：「那裡，那裡，是應該的，應該的。」

說話之間，店夥已走進了門內，「刷」的一聲，打着了火種，立即將油燈燃上了。

蕭苟之一見，再想阻止已來不及了，而且，一旦阻止，也勢必引起店夥的懷疑，好在有店夥同在，就是房外經過的店夥看到了，也不會懷疑，因而沒有出口阻止。

但是，熱心的店夥却一舉手中茶壺殷勤的說：「喏，我給爺特地又提了一壺熱的來。」

蕭苟之一聽「特地又提了一壺」心中一驚，突然似有所悟，頓時想起客人住進房內，立即送一壺茶來。

心念方動，店夥發現桌上沒有茶壺，不由驚異的問：「咦！茶壺呢？」

蕭苟之見問，毫不遲疑的回答道：「哦！方才你走後，我又請另一位小二哥去給我換壺熱的……」

店夥立即迷惑地追問道：「碗也拿去啦？」

蕭苟之急忙道：「沒有，碗在臥房中，你把茶放下吧，我喝的時候自己倒。」

店夥似乎信以爲眞，立即放下茶壺，哈腰道：「您請吃吧，小的走啦，有事儘管招呼。」

蕭苟之恨不得店夥馬上離去，一方面是饑火高熾，一方面也怕躭久了被看出破綻來，是以，一面應着一面相送。

一俟店夥走出門外，蕭苟之立即將門關上，急不及待的回到桌上，打開紙包就狠吞虎嚥的大吃起來。

蕭苟之雖然大口大口的吃着東西，但心裡一直感到不妙，覺得方才應該順便將茶壺接過，不讓店夥進來就好了。

懊惱之餘，雖然覺得僥倖，沒有被店夥起疑窺破，但是總覺得，祇要那個店夥去和大家一商議，或自己一回憶，勢必立即發覺可疑來。

有鑑於此，蕭苟之決定還是隨便吃些東西立即上路的好，先到達「老龍河」渡口才安全，免得途中另生枝節，遇上了更多的痲煩。

心念間，蕭苟之把大餅和滷肉吃完，由於沒有茶碗，祇得拿起茶壺準備嘴對嘴的喝。

就在他拿起茶壺準備痛飲的一刹那，心中一動，突然掀起茶壺蓋聞一聞。

因爲，他爲了防萬一，不得不格外小心，事關重大，絕對疏忽不得。

壺內熱氣蒸騰，撲面沖鼻，除了茶香，似乎沒有什麼怪味。

於是，放好茶壺蓋，正待放心痛飲，突然神智一眩，茶壺蓋嘩啦一聲掉在地上。

蕭苟之心中一驚，頓時感到不妙，兩手急忙扶住桌子，才將身形站穩，心想：好厲害的濛汗藥！

心念甫落，房外突然傳來驚喜的低呼聲，說道：「夏紅，快去報告姑娘，就說得手了。」

一個興奮的少女應喏聲，接着響起一陣衣袂破風聲。

蕭苟之一聽，萬分懊惱，知道再跑已跑不了，祇得將計就計，順勢向地下一臥，熱熱的茶水立時濕了一身。

就在這時，一陣雜亂的脚步聲，直向房門前奔來。

緊接着，「蓬」的一聲門被打開了，立即衝進一羣人來。

蕭苟之雖然不敢睜開眼睛偷看，但他聽得出，至少有二十多人。

祇聽得一個較熟悉的聲音，興奮的笑着道：「就是他，哈哈，這下子他可跑不了啦！」

蕭苟之雖然聽得出聲音有些熟悉，却不知到底是誰？他揣測可能是山上攔道的三個年輕小叫化子中的一個。

接着另一個催促道：「還楞什麼？搜吧！早搜出來早去領賞呀。」

依然是嗓音熟悉的那人阻止道：「慢着，姑娘吩咐過，在她沒有來前，任何人不準先搜。」

突然，聽到方才買餅的店夥驚異的問道：「爺！您們是怎麼看到他溜進這屋裡來的？」

另一個人得意的說：「我們就躲在對面房子的窗前看，怎麼會不知道？」

店夥「噢」了一聲沒再說什麼，想是大感意外的驚呆了。

依然是方才的那人繼續得意的說：「本來在後街的小店裡就把他擒到了，因爲店夥劉三開門就看傻了，立即引起這小子的注意，所以我家姑娘才不得不現身用計把這小子誘了出來……」

話未說完，方才替蕭苟之買餅的店夥也得意的道：「小的表現得不錯吧，他一點也沒有看出來我是假裝的客氣，他還給我好幾分銀子呢！」

果然有人冷冷的說：「你小子也別得意，你知道嗎？這小子的武功十分了得，我們大師兄三人被他一個人打得個個鼻腫臉青……」

話未說完，店夥已嚇得戰聲驚啊了一聲。

就在這時，突然有人慌張的說道：「大家閉上嘴巴，梁姑娘到啦，快閃開，閃開！」

蕭苟之一聽，知道前來的梁姑娘就是方才在後街小客棧向他回眸一笑，擲紙團示警的那個紅衣美麗少女。

心念間，已聽到那個話聲熟悉的人恭謹的說道：「梁姑娘，他中計了……」

話未說完，那位梁姑娘似乎已到了房門，立即生氣的埋怨說：「怎麼搞的，地上那麼濕，還不快把他抬到床上去。」

話聲甫落，立即有人吩咐道：「快，快，快抬到裡面床上去！」

接着一陣手忙脚亂，立即把蕭苟之抬起來，直向深垂門帘的內室走去。

蕭苟之這時雖然很想再看看那位梁姑娘一眼，他深知如果一個不小心，立即功虧一簣，所有的希望也隨之幻滅。

祇聽得那位梁姑娘嘖嘖連聲，以極痛心的口胳，道：「看樣子他喝了不少，一定也跌得不清不……」

另一個人急忙道：「這麼大熱天的，早把他小子烤乾了，抓住茶壺還不猛灌……」

接着一個尖聲尖氣兇巴巴的少女聲音，呵斥道：「什麼小子小子的，還不叫他蕭少俠！」

方才講話的那人立即不高興的說道：「什麼蕭少俠？小狗子……」

尖聲尖氣的少女再度兇巴巴的說：「你給我滾出去！」

蕭苟之已被放在床上，似乎也有人點起了燈火，他雖然眼睛閉着，但兩隻耳朵張着，尤其是對那個尖聲尖氣兇巴巴的少女特別注意，因爲他覺得這個少女的聲音非常之熟悉。

繼而一想，頓時恍然大悟，那個少女正是「千面諸葛」老鬼精的女兒，上次硬把他關在門外不讓他進去的那個少女。

蕭苟之一想起了那個少女的身份，不由暗自哼了一聲，心說：上次妳賞了我閉門羹，這次我還你全泡湯，咱們比着瞧好了！

心念間，已聽得那位明艷的梁姑娘埋怨道：「你來時就該帶個茶碗來……」

話未說完，店夥已委屈的說：「小的知道這裡沒有茶碗，當時就拿一碗，是春綠姑娘說，小狗子精得很，一拿碗他就不喝了……」

又是那位尖聲尖氣的少女兇巴巴的呵斥道：「什麼小狗子，小狗子是你叫的嗎？」

店夥一聽，忙不迭的連連歙聲應是。

蕭苟之聽到「千面諸葛」的女兒一直護着他，心裡多少舒服些。

又聽那位明媚艷麗的梁姑娘，憂慮的說：「他的功力不錯，要不是口渴喝得太多了，不會暈倒得這麼快。」

蕭苟之一聽，不由在心裡笑了，同時也暗幸自己失手把茶壺跌碎了，否則，他們掀開壺蓋一看，茶水依然是那麼多，騙局立時便揭穿了。

心念間，被稱呼「夏紅」的少女，可能是個丫環，說：「小姐，您看他要昏睡多久？」

祇聽得那位艷麗的梁姑娘，憂慮遲疑的道：「看他跌在水地上的情形看，最快也得明天傍晚才能醒來！」

祇聽得那個尖聲尖氣的少女，脫口驚啊，道：「哇，要那麼久！那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美艷的梁姑娘無可奈何的說：「祇有等到他醒來以後再說了。」

話聲甫落，接着有人恭聲問：「梁姑娘，現在要不要搜他？」

那個尖聲尖氣的少女搶先道：「當然要搜呀！一個雪白的小紙包，裡面的藥粉是粉紅色……」

話未說完，已有人開始解蕭苟之的腰帶，另一個搜他的胸口及口

袋。

蕭苟之所幸不怕搔癢，否則，這麼多隻手在他身上摸來摸去，他不哈哈大笑才怪哩。

一陣沉默之後，外間突然傳來那個尖聲尖氣的少女，焦急不耐煩的沉聲問道：「喂！你們怎麼搞的，這麼久，搜到了沒有？唉！快一點兒嘛！」

那聲音有些熟悉的人也不由焦急迷惑的說道：「沒有哇，不知道他放到那兒去了？」

蕭苟之一聽，不由在心中得意的笑了，心說：你們這些人如果能搜出來，你們就成了神仙了。

依然是那個尖聲尖氣的少女，焦急的問：「鞋墊底下臭襪子，衣服夾層後領子，都撕開看一看嘛。」

有些熟悉的那人不禁生氣的說道：「所有的衣服衫褲都透着燈光照過了……」

話未說完，又聽外間尖聲尖氣的少女立即兇巴巴的說道：「我去搜，我就不信他會吃了……」

突聞那位梁姑娘脫口嬌叱說道：「春綠，妳這個死丫頭，妳怎能搜？」

尖聲尖氣的少女「啊」了一聲，想必嚇得止住了脚步。

但是，佯裝暈倒的蕭苟之一聽，却險些驚喜得由床上跳了起來。

因爲他根據那聲「死丫頭」，知道尖聲尖氣兇巴巴的少女就是丫頭「春綠」，而那位明媚艷麗的梁姑娘，當然就是「千面諸葛」的女兒了。

蕭苟之一想通了這一點，頓時心花怒放，他本來去不去見「千面諸葛」都無所謂，如今，爲了她，爲了這位美艷無儔，貌似春花的梁姑娘，爲了「千面諸葛」這位機智高絕，水陸功夫了得的唯一女兒，他明天中午以前，一定要趕到「千面諸葛」的家中。

心念間，搜索他的幾人已匆匆潦草的爲他穿好了衣裳，俱都絕望的走了出來。

祇聽得那個被稱「夏紅」的丫頭失望的問道：「怎麼，眞的沒有搜出來？」

幾個搜索的人同時也頹喪的說道：「沒有……」

兇巴巴的「春綠」立即憤聲道：「都是死人，難道他是吃到肚子裡去不成？」

那梁姑娘立即低叱道：「不要胡說，那是一包巴豆粉，他吃了腹瀉不止，還能由大茂山跑到『女兒關』來。」

話未說完，立即響起幾個人的低笑。

祇聽那位梁姑娘繼續無可奈何的說：「好了，搜不出來算了，等醒了我來問他。」

（未完・一）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癲凰蠻女戲傻鳳　乖戾宮主現柔情

上文提要：陸游醒來不見了柳青青，兩日來與她相處情景湧上心頭，雖是萍水相識，但青青的聰慧以及詭異的武功令他佩服到五體投地，如今不見了柳青青，恰如帶走了他的心。恍然想到蚌埠是汴梁必經之地，也是惡人巢穴之一，去那裏必會見到柳青青……陸游在蚌埠客棧見到可疑人物，正為柳青青擔憂……

「我，我怕……」陸游巴不得一聲，但却一步三移，眞是膽怯怯。

「我怕你……」

「眞會吃了你？」

「你若喜歡，吃啊，」陸游終於移近她身邊，挨着她，坐下了，說：「不，我是怕你飛走了，要我相信你不是仙女，敢不敢……你敢不敢讓我摸摸你。」

膽怯怯，心慌慌，那可是假裝不來的，逗得柳青青又噗嗤一聲，笑了，陸游本來祇是挨近她坐了下來，笑靨又生暈的柳青青，反倒移過去，挨緊他了，天啦，那醉人的異香，如何不又鑽入他的鼻孔，令他心旌搖搖。

「摸啊，」柳青青說：「瞧我是不是有血有肉，是血肉之軀。」

膽怯怯，抖顫顫的陸游，眞摸了，正因挨得那麼近，就非側身不可，一側身，柳青青可就在他懷抱中了，好大膽，連自己也不相信，竟會有那麼大的膽子，也許眞是色膽包天吧，或者，他抖顫顫的手兒，已不聽使喚，竟從她笑靨生春的臉上摸起。

任由他撫摸，兀自吃着饅頭的柳青青說：「好教你這書獃知道，壓根兒我就沒離開過你，啊唷，你摸得人家怪癢的。」

頭兒一側，閃開陸游的手，那麼，她眞是有血有肉的血肉之軀了。

當眞好笑得緊，只有鬼魂，才有形而無體，神仙也是凡人做，即使不食人間煙火，可也是血肉之軀。

「還不快坐好了。」柳青青生春的笑臉兒如花，說道：「我一直跟隨在你身後，雖非寸步不離，但亦如影隨形，因為，我知道，為了殺人滅口，那賊子不得不先下手，知道已鑄成了大錯，焦天龍並非死在我的刀下，我難免生疑。」

「但也只是生疑而已，我知道他必會現身出來找你。」

「故爾，」陸游把搖搖的心旌鎮定下來，因為柳青青提到那賊子，雖然尚未切齒咬牙，但她如花的臉上，已又降了寒霜，那醉人的笑靨自也消失了，忙也眞心誠意，也肅了容顏，說道：「故爾，你躲開我，啊，原來，你不是離開我……」

陸游竟噘了嘴兒，必是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了，必是好笑得緊的痴痴的呆模樣，不然，柳青青的唇邊，怎會笑意乍現。

那笑意，只不過乍然一現而已，若不是陸游戀戀地目光盯在她臉上，幾乎捕捉不到。

「我看到了。」柳青青說，但先啐了一口，才道：「竟會失魂落魄。」

她究竟明不明白，他為什麼失

魂落魄呀？是眞不明白，還是假裝不明白？

因為柳青青又繼續說了，道：「只道那賊子必會找上你來，那知，我一直跟踪到這裡，却無意中來到了他的巢穴。」

「不，」陸游說：「不是巢穴。」

「既是作為賊子們來去落脚之地，自然也是巢穴。」柳青青一擺手，說道：「原來那賊子去調兵遣將了，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別岔嘴，我要你替我辦一件事。」

陸游喜道：「姑娘請吩咐，不管水裡火裡，只要是為妳辦事，萬死不辭。」

柳青青轉過臉兒來，既然挨得那麼緊，自是肩併肩，陸游登時心中一蕩，因為笑意又在她眼中出現了，簡直就在他面上一般。

柳青青瓠犀微啟，說道：「不是水裡，也不是火裡，而是……溫柔鄉裡。」

甚麼話？當眞他此刻在她身邊，她這般輕顰淺笑，不就是溫柔鄉中？

柳青青似笑，又非笑，說道：「焦天龍那賊子，狡兔已三窟了，這賊子……」

提到那賊子，那自是殺害她全家的不共戴天的大仇人，主公、幫主。柳青青眼中頓現冷芒，也咬了一下牙兒，才又繼續說道：「狡獪、武功，更百倍於那焦天龍，你已見識過了……」

如何不是，蓮花樓頭初見時，是個飽學的儒者、飄逸的雅士，再見，却又道貌岸然，反倒令他疑心的是：柳青青不共戴天的仇人，另有其人。

「哼！」柳青青瞪了他一眼，說道：「你不是仍生疑心麼，就可知那賊子的狡獪了。不過這也好，這也就是你的可愛之處。」

陸游差點兒跳了起來，痴迷、又陶醉，甚麼話？她！柳青青，說他可愛，天啦，一個姑娘，一個絕代天人一般的姑娘，竟說他可愛，天啦，連多情的男兒漢，也說不出口來的，而她，竟說他可愛！

飄飄然，陶醉醉，臉紅紅，笑痴痴，却又心想：若她說不出口來，她也就不是柳青青，不是絕代的天人了，像他自己，難道不愛極了人家，豈僅說不出口來，甚至還小心翼翼，不敢顯露在臉上。

但無論如何，她可說出了眞心的話來，這可就是她竟讓他作伴兒、同房、同床之故，即使不心中情生，至少覺得他可愛，也才一而再，讓他躺在她溫香軟玉的懷裡。

啊呀！柳青青三口兩口，吃了手中的饅頭，竟一側身，不用拉，他又已在她軟玉溫香的懷裡了，她！這是做甚麼呀！

敢情又替他挽起髮來，自又是亂髮玉掌梳。說：「來啊，你這髮兒又亂了，雖然沒有束髮金冠，但是眞名士自風流，只要梳理一下子，準會打動那宮主的寂寞芳心……」

啊唷！冷不防，她在他臉上擰了一下子，而且先啐了一口。

「你們那書上說甚麼潘安、檀郎，那麼，是眞的了，正因如此，連我也被你騙了……」

即使陸游的靈魂兒又飛上了半天，也急了，叫道：「我沒有，我發誓，眞沒騙妳呀。」

「若是你存心欺騙，絕逃不過我這一雙眼睛。」柳青青說：「哼……」

陸游眞不明白，她只要哼一聲，他心中立即打了個哆嗦，心上也立即寒透了，噯唷！

柳青青又在他臉兒擰了一下，而且這番好重手，眞把他擰痛了，也才又說道：「若你是存心騙我，你這小命兒早沒了，正因你不是存心，我才被你騙過了，那麼，你必然也能騙得過她。」

「騙……她……妳要我……」

「那芳心寂寞的宮主呀，我可不是要你存心去騙她，我只要你作回你自己……」

輪到陸游來噗嗤一聲，更迷惑，也樂啦。

「我不就是我自己嗎？」

「我是說：書呆子，傻兮兮，你不知道，也許，你不自知，呆得、也傻得有多可愛，像我初見你時一樣，你既能把我也騙了，當然也騙得過她，那宮主……」

「我沒有，」陸游噘起了嘴來，說：「我沒騙你，也不會騙任何人。」

「但任誰一見，也就不信你有一身眞實了得的功夫，更不信你是燕山客的弟子，你不是存心，却已把最聰明的人也騙了，也才能騙得了最聰明的人，你明白麼？」

「不，我不明白。」陸游仍然噘着咀。說：「多難聽，我騙人，我誰也不騙。」

「好吧。」柳青青竟然忍住了笑，寒冰已消溶，春天的花朵開在她紅艷艷的臉上：「我就是要你不騙她，作回你自己。」

「喂！」陸游不自覺，伸手搔頭，柳青青越說，可令他越糊塗了，那知，啪的一聲，脆脆的一聲響，柳青青在他手上重重地打了一下子，說：「好不容易，也把你的亂髮挽得整齊了，不准搔呀！」

「妳到底要我作甚麼呀？」

「我要你深入虎穴。」柳青青的唇邊，眼中，笑容消逝了，道：「這狡猾的賊子何止狡兔三穴，而是不下百穴。我也不再瞞你了，我

全家二十三口，確確實實是死在焦天龍那賊子，和他的爪牙手下，但不過是奉命行事，罪魁禍首，另有其人，否則，我也不容焦天龍和他的爪牙活到昨天，一到鳳陽，便手刃仇人，便斬盡殺絕，只因尚未找出那罪魁禍首來，我千方百計，想引那賊子現身，那知道未能如願，更不知他的巢穴所在。」

「不，」陸游說：「你見到了的，前日在蓮花樓頭……啊！你做什麼！」

不明白柳青青爲何目現寒芒，嚇得陸游打了個哆嗦，那懷抱，再也不是軟玉溫香了，嚇得他移開了些。

柳青青恨恨地說道：「還說呢，提起來，恨不得殺了你這小子！若不是你强出頭，樓中一亂，被他趁機溜走了，他必會露出眞面目來，不怕他能逃上天去！」

柳青青的牙兒咬得格格作响，陸游摸着脖子，心兒却在下沉、下沉，像沉入了無底的寒潭，盯着柳青青的手兒臂兒。

不料柳青青啐了一口，說：「不用摸了，你的頭兒還在脖子上，雖然恨得我牙癢癢，但你是可以將功贖罪的。」

陸游鬆了一口氣，因爲柳青青目中的寒芒斂了，忙道：「萬死也不敢辭，姑娘要我做什麼，請吩咐。」

「即使死……」

「你你……」

這番可被他躲開了，不然又被擰了一下，柳青青格的一聲，說：「即使死，也不過是要你死在牡丹花下……」

陸游可眞不蠢，但一雙眼兒睜得不能再大了，這可是天眞未鑿、純樸無邪的柳青青？這那是一個天眞無邪、男女不分、不避嫌疑的，像是毫不知有情愛的姑娘，說得出口來的？

柳青青却已面容陡肅，只不過非但目中斂了寒芒，而且也沒有寒意，說道：「那宮主，想必你已猜到了，正是那賊子寵壞了的掌上明珠，你雖然書呆呆，傻兮兮，連我也不明白，爲甚麼一見就喜歡你……」

「眞的，啊……」

「不准打岔，聽我說。」柳青青又瞪了他一眼，這一遭兒，心下却不打哆嗦了，因爲，他又醉了。

柳青青繼續說道：「那宮主一定也喜歡你，因爲她眼高於頂，從不把天下男兒看在眼裡，你不覺得，雲想衣裳，花想容，她眞是個美人兒嘛，而宮主何尊貴，令你更想不到的是，她那一身功夫，只怕你這燕山客的傳人，也不是她的敵手，還有，她是個自幼便被寵壞了的姑娘，再加秋月春花等閒度，性情兒也就難免乖戾些，少不免……你怕不怕……不准搔頭，你敢把我好不容易替你挽好的頭髮搔亂了。」

陸游慌忙一拋手，只不過毫釐之差，柳青青那一掌，差點兒又拍在他手背上了。

「我怕什麼？爲甚麼妳這麼兇。」

「你眞怕你的細皮白肉上，鞭痕纍纍，即使打在你身，痛在我心，那是難免的，你身上必然會鞭痕纍纍。」

「你竟要我做什麼呀，她又爲什麼要打我？」

「因爲她喜歡你，你沒聽說過，打也是愛麼，我要兇霸麼，早宰了你了。她必會喜歡你的，這麼一來，你就可以深入虎穴了。」

「原來你要我找出那賊子的巢穴來？」

「沒有人知道那賊子的眞正巢穴所在，除了他這寶貝女兒。」柳青青說：「你已見識過了，那日在蓮花樓頭，休道是你我了，便焦天龍那般跟隨了他多年的賊子，也認不出他來。」

「啊！」陸游大吃一驚，說：「你是說，那先生，不是他的眞面目？」

「沒人知道或見過他的眞面目，不同時候、不同地方、不同的境遇，他也以不同的面目形象出現，你已見識過了，他扮成個雅士，你不也以爲他飽學麼！」

「當眞，」陸游驚駭極了，道：「那談吐不但文雅，而且據典引經，學問極是淵博！」

柳青青提起她這殺害全家的仇人，恨上心頭，不僅又面凝寒霜，臉兒繃得緊了，甚至目中又現寒芒，說道：「他要你相信他是朝廷派來的命官，不就顯現出威儀來。我還告訴你，我並非初來乍到，十日前，已來到鳳陽，北至淮北，西至淮南，南至嘉山，東至洪澤湖的玉河，常言說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各州府縣，都有這賊子的分舵堂口，簡直不用打聽，便找到了，時而幫主，時而主公，人言皆殊，就沒一處所說是相同的。」

「豈不是化身百變？」

「各地的嘍囉中只知有堂主，也只見過堂主，堂主與堂主之間，自然往來，互通聲息，但皆未見過幫主的眞面目，當那賊子非以幫主身份現身時，總蒙着面，只聞其聲，除了鳳陽是他的老巢，焦大龍那賊子才知他的眞面目……」

「故爾要殺他滅口。」

柳青青寒着臉，點了點頭，道：「焦天龍一死，便只有他這寵壞了的女兒了。」

「故爾你要我……」

「她一見你，一定也會喜歡你了……」

也會？陸游不瞬眼兒盯着柳青青，自是說，像她一樣一見就喜歡他了，心下怎不甜甜的，不由他又噘了嘴兒，說道：「但我不喜歡她呀，除了……」

除了她，他只喜歡柳青青一個，但這話兒怎說得出口來，也不敢說出口來。

啊喲！冷不防，分明看見她抬起臂了，就是躲不開，被她在他噘口嘴兒上捏了一下子，也許，壓根兒就沒躲，也不想躲，因爲，一聲噗嗤，眞是喜怒無常，柳青青笑在臉上，連乍斂寒芒的眼中也現了笑意。

只要一現笑意，笑靨頓生紅暈，也頓又美得令他心醉，如何還躲得開，又爲甚麼要躲呀。

柳青青說：「眞不明白，就像現刻一樣，分明書呆呆，傻兮兮，偏令人喜歡……」

當然也令她喜歡了，陸游可不是樂得傻兮兮地笑了。但他却又噘起了嘴兒來，因爲柳青青說：「也必會動了她那寂寞的芳心，令她愛煞……」

那麼，愛煞的不是她，她只是喜歡而已。

柳青青又說了，道：「現在，我明白了，因爲令人一見，就知你俊俏更聰明，更有一股凜然的男兒氣概，反倒不信你有一身其實了得的功夫了，因此，書呆呆、傻兮兮，不僅令人喜愛，倒顯露出眞摯與豪氣來。」

喜得陸游心花又怒放，她說的，自是她的眞心話來，如何不喜，喜得他咧了嘴，又傻兮兮笑了，不僅是傻兮兮，而且醉醉的。

「不過，我可要警告你，」柳青青說：「吃些兒苦頭，那是難免的，因爲她是個被寵壞了的妞兒，還有，她那四個侍女，衣桃紅的名叫小桃，二十出頭了，年紀最大，紅衣的叫小玫，衣黃叫小菊；衣白的叫小梅。」

「春夏秋冬，豈不是四季花開？」

「而且人如花，性亦如花，稍後你就會知道了！」

「啊呀！妳爲甚麼又擰我。」

可不是柳青青又擰了他一下，本是要擰他的嘴兒的，他一側頭，可就擰在他臉上了。

「還有，你這張甜嘴兒，更討人歡喜，那小桃、小玫、小菊、小梅四個丫頭，你一定也討得她們歡喜，她們也一定喜歡你，可就有你的好處了。」

「不，」陸游說：「我不喜歡她們，我也不要她們喜歡，我祇……」

「聽我吩咐。」柳青青身兒一側，就靠在他肩上了，說：「你看，我不是要你去水裡火裡，只不過是溫柔鄉中，八成兒你沒瞧清楚，那宮主雖是個寵壞了的妞兒，任性是有的，便我一見，也喜歡她了，你一定也喜歡她的，眞是個美人兒。」

「還有比妳更美，美得人心醉的？」

那自是心說，口裡可不敢說出來。

天啦，眞是令人莫測高深，男女不分，天眞未鑿的姑娘說得出來的，又豈僅喜怒無常，時而像是天眞未鑿，這一陣間，不又似心有城府，老於世故，不僅知有情愛，而且有情也有愛。

那柳青青不僅把頭兒靠在他肩上，而且她那有如春花的臉兒，在他肩上輕輕搓揉，他能說不麼，嘆了口氣，說道：「好吧，我答應妳，但有一樁，不許你離開我，若是那日你不和我見上一面，嘿，即使是虎穴龍潭，大概也困不住我的。」

「但溫柔鄉呢？」柳青青坐直了身子兒，眼中、嘴角，又滿是笑意，說：「若眞是虎穴龍潭，我也不會放心你去了。你放心，我當然在你身邊。」

她當然能夠，一想到柳青青時刻在他身邊，上天入地，他也敢去的，何況不過是幾個小妞。

陸游一怔，說：「妳，要走？」

柳青青已站了起來，說道：「你去溫柔鄉，倒要我陪伴你不成，我自去宿露餐風。」

「不許妳離開我，妳答應了的。」

陸游大叫，因爲那房門乍開倏闔，本就滅了燈，是以眼前乍倏暗，柳青青已去無踪影。

本來兩人是喁喁細語，街頭市聲隱隱可聞，店中人客嘈雜，夜風蕭蕭，沒有掌燈的房間，像是闃然無人，那知他心下一急，竟大叫出聲，如何不把燈火明亮的上房中的五個姑娘驚動了。

都有一身功夫，何況是爲柳青青而來，不到兩日之間，鳳陽老巢已被犁庭掃穴，數十個賊衆，連人家的人影也沒見到，便已伏誅了，如何不震驚匪幫，便那幫主亦不敢與一個年輕輕的柳青青爲敵，倒躲藏起來，這就是這宮主不服氣，率領四個侍女趕來之故，自然也知是厲害，怎會不警惕。

是以，驀聽一聲叫，都搶了出來。

那陸游大叫一聲，恰也追了出來，那院子能有多大，寬才丈許，上房的房門大開，燈光暴射而出，照得院中通明，自也照見了追出房

來、發起楞來的陸游。

都去了披風，那宮主仍是一身紫，那小桃仍是先時樣，一身桃紅，而且飄落院中。

既然那西廂只不過小小一個院子，其實幾個姑娘搶了出來，相距都不逾丈，那宮主手提金絲長鞭，一聲嬌斥，道：「甚麼人大呼小叫？」

那衣紅的小玫，衣黃的小菊，還有衣白的小梅，可是都已見到是個俊俏的郎君，本是都跟在那宮主身後的，也轉了出來。

陸游反倒一時看不眞切了，除了已身在院中的小桃，那宮主和三個侍女可都背着燈光，是以，人家是把他一眼便看得清楚，他却看不清人家。

「幹嗎鷄貓子喊叫的？」

打量他的小桃說，一雙眼兒越睜越大了。

唉！鷄貓子喊叫，豈僅看不起他，還說他是鷄貓子，士可忍，孰不可忍，陸游惱了，眉兒一挑，道：「這是客棧，又不是妳的家裡，只許妳們聒噪，對，眞像一羣聒聒兒，我倒叫不得不成？」

聒聒兒，北方人叫紡織娘這種秋蟲做聒聒兒，誰教小桃說他是鷄貓子，這是以牙還牙。

早惱了那宮主，陡然閃出一片金霞，陸游才那麼一怔，待得破空之聲入耳，要躲閃，那還能夠，啪的一聲，小腿上劇痛如刀割，他的身子已被捲了起來，不僅腳痛，而且腳已離地，不能着力，他的身子已重重地，被人家扔在院中的石板上，跌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柳青青也曾這麼扔過他，也曾痛得他眼冒金星，但那是他不躲不閃，心甘情願呀，而這宮主，了不得，即使他要躲，也躲不開。

這是甚麼功夫？

摸着屁股，咧着嘴，從地上爬起來的陸游，眼兒睜大了，瞪着那宮主，可怔住了。

當眞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已有了一個柳青青，已是絕代天人了，那知，又有了一個。

張着嘴兒，是眞眞正正，驚得他呆了、傻了，那柳青青，初見時，不過只覺得她清秀而已，冷臉兒繃得緊緊的，能美到那裡去，是相處越久，也才會越覺得她美的，眞是隨時間在增添，是越看越美之類。但這宮主可不同了，先前來時，從窗隙中，隔着院子，如何看得清楚，只不過覺得她美而已。現在，他從院中地上爬起來，相距得這麼近，燈光已明亮，他把人家瞧得清楚。

正因都瞧得清楚，怔的可就不止他了，那宮主和四個女侍，也都是一怔。

若然那宮主再又兇霸霸，再又一鞭劈來，嘿！他陸游眞不信躲不過，他又為甚麼要躲，一咬牙兒，非教那兇霸霸的小妞也瞧瞧他的厲害不可。

但那宮主的手垂了下來，也瞪着他，怔住了。

陸游心下嘆了口氣，那麼，是眞的了，柳青青所說眞不假，若連柳青青一見也喜歡他了，她們，眼前的這五個姑娘，也才都怔住了，那自是明亮的燈光下，都看清他之故。

不是嘆一口氣，而是心下長長地嘆了口氣，沒法兒了，雖然好不委屈，誰教不入虎穴，焉個虎子，陸游驀可裡一跺腳。

那小桃已先噗嗤一聲，樂了，只不過笑得嬈妖，說道：「你這小子，好大的膽子，竟敢說咱們是聒聒兒，敢是不服氣，還想捱多一鞭兒，若不是宮主手下留情，眞不知你這小子幾生修到，今兒宮主手下留了情，要不然，你這條腿兒不斷，也皮開肉綻了。喲！你惱起來，還眞討人喜歡。」

陸游可是眞惱了，雖然仍痛得咧了嘴兒，却也惱得把眉兒高高地挑了起來，頭兒也一揚……

且慢，是否眞如柳青青所說，他惱起來，也呆呆傻傻的，討人喜歡？若不然，小玫那紅衣姑娘為甚麼掩了嘴兒，黃衣的小菊嘴角兒向上翹？那麼幽靜的小梅也把下唇兒咬緊了呀？

還有那紫衣的金光閃閃的宮主，敢情不僅是披風，連她身上的紫衣，也金絲繡邊，燈光之下，只要她那麼微微抖顫，也會閃出似氤氳的金霞，即使俏臉兒繃得再緊些，也掩飾不了她在忍笑。

陸游可更加惱怒了，眞是佛都有火，捱了一鞭兒，唷！兀自疼痛得緊，倒說是手下留情。

「呔！」陸游又跺了一下腳兒，說：「誰教妳們說我是鷄貓子喊叫，難道妳們又不聒噪，聒聒兒，聒聒兒……啊……」

他這是怎麼啦，不是惱得跺腳麼？怎麼眼兒睜大了，不惱了，倒像迷惑起來，雖然一瘸一拐，却滑着步兒，把五個妞兒逐個瞧了又瞧。

除了那紫衣的宮主被他這突然的轉變，像是愕然，也把眼兒睜大了外，四個妞兒都互望了一眼，也都愕然了。

陸游的眼兒霎動起來了，便是那宮主，也不明白陸游為何不惱不怒，反倒得意，而且笑了。

「那麼，妳們也是打北邊兒來的了，」陸游說：「好吧，常言說得好，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何況我又佔了便宜。」

那五個姑娘更是愕然了，小桃說：「你說些甚麼？」

「妳們會說雞貓子喊叫，又知聒聒兒是紡織娘，當然是來自北方了，可知鷄貓子專吃聒聒兒，就算我是鷄貓子也罷了，可專吃你們這些聒聒兒，我如何不佔了便宜。喂，妳們笑甚麼？」

陸游說得一本正經，又是揚眉，又是挑眼，那模樣兒一定是有趣得緊，如何不把小桃、小玫笑得彎了腰兒，小菊也忍俊不住，連幽靜的小梅也掩起嘴來了。

那紫衣宮主步下石階，臂兒未揚，已嚇得陸游旋身，急滑步，只道她又會一鞭子抽來。

那知這紫衣宮主是揚了臂兒，只不過也僅揚了臂兒而已，金霞流轉，却不暴閃，顯然那是金絲編織成的軟鞭，長長地拖在地上。

陸游可明白了，不要說映着灯光，日光之下，必然軟鞭一揮，便有耀眼的金霞流轉，何況劈空爆響，也必然宛若晴空霹靂，那就不僅先聲奪人了，而且耀眼金霞暴捲，必然也鞭影如山。

不怪適才竟躲不過去了，倒眞小看了這條軟軟細細的鞭兒！那自也是他一時輕敵之故。

旋身，急滑步，她，要做什麼？

步下台階的宮主忽然一揚眉，說：「果然我沒猜錯，敢情眞人不露相，你還是一個練家子。」

「啊呀！」陸游大叫一聲，跳了起來，叫道：「你這妞兒為什麼又打我？」

是他早有防備，饒是鞭影如山，在頭上只發出一聲爆響，好像他只是跳起來而已，但腳離地，已在空中一個滾翻，眨眼之間，已變了三次方位，可不是那紫衣宮主，挫腕一抖，軟鞭倒捲珠簾，接連兩鞭，皆落了空。

只聽那小桃喝道：「宮主面前，休得無禮，好小子，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陸游可眞惱了，那有這樣兒霸霸，蠻橫不講理的妞兒。不料那紫衣宮主不惱，反倒眼兒亮了，一抖長鞭，說道：「你專吃聒聒兒，我就專打你這雞貓子。」

金霞暴閃，分明是斜肩向他劈落，是一招雪花蓋頂。陸游哼了一聲，腳下不丁不入，身子霍地往後便倒，嘿嘿！教這妞兒見識燕雲十八翻的功夫，若不是內外功夫都到了家，也施展不出這鐵板橋功夫來，待那鞭兒從他胸前掃過，他可已復了原位，自是快得像沒動彈過一樣，心下好不得意。

嘿！必會嚇這小妞一跳，見鬼，鞭兒怎會劈空了啊，人家分明沒動彈！

不料他高興得早了，金霞一閃，却不是從身前，驀聽啪的一聲爆響，石板地上竟閃出一溜火星，啊呀！待他知道上了這妞兒的當，那金絲軟鞭已化作雁落平沙，却偏擊在地上，陸游慌忙一滑步，可更上了大當，像是那妞兒早知他有這一着，腳脛上一緊，已被那彈起來的軟鞭纏個正著，敢情那鞭頭上有倒鈎，立即扣得緊了。

只把個陸游嚇得差點兒心膽俱裂，若然心膽不裂，只因氣也氣極，怒也怒極，他下燕山，走江湖，只道從此江湖笑傲，鋤奸懲惡，打盡人間不平事，那知初遇一個柳青青，已是棋差一着，縛手縛腳，那還可說是在人家姑娘面前，情迷愛亂，心甘情願，豈僅打不還手，而且打在身上，喜在心頭，其實可以躲得開的，不躲，能化解得開的，也不化解，嘿！若不是他跌得額破頭傷，又怎能被她摟在懷裡，享受那軟玉溫香，認眞說，就沒和人家柳青青姑娘較量過，而且，喜愛得那麼沉迷，又為什麼要較量。

天啊，他惱了這紫衣宮主，呔！惡死了的小妞兒霸，認眞較量了呀，甚至連燕雲十八翻的功夫也使了出來，眞羞死人，也氣死人，不到三招兩式，就被人家擒住了。

忘了腳脛上被金絲軟鞭扣住了，氣得惱得他猛可裡一跺腳，罵道：「你這該死的聒聒兒小妞，你這是什麼邪門功夫，八成兒你是個該死的小妖精，有膽兒的，放開我咱們較量。啊唷唷！」

那知他不跺腳，也還罷了，越跺，那鞭梢兒……不，不是扣得越緊了，而是陷入，也像刺入他的肉裡，眞是痛入心肺！

那小桃、小玫，早拍起手兒來，叫着笑道：「跺啊，罵啊，怎麼不罵又不跺了？」

「宮主，敢情這小子惱起來，更俊得愛煞人。」

呔！陸游氣極，也痛極，男兒漢，大丈夫，流血可不能流淚，雖然痛得淚珠兒已在眼眶裡打轉，死命咬緊了牙關，豈僅不叫，連哼也沒哼一聲。

「噯唷！」是那小梅叫道：「瞧他怪可憐的，宮主，且饒他這遭兒。」

那小菊竟露出滿面憐惜，向他走近一步，說道：「宮主已是手下留情，快別罵了，休要惱了宮主……」

她這是做什麼，分明不讓其他四個妞兒見到，立掌，以掌心相向，指尖兒連連上揚。

「別哭啊！」那小玫嘻嘻笑，說：「快求個饒兒，宮主就放了你。」

氣極的陸游那還敢移動一下腳兒，使勁抹了一下額上流下來的汗

，罵道：「你這該死，瞎了眼的聒聒兒，誰哭啦，呔！」

人影一晃，也香風陣陣，簡直就是花氣襲人，偏又不敢移步，只能一扭身兒，那知仍被那小桃的桃紅衣袖拂在臉上，道：「噯喲！人家是男子漢，大丈夫，流血也不流淚呀，小玫，你冤枉人家啦。」

陸游雖然不敢移步，但不移步，腳脛上不那麼痛了，他仍是可以施展鐵板橋的功夫，仍可躲得開的，那知他咬緊了牙關，竟不躲閃，竟任由小桃的衣袖拂在臉上。

敢情是替他抹汗，輕輕柔柔的。

陸游竟任由她輕輕柔柔地抹，這倒也不錯，沒人看得見他眼珠在直轉。

小菊這妞兒以掌心相向，指尖兒連連上揚，是什麼意思啊？分明是在暗示甚麼？

陸游忽然大悟，倏的腕底翻雲，手搭在小桃的芳肩上，霍地騰身，蜷腿，在空中滾翻，再滾翻，那自是快逾電閃，幾個妞兒才這一怔，早見金霞流光，啪的一聲，紫衣宮主的金絲軟鞭，已被陸游抖落地上。

小桃一聲啊呀，連退了兩步，是陸游用勁大了，站立不穩，小玫已一聲嬌叱，叫道：「好小子，休得無禮！」

斜跨一步，搶在那發楞的紫衣宮主面前，那宮主甚至愕然而有驚容，這小子竟能脫得出她的金絲軟鞭，不僅是驚，而且驚中有喜。

呔！當眞老虎不發威，被你們這夥聒聒兒當作病貓了，腕底翻雲，拂柳分花，閃電般已在小玫的臉蛋兒上捏了一下，摸了一把，說：「求饒啦，啊喲！你這小臉兒還眞是嫩。」

氣得也羞得小玫一跺腳兒，手挽蘭花，鳳點頭，好功夫，陸游才見眼前朵朵蘭花湧現，縮回去的手背上已捱了一下子，被小玫的指尖掃中了，有如針刺一般。

「啊唷！」陸游滑步，倏地一旋身，說：「敢情你這朵玫瑰花兒有針，饒你不得。」

小玫眼前頓失了陸游的蹤跡，敢情已轉到她的身後了，啪的一聲，一掌打在小玫的屁股上，說：「勞駕，替我給這小嬈妖一個嘴巴子。」

那小玫站立不穩，衝前，可就與搶來的小桃迎個正着，自家姐妹，那裡防，可不是被衝前的小玫，一巴掌脆生生刮在臉上。

變生頃刻，衝前的小玫爲了保持平衡，自然手之舞之，雖然和小桃兩下裡湊個正着，但竟一巴掌刮在小桃臉上，不能不說邪門。

啊呀呀！而且兩下裡都收不住勢子，撞個正着，也抱個正着。

那紫衣宮主和小菊小梅却看得明白，竟會愕然而驚，驚中更帶喜，眞不信陸游竟有這麼快的身手，是陸游在小玫的肘下一托，慌亂間，竟連小玫也不自覺，那一巴掌便刮在小桃臉上。

那小菊就不僅是既驚且喜，而且喜得格的一聲，笑出聲來，連幽靜的小梅也爲之莞爾。

却惱了那紫衣宮主，喝道：「給我拿下了，還要等我來出手不成？」

說時遲，那小桃小玫已兩下裡一分，一個摸着屁股，一個摸着臉兒，可不是傻了，眞邪門，都瞎了眼兒，老羞不怒，却紅了臉兒，一左一右回身搶來，小菊好美妙的身兒，恰似仙女飛天，打他頭上一掠，落在院中，攔住了他的去路，嘿，階上的小梅衣袂一飄，銀霞一閃，已悄悄站在他面前，和小菊成了一前一後，把陸游困在核心。

顯然小玫這個玫瑰花兒多刺，性也烈些，女孩兒家的屁股可是打得的嗎，因而也惱得多些，切齒却不咬牙，叫道：「邪小子，你這該死的邪門兒小子，休想逃走。」

初遇柳青青，再遇到這紫衣宮主，連吃了苦頭，幾乎信心盡失了，現下連番得手，小桃、小玫兩個妞兒，豈僅都有一身功夫，而且了得，縛手縛腳的却不是他，而是人家，那信心盡復，眉兒一揚，頭兒也揚得更高了，說：「我爲甚麼要逃走，求饒啦，啊呀！」

四個妞兒只是把他困在核心，尚未出手，驀聽他忽然大叫一聲啊呀！都怔了怔，那已滑出的步兒也停下了，不明白他爲甚麼大叫。

陸游瞪大了眼兒，而且逐個兒瞧了一眼，說道：「奇哉，妙哉，四季花兒開，我知道你們叫甚麼名了。」

豈僅不逃，不躲，反而呆楞楞，傻兮兮，四個妞兒也就楞住了。

陸游一滑步，晃身在小桃的臉上擰了一下，不知那小桃是不防他有此一着，又或因方才一怔之頃，躲不開，還是壓根兒就沒躲。

陸游還嘻嘻笑道：「泛桃花醉臉薰薰，你必是叫春桃。」

可就不僅是怔，而是驚愕了，不僅那四個妞兒，甚至連那紫衣的宮主。

說時遲，小玫已大叫一聲「啊唷！」當眞是快逾電閃，分明是尚在小桃面前的陸游，一晃身，已在小玫的臉兒上，這番却是重重地擰了一把，却早退後了兩步，說道：「夏日炎陽紅艷艷，玫瑰花兒開，你這惡妞多刺，必叫夏玫。」

小玫的指甲必是尖又長，先前掃扎在他手背上，兀自疼痛得緊，

這就是他不僅擰得重些，而且打她屁股之故。

即使連摸着臉兒的小玫，連同那宮主，都怔得睜大了眼兒。

「呔！」那紫衣宮主叫道：「你端的是甚麼人？」

陸游且不瞧她，只因小菊已跺起腳兒，叫道：「你……你敢？」

「不是不敢，是捨不得擰痛了你，但摸一下子可行吧！」

陸游連身子兒也沒晃一下，那知小菊是眼前一暗，再要躲時，那還來得及，可不是被他在臉兒摸了一下，那麼輕輕柔柔，呔！好大膽，且欺近她身邊來，旋身再旋身，都以爲他要逃走，才都連聲嬌叱，那知陸游只不過從小菊身後一轉，又自動轉入核心來。

原來是他在小菊耳邊耳語道：「你是個好心腸的小妞，謝你指點。」

那自是指先前得這小菊的指點，才能脫出紫衣宮主的金絲軟鞭。

「咦！」只聽那小梅叫道：「沾衣十八跌……」

那宮主已厲聲喝道：「暗藏燕雲十八翻，不怪你這身手恁地奇詭了，趁早兒說了便罷，燕山客是你的甚麼人！」

那小梅嬌小清麗如深谷幽梅，竟被他看了出來，這番可輪到陸游來驚訝了，不料這紫衣宮主竟能看出他在施展開沾衣十八跌的功夫中，暗藏燕雲十八翻，竟也被她看出來了，而且還看出他的門派師承，可知這紫衣宮主即使比柳青青年長，也大不了三兩歲，竟如此了得，先前一出手，他已受制於她了，不料見識也高人一等！

「好見識，當眞寒梅吐芬芳，愛煞人。」

陸游只一旋身，這番不是擰在臉上，而是比閃電更快，在小梅嬌小挺直的鼻子上，點一下，那自是輕輕地，說：「人兒如花，妳必是叫冬梅了。」

簡直就是眨眨眼間，四個妞兒不是被他擰一下，就是摸一把，簡直就是呆了、傻了，任由他又摸又擰，都不明白，是不躲閃，簡直是忘了躲閃，不知躲閃，甚至也不化解。

甚至那提着金絲軟鞭的紫衣宮主，也只把眼兒越睜越大，像是呆了、傻了。

原來那四個小妞眞叫春桃、夏玫、秋菊、冬梅，可是從小兒都叫她們是小桃、小玫、小菊、小梅，除了那紫衣宮主和替她們取名兒的爹娘，以及她們自己，從無人知道其實以春夏秋冬爲名的，不料陸游戲耍嬉戲，竟猜個正着。就像他胡說亂猜，竟猜中柳青青的名兒一樣，想想那冷如寒冰的柳青青，不也笑靨生暈，寒冰爲他解凍了麼。

陸游拍拍手，把頭兒揚得高了，嘻嘻笑，說：「老虎不發威，被妳們這幾個聒聒兒當作病貓了，既知我的來歷，妞兒們，討饒啦。咦，妳妳……」輪到他來發楞了，目光從小梅臉上轉到那紫衣宮主：「你你……怎知我的來歷？」

必就是這緣故，初相見，乍相逢，表面上看來，書呆呆、傻兮兮，其實秀於外、慧於中，雋智靈慧得令人驚奇，笑謔嬉戲，却又不失純眞，尤其一雙朗朗星眸，正而不邪，就像現刻一樣，才得意得色舞眉飛揚，突然之間，却又呆了、傻了。

像是半晌才想得起小梅和那宮主說的話，也毫不掩飾他的驚訝。

「啊！」那紫衣宮主的眼兒發起亮來，面有驚喜之色，說：「那麼，你眞是燕山客的弟子？」

不轉眼珠子的陸游早把被他捏了、摸了、打了的四個小妞忘了，却不知小桃眼兒媚，怒在面上，却樂在心頭；羞得小菊摸着臉兒，好心腸、沒好報，怎不惱煞；雖然不過被他在鼻子上點了一下子，但幽靜的小梅，怎會不氣帶嗔；最是性烈多刺的小玫一使眼色，跺脚大叫一聲：「咱們倒要瞧他是老虎，還是病貓，一、二、三！」

陸游大叫一聲，眼前乍紅還白，花氣襲人，五彩繽紛，四個小妞已圍繞着他，如飛旋轉起來，却沒一個出手的，不，羅帶飄香衣袂捲，眼前身後，身左身右，何祇數十隻纖纖玉手，似菊如蘭，拂柳飛花，招招是虛，陸游眼花已撩亂，顧前可顧不了後，令他如何不脚亂手也忙，偏又香風撲鼻，即使用得上勁兒，倒惜玉憐香，生怕出手就會傷了人家。

「呔！」陸游叫道：「好男不跟女鬥……啊唷唷……」

他不叫倒也罷了，他一叫，那數十隻纖纖玉手，由虛變實，不料他狠不起心腸，倒縛手縛脚了，臉上不是被人家刮了一嘴巴子，就是臂上被擰了一下，敢情，人家姑娘還不過是以牙還牙，以擰還擰。

「呔！」陸游脚亂手忙，叫道：「你們四個打我一個，算甚麼男兒漢、大丈夫，啊唷……」

必是被她們又打又擰，那氣兒消了，早聽這個嘻嘻，那個噗嗤，都忍不住，樂啦，小桃一旋身，在他臉上重重擰了一下，說：「你說對啦，咱們不是男兒漢。」

啐了一口的小菊說：「打你這個不知好歹，恩怨不分的大丈夫。」

陸游一把沒揪住小桃，倒被小菊欺近身來，重重打了他一個嘴巴子，那自是惱他恩將仇報，更惱他

斗膽摸了她的臉兒。

驀聽小梅大叫一聲：「啊呀！」

敢情陸游翻腕倏抓，小菊早一旋身，閃了開去，偏是小玫換位移形，巧巧地湊了上來，還是陸游拋手得快，指尖也才只掃中小梅的鼻子，無巧不巧，又是鼻子。

陸游也大叫一聲，而且竟站立不穩，衝前，竟是向小梅撲去，嚇得小梅一聲尖叫，跳過一邊，陸游却已撲倒在地了。

敢情是小梅早轉到他身後，伺機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嘿！誰教他打了她的屁股，女孩兒家的屁股豈是打得的，不怪適才失了她的踪迹了，敢情咬緊了牙兒的小玫，伺機以踢還打，惱在心頭，這一脚自是踢得不能再重了。

陸游那還站立得穩，衝前，撲倒在地。

小玫就勢一躍，一脚踏在他背上，叫道：「併肩子的，上呀！這壞透了的小子怎生戲耍我們，咱們也怎麼懲罰他。」

餘外的三個妞兒樂得嘻嘻哈哈，一擁而上，早把差點把小玫掀翻在地，要爬起身來的陸游，七手八脚又把他按翻在地，四個妞兒八隻胳膊，粉拳齊下，當眞是掌指也併上，拳頭打在身上腿上，掌兒刮在臉上，指兒自是擰在臂上，臉兒上也被四個妞兒擰得白一塊、紅一塊。

痛可忍，也許壓根兒就不痛，那癢可忍不住了，殺豬般叫了起來，叫道：「放開我，妳們四個打我一個，算甚麼英雄？」

「誰說咱們是英雄。」小桃嘻嘻笑，再又在他臉上擰了一下，呔！竟還不放手。

「也不是男兒漢。」啪的一聲，小玫又重重地在他屁股上拍了一掌，踢的那一脚不算，這已是第三掌了。

文靜的小菊也樂了，說：「也不是大丈夫。」

算是手下留情，似重還輕，只在他臉兒上摸了一下，不，像是揉。不不，簡直就是搔癢。

小梅也樂得合不攏小嘴來，說：「小桃，妳揪着他的髮髻，抬起他的頭來，他打了我的鼻子，我也要打還他。」

髮髻，是柳青青替他挽的髮髻呀，那可不行，叫道：「宮主，饒命呀，你縱容妞兒行兇，也不管束，算什麼宮主？」

趁那四個妞兒笑得花枝兒般亂顫，那手兒自是笑得也軟了，霍地捲腿，一個鯉魚打挺，跳了起來，一溜烟，已躲到那紫衣宮主身後，呔！好大的胆子，竟從身後把那宮主攔腰一抱，竟把適才差點兒打斷了他脚脛的宮主，當作了救苦救難菩薩。

小桃已拍起手來，說：「好哇，天堂有路你不走。」

小玫怒放心花，說：「地獄無門你偏闖投。」

小菊抿着亂了的髮兒，心兒已提到了口腔，說：「呀！找死呀！快……快……」

那個逃字尚未說出口來，却不知陸游並非眞抱，只不過作個勢兒，那紫衣宮主又豈容他抱個正着，好美妙的身法，肩不晃，脚不移，身子兒飄前半步，陸游已抱了個空。

既然不是眞抱，作勢而已，又那會收不住勢子，衝前，竟一頭兒撞在那宮主背上。

陸游心下大吃一驚，兩番着了她的鞭兒，脚脛腿上，兀自疼痛，抱非眞抱，這番可是眞撞，本想也一頭撞得她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給她吃點苦頭的，那知那宮主腰兒一挺，是撞個正着了，但却不是他撞在人家背上，而是那宮主背上生出反彈之力來，忒怪！分明軟如棉，怎會有那麼大的反彈之力，震得他眼前冒金星，跌倒在地，倒跌得他自己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都以爲她必然惱怒的，幸災樂禍的小桃小玫齊聲叫道：「休放過這壞透了的小子！」

小菊瞪圓了眼兒，叫道：「瞧他可憐生，宮主饒他這遭兒。」

陸游以手撐地、蓄勢，若這宮主一出手，便霍地一個滾翻，嘿！若再容她的鞭兒抽在身上，他也不是燕山客的傳人了。

那知，那宮主竟然不惱不怒，倏地一圈臂，好美妙，好快的手法，那長長的軟鞭呼的一聲，眞個金帶纏腰，却不過打他頭頂掃過，一片金霞閃處，那金絲軟鞭已纏扣在她自己的腰上，成了束腰的金帶，她那身段兒本已婀娜，繞體金霞流光，窈窕更生姿。

一半兒假，一半兒眞，瞧得陸游睜大了眼兒，叫道：「啊呀！敢情你還會變戲法兒。」

「敢情，」說的不是她的嘴兒，敢情，她的眉兒眼兒也會說：「燕雲十八翻，乃是燕山門功夫，却被你暗藏沾衣十八跌，簡直妙到毫巔，差點兒被你瞞過了，敢情你是眞人不露相。」

隨轉身對那已是目瞪口呆的四個妞兒道：「人家手下留情，被人家戲耍了，也不知道，還敢逞強逞能，憑你這四個丫頭，豈是人家的對手？」

陸游眞嚇了一跳，連柳青青也被他瞞過了，竟瞞不過這紫衣宮主，還有，那小梅，至少也看出了他施展的是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四個妞兒中，數她年紀最小，倒比其餘三個妞兒更有見識，也許寒梅幽靜

自芬芳，不由他不瞟了小梅一眼，另眼相看。

訕訕地，傻笑嘻嘻，陸游站了起來，原來他是有意試探，暗中已把這宮主和柳青青的功夫作了個比較，不由他不替柳青青捏了一把汗。

柳青青可不是一見他，就潑辣辣，兇霸霸，他也不會施展出眞實功夫來，他也壓根兒沒騙柳青青，沒看出他的出身來歷，那有何奇。但這宮主和四個妞兒可不同了，日常往來，皆是江湖武林中人，比柳青青見多識廣，她手中的金絲軟鞭，還是奇詭得眞難招架，揮舞起來，不但是聲如霹靂，更有耀眼的金光惑於神，也許還是柳青青的柳葉飛刀的尅星，何況這宮主背有寶劍，必也有了得的造詣。

有其女，必也有其父，焦天龍口中的主公，柳青青全家被殺害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了，柳青青必已都暗中查訪得明白，是以才小心翼翼，何況是以寡敵衆，不，是上萬成千。

是了，是了！之所以……

陸游傻笑兮兮，心兒却在往下沉，爲了柳青青，那是眞而又眞，無論是水裡火裡，是虎穴，是龍潭，他也敢闖，却偏要他闖進這溫柔鄉裡來。

傻笑兮兮地，逐個兒瞧了一眼，是轉着頭兒，逐個兒瞧了一眼。却是被柳青青一語道破了，沒有人會對他存戒心，避嫌疑的，不僅是他傻兮兮，一雙眸子也正而不邪，任何人一見，也可看出他心無邪念的。

不，要說，一定要說眞心話兒，誠於中，自也形於外，這宮主目光如炬，四個妞兒可都不是可欺的，忙道：「啊喲！我這臉上身上，兀自疼痛得緊，宮主再替我臉上貼金，我可得找個地縫兒鑽了。」

摸着紅一塊，白一塊的臉兒，直皺眉。

敢情溫柔鄉，是這滋味兒，教他怎不苦臉皺眉，可都以爲他眞是渾身疼痛得緊。

那小菊啐了一口，小玫却呸了一聲，那裡肯信，一撇嘴兒，說道：「咱們當眞不是他的對手，那及得他肉厚皮粗，臉皮子更厚。有本事，就別皺眉頭。」

那小菊却把小梅的衣袖拉了一下，却退後了一步，耳語道：「咄咄怪事，宮主怎麼啦？」

小梅抿着咀兒一笑，也在小菊身邊耳語道：「棋逢敵手，將遇良才。」

格的一聲，笑出聲來的小菊說：「不對，應該是金童逢玉女，才子遇佳人。」

（未完・六）

驚艷一槍

太師威逼兼利誘　丞相假戲試眞情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蔡京下令，要王小石暗殺諸葛先生。

他的理由是：諸葛不死，國無寧日。

言外之意是：他不死，你死。

如果王小石殺不了諸葛先生，蔡京便要動用他的生殺大權，把「金風細雨樓」在京城裡連根拔起！

王小石受過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知遇之恩，而且他和正副樓主都有結拜之義。金風細雨樓已成爲他到京師來之後的第一個家。

看來，爲國爲民，在情在義，他都只得必殺諸葛！

* * *

王小石無可選擇。

他只有暗殺諸葛。

——「三日內必殺諸葛，否則提頭來見。」

現在已過了兩天。

還有一天。

——要吃飯就得煮飯。

——要有學問就得讀書。

——要殺諸葛，首先得要接近諸葛。

如何接近諸葛？

——這點似乎不難。

——蔡京和傅宗書之所以選王小石來執行狙殺諸葛先生的行動，除了因爲王小石的武功高強、行藏未受注意、並跟官府朝廷毫無瓜葛之外，還有兩個重大的原因：一、他聰明機敏，且工於書畫醫藝，與諸葛先生正好氣味相投；二、他是天衣居士的門人，天衣居士正是諸葛先生的二師兄，就憑這個關係，由王小石來執行暗殺諸葛先生的計劃，當然是最適當的人選了。

他有一百種理由去接近諸葛先生，並且絕對能接近諸葛先生。

問題只在：他殺不殺得了諸葛先生？

* * *

這問題，王小石答不出來。

至少現在還不知道。

——有很多問題，現在還沒有答案的，但只要過了一段時候，答案就自然會出現。

時間，無疑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時間本身才是最大的問題，所以，沒有甚麼事情是時間所不能解決的。

所以王小石在等。

——等時間來爲這問題下答案。

——他在等下令。

——等殺死諸葛的命令！

* * *

命令怎麼還不下來？

* * *

下來了。

命令是由龍八太爺身邊的親信下達的。

龍八身邊有八名後亮花頂、前開雕袍的武官，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但在這項行動裏，他們只成了傳達訊息的人。

命令在中夜遽至。

「諸葛先生於今晨卯時到『神橫府』與七情大師對弈，這是殺他的最好時機！」

王小石待命而發。

他整衣繫劍，正待出發，忽然又接到命令：「有變。諸葛改赴『青牛宮』，改於今晚亥時潛入『青牛宮』行刺爲宜。」

王小石居然打了個呵欠，倒頭就睡，準備養足精神，準備是夜行刺。

但他尚未睡着，指令又至：

「刺殺諸葛一事，目標已生警覺，行刺一事全盤取消。」

王小石看到這指令，反而沒有睡。

他在罵。

果然在丑時初又來新的指示：

「諸葛先生因查重案，會在未時與門下的冷血、追命，出現於三合樓。」

隨即消息再變。

「諸葛在未赴三合樓之前，會先經過瓦子巷，那才是最佳妙的狙殺地點。」

王小石開始擺動雙脚，搓揉十指。

時正隆冬。

旁人看見，最多只以爲他感覺得冷，而不是緊張。

——他是不是有點緊張呢？

指令卻來得一次緊過一次，端的是非常緊張。

「諸葛先生中風病倒，病況樹大夫主治，先行格殺樹大夫，再假扮御醫，申時行刺諸葛。」

王小石看了這回的指令，喃喃自語：「忒也湊巧！」

接着，又來了一道密令。

信封上標明是「最後密令」。

「傅相爺邀宴諸葛，酉初聚於孔雀樓。相爺碎杯爲號，即行格殺。」

之後，就不再有任何指令。

龍八太爺的「龍城八飛將」，爲了要傳遞消息，也出動了其中七人。

王小石屈指一算，在子初到丑時末的兩個時辰之內，總共接到了七道命令。

刺殺的地點、時間、方式，也一連改了七次。

無論再怎麼改，只有一點是不改的。

人，還是要殺的。

諸葛，還是一定要死的。

——問題只在：王小石殺不殺得了他？

* * *

（殺得了也得殺，殺不了也得殺。）

（他不殺諸葛：太師蔡京和丞相傅宗書，就會對付「金風細雨樓」，就會逼城裏的江湖好漢無所容身，就會使方恨少、唐寶牛、張炭、溫柔這一干人都得身入牢籠，而且，他們也必不會放過自己！）

（在情在理，爲人爲己，都必殺諸葛！）

* * *

約會情人，要在花前月下，不管月上柳梢頭，還是夜半無人私語時，都要講究情調。

殺人呢？

* * *

酉時。

沒有比這更幽美的時分。人們工作了一天，各自拖着疲乏的身軀回家，家家昇起了炊煙，人人圍在桌前晚膳，孩子們在門前嬉戲，撲抓遍地的點點流螢，天空佈起了會眨眼的星燈，戶戶點亮了會流淚的燭光。溫馨無比，無比的溫馨。

沒有比這更憂傷的時刻。看黑夜如何逐走黃昏，聽大地如何變得逐漸沉寂。雪，在沒有陽光的融解下，如何要凍結窗內的燭火；人，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後，如何讓疲憊去絕望了明天的期待。幽黯無盡，無盡的幽黯。

這是個特別美麗和特別淒清的時節。

這時候，王小石就在風刀、霜劍裏，來到「孔雀樓」。

他要殺人。

——必殺諸葛！

* * *

孔雀樓三樓北四窗拋出了一盞燈籠。

燈籠印着朱印「傅」字。

王小石一看，立即上樓。

這時候，孔雀樓上都是客人。

食客。

一家大小來吃個飽的，跟三五友好來小酌的、跑江湖的、幹一整天活的、潦落不得志的、當官發財得意的，全在這兒，各搞一桌，或各佔一座，聊天的聊天，充饑的充饑，醉翁之意的醉翁之意。

人多極了。

幾乎客滿。

——如此興旺發達，豈能聯想到萬民疾苦、邊疆告急！

王小石一上樓，見到一個手裏拏着箇鳥籠的相師就問：「你喝的是甚麼茶？」

相師想也不想，即答：「檢查。」

王小石立刻就上二樓。

因爲那是一句暗號。

（王小石問：「點子在不在上面？」對方答：「在。」）

在——他就上去。

上了二樓。

一上二樓，他就問那個不住打噴嚏的店夥：「山有好樹，就有好水；一家好酒樓要用甚麼方法才能留得住永久的客人？」

店夥答：「終生名菜。」

王小石聽後，即上三樓。

因爲那也是一句暗號。

（王小石問：「一切行動都照常嗎？」

對方答：「照樣。」）

於是他上了三樓，到了北四房。

房前站了兩個人，腰繫蟒鞭，背插金鞭，目含厲光，站在那兒，就像兩座門神，一看便知是曾經着意打扮，其中一人，不知怎的，王小石覺得有些眼熟。

三樓都是爲貴賓而設的廳房，人客雖滿，但人客都在房裏，反而很覺清靜。王小石一步上樓來，那兩人完全不動、不看、不回頭，但王小石卻感覺到他們已在留意着自己。

他毫不猶豫的就走了過去。

直走向北三房。

還走過了北三房。

到了北四房。

他施施然經過那兩人身前。

走進了第五房。

* * *

王小石一掀開帘子走了進去，在那一房人的詫異與詢問聲中，他已衝了進去。他不等傳宗書的擲杯爲號，一脚踢破兩房相隔的木板牆，牆倒桌翻，王小石就看見四房裏有兩個人正離桌而起。

其中一人，紫膛國字臉，五綹長髯如鐵，不怒而威，驚而鎮定，正是傳宗書。

另一人，深目濃眉，臉透赤色，倉皇而起。

座上還有幾個人，但王小石一眼望去，只看見這兩人。

王小石衝了過去。

那人大喝一聲：「拿下！」

有三個人已欺近王小石，另外一人已護在那人身前。

那三名逼近王小石的人，一人施展擒拿手要制住王小石的攻勢，一人舉籐盾要攔住王小石的刀光，一人以掃堂腿、攔江網猛攻王小石的下盤。

這三人的攻勢，王小石決不是應付不了。

不過，如果他要應付這三人的攻勢，他的攻勢就免不了要一緩。

他不想緩。

他不能緩。

他發出了刀和劍。

空手發出「隔空相思刀」、「凌空銷魂劍」。

這三人立刻倒下了兩人。

可是王小石背部也受重擊。

他的血湧在喉間，但還沒有溢出唇邊，他已衝近諸葛先生身前。

諸葛先生身前的那名侍衞立即出刀。

一出刀，刀就斷成七截。

七截刀分七個部位激射向王小石。

——原來那不是刀，而是暗器！

王小石拔刀。

刀光驚艷般地亮起，一如流星自長空劃過。

七截斷刀，自七個方向射出。

有人悶哼，有人哀號，有人自血光中倒了下來。

剛才三人中剩下的一人，和護在諸葛先生面前的高手，一前一後，夾擊王小石。

這時，諸葛先生已躍到了窗前，準備跳下去——一落大街，要殺他就難若登天了。

王小石雙袖忽然一捲，把一前一後兩名敵手都捲飛出去，撞向諸葛先生！

——如果諸葛先生這時跳下去，就一定給這兩人砸箇正着，以這種猛勢，只怕非死亦得重傷不可！

諸葛先生忽如游魚般一溜，避過窗口，背貼板牆，那兩名高手不及半聲呼叫，已自窗口掉落街心。

王小石身形展動，已到了諸葛先生身前。

他只求速殺諸葛。

就在這時，他的胸際又着了一擊。

重擊。

他悶哼一聲，那一刀像一記無意的顧盼、刻意的雷殛，直劈諸葛先生。

刀光如深深的恨，淺淺的夢，又似歲月的淚痕。

諸葛先生忽然尖嘯起來。

遽然之間，他只一舉手、一投足間，王小石那一刀就不知怎的，給一種完全無法抗拒的大力轉移了並空發了那一刀。

那一刀雖然空發，但刀勢依然擊落在諸葛先生身上。

諸葛先生大喝一聲，身後的牆轟然而塌，他已退身到北三房裏。

這時，那兩名給王小石抛出窗外的高手，這時才蓬、蓬二聲落到地面。街外傳來驚呼。

王小石跟進北三房。

北三房杯碎碗裂，有人驚呼，有人摔跌。

王小石甚麼都看不見。

他看不見其他的人。

他看不見杯，看不見碗，看不見酒，看不見桌，看不見椅，甚至連牆都看不見。

他只看見一個人。

諸葛先生。

——他要殺他。

——非殺不可。

他拔劍。

他拔劍的時候，前面迎過來、後面追過來、左右包抄過來的至少有七個人向他發出了攻襲。

狠命的攻襲。

但當他拔出了劍的時候，那七人都已倒了下去，就只剩下了劍光。

那三分驚艷、三分瀟洒、三分惆悵和一分不可一世的劍光。

那一劍的意境，無法用語言、用圖畫、用文字去形容，既不是快，亦不是奇，也不是絕，更不只是優美。

而是一種只應天上有、不應世間無的劍法。

這一劍刺向諸葛先生。

這一劍勢無可挽。

（如果前面是太陽，他就刺向太陽；如果前面是死亡，他就刺向死亡；如果前面站着是他自己，他就刺向自己——）

諸葛先生只做了一件事。

他突然分了開來。

一個好端端的人，不可能「突然」給「分」了開來。

他的頭和四肢，乍然間像是全「四分五裂」了一般。

然後驟然一分而合，頭和手脚，又「合」了回來。

但在那一「分」之際，諸葛已破解了王小石那不可一世的一劍。

（王小石見過這種奇招。）

（在六分半總堂的決戰裏，「後會有期」，「兵解神功」，便是能把自己的四肢分成前後左右四個角度折裂，像驟然「斷」了，或遽然「裂」了起來一樣，攻擊角度可以說是詭異已極！）

現在諸葛使的也正是這一招。

王小石嘴角溢出了鮮血。

——剛才受重擊的傷，到現在才流到唇邊。

諸葛先生一招破解來勢，並不戀戰，立刻疾退。

背後的大桌連着酒菜給撞翻。

至少有十一個人，連同剛才守在外面的兩座「門神」，也向王小石衝了過來。

王小石不退。

從他闖入席間起，他從來就沒有退過半步。

他刀劍齊出。

諸葛先生如一隻白鶴般掠起，更如一隻鐵鶻般彈了起來，輕如一隻蜻蜓；那兩座「門神」的金鞭和蟒鞭，同時擊向王小石。

王小石沒有避。

軟鞭捲在臉上。

臉頰上登時多了一道血痕。

金鞭打在肩上。

王小石哇地咯了一口血。

但他手上的三顆石子，已疾射而出！

諸葛先生左右膝各中一枚，額上又着一枚，脚一軟，登時往前仆跌，王小石劍下刀落，就要砍下諸葛先生的人頭——

忽聽有人雷也似的暴喝一聲：

「住手！」

「噹」的一聲，星花四濺，一人隨手抄來一把斬馬刀格住了他的刀和劍。

王小石一看，只見那人氣派堂堂，神威凜凜，烱烱有神，虎虎生風，正是當今丞相傳宗書！

* * *

——無稽！

不正是傳宗書要他去殺死諸葛先生的嗎？怎麼現在反而是傳宗書來救諸葛先生？

——荒唐！

* * *

「不許殺他！」傳宗書沉聲怒叱。

王小石道：「是太師和你自己要我殺他的！」

「我們要你殺的是諸葛！」傳宗書道：「他不是諸葛！」

* * *

王小石的樣子，完全寫着「啼笑皆非」四個字。

他望着翻倒的桌椅，推倒的門牆、狼藉的碗筷，還有倒在地上起不來的七八個不知姓名的高手，他的表情，就是完全無法接受傳宗書所說的話之寫照。

「你們這是甚麼意思？」他只好問。

——他拚了一死，受了不輕的傷，要一鼓作氣的殺了諸葛先生——結果，眼前的諸葛先生竟不是諸葛先生。

「要不是這樣試一試你，焉知道你是不是眞的要殺諸葛先生？誰知道你殺不殺得了諸葛先生？」傳宗書說：「除此之外，也沒別的意思。」

「有意思，」王小石慘笑道：「那麼，我現在有沒有資格去殺諸葛先生？」

「有，絕對有，」傳宗書把手上的判官筆交給了其中一座「門神」。「我們對你已完全放心。你已經過關了。」

「謝謝。」王小石嘿笑道：「那麼，這個差一點便死在我手上的人，是誰？」

——此人能在「舉手投足」間破去「相思刀法」再以「兵解神功」破解「銷魂劍法」，竟然只不過是傳宗書手上一個「傀儡」：幾乎是代諸葛先生而死的「犧牲品」。

「他是龍八，」傳宗書笑了。

「江湖人稱龍八太爺的就是他。」

龍八一張臉脹得赤紅，喘氣猶

未平息，只忿忿的盯着王小石；如果他的眼神可以殺人，他早就把王小石剁爲肉碎了。此際，他額角還流着血，兩條腿也無法挺直——王小石的石頭畢竟不是好消受的：就連「鐵砧板」龍八太爺也一樣禁受不起。

龍八死裏逃生，心有餘悸。他在江湖上的地位極高，在朝廷裏好歹也是一品大官，今日却幾乎給人格殺當堂，只脹紅了臉，像一隻發怒的螃蟹，氣得舌頭也有些打結起來！「他……是來殺我的？」他問傅宗書。

「是，」傅宗書笑道：「也不是。」

那名手拿金鞭的「門神」接着傅宗書的話鋒道：「他是來殺你的，不過殺的不是你。」

另一名手執蟒鞭的「門神」接着道：「他其實是來殺諸葛先生的。」

王小石乍聽此人說話，不知怎的，又有點耳熟。

龍八臉上的赤紅漸轉成青紫。「你邀我來孔雀樓，便是要我給人誤以爲是諸葛先生？」

傅宗書說得更直接。「我要你來這裏給人暗殺！」

龍八一屈膝就跪了下去，竟狠狠的道：「感謝相爺重用之情！」

然後又咚咚咚叩了三個頭，恭恭敬敬的道：「感謝丞相大人救命之恩！」

傅宗書鐵色的臉已蘊露了一點笑意。

一丁點兒。

——仿佛笑是一種施捨，他決不肯多施予人，以免傷本似的。

「這兩位，好鞭法，」王小石用手抹了抹頭上的血痕，又用手撫了撫脅上的鞭傷，「是『大開神鞭』司徒殘、『大闔金鞭』司馬廢吧？『大開闔神君』司空殘廢何在？怎不一起來？」

——「大開神鞭」司徒殘，「大闔金鞭」司馬廢以及精擅「大開闔神功」的「開闔神君」司空殘廢都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聽說這三人都是元十三限的護法。

那兩座「門神」笑了。

「他，不是諸葛先生，」傅宗書指着龍八悠然道：「所以用鞭使鞭的，也不見得就是司徒殘、司馬廢。」

王小石不再問下去，只說：「那麼，我可以去殺諸葛先生？」

傅宗書轉向王小石，雙目凝注，吐言如金石交鳴！「你以甚麼理由去找諸葛先生？」

「我是天衣居士的徒弟，」王小石答：「到開封府來自然應該去拜會三師叔。」

「你來京師已非一日，爲何遲至今日才來拜見先生？」

「因爲我有骨氣，我並非來投靠先生，我要自己在京城裏幹出一番事業，才去拜晤三師叔。」

「那麼你現在有大成大就了麼？」

「沒有，可是我有消息，要向先生告密：太師和相爺有意要招攬京城裏的各門各派，如不能收爲己用，即要趕盡殺絕；我要三師叔多加提防，這行動的目標無疑是針對二師伯和四大名捕。」

「你是從何得知此項機密？」

「我是金風細雨樓的人，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是我結拜大哥，他手上有一座『白樓』，專門收集資料情報，找白老二自然能從那兒探知線索。」

「你爲甚麼要告訴他這些情報？」

「因爲蘇夢枕野心太大，不甘於收編招安，但又不敢公然反抗，所以想利用我通知諸葛先生，以制止太師和相爺的計劃。」

「諸葛先生武功高强，遠勝龍八，且近日他身體欠佳，時有四大名捕在身邊衛護，你如何下手？」

「諸葛先生以爲我是他的師侄，且來通風報訊，可見忠心；我請太師身邊的魯書一、燕詩二、顧鐵三、趙畫四四位引走四大名捕，我再趁其下備，冒死行刺——另外，我還要向相爺相借一物。」

「甚麼東西？」

「『五馬恙』」。

「唔。諸葛先生稍通醫理，一眼便看出你在近日曾受過傷，這點你又如何解說？」

「我受的是『大開神鞭』司徒殘和『大闔金鞭』司馬廢的鞭傷；他們都是元四師叔手上的人，而元四師叔正是太師身邊大將。」

傅宗書緘默了半晌，目中像經過一陣甚麼過濾澄清似的，終於露出一種神色。

——一種像傅宗書這樣的人物絕難一見的神色。

「好！」傅宗書脫口道：「我問了你七個問題，即是給了你七個難解的結，但都給你一一破去。」

王小石淡淡地道：「不破解又何必去找諸葛先生！」

「尤其最後一項，這本來就是我叫他們來打你兩鞭的深意，」傅宗書在讚賞之餘還不肯道出這兩名「門神」的眞正身份。「你的回答正合我意。」

「一個大說謊家說的必然是有七成眞話；」傅宗書又道：「眞正會說謊的人，平時不輕易騙人，到了要緊關頭，才能瞞天過海。」

王小石忽然問：「我向諸葛道出太師和相爺的機密，相爺不見怪吧？」

「不這樣又如何取信于諸葛？

不如此就殺不了諸葛！」傅宗書慨然道：「何况，你也確然說中了我們的心意。」

「可是我向相爺的要求的事物，相爺還沒答應呢。」

「『五馬恙』？」傅宗書哈哈一笑，「你放心吧，還有『詭麗八尺門』的『藕粉』呢！到時候，全都會灌入諸葛先生肺腑裏，就等你給他補上一刀——或者一劍。不過，你要記住，以諸葛先生的絕世功力，就算中了劇毒，也只能制他於一時，殺他，還得憑點眞功夫。」

王小石目光一亮。「相爺早在諸葛身邊佈下高手？」

「你放心吧，」傅宗書說：「總之，你聽到那人說『終生名菜』四字，便是自己人。」

王小石長吸一口氣，一字一句地問：「那麼，我要在甚麼時候下手？」

「諸葛先生今晨卯時會在『神侯府』與七情大師對弈，」傅宗書也肅然道：「他近日身體欠和，這是殺他的最好時機；另者，魯、燕、顧、趙四人都會配合你的行動。」

王小石一怔，道：「這豈不是我收到的第一道指令？」

傅宗書冷然道：「本來我的命令從來就不改。」

王小石雙眉一軒。「我的要求也不改。」

傅宗書斜睨着他。「你不妨把你的請求再說一次。」

「殺了諸葛，我要求太師，相爺擢升蘇大哥和白二哥，取代諸葛先生在朝在野的地位。」

「唔。」

「要是我能殺死諸葛，仍希望留在京城，不想做一輩子逃犯。」

「如幸得手，望太師和丞相大人能對江湖上的好漢網開一面。」

「這個容易。」

「並請太師進疏皇上，免除奢靡、廢採花石，近日民不聊生、盜賊四起，皆因此而生，小石忠言，望蒙不棄。」

「王小石，你忒也多事！」

「還有一事。」

「你原本只有四個要求，怎麼現在又生枝節？」傅宗書臉色一沈。

「這枝節是因今天之事而生的，可怪不得我。」

「你說說看。」

「行刺之後，我想直接向太師稟報成績。」

「甚麼？」傅宗書怒道：「你這是不信任我了？」

「不是，」王小石坦然無懼，「這件事，太師是親自來找我，我才做的，我很應該親向他報告一切；另外，我所要求之事，太師也一一親口答允的，殺人之後，我投靠太師，也是太師親自邀我的。像今天在『孔雀樓』的刺殺，似眞如假，有時也難以適從，誰知道這是不是諸葛先生手下的人？或是他所佈的局？我要親自向太師稟報，才能放心。」

「……」傅宗書沈吟不語。

「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爲情爲義，生死不理。」王小石冷笑道：「如果連面也不予一見，我王小石眞是活膩了不成？犯得着這樣去捨死忘生！」

「好！」傅宗書斷然道：「太師一定會在『我魚殿』靜候捷報佳音！」

然後他一字一頓的說：「記住，太師要驗明正身；諸葛先生的人頭！」

* * *

諸葛先生與七情大師在「神侯府」裏對弈，一聽是「天衣居士門下王小石求見」，立即予以接見。

他一見王小石，便「哦」了一聲。

他沒有問他爲甚麼而來，沒有問他爲何現在才來看他，更沒有問他爲何而傷。

「你師父好嗎？」他問的是天衣居士。

「家師身體一向欠安，」王小石端然的說：「三師叔是知道的。」

「蘇樓主好嗎？聽說他最近一直在『青樓』裏沒有下來？」諸葛先生接着問：「據聞你已跟他結義，他殺戮太重，你何不去勸他一勸？」

「我已經好久沒見着蘇大哥了，」王小石望着桌上那一盤還未分勝負的殘棋，「他是江湖中人，金風細雨樓大局全是他一力主持，有時候，就像一局棋子一般，在自己虛弱遇險的時候，反而要虛張聲勢，大開大殺，讓對方懾於聲勢，不敢搶攻，才能望在以攻代守之中喘得一口氣。」

他停了一停，才再說下去。

「我師父常說：動的事物，難以看出虛實，一隻麻蜂的利器只不過是一根刺，要不是牠飛動得快，就像地上平鋪着一支針一樣，不容易把人刺着。可是眞正的大移大動，大起大落，反而是極靜的，例如星移斗轉、日昇月落，無不在動，但卻能令人恍然未覺。」

「有道理。」諸葛先生銀眉一蹙，指了指棋盤，道：「就像一盤棋局裏，車是車、馬是馬、帥是帥，必要時，帥可作車用，馬可作車使，但在平時，各有各的規範，才是長期作戰和生存的打算。蘇夢枕南征北伐、屢生戰端，也許爲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困境。不過，身爲副樓主的白愁飛，爲何又要招朋結黨、多生事端？」

「驚雷總是要在無聲處聽得，好詩總是要在刀叢裏尋獲。」王小石說：「招搖生事，樹大招風，在一些人身上是件愚行，但在一些人身上反而是明智之舉。大動就是靜，大巧反而拙。一個藝高膽大、聰明才智的人，就像一把錐子跟一堆鈍器都放在口袋裏一般，遲早會割破布袋露出鋒芒——但所謂『遲早』，那是可遲可早的事；有些人能等，有些人不能。把姿勢扳高一些，當然會給人當作箭靶，但既能成箭靶，就成了明顯的目標，想要揚名立萬，這無疑是條捷徑。不然，想要沉潛應戰，也得要沉潛得起才成；否則，江湖後浪逐前浪，武林新葉摧落葉；小成小敗，不成器局，死了喪了敗了亡了，也沒人知、無人曉。對一些人來說，一生寧願匆匆也不願淡淡，即使從笑由人到罵由人至笑罵由人，只要率性而爲、大痛大快，則又何如！」

「有道理。」諸葛先生道：「正如下棋一樣，有時候，要部署殺局，少不免要用一兩子衝鋒陷陣，去吸引敵方注意，才能伏下妙着。『六分半堂』看似已給『金風細雨樓』打得只有招架之能，但決不可輕視。」

「棋局裏有極高明的一着：那就是到了重大關頭，不惜棄子；」王小石說：「六分半堂是壯士斷腕，棄的是總堂主雷損，但他們的實力、勢力和潛力，全都因而保全了下來。現在主事的狄飛驚，曾低了那麼多年的頭能活在六分半堂裏頭，而今熬出了頭，所謂『隱忍多年，所謀必大』，那是個絕世人物，是決不可輕敵的。要看對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應該要看他的敵人；他有甚麼樣的敵人，他自己就是甚麼樣的一個人。朋友難得，敵人更爲可貴。」

「有道理。」諸葛先生道：「棋局裏的一些妙着、伏子，開始下子時往往不知其爲何，直至走了數步，或走數十着後，甚至在緊要關頭之際，才會見着妙用來。『迷天七聖』看來已全給『六分半堂』聯合『金風細雨樓』所打垮，你看關七還能不能再起？會不會復出？」

「關七還沒有死，只要他還沒死，一切都是可能的。」王小石說：「事實上，關七忽然銷聲匿迹，也是好事，因爲『迷天七聖』已昇騰過急，根搖樹倒，在所難免。大凡人爲之事，無論爭强鬥勝，遊戲賭博，必有規矩，無規矩不成方圓。有規矩法則必有打破規矩法則的方法和人。不破不立，是庸材也。能破不能稱雄，要能立才能成大器。人要可破可立才能算人傑，而到最後還是回到無破無立，這才是圓融的境界，同時也自成一個規矩——直至其他的人來打破這個規矩。關七這樣如同『死』了一次，他自己打破了自己所立的規矩，只要他人不死、心不死，大可以也還可以重新來過，從頭來過。」

「有道理。」諸葛先生說：「那就像重新再下一盤棋。可是你師父是有用之身、絕藝之才，何以不重出江湖，爲國効力？」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王小石道：「有些人認爲要決殺千里、橫行萬里，才算威風過癮；有的人喜歡耍權恃勢、翻覆雲雨，才算大成大就；但有人只愛閒種花草忙看月，朝聽鳥喧晚參禪，就是天下最自在的事了。家師身體不好，而且對外間江湖恩怨、世情衝突，很不以爲然；他如此性情，與其料理乾坤，不如採菊東籬更適其性。」

「有道理。」諸葛先生撫髯道：「你剛才說過：甚麼樣的人就會有甚麼樣的敵人；你看我會有甚麼樣的敵人？」

「師叔是爲國爲民、大仁大義的人，你們的敵人，當然就是國敵民讎，其他普通的敵人，你老還不會放在眼裡！就像四位高足，四位名捕師兄，他們持正衞道，跟一切無法無天的盜賊對敵，那是『公敵』，而不是他們個人的『私敵』。爲天下對敵者可敬，爲私利對敵可鄙。你們的敵人，通常也是百姓的『頭號大敵』，也即是『天敵』——這才不易收拾，不好對付的大敵。」王小石說：「因爲你們的敵人厲害，所以非大成、即大敗，或者遺澤萬民，敗者屍骨無存，故而敵對之過程，愈發可歌可泣、可敬可歎！」

「有道理。」諸葛先生一口乾盡杯中酒，「你自己呢？一個劍俠、一名刀客，要無情斷情才能練得成絕世之劍、驚世之刀，你師父說你人生多情，絕情刀法、無情劍法練不成，卻練成了『仁劍仁刀』，這卻可以刀仗劍持道行於天下麼？」

「仁者，二人相與耳。人與人之間相處，本來就是有情有義的。如果爲了要練刀法劍招，而先得絕情絕義，首先便當不成人了，還當甚麼劍俠刀客？可笑而已！人在世間，首先得要當成一個人，除此之外，鐵匠的當打鐵，教書的識字，當官吏的爲民做事，要做刀客劍俠的才去練好他們的刀刀劍劍；如果連人都當不成，爲絕招絕學去斷情絕義，那豈不是並非人使絕招、人施刀劍，而是爲絕招所御、爲刀劍所奴役？」王小石展開白如小石的貝齒一笑道：「的確，在江湖上，做人要做得相當堅强才能當得成人；在武林中，早已變成友無摯友，敵無死敵，甚至於敵友不分，敵就是友，友就是敵。可是，當一個人的可貴，也在於他是不是幾經波瀾歷經折磨還能是一個人——或許，我眼中無敵，所以我『無敵』。」

「好！好個無敵！」諸葛先生拍案叱道：「有道理！」

他一見王小石至今，已說了七次「有道理」。

「來人啊，」諸葛先生興緻頗高，「上酒菜。」

七情大師含笑看看這一老一少，他似乎完全沒聽到兩人的對話，只對着一局殘棋，在苦思破解之法。

菜餚端了上來，果然風味絕佳。

「好酒！好菜！」王小石禁不住讚道：「聽說負責師叔膳食的是一位天下名廚，而今一嚐，果是人間美味！」

諸葛先生笑了。「尤食髓妙手烹飪，天下聞名。你要不要見見這罕世名廚。」隨即拍了三下手掌。

不消片刻，便有一個瘦子行出來，雖是長得一張馬臉，嘴大顴削，但舉止之間甚有氣派。

諸葛先生向他引介王小石，尤食髓笑道：「王公子，請多指點，這道『炮烊淳毋』，算是我愛燒的、先生愛吃的終生名菜，你不妨嚐一嚐。」

王小石一聽，心頭一震。

——「終生名菜」！

也就是說，尤食髓就是傳宗書在諸葛先生身邊所伏下的「臥底」！

尤食髓既然說了這句「終生名菜」，就表示說：「五馬恙」和「藕粉」都已經下了，就在諸葛先生身前的酒菜裏！

王小石心裏忖思，口裏卻說：「我那四位師兄呢？」

諸葛先生慈藹的道：「他們在外邊替我護法，要不要我召他們進來跟你引見引見？」

王小石忙道：「既然他們有事在身，待會兒再拜見又何妨！」

諸葛先生含笑端詳了王小石片刻，忽道：「你有心事？」

王小石一笑。「誰沒有心事！」

諸葛先生白眉一揚。「你身上有殺氣。」

「殺氣分兩種：一種是殺人，一種是爲人所殺；」王小石反問：「不知我現在上身的是那一種？」

「兩種都有；」諸葛先生目露神光，「殺人和被殺。」

「剛才我殺過人來，但殺不着。」王小石面不改容。

「殺氣仍未消散，」諸葛先生問：「你待會兒還要殺人？」

王小石只覺手心發冷，但神色不變。「是。」

就在這時，忽見兩人電馳而至，急若星飛。

一個年輕人，慓悍冷峻；一名中年人，落拓瀟脫。（未完‧二）

上文提要：程小蝶只是腿部受點皮傷，小文、小雅忙着爲她敷藥，程小蝶渾身如玉脂之膚，兩個丫環讚美不已，可惜受了傷，程小蝶表現不屑一顧，但當她獨自一人時，却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感傷自憐，正想入非非，突報有人求見，原來是鐵面神丐闕杰唐突來臨，報告了重要的消息……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颯爽英姿女捕頭　施展神功救四老

程小蝶運起「潛龍升天」，一衝三四丈高，輕巧的落在神眼叟佟元修被吊的枝上。

「小姐的技藝又精進了！」小文道：「這一招，我就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小雅道：「我們和小姐，不止差一個等級，我相信她還有多種絕技沒有用過，我們起步就比她晚了十年，何況，資質、才慧，也比她差了一截，我們也可能練到一流高手的境界，但我們永遠也追不上小姐。」

「但五狠人怎麼能傷了她？」小文道：「五狠人的身手，未必能强過我們。」

「第一，五狠人也算是江湖上一流高手。」小雅道：「但最大的原因是小姐心裏沒有殺人的打算，一身本領就很難發揮了，心意和手脚不能完全配合，就有點滯礙不順了，就那麼一念之仁，在腿上留下了一個疤痕，小姐口中不在乎，但我看出她心裏的疼，不過，這樣也好，激出她對敵意識，刑部的女總捕頭，很可能會殺出一條威名赫赫的血路。」

事實上，程小蝶也存心賣弄，要讓隱在四週的殺手們見識一下，總捕頭雖是女流之輩，可不是好吃的軟柿子。

也確實收到一些效果，幾個距離較近的殺手，看得勇氣大消，那一招明顯的强過他們很多。

程小蝶運足目力四下看，發覺了距離較近的有八個人，由他們藏身處發出暗器，應可及自己停身之處。

較遠處，隱藏了更多的人。

但箭已在弦，不得不發，拚也得拚這一場，一伏身低聲說道：「老前輩，要怎麼救你才沒有危險？」

佟元修道：「解開我身上的油浸皮索就不容易，就別說解開斷血障了，這要化費一段很長的時間，這樣很容易讓他們來殺妳，斷血障是一種很惡毒手法，要解就一次解開，解開一處停下來，一時辰就會要人命。」

「如果有一把切金斷玉的寶刀？」程小蝶道：「能不能有所幫助呢？」

佟元修眼睛一亮，道：「那就容易了。」歎氣，接道：「可是那裏有寶刀呢？老朽行年七十，還未見過吹毛離刃，迎風斷髮的寶劍、寶刀，這些神兵利器，不過是江湖上一種傳說罷了。」

「世上確有此物，晚輩身上就有一把。」程小蝶心中祈禱：田大哥，你昨夜送來「辟邪」寶刀，今天就派上了用場。

「好極了，」佟元修道：「有寶刀就要動點心機了，四外有人監視，總捕頭先用寶刀斷我身上的斷血障，再割斷三處被皮索綁着的穴位的地方，老朽即可暗中運氣調息，只要眞氣能夠運行，不難自行脫困，他們看我們仍然吊在這裏，因此也許可以逃過一劫。」

程小蝶暗暗拔出寶刀，在佟元修指點下，一口氣斬斷了十八處斷血障的接頭，也斬斷了三處綑穴皮索。

佟元修長長吁一口氣，道：「再生之恩，也激起了老朽的拚命之心，不嫌我太老，老朽要投入刑部，作個追兇緝惡的捕頭。」

「歡迎啊！老前輩，」程小蝶道：「晚輩很小心，似未爲敵人發覺，但再救他們，會否爲敵人識破機關？晚輩可不敢保証啊！」

「盡心吧！生死由命！看他們運氣造化了。」佟元修道：「江北四兄弟，練了一套四相合搏陣，威力很大，我們以此術殺了不少强敵，但幾十年來，未爲人知，我們也視作秘密，從未告訴過人。」

「我懂了！我會盡力救他們。」程小蝶道：「大家碰碰運氣吧！」突然提高聲音，道：「我斬不斷這皮索，只能讓你坐靠在樹幹處休息下了。」抱起佟元修，靠在樹幹上，飛身向第二株槐樹上飛去，兩樹之間，有五丈多的距離，飛越一半時，程小蝶身子向下沉去。

小文、小雅吃了一驚，急急奔過去，準備援手，心中忖道：「天爺啊！現在是什麼時刻，還在賣弄，作不到，何苦要勉强施爲，橫渡五丈多空間不借力，談何容易。」

忽見程小蝶雙腿一收，懸空兩個大翻轉，身子竟向上翻轉了兩丈多高，還沒有看清楚她怎個轉的，程小蝶又落在第二株槐樹上。

又是一次賣弄，小文、小雅暗暗叫慚愧，日夕相處，對姑娘的瞭解，竟是如此之少。

隱在四週的殺手，看得目瞪口呆了。

程姑娘掌握了這個時機，一面說，一面揮刀，很快的解去了成泰、馬宏身上的斷血障，和三處綑住穴道的皮索。

把兩人托上樹岔處，依樹而坐，立刻向第三棵槐樹飛去。

這一次，程姑娘又耍出了驚人的花樣，一路觔斗翻過去，而且是越翻越高，人到槐樹梢頭，挺直落下去，正好在一品刀曲大風身側，口說刀揮，也解了曲大風斷血障和綑穴皮索，長長吁一口氣，低聲道：「快些運氣調息，一旦有事，先求自保，再和你三位兄長會合一處，我沒有兵刃留給你，善自珍重了。」嬌軀一沉，落着平地。

這一陣賣弄輕功，引人注目，也實在有點累了，落地後，大大的喘兩口氣。

小文、小雅圍上來，道：「姑娘，現在要怎麼辦？」

「等他們氣血暢通，咱們就回刑部，」程小蝶道：「能不打，最好不打。」

「怎麼？姑娘已經救了江北四老，解去了他們身上的斷血障？」小雅道：「一點也瞧不出來呀！」

「多虧苗蘭送來這一把『辟邪』寶刀，」程小蝶道：「沒有它，誰也沒有辦法，送得及時啊！也替刑部增强了一股很大的力量。」

小文道：「怎麼說呢？」

「佟老大要投入刑部作捕頭，」程小蝶笑道：「我一鬆口就答應了，妳們說說看，他是不是年紀大了一些？」

「老薑辣心啊！」小雅道：「千年桃心木，才是棟樑之材，恭喜姑娘啊！」

「姑娘，」小文道：「不能眞讓他們作捕頭吧？要想個好聽名字給他們，有氣派，也有尊嚴。」

「對！但要等這場風波過去再說，」程小蝶道：「他們現在是客卿身份，隨時可以退出去，我不能逼他們去拚老命。」

「姑娘，現在，我覺得我們輸給姑娘的地方太多了，撇開技藝不算，姑娘博大的胸懷，我小雅是難及萬一了，勿怪先知者吳先生，把妳視作他的衣鉢傳人。」

「小雅，別難過呀！」小文道：「她是小姐，我們是丫頭，自然是樣樣要比我們强了。」

「事實上，我也是一個小女子，常常哭，也犯小性子，只不過，我不讓妳們看到罷了！」程小蝶道：「今天有意賣弄輕功，旨在引敵注意，掩護我救人的目的，其實，我心中是七上八下，生恐出醜，但運氣太好，總算對付過去了。」

「不對呀！」小雅道：「日上三竿，景物清明，圍在四週的敵人一直不動，是什麼意思啊？」

「對！事出常情，必有陰謀。」小文道：「我們要先下手爲强。」

「不要，時間對我們更有利，」程小蝶道：「等江北四老調息復元，我們就可以走了，今日這一伕，不打最好，把人手集中在中間的大槐樹下，這裏地形廣闊，利於匣弩發揮威力。」

小雅打出了一個暗號，張重、陳同，已率着十六個匣弩手向後退。

他們退得很慢，而且，先後有序，保持着迎敵戒備的姿勢。

四週隱伏的殺手沒有行動，也沒有現身露面，這就顯得有些不對勁了。

「他們在等什麼呢？」小雅道：「等我們集中一處，他們突起刺殺

的機會，就愈來愈小了。」

「等人，也許我們以堂堂正正刑部捕快身份出動，」程小蝶道：「他們太意外了，不敢輕易行動，殺官拒捕，這不是一命償一命的罪，將誅連到妻兒父母，誰又能眞的不怕呢？」

「談判的人來了。」一個騎着白馬的中年人，一襲淡青長袍，身後跟着兩個年輕人，却穿一身深藍勁裝，背插單刀，擺明了是侍衛身份。

程小蝶下令讓匣弩手撤到身後，自己和小文、小雅迎了上去。

兩丈外中年人翻身下馬，一抱拳，道：「總捕頭巾幗勝鬚眉，膽氣豪壯，在下佩服。」

程小蝶雙目盯注在中年人臉上看，看得大膽，也看得仔細，那張面孔似曾相識，但却又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那人臉上沒有易容的藥物，所以，肯定不是田大哥了。

中年人道：「妳沒有見過我？」

「我見過你的神韻。」程小蝶極力在記憶中搜尋，陡然有所憶悟，道：「對了，那天，你臉上畫得亂七八糟。」忍不住微微一笑，道：「如此一張長髯飄浮，仙風道骨的形貌，隱匿在易容藥物之後，豈不是可惜得很。」

中年人淡淡一笑，道：「你說我仙風道骨，可知道我是誰麼？」

「不知道，」程小蝶道：「論你仙風道骨，是以你外貌而言。」

「很多人外貌和內心，常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青袍中年人道：「有些人外貌兇惡，心地却慈善得很，有些人外形道貌仙風，却心懷殺機，兇殘無比。」

「先生是那一種人呢？」程小蝶道：「總不會是心懷殺機，兇殘無比那一種吧？」

「很不幸，程總捕頭猜對了，我正是妳很不想遇見的那種。」青袍中年人道：「妳表現輕功雲裏翻和八步凌波的絕技，他們就不敢動妳了，使妳爭取到了很充分的時間救人，但不知妳是否已救了他們？」

「你說呢？」程小蝶已感覺到大戰迫在眉睫，暗中運氣調息。小文、小雅也感受到這股緊張，一面戒備，一面下令匣弩手分集兩處，準備互相支援。

青袍人哈哈一笑，道：「我相信妳救不了他們，能解斷血障的人不多，妳的時間不夠，連斬斷他們身上的油浸皮索時間也不充分，天下沒有人能在一個時辰內解開斷血障，何況，我綑綁了四個人，程總捕頭，妳如果自作聰明，解開他們一兩處綑穴的繩索，妳就是殺死江北四老的兇手了。」

「怎麼說呢？」程小蝶在爭取時間，讓江北四老能把行血完全活開，武功盡復，只要他們能夠出手對敵，就立刻增强了刑部的實力。

「斷血障綑制住十八個穴道，要解嗎，就得一次完全解開。」青袍人道：「解開幾處停下來，行血會很快湧聚，四個人絕對活不過六個時辰，不論他們武功如何高强，內功如何精深，一處結頭未解，他們就無法運行眞氣。」

「原來如此，」程小蝶道：「這等惡毒的手法，我還是初次聽聞。」

「老叫化沒有告訴妳嗎？」青袍人笑道：「果眞如此，殺害江北四老的責任，關杰也該算一份了，傳事不明啊！」

「這麼說來，你是有意利用關杰通報我了？」程小蝶道：「江北四老和刑部並無往來，也未涉入兇殺案件之中，你這樣做，用心何在呢？倒令人費解得很！」

「我無意殺害江北四老，所以，才通知妳救人，」青袍人道：「目的是警告江北武林道上人物，不要插手這件事情，四老都無能爲力的事，他們參與了，是以卵擊石。」

程小蝶點點頭，道：「可是，解不開他們身上的斷血障，也救不了他們！」

「四眼叟佟元修經驗豐富，閱歷廣博。」青袍人道：「他應該知道如何解下斷血障，再加上姑娘的一雙巧手，如有充分的時間，就不難解去四人身上斷血障了。」

「聽口氣先生果是無意和刑部作對，不過，這種手段，却也是法所難容，」程小蝶道：「四老既未受到傷害，我也不想深究了，現在，我是不是可以帶人走呢？」

「程總捕頭請！」青袍人道：「要不要我派人把江北四老的皮索斬斷，放他們下來？」

「不用了！」程小蝶道：「我想他們自己應該會走。」

轉身舉手，向三株大槐樹上招了兩招，江北四老竟然分由三棵大槐樹上飛躍而下。

看身手的俐落，顯然是全身的束縛盡除。

青袍人臉色一變，但只不過一瞬間，又復平靜，點點頭笑道：「區區失禮，低估總捕頭了。」

站在程小蝶身側的小雅，突然一個閃轉，回手抄住一物，低頭一看，竟是一張紙，包住一顆小石子。

紙上有字，寫着：四週敵人潛伏，不敢太過逼近，請即稟告姑娘，又有一批高手，鹿行鶴伏而來，人數不少，分成數股圍進。阿橫。

小雅把字條呈給程小蝶。

這一切，當然也都落在了青袍

人的眼中。

程小蝶左手二指加力，把阿橫兩字揑成碎屑，把手中字條交給了青袍人。

「不是我們的人，」青袍人道：「看來刑部已在他們監視之下，有人出動，他們就追踪而來。」

「來了一大批人，就不是追踪踩跡這麼簡單了，」程小蝶道：「似是準備打架了。」

「總捕頭有何處措？」青袍人道：「可要區區配合？」

「不能張冠李戴，應該先把事情弄清楚，」程小蝶道：「他們不是爲刑部的捕頭而來。」

「至少是跟着刑部中的人找到了這裏，」青袍人道：「我想知道的是總捕頭對這件事的態度？」

「不管爲甚麼，不管你們是誰，」程小蝶道：「既有刑部捕快在場，就不許你們拔刀火併，那一方不聽制止，刑部都要出面干涉，刑部捕快，不是江湖高手，也許不放在諸位的眼中，這特製匣弩的威力却不是一般人能夠抗拒。」

青袍人笑一笑道：「總捕頭可以走了。」

程小蝶心中暗道：「你把我作餌用，引蛇出洞，倒也省了我不少痲煩，你們雙方集中了，老、少兩代殺手的精英人物，我不能拿刑部捕快的性命，作你們的墊背，殺手對決，惡人火併，這原就是我們心中計劃呀！」

當然，這種事，只能想，不能說，揚手一揮，舉步向前走了，人却又回頭說道：「北京城中，除了住有精銳的錦衣衛外，兵部又調集了一批軍馬進駐四郊，諸位鬧出了大痲煩，就會大軍出動，四路圍勦，可別怪我沒有事先警告。」

青袍人略一沉吟，道：「多謝總捕頭，這個人情，我會記在心上，日後也許會有機會報答、奉還。」

程小蝶未再答話，快步向前行去。

江北四老已經人老成精，察顏觀色，已知程小蝶無意動手，四個人隨在程小蝶身後而行，看也不看那青袍人一眼。

小文、小雅斷後，一行人愈走愈快，一口氣走了五六里，步上官道程小蝶才停了下來，道：「你們回刑部待命。」

小雅一橫身，攔住了程小蝶的去路，道：「姑娘呢？」

「我要回頭去看個結果。」

「我和小文陪你去，」小雅道：「妳單槍匹馬，小婢們如何能夠放心？」

「姑娘忍心不要我們了？」小文道：「我們活得還有甚麼味道？不如現在就自戕算了。」說着話，竟然眞的拔了寶劍。

程小蝶一把抓住了小文，道：「妳發甚麼瘋？一定要去就跟我走啊！」

「姑娘不是說過，」小雅笑道：「我們是三位一體呀？」

神眼叟接口說道：「總捕頭，我們體能已復，願追隨總捕頭略盡棉力。」

「四位回刑部賓館休息，小蝶回頭還有要事請教，陳同、張重，收隊回部，行動越快越好。」

陳同、張重，不敢爭辯，應了一聲，帶着江北四老和一衆捕快，放步奔行。

程小蝶一個飛躍，竄入了道旁的草叢中。

小文、小雅急追而上。

「由此刻起，我們要在草叢中匿形，潛隱而行。」程小蝶道：「他們已經看到了，有人傳出字條，自然知道了我們還有埋伏的人，我擔心他們會全力搜殺阿保、阿橫。」

「姑娘說得是，」小雅道：「我和小文分別在妳左右三丈處前進，姑娘居中指揮。」小雅說完話，已向左首滾去，小文潛往右側。

三個人潛回三槐谷，情勢已然有變。

但那青袍人仍然站在那裏，負手而立，只是地方換在一塊突出的大山石上，目標更明顯，視界却也遼闊多了。

兩個佩刀的從衛，潛伏在大石前後的草叢中。

程小蝶運足目力看去，發覺三株大槐樹上，也潛伏了人，四外荊叢中的人，似是隱藏得更密了，很難看得到他們藏身的地方，只能從草叢的晃動，判斷出他們的位置。

殺手的可怕，就在攻人不備，他們會選擇最有利的時機出手。

青袍人似是已選擇了三槐谷作爲這一次火併的戰場。

因爲，程小蝶感受一股逼人的殺氣，在四週浮動，也肯定潛隱的人數不少，比她第一次率領刑部捕快進入三槐谷時更多了一些。

這使程小蝶判定青袍人出現時，又帶來了一批人來，只不過藏在遠處，未被發現。

這是一次有計劃誘敵入伏，而且，似乎是已經成功了。

想一想，有些可笑，程小蝶想安排一場殺手對決，準備以身涉險，却未料先被別人用作了誘敵之餌，江湖上果然是爾虞我詐。

這個青袍人是誰呢？不過，程小蝶判斷他只是一方殺手的領隊，並非眞正的主腦，眞正的主腦是誰呢？

如果他已取了青苗玉？早應該偃旗息鼓了。

另一方面又是誰呢？是萬寶齋

麼？素喜是萬寶齋訓練、培養的殺手，這一點已獲証明，程小蝶已有了九成的認同。

如果萬寶齋大批出動新秀殺手，說明了青苗玉也不在他們手中。

青苗玉究竟落入何人之手？

就算青苗玉中之液，能夠起死回生吧！但是否值得動員這麼大的力量去火併爭取呢？這要多大的花費？北京城誰又有這麼多錢？

這中間究竟是甚麼原因？或是更大的陰謀？

取走青苗玉的人，也就是殺死言侍郎的兇手？他在哪裏呢？携寶遠走了？還是混在這批殺手羣中，今日之戰，他是否也會參加呢？身懷着玉中三奇之首，一定是不想死了，他如若參與了這場火併，也會藉故逃避，畏縮不前。

擁有價值連城的青苗玉，捨不得死啊！

殺機瀰漫的環境中，給了程小蝶很多啟發，更能冷靜推想這件殺官兇案，有很多不合情理的關節，有很多無法解釋的疑點一一在腦海中出現。

想是想得很多，只可惜不能貫穿全局，也無法幫着她找出兇手。

因爲，雙方面都不可能和她合作，只有在鮮血濺飛搏殺中，去尋找証據了。

可悲的是這一戰中，不知要死傷多少武林中一流高手？也可能使很多絕技失傳。

稍有所慰的是，這些人，大部份都是殺手，能不能因此一場火併，使殺手暫時絕跡江湖，爲武林注入一股清流，江湖上過一段太平歲月？

一陣金鐵交鳴，把程小蝶由推索案情思維中，拉回了現場。

轉頭看去，只見兩男兩女正在作凶險的惡鬥，惡鬥的現場一側，倒着一男一女兩具屍體。

看兩具屍體的死亡形態，光景是男的突然由暗躍出偸襲，一刀由女人後背穿入，直透前胸。

但女的忍痛回身，長劍快襲咽喉，距離既近，男的又大意未作防備，也未料到在如此致命一擊之下，女的還能出劍，才致同歸於盡。

一般武林中人，是不太可能在致命的重傷下，還有回手取敵的能力。

但殺手能，他們習練的不止是武功，還有殺人的方法，技藝的法則，就有着與敵偕亡的精神。

這使程小蝶又多了一份警惕之心，對付殺手，不能存一點仁慈之念，你手下留情，放他們一馬，他就會乘機出刀，取你性命。

再看兩對男女的搏殺，亦叫人驚心動魄，兩個男的用刀，兩個女的用劍，刀劍指向敵人所在，都是人身上大穴、要害。

當眞是刀刀取命，劍劍殺人，沒有花梢的刀光劍影，看上去也就特別的兇險了。

這是眞正的亡命拚殺。

程小蝶收穫很大，小文、小雅也看得領悟不少，殺人的劍法，不同於一般的武功，它多了一份狠毒。

突然間，響起了一聲悶哼，女的一劍抹過男對手的脖子，切斷了一半的頸項，是要命的大傷。

男人手中的鋼刀，也跌落在地上，人也向地上倒去。

這應該沒有事了，但殺手的可怕，是他們不放過任何殺死對手的機會。

他脖子被切了一半，刀也跌落地上，人也向地上栽去，但右手卻在握刀把柄上一按機簧，又抽出一柄鋒利的小刀，說它小，卻也有一尺多長，是可以殺人的傢伙。

這個動作，他已經練習過數千遍，已成一種意識上的本能。

機簧的聲音雖然很小，但如用心聽，近在咫尺間，應該聽得到。

但那女的沒有用心聽，聽到了也不在意，刀已脫手，人也倒地，還有甚麼可防呢？

男殺手蹙着最後一口氣，突然翻身出刀。

他血染前胸，自己不能視物，這一刀全憑記憶出手。

但却準得很啦，一刀插進女殺手的小腹中，腹破腸流了，也是斷魂取命的一刀。

女殺手咬着牙沒有出聲，一脚踏出去，踢開對手，身子却猛向另一對搏殺的男女撞過去。

她認位很準，撞在男殺手的鋼刀上。

鋼刀穿胸而過，但他攻向敵人的速度就滯了一滯。

就這麼一剎躭誤，却給了對手殺他的機會，長劍掃過，人頭飛起。

「謝了，十一妹！」唯一活着的女殺手飛起一脚，踢開了無頭屍體，道：「還有救麼？」

十一妹全身是血，胸開腹爆，但她還能說話，搖搖頭，道：「不行了。」一頭撞在山石上。

六個人，三男三女，不過片刻工夫，倒下了五個。

程小蝶看得由心底生出了一股寒意，這種打法，可眞是以命搏命，她們的劍法辛辣，絕不在男的刀法之下，只是缺少了一點經驗。

她們最大的特色是勇敢、團結，十一妹中刀之後，以重傷之軀幫助同伴，殺了對手，這是何等勇毅的精神。

程小蝶仔細打量幸存未傷的女殺手，發覺了她的年齡不大，不過

十八九歲左右，穿着天藍色緊身勁裝，和死的兩個一般顏色、形式的衣服。

這証明她們是同一級的人物，而且，面貌很秀麗。

甚麼人有如此大的本領，把這些大姑娘訓練得勇毅無匹，視死如歸？

主持這個訓練的人似是很挑剔，不但要資質好，而且也要長得美麗，這就有更多可用之處了。

程小蝶又想到了素喜，是不是和這些女殺手同樣的出身？

不知道那些隱藏的殺手，是被這些不畏死的新秀鎮住了，還是要等待掌握那有利時機的一擊，沒有人現身援手，也沒有人發動突襲。

青袍人站在大山石上，目睹了這一場血併，看得比程小蝶更清楚了，却沒有下令埋伏的人出手相助，現在，拚鬥結束了，才緩步走下山石，向那位幸存的藍衣少女走去。

兩位從衞，突然由山石前、後的草叢中站起，迅快的奔行到青袍人的身後。

藍衣少女很鎭靜，也很大膽，看着三個敵人走過來，一點也不害怕，肅立不動，橫劍以待。

青袍人高舉右手，不停的揮動，表示他沒有惡意，同時也傳出了預定的暗號，命令埋伏在四週的屬下，待命行動。

藍衣少女高舉起右手長劍，在頭頂上不停的畫圈子，劍身在日光下閃動，一眼可看出，她也在傳出訊息。

青袍人距離藍衣少女七步外停了下來，淡然笑道：「我要見妳們的帶隊首領。」

「我已經傳報上去。」藍衣少女道：「你請稍候片刻，她們很快會到。」話說得很平靜和氣，那裏像誓不兩立的敵人。

「姑娘很聰明，早知我來意。」

「你舉止從容，身後又有從衞。」藍衣少女道：「一看就知道是領頭的人物。」

兩人有着相當的距離，說話的聲音很大，空谷傳音，隱身在十餘丈外的程小蝶也聽到了。忖道：「這些姑娘，不但武功好，膽氣豪，姿容美，口齒也十分清晰，看來，都是聰明、美麗的女子，我程小蝶作了前所未有女總捕頭，主管緝拿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汪洋大盜，綠林飛賊，也出了小文、小雅兩個極具慧悟能力的姑娘幫助我，現在又出現了素喜和這些年輕的女殺手，武林中女捕女寇，都是高手，這一代江湖人物，可眞是巾幗不讓鬚眉啊！」

忖思之間，三條人影並肩而至。

三個都是女人，也穿着同色的天藍勁裝，只是多了桃紅色的滾邊，明顯的看出了身份的不同。

居中一個年紀稍長，應在二十六七之間，左首一人年紀較輕，最多二十二歲，右面一人，熟得很，竟然是素喜姑娘。

心中早有預知，素喜是新秀殺手中人物，但驟然見到，仍有着驚喜交集之感，畢竟耳聞與目睹感受不同。

看衣着，三人的身份相同，但可看得出中間女子，是領隊的首領。

証實了，小文、小雅的心中，也有一份莫名的驚喜，兩人同時向程小蝶看去，希望看到程小蝶的手勢、命令。

但兩人很失望，程小蝶全神貫注青袍人和那居中女子的交談上，兩人也只好凝聚全神聽去。

「我叫素華，兄台的大名能否見告呢？」

說得溫柔有禮，對旁側兩具女屍，竟是視而不見。

程小蝶暗暗忖道：「她比我閱歷豐富，一見面就請教姓名，也具有鐵石心腸，如若是小文、小雅對敵戰死，我絕對無法忍住眼淚，也將痛哭失聲。」

青袍人略一沉吟，道：「告訴我，妳們的來歷，我就說出姓名。」

「你設計引誘我們入伏，難道還不知道我們的來歷麼？」素華笑道：「可是欺侮小女子沒有見識？」

青袍人道：「就算我知道，也希望親耳聽妳說出來。」

「開玩笑啊，」素華道：「你既然知道了，還要我說，何況，我已能猜出你是誰。」

「我雖常年在江湖上走動，但認識我的人却少之又少，」青袍人道：「妳眞能猜得出我是誰麼？」

「只要你不抵賴，」素華道：「我們可以賭一下？」

青袍人冷笑一聲，道：「我以眞面出現於此，豈會抵賴，猜得對，我一定承認，說吧，妳要賭甚麼？」

「大了你不敢，」素華笑道：「我們就賭左手的小指頭吧！這個手指沒有用，有它不多，無它不少，小玩玩嘛，不知閣下敢不敢賭？」

拿根手指作賭注，還說是小玩玩，賭輸了就要自殘軀體呀，神勇啊！美麗的大姑娘！

初生之犢不畏虎，反而把青袍人給嚇住了，他敢賭黃金萬兩，不敢賭一根小指頭。

何況，每一個手指頭對他都有很大的用處。

（未完・十四）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上文提要：小獮猴引路帶梅三公子、崔慧、上官燕出洞，梅因洞外來了强敵，便先掠出去察看，崔、上官隨後也趕去，崔被紅衣羅刹賀龍珠截鬥，她就是歌樂山莊的主持人，雙方未分勝負，而敵人又越來越多，正在不支，突來了一紫衣少女協助，將來敵殺退，原來她是路經此地持金釵令去六紹山辦事的。梅三公子趕到現場，却見鐵拐仙和四煞搏鬥，還有紅燈夫人……



昆吾劍力退羣魔　百毒掌試圖偷襲

才到半途，瞥見居然有人迎着縱來，這眞是送死，自己杖先人後，全力以赴，來人祇要碰上竹杖，怕不立被擊成粉碎。

兩下裏勢子何等迅速，獨臂天王李殘的青竹蛇杖才一碰上人影，陡覺有如擊在一堵無形的氣體之上，空洞洞地無處着力。

不對！他突然有了感應，覺得還有一股綿軟的反震之力向身上推來。獨臂天王心頭一震，這是一種最高深的內家罡氣功夫，要想躲閃，已是不及，一個身體早被震出一丈來遠。

落地一瞧，正是方才掌傷金老二的那個少年公子，這時臉含微笑，卓然而立。

不由怒火如熾，冷哼一聲，一頓手中青竹蛇杖，方要邁步逼上前去。

「李老哥且請息怒，這位公子，由小弟來領教吧！」

獨臂天王李殘聞聲回頭，那閃身出來的，乃是近幾年才露面的神秘人物，自稱聞香教主的溫如風。

此人江湖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一身武功莫測高深，據說他幼年在析城山一處崖洞中得了一部奇書，不但載有奇奧武學，而且還長於採補之術。

溫如風眞實的年齡多少，也沒有人知道，不過望上去永遠是二十幾歲模樣。

他是什麼時候來的？獨臂天王剛看清是誰，還沒答話，聞香教主溫如風早已一搖三擺的踱了出來，兩拳一抱，朗聲說道：「兄弟聞香教主溫如風，兄台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我家公子，就是名聞江湖的梅三公子！」

琴兒瞧着這青年道人，模樣兒好不順眼，語氣不屑的從旁答話。

「呵呵！梅兄大名，兄弟仰慕久矣，今日相逢，足慰渴念，還望不吝賜教爲幸！」

梅三公子先前看到閃出身來的青年道人，臉色油滑，眼神不正，心存鄙視，這時見人家語氣溫文有禮，自己不好過份不理。

也就拱了拱手，含笑說道：「溫兄何必太謙，既欲賜教，小生恭敬不如遵命，就請亮兵刃吧！」

聞香教主溫如風諂笑了笑，道：「梅兄眞是快人，如此，兄弟有僭！」

說着右腕一翻，從肩上撤下青鋼劍來，一眼瞧到梅三公子依然動也沒動，不由訝道：「難道梅兄不屑賜教嗎？怎的還不亮出寶刄來？」

梅三公子聞言，傲然一笑，右手翠骨紈扇一擧，朗聲說道：「小生就用這柄紈扇，向溫兄討教幾招

便了。」

聞香教主見對方如此托大，也不禁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即平復，依舊堆着諂笑道：「那麼梅兄請發招吧！」

梅三公子紈扇輕輕一擺道：「還請溫兄請先！」

聞香教主溫如風輕笑了聲，長劍一擧，「笑指天南」一點寒星，斜斜飛出。

梅三公子退步側身，讓過一劍，那知聞香教主一劍出手，那還容你還手？第二招「千林落葉」，又緊接着向斜削出。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暗想這聞香教主別看他年輕，武功內力，居然也不在獨臂天王之下，右手紈扇輕擧，便向來劍封出。

梅三公子以一柄紈扇，輕描淡寫，擊潰名震江湖的轎前四煞，這檔事，雖沒有幾天，却早已轟傳整個武林。

聞香教主溫如風素來眼界極高，聽到梅三公子其人其事，不禁同時起了兩種心念，一種是強烈的好勝之心，決定想找個機會，鬥他一鬥。

另一種是自己厠身在玄女教和天理教之間，祇是一個光棍教主，論武功勢力，自己都比不上人家，如果能把梅三公子拉攏，豈非是個好幫手？

他存了這兩種心理，到處找尋梅三公子，無巧不巧，就在這裏碰上了面，而且光瞧人家一下就把獨臂天王震飛出去，心中自然又驚又喜。

以獨臂天王的功力，除了正副教主之外，已是第一把高手，看來梅三公子確非易與。

溫如風是個城府極深的人，他拉攏梅三公子之心，也就越加迫切，是以一眼瞧到獨臂天王青竹蛇杖一頓，正待出手之時，就連忙閃了出來。

一面固然想和梅三公子套套交情，另一面也想再試試梅三公子，是否眞有驚人絕藝？

他這出手兩劍，原是劍術的普通招式，目的就在誘敵，一見梅三公子果然擧扇封來，立時右腕一挫，把攻出長劍撤回，口中喊了聲：「梅兄留意！」

語聲未畢，倏忽之間，一連攻出七劍。

這七劍，正是他「七絕劍法」的奇奧之學，祇見劍氣縱橫，寒芒驟發，威勢着實驚人！

梅三公子雖然身懷絕學，但目覩這漫天閃動的劍影，也不由心頭一楞，暗想：這是什麼劍招，竟有這等奇幻。

身形退出半步，右手翠骨紈扇向身前一圈，微風颯然，對準劍尖上揮出。

溫如風可着實狡猾，他不待扇風揮到，一招「七絕歸一」，漫天劍影倏然合而爲一，一點青影疾若流星，奇速無比的向梅三公子前胸點去！

梅三公子不防溫如風變招如此迅速，揮出的紈扇還沒收回，對方長劍業已刺到，連閃避都來不及。

其實他也不屑閃避，嘴角上微帶笑意，左手緩緩的伸出中食兩指，逕向劍尖上夾去。

說他出手緩慢，不過是態度上的從容不迫吧了！眞正說起來，何異電光石火！

聞香教主這一招「七絕歸一」，實爲「七絕劍法」中最厲害的一招，迅速奇奧，普天之下，恐怕也沒有人能夠破解。

他使出這一招來，倒並非眞的想把梅三公子置之死地，實在祇是存心試他一試，同時自己也露上一手，給你瞧瞧而已。

如果梅三公子眞的無法化解，他也會點到即止，因爲他的心中還另有計較。

却說聞香教主溫如風劍如電掣，剛要點上對方衣襟，却見梅三公子依然含笑而立，不閃不避，不由心中一驚，暗罵了聲：「你這是找死！」連忙右手一縮，向後撤招。

那知說時遲，那時快，陡覺手上長劍，好像被什麼東西夾住，猶如生鐵鑄成一般，休想抽動分毫。

心中猛吃一驚，趕緊往前瞧去，原來自己一支長劍的劍尖上，正被梅三公子左手兩個指頭，輕輕夾住。

不由臉上驟然一紅，功運右臂，猛力向後抽出，可是任你運足勁道，依然一動也不動。

正當此時，忽然手上一鬆，自己一個身軀，差點向後仰跌出去。同時「噹」的一聲，金鐵墮地，山石上的火花四濺！

聞香教主溫如風向後退出兩步，往手上一瞧，不由臉色驟變，驚出一身冷汗。

原來他一柄百煉精鋼的青鋼劍，此時竟被梅三公子兩個指頭，硬生生夾斷了三寸來長一截劍尖。

心頭一動，立時扔了斷劍，哈哈大笑道：「梅兄神技，眞使兄弟開了眼界，輸得心服口服，兄弟這且暫時告退，前途當再相見。」

說畢微一拱手，帶着小道童飄然而去。

梅三公子暗運金剛指，夾斷溫如風長劍，却見對方不但毫不動怒，而且還有和自己訂交之意，不由深悔孟浪，不該使人家如此難堪。

正在怔怔出神之際，猛聽一聲厲喝，一陣強猛無比的勁風，突然向自己背心擊到。

「老匹夫，你敢偷襲我家公子？」

「嗆」、「嗆」兩聲，琴兒、劍兒早已掣出短劍，一左一右，迎着獨臂天王反刺過去。

「嘿嘿！你們要搶先找死，這可怪不得老夫！」

獨臂天王李殘冷酷的語氣未歇，青竹蛇杖已如狂風般掄打而出。

琴兒、劍兒兩人，論功力，那裏是獨臂天王的對手。

他們不過仗着特殊快速的身法，和特殊快速的劍法，身隨劍走，滑溜異常。

兩柄短劍，竄東竄西，窺隙進招，一發即退，永遠不和你硬碰硬砸。

三個人，也差不多打了十四五招左右，獨臂天王「嘿」的一聲冷笑，手中杖法一變，倏然間杖影滾滾，漫天洒開，把琴兒、劍兒兩人，一齊捲入一團青影之中。

四面嘯聲如潮，有若怒濤洶湧，凌厲絕倫。

琴兒、劍兒被他這一急遽轉變，逼得手足忙亂，要想急退，已是不及，但見四外盡是滾滾杖影，那有退路？

兩人追隨公子，平日裏幾曾把人家放在眼內？這時被圈入杖中，如何忍得住氣，祇聽琴兒喝道：

「劍兒，我們和這老殘廢拚啦！」

語聲未畢，突然乘隙而入，一柄短劍猛向獨臂天王左脅刺去。

獨臂天王李殘，把兩人圈上青竹蛇杖，正擬痛下殺手，驟見琴兒居然蹈暇急進，也禁不住心頭一凜，暗叫了聲「好快的身法。」

趕緊潛運功力，左肩一晃，一隻虛飄飄的左手衣袖，快速無比的向上捲起，纏住琴兒刺來的短劍，陡然大喝一聲，向外震出。

「錚！」琴兒祇覺這一下勁道奇大，直震得自己右臂一陣酸痲，短劍脫手飛出。

獨臂天王那隻衣袖，却趁着一震之勢，又驟然下落，向琴兒劈面拂到，銳利如削。

同時右臂一抖，青竹蛇杖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向劍兒挑出。

這兩手，又快又狠，眼看兩人不死也得負傷。

驀聽一聲清嘯，宛若龍吟，梅三公子身如電射，穿入一片杖影之中。

右手紈扇，迅捷交到左手，向上一撩，硬接獨臂天王凌厲杖勢，右手變掌，把琴兒平空推出，這眞是電光石火，間不容髮。

祇聽「啪」的一聲，四條人影，分左右前後，各自飛出。

那向左右兩邊飛出的，當然是琴兒兩人，倖免於難。

獨臂天王被這突如其來的一架之勢，震得向後直退了兩步。

但聽陰惻惻的一聲冷笑，雙肩晃處，一下子就向梅三公子身前趨近，青竹蛇杖攔腰便擊。

梅三公子吃虧在凌空接招，一面又要分手救人，竟被震出了四五步，方始站住。

手中一柄心愛的翡翠骨子杭羅紈扇，也被獨臂天王的沉重杖勢，震斷數截。

這下可把梅三公子激怒了，祇見他玉臉通紅，劍眉陡豎，右手一翻，「錚」的一聲，從腰間抽出一柄晶瑩透明的長劍。

正好獨臂天王李殘青竹蛇杖向他橫掃過來，那還不激得他火上加油，身子一轉，昆吾劍振臂疾吐。

但見晶瑩瑩一片冰影，寒砭肌膚，捷逾掣電的向獨臂天王胸前洒去。

獨臂天王一見梅三公子身法奇快，劍勢鋒銳，心頭一震，那敢絲毫大意，身形疾閃，向右避讓過這凌厲一擊，青竹蛇杖捲起一股强烈勁風，又向梅三公子疾攻過來。

梅三公子一聲敞笑，笑聲中右腕一振，劍搖千點晶光，影化一片冰山，挾着銳利寒風，迎攻而上。

一刹那，但覺杖影翻飛，瑩光閃爍，委實奇幻已極。

不大工夫，兩個人就鬥了十來個回合，獨臂天王李殘，祇覺這對面的少年公子，實是自己數十年來僅見的年輕高手，眼看天際是眩眼精光，迷漫劍氣，此種奇奥凌厲的劍勢，簡直無法封解。

心中一急，不由猛的運集全身功力，大喝一聲，刷刷刷！一連擊出三杖。

青影陡然轉盛，把梅三公子昆吾劍的一片光芒阻了一阻，立即向後疾退三步。

陰惻惻的一笑，青竹蛇杖杖頭，復又對準梅三公子點出。

同時右手拇指，却向杖身機括上按下。

要知獨臂天王李殘，這枝青竹蛇杖，中間原是空的，他豢養着一條其毒無比的「青鱗帶」。

說起「青鱗帶」，乃是雲貴山中的一種稀有毒蛇，最大的也祇是拇指般粗，形狀略帶扁形，極像一條細帶，色作淡青，渾身生有細鱗，土人把牠叫作「青鱗帶」。

不但渾身蘊有奇毒，而且還能盤空飛躍，普通刀劍，斬上牠的細鱗，一滑而過，休想傷牠分毫。

江湖上用毒的人，對「青鱗帶」視若珍品，但尋覓不易，捕捉尤難，稍微不留神，手指碰上一下，就會中毒身死。

除非尋覓到「青鱗帶」的蛇卵，自己把牠孵化出來，從小豢養。

獨臂天王對豢養毒物，術有專精，但他一條左臂，還是因爲中了無藥可解的劇毒，自己用刀砍下來的。

他青竹蛇杖中這條「青鱗帶」，已是豢養訓練了近三十年，指揮如意，善解人意。

祇要一按機括，牠就會從杖頭上激射而出來，凌空撲噬，無一倖免。

祇因他平日自視甚高，極少使用蛇杖，「青鱗帶」更不輕易施放。

今日因眼看梅三公子武功劍法，奇奧莫測，憑自己的武功，居然還接不下人家一二十招，自然祇有驟下毒手，才能致勝。

梅三公子雖在古劍上佔了上風，但要想贏他，却也非十招八招能立刻辦到。

眼看對方怒吼聲中一連攻出三杖，方把自己劍勢阻了一阻。

怎不乘機搶攻，反而突然撤身後退？

他雖然初次行走江湖，但這幾天來，使他增加了不少經驗。

再一聯想起鐵拐仙不是叫他老毒物嗎？難道他乘機後退，要施放什麼毒器不成？

心念一動，身隨劍走，晶瑩瑩長劍，早已閃電般削出。

獨臂天王青竹蛇杖的機括，「卡達」一聲，剛剛響起，「青鱗帶」還沒竄出。

銀虹乍閃，精光繞杖，叮叮叮！一陣金鐵交鳴。

獨臂天王頓覺手上一輕，自己一支百煉精鋼，腕口粗細的青竹蛇杖，竟被對方一口水晶劍削得祇賸下幾尺來長一根斷柄。

連煞費心思豢養了近三十年，自己平日視爲性命的「青鱗帶」，也出師未捷身先死，被斬得一段段的跌落地上，腥血四濺！

他縱橫江湖數十年，那曾有過如此慘敗？

驀的一聲怪笑，一抬手，把幾尺長的一截斷杖當作暗器，向梅三公子兜胸打去。

緊接着右手倏地收回，五指箕張，慢慢平胸推出。

梅三公子舉劍一撩，擊落半截斷杖，陡覺一陣陰柔的勁風，夾雜着一股强烈腥臭味兒，直向自己逼來。

不由心頭一凜，這分明是百毒掌一類歹毒陰功，自己可得小心。

當下功運左掌，力凝掌心，忽的迎着來勢，向外疾吐。

他施展的正是「大乘伏魔法藏」中所載的佛門絕學「小雷音掌」！

「轟！」輕雷震過，同時聽到「格」的一聲脆響，隨着獨臂天王悶哼了一聲，立被震出兩丈來遠。

一條右臂，竟然齊肩折斷。

獨臂天王，一下變成無臂天王！

但他畢竟功夫深厚，此時右臂雖折，依然神色不變。

猛的吸了口眞氣，閉穴止血，接着雙足一點，人已就地拔起四丈多高。

半空中一長身形，斜射到四五丈外，足尖再點，頭也不回的逕向峯下飛躍而去。

眨眼工夫，就消失不見。

梅三公子自出門以來，「小雷音掌」還是初次施展，想不到威力竟有如此大法。

他瞧着獨臂天王李殘消失的身形，微微發怔。

峯下突然飛起兩條纖小黑影，剛一躍登峯頂，祇聽一聲清叱：

「原來又是妳們這批妖人！」

嬌音未落，兩道閃閃銀光，已直向繡金軟轎邊站着的紅燈少女，撲刺過去。

琴兒、劍兒眼看獨臂天王被公子震斷右臂，逃下山去，心頭正在痛快，瞥見兩條人影，疾奔而來，向紅燈夫人轎前撲去。

劍兒眼快，連忙拉了琴兒一把，低聲叫道：「琴兒，那是上官姑娘，我們快去！」

兩人短劍一掄，也緊跟在兩條黑影之後，縱了出去。

來的正是崔慧和上官燕兩人，她們回到石室，把二十幾個少女拯救出來。

四外一找，歌樂山莊的人早已走得一個不賸，祇好領着衆人離開魔窟。

那知剛一走出洞口，猛聽山頂上金鐵交鳴，人影幢幢。

崔慧趕緊叫大家先在山下等候，自己拉着上官燕，急匆匆的趕了上來。

紅燈夫人轎前一排十六盞紅燈，在黑夜之中，顯得特別明亮。

崔慧、上官燕兩人吃過紅燈舞的虧，仇人相見，豈肯輕易放過，早就一掠身，掄起長劍飛撲過去。

紅燈少女用不着夫人吩咐，一看有人襲來，早就分出八個人來，迎面攔住，口中喝道：「妳們敢闖近夫人轎前，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崔慧那裏還願意和她們多說廢話，嬌喝一聲：「看劍！」

寒光如輪，業已分刺而出。

上官燕更不怠慢，纖腕一翻，劍花急刺！

「眞是不知死活！」八個紅燈少女中的一個，冷哼了聲。

八個人紅燈乍現，就圍了上來。

剛好琴兒劍兒也適時趕到，兩柄短劍寒光流動，刷刷攻出。

四個人，和八個人立時打了起來。

紅燈少女們可並沒有施展出紅燈舞來。

原因是沒有奉到夫人之命，只以本身武功單獨應戰。

這可吃上了虧，崔慧的武功劍法自幼即得家傳，豈是等閒，再加上琴兒劍兒身法、劍法，都是奇快絕倫。

三支劍潑風般使出，何等凌厲。

其中上官燕雖然稍弱，但有三人相互呼應，也怯意全消，精神抖擻。

直把八個紅燈少女逼得險象環生，步步後退。

正當此時，驀聽得一聲斷喝，接着蓬然巨震和厲號之聲同時響起。

「哈哈，河東四醜，原來也不過爾爾！」

鐵拐仙的笑聲未畢。

「老賊，今日和你拚了！」

夜梟般的聲音急嘯而起，分明憤怒到了極點。

「叮」「叮」！震人心弦的玉器之聲，連續從繡金軟轎中發出。

在場之人只覺那樂聲輕響，居然會使人心頭震蕩，不期而然的都停下手來。

「都給我住手！」

一條紅影，倏然從轎中飛出，一點聲息也沒有的落到場中。衣香鬢影，仿如天女下凡，一個身穿紅色宮裝，眉目如畫的少婦，俏生生站在晚風中，弱不勝衣。

那正是頂頂大名的女魔頭紅燈夫人！

她目光如電，環掃了全場一眼，轎前四煞，一死一傷。

賸下兩個却滿臉獰惡，狀若鬼魅，突然向紅燈夫人打了一躬，齊聲說道：「婢女等自從蒙教主收留身邊，恩同再造，婢子姊妹但願終生追隨，不料今日二妹四妹，一死一傷，婢子和老賊勢不兩立，誓報此仇，目前只好暫且告辭，還望夫人恕罪！」

紅燈夫人微微點頭，說道：「好！妳們要走，我也不便强留，但早些回來才好！」

轎前四煞的老大老三，肅聲回道：「婢子此去，快則一年，遲者三載，自當再來侍候夫人。」

說着返身扶起一死一傷的人，突然厲聲喝道：「拐脚老賊聽着，轎前四煞，遲早總得取你狗命！」

鐵拐仙打了個哈哈，接口說道：「我老要飯的仇家滿天下，妳們要我老命，還得早點才行，遲了來不及啊！」

轎前四煞冷哼了一聲，立即如飛離去。

紅燈夫人望着追隨自己多年的轎前四煞逐漸消失，她春花似的臉上突然飛起一絲煞氣，嬌笑了聲道：「拐子，二十年不見，你這愛管閒事的德性，還依然如故，講起今天這檔事，可是你的不對啦，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你却巴巴的跑到湘西來，闖上歌樂山莊，不但傷了李殘，還當着我面前向轎前四煞連下殺手，這明明是衝着我來，要是我今天再不出手，人家還當我怕了你，拐子，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鐵拐仙呵呵笑道：「我的副教主，妳可眞是笑面羅刹，明明向我老要飯的叫陣，却問我該怎麼辦？我老要飯的是個老粗，喜歡乾脆，一條老命，也最是不知死活，咱們就各憑功夫，分個强弱。我老要飯的如果送了命，那末多管閒事，死有應得，要是我老要飯的長命，僥倖勝了呢？那末我要奉勸妳夫人一句，憑妳的內功修爲，隱跡深山，善葆眞我，成佛成仙，雖然是一句空話，但返老還童，青春永駐，自然不難辦到。」

紅燈夫人又是一聲脆笑，說道：「喲！瞧不出你這拐子，眞還有一番大道理呢！你是勸我退出玄女教，絕跡紅塵？好！只要你勝得了我手中長劍，我依你就是！」

她說到這裏，纖手微微一抬，早有一個玄衣少女捧着一柄形式精緻的長劍，躬身送上。

「篤！」鐵拐仙鐵拐拄地，又打了聲哈哈，道：「副教主快人快語，咱們這場賭賽，眞夠意思。」

又對梅三公子道：「來！公子老弟，你替咱們作個見證！」

「老前輩且慢，這位夫人，先由小生討教幾招。」

梅三公子如玉樹臨風，瀟灑脫脫的緩步走來。

鐵拐仙聽得微微一怔，這位公子哥兒可眞不知天高地厚。

紅燈夫人在武林之中，已是數一數二的頂尖人物，武功之高，江湖上能敵得過她的，已是寥若晨星。

自己能否贏她，尚無把握，你這小伙子，也只有這點點年紀，那裏是這女魔頭的對手？這可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心中一陣猶豫，答不上話來。

紅燈夫人看到梅三公子後，桃紅臉上不由春雲乍展，媚眼盈盈，未語先笑，俏聲兒道：「唷！梅公子，眞是巧極啦！人生何處不相逢，岳陽一別，正切神馳，不想在這兒又碰上了。」

嬌語如珠，聲若笙簧，又甜又軟，好聽已極。

梅三公子被她一雙媚眼瞧得有點不好意思，趕緊拱手作揖，朗聲說道：「夫人請了，方才兩位相約比鬥，小生不揣拙劣，意欲向夫人討教幾招。」

紅燈夫人潔白的貝齒，微微咬着下唇，粲然輕笑道：「我的公子爺，你身懷佛門絕學，身手非凡，我這老大姐無任欽佩，不知可否先把師門宗派見告？」

梅三公子答道：「夫人過獎，小生乃是天台門下。」

紅燈夫人聽得心中一楞，接着不由格格的笑了起來，花枝亂顫的道：「我說公子爺，你眞人不肯露相，不願說也就算了。天台派，我做老大姐的，在江湖上闖了這麼多年，可從沒聽人說起過天台派呀！」

梅三公子初涉江湖，那知江湖上的所謂九大門派，三大教宗？

他跟隨恩師在天台絕頂潛心習藝，師父靈芝上人只是一個世外高僧，從沒涉足江湖，自然也從沒和他講過江湖上的情形。

是以問他師承宗派，他就隨口說出天台山來。

這時給紅燈夫人一笑，不禁玉臉通紅，微含怒意的道：「小生天台門下，難道還是假的不成？不信，妳就試試我手中長劍。」

紅燈夫人白了他一眼，嗤的笑道：「哎喲！瞧你生這麼大氣幹嘛？天台派，就算天台派好啦！」

梅三公子既以天台派自居，見她語氣輕蔑，不由劍眉陡豎，不耐的道：「夫人就請賜招吧！」

話才說完，右手一按，「錚！」晶瑩長劍，倏然出匣。

他捧劍而立，靜待對方發招。

紅燈夫人和他對面而立，相距不及一丈，但覺這位年輕公子，俊美之中另有一種令人傾慕的風雅高華之氣。

不由面帶嬌笑的道：「既然你堅要比劃，我這老大姐自然奉陪，不過，這眞刀眞槍可不是玩的！」

梅三公子朗聲一笑，道：「但請發招就是，小生自問還能接得下來，只是……」

紅燈夫人一雙黑白分明的俏眼睜得大大的，望着梅公子問道：「我的公子爺，你還有什麼話，吞吞吐吐的不說出來？」

梅三公子略一沉吟道：「小生如能僥倖獲勝的話，再向夫人請教吧！」

紅燈夫人點頭道：「也好，其實隨便你說什麼，只要我老大姐能夠做到的，不論勝負，無不從命。」

梅三公子好像並不承情似的哼了一聲，道：「夫人這就請吧！」

紅燈夫人黛眉微挑，慢慢的抽出長劍。

一泓秋水，嗆然龍吟，她左手纖指輕撫劍脊，細聲的道：「嗯，我有二十年沒有用劍啦！梅公子，還是你先請吧！」

「梅哥哥，先發劍就先發劍，這種妖婦，理她作甚麼？」

這是崔慧的口音，敢情她站在身後，瞧着兩人光說不動手，心中未免有點酸溜溜，這才嬌喊了一聲。

其實梅三公子也早已不耐，說道：「如此，小生便要發招了。」

「請！」

紅燈夫人請字才出口，只見梅三公子右腕一振，劍身上突然發出龍吟虎嘯之聲。

一柄晶瑩得猶如水晶的長劍，登時化爲四五支，劍尖飛起一串寒星，疾灑而至。

紅燈夫人見對方起首第一劍，就招式奇幻，居然摸不準這四五支劍影之中，那一支才是眞正攻到的劍尖。

不由心頭微楞，嬌喝了聲：「好劍法！」

人隨聲轉，同時脚下換了一個方位，避開對方劍鋒，右手銀劍也刷地劃出。

一道虹光猝然飛起，星馳電射般攻出數劍。

名家出手，果然不凡，只見銀虹流動，寒光匝地，直向梅三公子疾捲過去，聲勢好不凌厲。

上官燕驚得「啊」了一聲，緊握着崔慧玉臂，神色有點緊張。

崔慧也張着一雙妙目，連霎也不霎的盯着她的梅哥哥。

一片銀虹堪堪迫近梅三公子身前，只聽「叮叮」「鏘鏘」幾聲，他早已揮劍還擊。

晃眼工夫，不但封開了紅燈夫人數劍，而且振腕揮劍，神速絕倫的攻出了七八劍之多！

一霎時雙劍並舉，四週風生，耀目精光，瀰天劍氣。

激得兩丈以外的地面上，砂飛石走，寒氣逼人！

兩人這一動手，快打急攻，輕靈已極，彼此交攻了三十來招，竟然半斤八兩，攻守各半，誰也佔不到半點便宜，誰也沒法子搶得機先。

鐵拐仙大環眼圓睜，驚異的道：「老要飯眞走了眼，這哥兒還眞是佛門弟子！他這手奇幻莫測的劍法，着實博大精深，只是臨敵經驗不足一點罷了，那會輸給這女魔頭？呵呵！我老要飯眞是多管閒事來了。」

紅燈夫人自然更是驚詫，暗忖：憑自己的功力，放眼目前武林，即是所謂四大劍派的峨嵋、崑崙、武當、青城，幾個老不死的除非聯手合攻，若論單打獨鬥，要想在自己手下走出百招的，已是寥寥無幾。

（未完・九）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上文提要：小高不聽陳水水的勸告，自己出洞去看是甚麼人追踪自己，竟是鬼見愁兄弟，便暗中跟踪他們，發現他們是三痞所扮的，不甘心被他們裝神扮鬼戲弄，決心報復，首先將鬼又愁——人痞誘進入洞中張網擒住，自己裝成鬼又愁去誘騙鬼見愁——地痞，也將他捉住，拷問得知天痞的住址，便往天雨峯要捉拿她，撞見她又扮起長髮骷髏宮主在焦急地等待……

池中托映三更月　繪圖秘練仙女功

「你是誰？老身殺了你！」

天痞有被人侮辱欺騙的感覺，怒火中燒，一副要將他撕裂的樣子。

小高一擊得逞，又加數指，這才安心。他將天痞放在地上，拿出繩索將她結結實實的綁了起來。

「老身要把你挫骨揚灰！」天痞咬牙切齒地道。

小高道：「以後有機會再說吧！現在告訴我，爲甚麼沒事假扮什麼鬼宮主，還敢嚇我？這筆賬有得算了！」

小高把她臉上的長髮及骷髏拿下去，果然是白髮紅顏的天痞老婆子，她正恨得咬牙切齒呢！

天痞道：「小鬼，你最好殺了我，否則你會遭到最殘酷的報復。」

小高道：「妳放心好了，我當然是會的。我正在想要怎樣收拾妳，好完成妳的心願。不過現在妳不想會會老朋友嗎？」

天痞冷哼一聲，不再回話。

小高吃吃笑道：「眞是風水輪流轉呀！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輪到我，只要三天就夠了，老太婆妳就認命吧！」

綁妥後，小高扛起她，往山下掠去。

找到巨樹時，把地痞、人痞拖出來，然後一一把他們吊在樹幹上，他還拾了木材堆在地痞及人痞下面。

小高道：「我這個人是最講信用的了，欠債還錢，有仇報仇，有冤報冤，三天前你們燒我屁股，三天後總該還點利息吧！」

小高拍醒他們，然後引燃木材。

火勢仍小，二人尚未感到痛苦，只能相對苦笑，然而一看到掛在中間的天痞老太婆，就笑不出來了。

「大姐，對不起！」

地痞因洩露天痞弱點一事道歉。

天痞本就不願多話，仍然靜默著。

小高笑道：「也沒什麼好道歉的，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的，欠債還錢就是了，何必說那些客套的話呢？」

天痞怒斥道：「要殺要剮隨便你，在老身面前容不得你賣狂。」

小高叫道：「哇哇哇！欠債的比討債的還兇，這是什麼世界？我就是要賣狂，怎麼樣？」

小高狠狠各打了三人一拳。

他還加拋了木柴到火堆裏，使火勢燒得更旺。

地痞和人痞已發出痛叫聲。

小高笑道：「你們也知道痛呀？當初燒我時，你們不是也笑得

非常開心的嗎？現在爲什麼不笑了呢？」

小高又哼了一聲，續道：「武功高强有什麼了不起？照樣會栽在別人的手裏，以爲會幾招制住三清神功的方法就自滿得飛上天了？」

想到三人可惡之處，他又狠狠地各給了三人一拳。

天痞雙目含淚道：「老身叫你殺我，聽到沒有……」

小高道：「我偏不，我還有許多話沒說完呢！怎麼捨得妳就這樣死了呢！」一頓，又道：「好了，現在該是辦正經事的時候了……」

他拍拍三人，問道：「說說看，你們一直想阻止我探訪廣雲宮，到底是什麼目的？」

沒人回答他。

小高道：「這麼有個性，我就不信邪！」

小高又加木柴，熊熊烈火燒得地、人二人亂掙扎，淚水都快掉下來了，兩人還是强忍著不開口。

「奇怪？你二人何時變得這麼有志氣？是不是女朋友在旁邊，不好意思認輸？」小高吃吃笑道：「沒關係，我會讓你們有英雄救美的機會。」

「你想怎麼樣？」地痞斥道。

小高道：「把你的火堆讓給她而已。」

「你敢……」

「天氣冷啊！你不怕她受寒了嗎？」

小高當眞把他底下的木材推往天痞下面，熊熊烈火竄起，地痞已近乎瘋狂。「你敢……」

小高道：「不說就來不及了！」

小高又把人痞那堆火推過去，火勢暴强一倍，天痞的衣衫已開始燃燒，小高又問道：「快說，目的何在？」

「因爲要阻止……」

地痞與人痞已瘋狂……

突然一陣烈風掃來，吹得猛火盡滅，接着一個冷沉的聲音響起。

「因爲要阻止你進入我的家。」

「你是……」

小高發現變異，立即轉身，驟見一頂轎子，旁邊跟著兩名女子，這不就是那神秘的轎中人嗎？

小高嚇得發抖，立即逃跑。

「倚紅、偎翠拿下他！」

轎中人一掌打來，不但把小高打得滾落地面，同時也把天地人三痞懸身的長索劈斷，倚紅、偎翠順勢掠至，手中短劍輕揮，三人即脫了困。

兩女仍追向前，短劍直取小高要害，其速度之快，功力之巧，不亞於頂尖高手。

小高心知若無法突圍，準是慘極了，但見短劍刺來，他立即以三清神功應敵，雙掌若游龍打了過來。

即使二女劍術造詣不錯，却抵不了狂流，被掃退了兩步，小高一擊奏效，就要趁機逃跑。

突然三道人影閃至，不顧小高强勁的掌勢，飛撲了過來。

小高一見擊敵不退，心知不妙，心念還來不及轉，三人齊集而下，一陣拳打脚踢，打得小高哎唷痛叫。

這三人正是三痞，他們豈肯罷手，再打下去，小高眞的非得命喪當場不可了。

這時轎中人突然喝道：「住手！」

聲音低沉含威，這一聲才使三痞住了手。

地痞呸了一聲道：「算你走運，否則將你撕碎！」

他們立身而起時，小高已被打得鼻青臉腫，口角掛血，全身痛得他無力爬起來。

轎中人冷冷地道：「把他制住，帶回宮去。」

倚紅、偎翠應聲，立刻上前幾指點暈小高，扶起他，準備回宮。

天痞道：「帶他回去妥當嗎？」

轎中人道：「關起來，免得他壞事。」

這話頗令三痞有所同感，他們才未阻止。

隨後轎中人一聲令下，一羣人就啓程返回他們口中說的宮殿去。

＊　＊　＊

「坐牢也有這麼舒服的享受？」

小高實在猜不透，那轎中人爲什麼把他關在如此舒適的山洞裏？嚴格說起來，此處倒像是世外桃源。

地面如花園，有荷花盡展姿容，還替他鋪有軟床，小高若高興，還可跳入水池游泳呢！

三餐有專人送來，若非行動不自由，他倒是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在坐牢，倒像是來渡假的。

洞外即是懸崖，有條小徑又被封住，他武功已失，看看是逃不了的。

也不知道被關了多久，但覺臉上傷勢已好了五分，該有五天了吧？

小高摸摸自己的臉及身體，疼痛減少了許多，全身內傷也不再難受，看來轎中人是眞心在照顧自己。

「他會是誰？爲何會跟三痞在一起？」

小高開始猜測轎中人的身份。

照情況看來，他們應該是一路的，而且轎中人還是他們的頂頭上司。

就像火雲頭陀，董百葯等有頭有臉的人物，都心甘情願爲他工作一樣。

而他們的目的就是尋找三清寶籙。

到底這三清寶籙暗藏了甚麼樣的秘密呢？

以三痞來說，他們分明對三清神功十分瞭解，甚至還有一套對付的方法，那他們爲何還要尋找這門武學呢？

唯一的解釋，就是那轎中人要求他們尋找的吧？

這且不談。

另一件事，那就是關於廣雲宮的事。

三痞三番兩次阻止，目的何在？

若說受了轎中人的命令，那廣雲宮裏又藏了甚麼秘密？

轎中人曾說過帶回甚麼宮，難道我現在已在廣雲宮了嗎？

既然轎中人在天雨峯出現，又說出這番話，那麼自己很有可能已經在廣雲宮裏了。

果眞如此，小高倒能理出頭緒來。

轎中人本來就住在廣雲宮裏，也就是所謂的宮主，他在得知小高要來此之後，因爲某種不方便，遂令三痞阻止我上山。

以三痞藉詞用恐嚇的手段來看，就可以看出他並無殺害自己之意。

爲何不殺人？難道是因爲三痞的怪規矩——不殺無名小卒嗎？

然而以轎中人現在的安排，根本可說是在侍候老太爺！

「他們似乎毫不在乎我的嘛！」

小高不禁對轎中人有了某程度的好感，但想想從前，他竟然派兵追殺方振遠、孟小月及自己，他又有了另一種想法。

「也許他是在利用我，因爲我知道三清寶籙太多秘密了……」

只有如此的解釋才合情合理。

他摸摸胸口，那本秘笈竟沒被搜走。他拿出來瞧瞧，同時也想起了給自己秘笈及廣雲宮地圖的神秘人。

「他又是誰？爲何要幫助我？」

小高猜不出來，那人如此慷慨送來秘笈，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而他要小高到廣雲宮解開三清神功中的問題，這更說明了廣雲宮跟三清神功有某種不可分的秘密。

莫非張三丰以前就是在這裡圓寂的？

小高看看四週，清新寧靜，懸崖外的白雲悠悠，倒有些身在仙境的感覺。

這一切的疑問，也只有等到見著了轎中人再問他了。

小高百般無聊之下，開始翻動秘笈，參照圖樣、口訣、慢慢地練習，雖然武功受制，這樣揣摩也相當有意思。

不知不覺，已近中午了。

那倚紅小姑娘已提著食盒走到懸崖旁一條小徑，隔著封着的鐵門輕輕扣叫：「吃飯了！醉魚三吃，你早上點的菜。」

她一身淡紅，笑起來相當迷人。

小高笑道：「我這犯人倒很享福，要吃甚麼就有甚麼，你們是不是有把人抓來當太上皇的嗜好？」

倚紅含笑道：「有啊，我養了一隻哈巴狗，我也是把牠照顧得無微不至。」

小高聞言，笑容頓斂，乾笑道：「人怎能跟狗比？我是說，你們如此照顧我，幾乎使我忘了自己是犯人之身份。」

「我們並沒把你當犯人啊！」

「可是，我仍被關在這裏。」

「這是讓你避開不必要的麻煩啊！」

「怎麼說？」

倚紅稍微想了想，道：「比如說三痞前輩就很想教訓你。」

「他們還在？」小高驚道。

「放心！你在這裏安全得很。」

小高但覺有些失態，乾笑地掩飾道：「他們跟宮主關係很密切？」

「你在探我秘密？」

倚紅警覺性頗高。

小高是有此心，他終於明白轎中人讓倚紅獨自前來，也不是沒有他的道理，於是笑道：「你們有甚麼秘密讓我探？」

倚紅道：「其實，也沒有啊！三位前輩跟宮主的交情確實不錯，這件事你不知道嗎？」

小高道：「我是如此想過，只是沒想到他們會親密得住在一起。」

「他們沒住在這裏啊！」

「在南峯那面？」

「這……我就不清楚了！」

小高知道她不願回答，話題一轉，道：「廣雲宮這麼高，能找得到鮮魚嗎？」

「可以啊，你這裏不也有水……」

倚紅突然覺得話中說溜了甚麼，猛然停頓，不再往下說了。

但小高目的已經達到了，吃吃笑道：「廣雲宮眞是不差，到處可以養魚！」

倚紅知道還是上了當，淡笑道：「你這人就是鬼靈精，我還是被你套住了。不錯，這裏是廣雲宮，其它的你最好別再多問，否則我眞的不敢再開口了。」

小高道：「再問一個好嗎？」

「那得看嚴不嚴重？」

小高知道倚紅心思敏捷，太重要的秘密她決不會說，念頭一轉，笑道：「傳聞張三丰曾經到此，不知是眞是假？」

倚紅笑道：「你這個人眞是的，既然是傳聞，我又怎知是眞是假？」

她頓了一頓，又道：「不過我倒能告訴你另一個傳聞，聽說張三丰就曾經在這『水月洞』中修行過，信不信，那就看你自己了。」

「哦？」小高不自覺地轉頭四周瞧瞧，道：「這洞爲何取名『水月』？若是張三丰在此修行過，該取名三丰洞豈不是更好？」

倚紅道：「大概張三丰不願人家來打擾的原因吧！」她笑一笑：「洞中有池，三更載月，故名『水月』，我只知道這些了。」

「謝啦！」

倚紅道：「其實，只要你安安心心在這裏養氣怡神，就是我最大希望了。」

小高笑道：「妳時常來陪我聊天，使我不感到無聊，自然就住得習慣了。」

「會的，有時間，我一定常來。」

倚紅放下早餐，談笑中告別離去。

小高吃完可口醉魚，一切又恢復原先的寂靜，只好坐着發呆。

他想起張三丰這個道家掌門，不禁學他打坐，閉目養神，但坐久了，又覺得無功可練，乾坐實在沉悶，只好東走西晃。

他忖道：「如果張三丰在這裏修行，總會留點甚麼東西吧？」

他慢慢地找尋全洞，希望找到一點東西。

然而找了半天，此洞除了寬、高、白、淨之外，已無任何類似古物古字之類的東西，他頗爲失望。

晚餐照例跟倚紅聊了片刻，但並無任何收穫，她則建議他可以欣賞水月，並答應明天會弄點書來讓他消遣。

「賞月？」

小高覺得頗有意思，探向崖面，星光點點，今晚該有月亮，他立即找尋適當位置，以便能夠天空月與水中月一起欣賞。

找了許久，他才發現最理想的位置，就在那張石桌，現已成爲床鋪的中心點，他想想感到好笑。

眞是白白浪費時間的事。

但是，他想到自己的時間本來就是太多了，最需要的就是「白白浪費時間了」，他不禁笑了起來。

月亮是由頂空往下移，此洞面西。

三更剛過，弦月清亮如銀，漸漸照入洞口，水中已浮出銀月倒影，托映在綠葉紅荷之中，煞是好看。

小高忽然覺得活了近二十年，還不知道月亮竟是如此感性動人，它眞的會說話，像個情人似的傾吐柔情蜜意。

他發現自己坐得太高了，由上往下看，情境差了許多，而且外面的月亮也不易看見。

若能將三尺高的白玉石桌移開就好了。

小高在打這樣的主意，却發現此石桌是實心，最少重逾萬斤，靠牆的部份還連着，自己武功若在或許還可以。

但是現在可是別想了……

在無奈之下，也只好將就了。

看着看着，那水中月不知何時起了波紋，淡淡地激蕩着，就像柔情仙女般飄舞而來。

空中月不斷地往下移，那水中月不停地輕舞，眞的在動、在移、在跳、在飛……

小高但覺眼花，揉了雙眼再瞧瞧，水中當眞有仙女穿着透明的舞裙在飛舞，他不敢相信。

探頭往上面瞧，甚麼也沒有，但移往水月角度，幻影又再產生。

一抬頭，幻影即消失，再低頭，幻影又現，小高試了幾次皆是如此。

但是，小高並不覺得自己是在作夢，也不相信那是幻影，可是這又是甚麼怪異的原因會使人產生此幻覺呢？

他想不通。

直到弦月垂西，幻影跟着消失，小高還是想不通。

想了一夜，直到天亮，小高還睜大了眼睛在思考這個問題。

一大早，當倚紅送早餐來時，小高便迫不及待地要把這個怪異現象告訴倚紅。

「妳相不相信會有仙女在水中跳舞？」

倚紅淡淡一笑，道：「漂不漂亮啊？」

「當然！仙女哪有不漂亮的！」

「這麼說，你已不再寂寞了？」

她手捧一堆書，不知該不該送出去。

小高還是接下它，但心情仍在仙女身上，他又道：「她跟着月亮跳舞，好神奇哦！」

倚紅笑道：「眞可惜！這裏是牢房，無法看見你所說的仙女跳舞的情景，或許這是要慧眼才看得見。恭喜你，希望你會發現更多的秘密，或者，把下凡的仙女帶來給我瞧瞧，如何？」

倚紅又是一笑，笑裏有着附和與安慰。

「它眞的有……」小高有口却難以解釋。

倚紅道：「改天好嗎？時間不多，我必須走了。」

含笑中，她已告別離去，免得小高又胡扯一大堆。

小高明白，倚紅八成是把自己說的話當成是謊言，爲了要騙她入洞。

「可惡！竟然不相信我的話，我偏要查個水落石出。」

小高橫了心，一整天都在探索這怪異的情景，好不容易，又挨到三更月懸時分。

不錯，昨夜情景又再度發生。

他咬了咬舌頭，會疼，証明自己不是在作夢。

可是仙女會隨着月移在水中飛舞，這情景爲甚麼會發生呢？

小高將手伸入水池裏，水波一起，幻影立即模糊，當波紋靜止時，仙女又再度出現飛舞。

「一定有原因！」

小高費盡心思思考着。

「難道水底有東西？」

太有可能了！

不管現在是寒天，他立即跳入水中，竟然深沒及頂，他潛向池底摸尋了一陣，平滑得很，甚麼也沒有。

他不信，再找尋了幾次，眞的甚麼也沒有。

結果，他感冒了。

「唉呀！我看你是被仙子迷昏了頭，掉入水池去了吧！可憐的癡情郎！」

一早前來的倚紅見到小高打噴嚏，特地折回去，找來乾衣及藥物，還叮嚀他別太着迷了。

一連三天，小高都下水尋找，還是沒結果。

第四天，他學聰明了，還是先觀察清楚再說吧！

他順着月光的折射，水面的角度，慢慢將身體移往池邊。

月光緩慢移動，小高靜靜地瞧着水中仙女的變化，他發現就像事先畫好這連續動作圖樣，月光每移半寸，她就化成另一種幻影。

再加上池水似乎被月亮吸引而淡淡晃着的波面，仙女就這麼舞動起來了。

小高發現這情景，登時欣喜不已。

「一定有圖案，不知繪在何處？它是靠着月亮的折射，投向波面的！」

小高還是相信水中有圖案，立即潛入水中，水面波紋折射光線照得四面光線亂跳，小高甚麼也沒看見。

待波紋平靜之後，他終於發現池底，甚至池壁在月光的照射之下，發出許許多多似人非人，似舞非舞的圖案。

相當模糊，但小高仔細分析，終於理出頭緒。

原來此水池池底已經過特殊設計，除了一層平滑帶乳白透明的水晶石之外，其下層還舖有紅水晶般雕刻體。

它的位置，符合了月亮移動照射的折射原理，使得月光每移動一寸，光線投在不同角度，照在池底或池壁的雕刻體上，那雕刻體即如鏡子般反射向月光，於是水面便出現仙女的圖樣了。

解開這秘密，小高着實欣喜萬分。

「是誰那麼聰明，竟利用月亮的光源設計出這番奇景來，簡直就是天才！而他創造了這奇幻的現象，目的就只有把仙女下凡的情景顯現嗎？但爲甚麼藏在此洞中呢？」

小高越想越奇。

他開始注意仙女舞動的姿勢及掌指，甚至彩帶的位置也不放過，越看越有武功的味道了。

「難道這是某種絕學的記載方式嗎？」

小高登時激動萬分，這要比現在仙女飛舞還令人興奮不已。

學了幾招，但覺不難。

可惜月光已失，他只好跳入水中，想把池底那塊乳白色的水晶掀掉，把下面的雕刻圖案取出。

但是他使盡力氣，就是動不了分毫，甚至連接縫也找不到。

他覺得自己武功盡失，根本動不了那水晶，於是失望地出了水面。

他又想到。「水底這麼大，就算搬出圖案，我要放在何處？如果那人只是設計幻影，那總該有個能窺盡全貌或啟開秘密的地方吧？」

小高又開始注意起那石桌，但實在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自此以後，小高夜夜觀察仙女的姿勢，還一個一個繪了圖樣，他準備做個整理，希望整理出一套武學來。

但最令他不解的，還是仙女的兩條彩帶不但複雜，而且變化多端，有粗、有細，如蛇似龍，兩條彩帶從未交接，必定一條纏身飛，一條空中掠。

「這到底有何含意呢？」

要假想有敵人攻擊，他以奪功大法右掌吸取其功力，再模擬仙女姿勢，左掌推出，突然，他覺得遭受封阻的內力有所波動了。

「彩帶標的是內功運行經脈圖？」

他驚詫萬分。

仔細一看，每個圖樣化作經脈路線也十分合理。

小高激動道：「錯不了，一定是運功心法！它還是吸功大法的前身呢！」

激動之餘，他特別注意彩帶走向，照着圖形路線運行全身，每次都能牽引些許力道竄向四肢。

這就像衝穴原理，只要能引帶內力，衝久了，自然可以解穴。

他高興得又叫又跳，簡直是老天有眼。

他勤加苦練，三天下來，內力竟然恢復了一成。再繼續下去，不出十天，他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這又是甚麼武功，這麼神奇？

小高不禁想起那位神秘人，要自己到廣雲宮尋求三清寶籙的秘密，莫非就是這門功夫嗎？

他翻開三清寶籙對照，但一看，發現心法相差甚大，不禁又迷惑了。

又過了三天。

一大早，倚紅來敲門了。

「起床啦！你有客人哦。」

「客人？」

「就是她！大美人一個呢，不比跳舞的仙女差吧？」

倚紅說着已將一名昏迷不醒的姑娘送了進來。

「陳水水？」

小高急忙扶起她。「她怎會如此？」

「爲了救你啊！」倚紅笑道：「你可別再罵她了，這麼癡情的姑娘多令人感動，我們連她一根汗毛也不敢損傷呢！」

小高苦笑着道謝。

「別謝了，弄點水在她臉上，她馬上可以醒來，不打擾你們了，晚餐我會弄得更豐富些。」

說着含笑離去。

小高將陳水水放在床上，弄點水沾臉，陳水水果然醒來了。

她一見小高，驚喜萬分，道：「你怎會在這裏？他們把你放出來了？」

「不，他們把妳也捉進來了。」

「甚麼？我們在牢裏？」

「沒錯！」

陳水水四處看看，終於認清了環境，不禁怒道：「都是你，叫你回中原，你偏不信，害我也跟你一起坐牢。」

小高乾笑道：「我差點成功地將三痞烤成人乾……」

「那又如何？你還是受困了！」

「要不是半路殺出轎中人……」

小高一頓，忽然覺得他也不盡然完全錯誤，又道：「其實也該感謝他幫助我找出了秘密。」

「他抓你，你還謝他？」

「別罵了，我有秘密告訴妳。」

「坐牢還有甚麼秘密！」

「我發現了稀世武功，快過來！」

小高迫不及待想說出心中的秘密，他拉着陳水水就往床上靠，道：「躺下來，妳會發現有仙女在跳舞！」

陳水水被他按在床上，紅了臉斥道：「色狠！」，一巴掌甩了過去。

小高苦笑道：「別誤會！我不是要對妳……」

小高拿起他繪的那些圖樣，道：「看！我只是要給妳看這些……」

陳水水道：「這是甚麼東西？」

小高道：「這是一門武功，絕世武功。」

陳水水不敢置信地望着他，道：「這些圖樣哪裏來的……」

「我照着水中跳舞的仙女畫的……」

陳水水疑道：「水中哪來的仙女？」

「只要月光照在水裏，仙女就會出現了。」

「你在說夢話！」

「我是說眞的……」

小高邊說邊上前，想跟陳水水解釋，陳水水卻尖叫了起來，道：「別過來！你想幹甚麼？你這個色狠……」

小高苦笑道：「我沒有啊！我只是要告訴妳……」

「救命啊……」

她竟大喊起救命來了。

此時鐵門外響起倚紅關切的聲音道：「發生了甚麼事？」

陳水水急急道：「快放我出去，我不敢跟神經病住在一起！」

她像見到了救星，喜出望外地奔過去。

（未完・廿六）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尼姑的女兒

上文提要：阿寶、賴皮來到十里溝，投宿巴家，而今天是苗族的情人節，是巴家姑娘選郎君之日子，師徒被糾纏不清，只好溜掉，去找了緣師太，只找到她的父親，知道了緣不是冷寒梅，問清她的去處，便匆匆離去，路上被巴氏父兄截住，說他們賴婚，巴家兒子巴多勇是火龍堡的護法，仗着四位堡主出面，逞兇和阿寶決鬥……

不速客緝拿白妞　小祖宗約會曾妮

阿寶迫不得已，奮力相抗，神功念動而發，情勢立告急轉直下。

刀被震斷了，斷成七八截，變成一堆廢銅爛鐵。

人，被震飛了，倒飛二三丈，栽了個四脚朝天。

這還是阿寶手下留情，收回了部份力道，否則，怕不早已心肝俱碎，一命歸陰。

勝負已分，小祖宗何忍下手殺人，抱拳環施一禮，道了一聲：「再見！」拉着賴皮就走。

不料，甫走三丈，忽覺風聲有異，疾轉身探手一抓，抓住一支箭。

箭是巴多勇射的，人已站起，箭鏃藍汪汪的，顯然淬有劇毒，賴皮大驚失色道：「姓巴的好毒辣，用毒箭……」

話說一半，發現大事不妙，毒箭彷若會飛的蛇，接二連三射來，支支皆對準師徒兩人的致命要害之處。

一壺毒箭瞬間便告射完，巴多勇欲罷不能，飛身撲進，又打出一把毒針。

應付毒箭，已覺顧此失彼，手忙脚亂，那還有工夫對付毒針，何況毒針細小如絲，數目又多，好似暴雨一般，偶一疏漏就有喪命之虞，阿寶萬般無奈，再展神功，立有一股剛猛的力道湧出。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所有的毒針、毒箭好像都長了翅膀，陡然間，一齊掉轉頭來往回飛，巴多勇近在咫尺，那還能躲得開，自作自受，自尋煩惱，被自己所發的毒針、毒箭刺中。

毒性太烈，見血封喉，可憐的巴多勇連一句遺言都沒有留下，便匆匆忙忙的撒手歸西。

「多勇！」

「兒呀！」

「哥哥！」

「少爺！」

巴父巴母，巴莎娃主僕睹狀大慟，箭也似的撲倒在巴多勇四週放聲大哭不止。

紕漏鬧大了，人命關天，阿寶心知無法善了，直挺挺的卓立原地，朗聲道：「好漢做事好漢當，小祖宗絕不推諉逃避，那位不服氣，想討回公道，儘管上，咱家保証奉陪到底。」

賴皮也不錯，挺着胸脯吆喝道：「我們師徒倆今天是提着老酒壺逛窰子，喝着幹啦，一條命是債，兩條命也是債，債多反而不愁。憑天地良心，我們不想惹事，更不想害任何人，但也不怕事，給一條路走，咱們以後見面是友，不給路走就只憑本事，各展所長，硬碰硬的幹一場啦！」

說也邪門，火龍堡雷、電、風、霜四堡主非但沒有怒意，不見殺氣，反而面帶笑容，一臉虔敬，看不出有絲毫火藥味。

火龍王天雷哈哈一笑，道：「言重了，小哥虛懷若谷，一再忍讓，已仁至義盡，不必負任何責任。」

阿寶一怔神，道：「常言道得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

殺人王天電笑道：「這是決鬥，殺人不必償命。」

吃人王天風接口道：「而且，依苗人習俗，勝利的一方是英雄。」

血娘子天霜也笑容滿面的道：「在苗疆，英雄處處受人尊敬。」

這番話大出阿寶師徒意料之外，也大大地改變了兩人對苗人的惡劣觀感，小祖宗感慨的道：「實在令人太感動了，苗人的正義感如此强烈，是在下錯怪了你們，本以爲一場惡戰已是無可避免。」

火龍堡主火龍王天雷道：「巴多勇也錯估了英雄，早知小哥身懷絕技，本堡主說甚麼也會設法阻止巴護法找英雄決鬥。」

賴皮道：「我師父乃武林三怪唯一的傳人，已盡得三怪眞傳，放眼武林，走馬江湖，能夠贏得了他的人還沒有出世哩，我們一再忍讓，原想息事寧人，沒料到最後還是鬧出了人命。」

火龍王天雷聞言緊緊的握住了阿寶的手，動容道：「三怪當年曾有恩於先父，小哥這個朋友我們兄妹是交定了，今後不論是水裡火裡，那怕是刀山劍海，火龍堡願隨時接受差遣。」

阿寶微微一笑，道：「差遣不敢，但盼賢昆仲聽小弟一言。」

殺人王天電恭謹有禮的道：「請英雄吩咐。」

大哥大振振有詞的道：「黑衣教野心勃勃，妄想滅我同道，獨霸江湖，希望貴堡不要向惡勢力低頭，爲我武林人爭三分正義，留三分傲骨！」

三堡主吃人王天風以肯定的語氣道：「這事不勞英雄費心，有關黑衣教的種種惡行，本堡早有耳聞，會與魔教劃清界線，拚死相抗，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即使堡毀人亡，也絕不妥協。」

小祖宗一本正經的道：「有三堡主這句話就夠了，另有一事尚請四位代爲化解。」

四堡主血娘子天霜展顏一笑，道：「何事須敝兄妹化解？」

阿寶指一下巴家的人，憂心忡忡地道：「巴兄之死，遺憾萬分，巴家的人一定無法諒解。」

天雷道：「苗人最敬英雄，死者悲壯，生者榮耀，相信巴家不會耿耿於懷的。」

果然，巴父伸出了友誼之手，拍着大哥大的肩膀道：「天堡主之言甚是，死者悲壯，生者榮耀，這是苗人的習俗，怪只怪多勇這孩子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別人，太自不量力。」

巴莎娃的表現亦令人激賞，跟阿寶握一握手，大方而又親切的道：「我們雖然無緣結爲夫妻，起碼還是朋友，過去的讓它過去吧，不必再放在心上。」

事情的發展一波三折，最後的結局頗令師徒兩人感到欣慰，大哥大爲了表示歉意，特地給巴父留下五百兩銀子，向雷、電、風、霜四堡主鄭重道別，與小弟小望東揚長而去。

* * *

岳陽樓。

位於洞庭湖畔，矗立在岳陽門城牆上，登樓遠眺，洞庭湖的美景盡收眼底，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之美譽。

與武漢「黃鶴樓」，南昌「滕王閣」合稱江南三大名樓。相傳岳陽樓在三國時曾是吳將魯肅的閱兵台，洞庭湖便是他訓練水師之處。

岳陽樓新建未久，宏偉壯觀，氣象萬千，遊客絡繹於途，多如過江之鯽。

樓右有一亭，名曰：三醉亭，因八仙之一的呂洞賓曾在此大醉三次而得名。

湖內畫舫麕集，湖畔擠滿了各式各樣的攤販，蜿蜒曲折，好似一條十里長龍。

遊客中有兩個人神色匆匆，顯得很特別。

一個是大哥大阿寶。

一個是小弟小賴皮。

師徒倆一不遊湖，二不吃喝，一到岳陽樓便一口氣直登三樓，宛若有十萬火急的急事要辦似的。

三樓設有茶座，阿寶的一雙眸子彷若鷹眼豹目，仔仔細細的掃視一週，然後叫了一壺龍井，四碟瓜菓，選一副臨湖的座頭坐下來。

賴皮背着一個悶葫蘆，傻呼呼的道：「師父好像有事？」

「廢話！」

「很急吧？」

「不急何必一路緊趕。」

「師父還沒有說是甚麼事？」

「在等一個人。」

「在岳陽樓？」

「沒錯，三樓靠窗臨湖之處。」

「時間是……」

「差不多就是今日的這個時候。」

「等誰？」

「曾妮。」

對「曾妮」賴皮很陌生，疑雲滿臉的道：「曾妮是誰？老情人？老

相好？還是竹馬青梅？」

阿寶道：「說白妞你就知道啦。」

賴皮吃驚道：「師父是說白妞就是曾妮，曾妮就是白妞？」

「對，以前的白妞，就是現在的曾妮。」

「師父，你眞的把白妞從監牢裡救出來了？」

「是啊！這些事曾經告訴你，忘啦？」

「嘻嘻！是忘啦，現在想起來了，曾妮住這附近？」

「只約好在此相會，並不知她的確切住處。」

「如此，只有在此死等咯。」

「我們早已說好，不見不散。」

賴皮剝了幾粒花生，一面以巧妙而又優美的手法往嘴裡拋，一面神秘兮兮的詭笑道：「師父好像愛上這個女兇手了？」

阿寶錯愕一下，心有點跳，臉有點紅，表情怪怪的，聲音也很不自然：「別亂說，我們只是朋友而已。」

「少騙人啦，等朋友和等情人的表情完全不一樣。」

「咱家的表情怎樣？」

「焦急、期待、不安，像熱鍋上的螞蟻，像火燒屁股的猴子。」

「鬼扯，那有這麼嚴重，只是許久未見，很思念罷了。」

「師父，思念就是愛，就是情，別自欺欺人啦，等曾妮來時我來拉皮條，牽紅線，替你們做媒。」

「賴皮，別亂來，師父我可能已經有老婆啦。」

賴文龍嘻皮笑臉的道：「開甚麼玩笑，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婚姻是神聖的，怎麼能說『可能已經有老婆』，這太不負責任啦。」

大哥大思索一下，道：「咱家這樣說當然是有原因的，臨離開野人洞時，情僧無垢師父有言在先，將來找到他女兒時，如果我覺得喜歡，她也不反對，彼此情投意合的話，就結婚好啦，這樣雙方都有個照應，也了却他老人家的一樁心事。」

「倘若和尚的女兒不愛師父，或者是個醜八怪怎辦？」

「這事的前提是，一定要彼此情投意合，未來的變數仍大，所以只能說『可能已經有老婆』。」

小弟小扮了一個鬼臉，自作主張道：「且不管尼姑的女兒是美是醜，能否成其好事，先把曾妮這個小妞套牢再說，大不了討兩個老婆，怕甚麼？」

師徒倆異想天開，在岳陽樓頭猛做白日夢，曾妮却姍姍來遲，始終芳踪杳杳。

賴皮無意間另有發現，手指湖邊驚叫道：「快看那是誰？」

阿寶也注意到了，湖畔有人昂首闊步而行，衣着講究，氣宇不凡，肩頭站着一隻鷹，正是活閻王閻五。

牛興、吳化、王天霸、烏貴生緊隨在後。

另外還有一個人與閻五齊肩並步而行，看身材外形似曾相識，看耳目面貌又頗陌生。

賴皮道：「這個人好生眼熟。」

阿寶亦有此同感道：「似乎在那裡見過。」

「像誰？」

「像鬼見愁柳一刀。」

「對，八成是他，黑衣敎的青龍壇主。」

閻五與黑衣敎的人走在一起，頗令師徒倆感到驚異。

是偶然在此不期而遇？

還是本來就是一夥的？

來洞庭湖的目的何在？

阿寶很想揭開這個謎，還沒有決定是否該現身一探究竟，閻五等人已行色匆匆的登上一艘畫舫，駛入湖中，一轉眼間已在數十丈外。

二人專注窗外之事，茶座上悄沒聲息地多了一位貴客。

不是曾妮。

是指使白妞殺人的幕後主謀人糟老頭。

糟老頭還是老樣子，一襲灰袍，一頂寬邊帽，帽沿壓得很低，仍舊戴着口罩，面貌難辨，陰陽怪氣的道：「兩位久違了。」

小祖宗有理由相信，糟老頭來洞庭必定有事，表面上則淡淡一笑，說了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幸會，幸會！」

賴皮則單刀直入道：「糟老頭，你來洞庭幹甚麼？」

灰袍老者很坦率。「目的之一就是找大哥大。」

阿寶聽得一楞，道：「閣下有事？」

「沒事怎會千里迢迢的追尋到此。」

「請說吧。」

「還是原來的那件事，老夫願出價一萬五千兩白銀買白妞的項上人頭。」

小祖宗臉色驟變，賴皮爭着搶白道：「糟老頭，你是吃錯了藥，喝醉了酒，還是發高燒，滿嘴的胡言亂語，白妞早已被捕入獄，押解長安，此刻說不定已經蹺辮子了，還花錢買人頭，簡直滑天下之大稽，你願意做寃大頭，我們師徒可不能賺昧心錢。」

糟老頭不爲所動，嘿嘿冷笑道：「見眞人不說假話，被捕當夜白妞便越獄而逃，這件事兩位應該比小老兒更清楚。」

阿寶道：「不對吧，另有消息指出，兇手在獄中畏罪自殺。」

「牢房內是死了一個人，但並非白妞。」

「是何人？」

「獄中的一位女死囚。」

「有這種怪事？」

「王府緊追不放，賀捕頭已坦承不諱，他被捕下獄了。」

「哦！」

本是天衣無縫，想不到有此變化，大哥大暗自爲賀雄叫屈。

糟老頭又道：「兇手白妞所住的空屋內也發現一具女屍，經查是入內行竊的隣家之女。」

阿寶道：「兇手是那一個？」

「老夫僱用的殺手。」

「黑衣敎徒？」

「雖然有人故佈疑陣，在死者身上留下一枚袖箭，但此人絕非黑衣敎徒。」

「究係何方神聖？」

「事關機密，歉難對外公開。」

賴皮眉尖一挑，道：「人命關天，殺手不能對外公開還情有可原，尊駕的口罩可以拿下來吧？」

糟老頭冷聲道：「取下口罩作甚麼？」

「喝口茶，潤潤喉呀。」

「小老兒不渴。」

「吃幾塊點心也好。」

「小老兒不餓。」

「透透風，精神會更好。」

「老夫面部有疾，不能見風。」

小弟小一路猛追，糟老頭硬是不肯以眞面目示人，轉對大哥大道：「白妞此刻何在？相信小友一定心知肚明。」

阿寶矢口否認道：「揭了皇榜，只負責抓人，兇手抓到了，送進大牢，領了賞金，事情便告全部結束，其他的事一概與咱家無關，莫非閣下有白妞的消息？」

「是有一點。」

「小祖宗願洗耳恭聽。」

「老夫的消息來源顯示，白妞匿居在洞庭湖一帶。」

「洞庭湖太大了，方圓數百里，這則消息的價值不大。」

「有個範圍總比沒有好，可使小哥節省許多時間，少跑許多路。」

大哥大皺一下眉頭，道：「一不沾親，二不帶故，咱家幹嘛要去找姓白的小妞。」

賴皮帮腔道：「是嘛，白妞被抓，恨透了我師父，再去找她等於自討沒趣，說不定還會挨揍哩。」

糟老頭道：「幹這事是有代價的，並不是叫你們白幹。」

阿寶疑雲滿臉的道：「敎唆她殺死老王爺的是你，現在又要她死的人也是你，你不覺得很矛盾？」

「一點也不矛盾。」

「閣下如何自圓其說？」

「簡而言之，殺人是爲了滅口。」

「這太殘忍了吧？」

「爲了顧全大局，有時候犧牲少數人是必須的。」

「聽你的口氣，老王爺之死似乎有驚人內幕？」

「不錯，事關大唐安危，此事一旦揭露出來，勢必會動搖國本。」

「能否說得更明白一些？」

灰袍老者的答覆斬釘截鐵：「不能！」

「尊駕到底是不是欽差大人陳弘志？」

「不是。」

「究竟是何身份？」

「現在還不能說。」

語音一頓，糟老頭接着又道：「別扯遠了，小友還沒有說是否願意接這一筆買賣？」

阿寶毫不考慮，笑道：「對不起，殺人滅口最缺德，歉難從命。」

賴皮接口道：「舉頭三尺有神明，善惡到頭終須報，幹缺德事一定會遭到報應，將來說不定連個老婆也討不到。」

糟老頭沉吟一下，緩緩站起身來，目注窗外，低沉而又有力地道：「殺人買賣，小老兒絕不强人所難，日後若是回心轉意，或是與白妞偶然相遇，只要割下她的人頭，老夫願隨時付銀子。」

賴皮心有不服，冷言冷語的道：「閣下這話未免離譜了，就算有這麼一天，也不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你，人頭很可能變成爛西瓜，到時候你不認帳就白幹啦。」

糟老頭的話很肯定。「老夫耳目衆多，遍佈各地，兩位以及一些重要人物的行踪一直在小老兒掌握之中，白妞一旦人頭落地，保証在極短時間之內便可趕至現場。」

小弟小腦中靈光一閃，計上心來。「少吹牛，我要考考你。」

「怎麼考？」

「洞庭湖畔，岳陽樓前，都有那些武林人物現踪？」

「閻五到得最早，已乘船『遊湖』去了。」

「跟活閻王在一起的那個魔頭是否鬼見愁柳一刀？」

「沒錯，是他，黑衣敎外三壇的首席壇主。」

「這樣說閻五也是黑衣敎的人？」

「此事正在查証中，尚無定論。」

「還有沒有別門別派？」

「黑衣敎的人來得最多，約有百人左右，其中包括兩位壇主，十位堂主，二十多名香主。」

賴皮展目四顧，道：「沒有呀，一個黑衣敎的人也沒有看見。」

糟老頭笑道：「光天化日之下，遊人衆多之處，當然不會穿黑衣，戴頭套，集體行動，早已化整爲零。除此之外，另有一位嬌客也將在此出現。」

阿寶道：「那位嬌客？」

「紅玉郡主李紅玉。」

「郡主貴爲金枝玉葉，也會拋頭露面？」

「据小老兒所知，李紅玉經常行走江湖，不足爲奇。」

「這三撥人馬，爲何會不約而同出現洞庭？」

「多一半是衝着白妞而來，想生擒活捉，以便追查老王爺命案的內情。」

話鋒一轉，糟老頭又拱手道：「好了，言盡於此，小老兒的話盼再三思，但願下次見面便是銀貨兩訖之時，告辭。」

辭字出口，隨即轉身下樓，消失在人羣中。

望着他遠去的背影，大哥大不得不重新評價，覺得糟老頭的確神通廣大，絕非泛泛之輩，必定是一個權大位高的風雲人物，否則，不可能幹出謀殺鎮西王的勾當，也無力掌握活閻王閻五等人的行踪。

糟老頭不曾吹牛說大話，果不其然，過沒多久，紅玉郡主李紅玉眞的出現在岳陽樓前。一身勁裝，足履長靴，滿頭長髮上束着一條鵝黃色的絲巾，走起路來穩健有力，那像是王孫貴冑，儼然一代女俠的模樣。

身後跟着六男六女，全部扮作江湖人物。

早有人在湖畔接應，登上一艘畫舫，駛離岸邊，也不知是去「遊湖」？或「另有公幹」？

岳陽樓前風雲際會，武林中人神出鬼沒，小祖宗暗自爲曾妮捏了一把汗。

多麼渴望她的倩影能在眼前出現，一叙離情。

又衷心企盼她爽約別來，以免慘遭殺身之禍。

就在這種矛盾心情下等啊等，從上午一直等到午後，始終沒見曾妮的芳踪。

賴皮多嘴多舌的道：「我看大事不妙，曾妮可能已經出事啦。」

阿寶大駡道：「閉上你的烏鴉嘴，少說喪氣話，妮妹吉人天相，不會有事的。」

賴皮不服輸，强辯道：「這可不一定，曾妮勢孤力單，閻五、黑衣教、李紅玉人多勢衆，被任何一路人馬堵上都是兇多吉少的局面，依小徒之見，與其在此死等，倒不如盲人瞎馬，到處碰碰看，如果老天有眼，也許會誤打誤撞的碰上。」

小祖宗斷然拒絕道：「我們早已有言在先，不見不散，要等。」

「要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她現身爲止。」

「最後仍然等不到人怎辦？」

「我相信妮妹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這可不一定，也許已經失去自由，或者發生意外，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有些事是無法預料的。」

相處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那段短暫的相聚時刻內，彼此却共過患難、死生，別有一番刻骨銘心的感受，阿寶緊握着拳頭，咬着鋼牙道：「誰要是敢對曾妮不利就要誰死！」

感情這個東西很奇妙，得不到的東西會格外珍惜，見不到的人會加倍思念，在岳陽樓上這段短短的時刻裡，大哥大清清楚楚的感覺到，感情在隨着時間滋長，他發現眞的愛上了曾妮。

偏偏，上天弄人，日已偏西，曾妮仍如石沉大海，音踪全無，急得阿寶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忽見一個村婦打扮的婦人登上岳陽樓，神色惶急，不停的東張西望，然後來到師徒二人面前，劈面就說：「請問這裡有沒有一位叫阿寶的公子？」

小祖宗忙不迭地回說：「我就是，大嫂……」

村婦截口道：「是小姐叫我來傳話的。」

「妳家小姐是那位？」

「曾妮。」

「她還好嗎？人在哪裡？爲何不來赴約？」

「小姐被關起來了，來不了啦，叫我轉告公子，今生無緣，把她忘掉吧，其他的事不能說，也不敢說，多說只有壞處，對小姐一點好處也沒有，再見。」

話一說完，便頭也不回的走了。

阿寶跟着她追下岳陽樓，一再追問，婦人似是吃了秤鉈鐵了心，說不開口就不開口，任憑師徒二人如何追問，硬是不肯說出曾妮人在何處，究竟發生何事。

還是賴皮有辦法。「師父，這是塊木頭，別問啦，問也是白搭，咱們今天跟定她啦，就不信找不到曾妮。」

婦人迫不得已，終於又開口了，眸中熱淚盈眶的道：「跟着走也沒用，我已被主人開除，再也不會回到小姐身邊去了。」

說至最後，忍不住滾下兩行熱淚，沒入人羣中。

阿寶失望透了，也難過至極，站立湖畔，不言不動，好似泥塑木雕一般。

賴皮道：「她已被主人炒魷魚，跟着去有屁用。」

「這麼美的愛情，難道就這樣結束了？」

「人在虛無縹緲間，不想結束又怎樣？」

「那我們現在……」

「照原定計劃，找和尚的女兒去。」

＊　＊　＊

君山，在洞庭湖中。

靜心庵，在君山一隅，總共才十來間老舊的竹屋。

花木扶疏，四面修篁，翠竹外又植有一大片松柏，景色倒頗秀麗，高雅而又脫俗，是修身養性者的一處絕妙好所在。

大哥大、小弟小已至君山，當所僱的小船停泊岸邊後，馬上發現閻五、李紅玉乘坐的畫舫也停在附近不遠，不禁爲之一驚。

這些人來此何爲？

莫非白妞在君山？

難不成曾妮就是冷寒梅的女兒？

懷着一顆忐忑的心，抱着莫大的期盼，師徒倆一路打聽，傍晚之前便順利的找到靜心庵。

望着門楣上「靜心庵」三個大字，小祖宗顯得很激動，思潮起伏，亦喜亦憂，倘若尼姑的女兒果眞是曾妮，那該有多美多好，却又怕萬一事與願違，人海茫茫，不知何年何月何地才能與心上人重逢。

正行間，耳畔突然傳來一聲暴喝：「站住！」

隨着這一聲暴喝，面前已多了一個頭髮亂如蔴，雙腿殘缺的怪人。

怪人雖殘，行動却奇快無匹，師徒倆根本沒看清人從何處來，用的是什麼身法，一照面，第一句話就很難聽：「靜心庵不歡迎閑雜人等。」

以牙還牙，賴皮的話也不好聽：「我們不是閑人、雜人，是來找人。」

怪人虎目暴睜道：「找誰？」

阿寶道：「了緣師太。」

「報上名來。」

「在下阿寶，外號大哥大、小祖宗。」

「另外那個小毛頭呢？」

「他叫賴皮，也叫賴文龍，外號小弟小。」

「從那兒來？」

「塞外。」

「找師太何事？」

「打聽一位姑娘的下落。」

「娃兒是姑娘的什麼人？」

「師兄。」

「你師父又是那個？」

「情僧無垢。」

怪人問話的口氣像在審犯人，賴皮大爲不快，故意擺出一副吊兒郎當，蠻不在乎的模樣，趾高氣揚的道：「情僧無垢你知道嗎，乃武林三怪之一，另二怪狂道杜非與獨行俠古來稀，統統都是我師父的師父，打得活閻王屁滾尿流，殺得黑衣教鷄飛狗走，是峨嵋派心中的大恩人，火龍堡口中的大英雄，名頭之大，鋒頭之勁，早已超過武林三怪。」

搬出武林三怪，原意是想壓一壓怪人的傲氣，不料竟適得其反，怪人聞言更加惱怒，火冒三丈道：「小子，你有三個師父？」

阿寶道：「不錯。」

「狂道杜非是其中之一？」

「你說對了。」

「眞的？」

「眞的！」

「不假？」

「不假！」

「不假就好，納命來！」

命字出口，人已縱起空中，手中多了一條碗口粗細，六七尺長的棍棒，「直搗黃龍」，「晴天霹靂」、「橫掃千軍」，一口氣連攻三招，看那氣勢，恨不得將大哥大立斃棍下。

這事太突兀，怪人的棍棒又長，小祖宗冷不防猝然受襲，差點被棒尾掃中，幸虧他身手不凡，露了一手絕妙的迷踪身法，驚險萬狀的從漫天棒影中，宛若一條靈蛇般穿出，道：「老怪物，你這是什麼意思，不問青紅皂白就幹架？」

怪人吼道：「是杜老道的徒弟老夫就沒有殺錯人。」

「杜師父跟閣下有仇？」

「仇高如山，恨深似海，老夫的這兩條腿就是毀在牛鼻子老道手裡。」

「那就去找杜師父呀，找咱家出氣算那門子英雄！」

「父債子還，師債徒還，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哼，歪理！」

「姓杜的老道如今何在？」

「很遠，很遠。」

「就算是天之涯，海之角，也非要討回這筆血債不可，說，牛鼻子在那裡？」

「抱歉，三位師父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再過問塵間之事，也不希望別人去干擾他們的清靜。」

「不肯招供就死定了，先殺了你這個小狂徒，再去殺那個老狂道！」

口中說話，棍棒未停，怪人功夫了得，人在空中，靈活至極，彷若一隻大鵬鳥，更似長了翅膀的老虎，一輪猛攻下來，使迄未還手的大哥大險象環生。

（未完・十四）

龍馭鳳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丁香趕到大元堂求史水樂給夏玫瑰配幾服生子藥。丁香一邊剛走，那邊却來了褚八、夏玫瑰與天王寺兩位大喇嘛。原來夏玫瑰捲了金銀財寶去找褚八，褚八因敗在小玉兒手上不服氣，搬請兩位喇嘛直向大元堂衝去，開口叫陣要小玉兒出來較量，小玉兒不想再涉及江湖上的是是非非。褚八等故意重創了史水樂與李兆元，命在頃刻……

趙瘋子恭迎女皇　小玉兒授人妙計

甘天泉道：「我看要想解開這個謎，只有等那個姑娘來了才會知道！」

呼成濤嘿嘿笑道：「咱們不正是用手段逼那姑娘出面嗎？她非出面不可！」

再看地上，史水樂挺了幾次未坐起來，他爬在沙地上直吐血，李兆元與他差不多，這時二人的臉色也灰慘慘似鬼一般很難看！

＊　＊　＊

金蟬去了老半天，爲甚麼不見她回來？

原來金蟬奔回大元堂，正碰上金娘子自地道下面走出來，金娘子聽史水樂與李兆元二人重傷在河岸，她猶豫了！

金娘子爲甚麼會猶豫？

原來金娘子以爲來了兩個大喇嘛，令她想起當年的大喇嘛敖杰來了！

如果兩個大喇嘛的武功都同敖杰一樣，她就爲小玉兒擔心了，金娘子以爲還是花錢消災的好，於是……

於是，這姐妹二人在院子裡吵開了！

金娘子主張去河邊，要求兩個喇嘛開個價，但金蟬却不表同意，因爲金蟬看出兩個喇嘛不是爲銀子而來。

姐妹兩個正吵着，放草藥的房門拉開了。

小玉兒出來了，她的手上提着七星劍。

「小玉兒，妳回去呀！」

「娘，我必須去，他們是爲我而來的。」

「妳怎知是爲妳而來，別去！」

小玉兒木然的道：「娘，去了妳就會知道。」

她已大步往外走去了。

金娘子對藥舖伙計吩咐：「看好兩個孩子！」伙計們直點頭，兩個孩子似乎也嚇儍了。

＊　＊　＊

金娘子與金蟬二人陪着小玉兒往那段少有人去的渭河岸走去，遠遠的，小玉兒便看清楚河岸站的兩個男人。

小玉兒面無表情的往前走，遠處，那褚八刀與夏玫瑰二人已齊聲道：「是她，是她，錯不了。」

兩個大喇嘛齊瞪眼，匆匆的把大銅鉢托在雙手上。

小玉兒剛站定，那金娘子與金蟬二人分別撲向史水樂與李兆元二人，立刻哭了起來。

那史水樂面色蒼白，斷斷續續的道：「快……快扶我……回去……」

金娘子怒視着兩個喇嘛，幾乎想拚命。

小玉兒對金娘子道：「娘，妳

們快扶他們回去治傷吧！」

金娘子道：「女兒，娘不放心妳呀！」

小玉兒道：「快走，娘！」

金蟬道：「小玉兒，這兩個番僧甚是了得，他二人的銅鉢很霸道，妳……」

小玉兒沉聲道：「快走！」

於是，金娘子架起史水樂，金蟬抱起李兆元，便歪歪跌跌的往寶雞街上走去。

＊　＊　＊

小玉兒連看一眼也沒有……

小玉兒只冷冷的看向兩個大喇嘛，但她的話却是對褚八與夏玫瑰二人說的：「賤女人，妳是令我丁香阿姨大失所望了。」

夏玫瑰冷冷一笑，道：「別管我怎麼賤，妳的死期到了，爲妳自己拚命吧！」

褚八刀也嘿嘿一笑，道：「妳了不起，妳武功高，娘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妳這臭丫頭的現世報就在眼前了。」

小玉兒道：「想不到你自武關逃走以後，却把這兩個番僧找來了。」

褚八刀道：「就是爲了對付妳的，嘿……」

小玉兒對兩個番僧冷眼一瞟，道：「我看得出，你二位是衝着我來的。」

呼成濤道：「妳眞明白。」

小玉兒道：「那麼，你二位還等什麼？」

突然一團人影當空罩下來，甘天泉厲吼：「接招！」

那架式就是玩硬碰硬的，小玉兒不閃避，她揮出右拳回敬過去。

兩下裡都是剛烈的，只聽得鉢聲大震，小玉兒的一拳是懸空的，她打在甘天泉的銅鉢上，但銅鉢却仍然撞上她。

只不過當小玉兒一骨碌彈身而起，像個沒事人似的站起來時候，甘天泉的眼瞪大了。

「妳……妳沒受重傷？」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憑你？」

呼成濤厲吼，道：「再接我的試試。」

小玉兒見那銅鉢當頭砸來，這一回她用了十成眞力，「混元一氣通天功」抖手打出。

「轟！」

「哦！」

小玉兒又是一個後滾翻，而且結結實實的撞在一塊石頭上，撞得石頭也碎了，但她又是一跳而起，兩三步走到兩個吃驚的喇嘛面前。

「你們快拿起這大銅鉢，小心我出劍了。」

小玉兒「嗆」的一聲拔出七星劍，可也令兩個喇嘛冷笑起來了。

呼成濤暗中運功抓起大銅鉢，他向甘天泉打眼色。

甘天泉慢慢抓起地上大銅鉢，看上去他拿得十分吃力，但當他雙手拿起銅鉢的刹那間，突的大吼一聲如打雷，兩個喇嘛齊發動，左右兩側撞向小玉兒了。

這光景如果被撞着，小玉兒豈不成了肉泥？

好個小玉兒，她厲吼一聲打着旋轉向空飛，三丈多處她雙手抱劍往下砍，口中厲吼：「殺！」

「噹噹」之聲響起，隨之兩聲「噹」傳來，只見兩個大銅鉢生生地被小玉兒的七星寶劍各削去一塊落在地上。

兩個喇嘛驚怒交加，發一聲喊雙手抱着銅鉢再往小玉兒衝殺過去。

小玉兒忍無可忍，突然抖劍大吼：「血龍殺！」

一大片劍花彌天蓋地射下來，便聽得「叮噹」之聲連響，兩個喇嘛「猴」叫着往外急閃，半空中已標起兩溜鮮血，洒落一地如下血雨。

兩個喇嘛落地便往回逃，什麼話也不再說了，兩個人的頭上連到後背，那鮮血直往下流，當然，兩個銅鉢也不要了，走得還眞快。

小玉兒火大了，她原不是嗜殺的人，但她實在難忍心中一口氣，她追上去。

小玉兒追上去不出劍，她相隔一丈便出拳，可也一拳拳打在兩個喇嘛的後背上。

小玉兒直打得兩個喇嘛奔到渭河渡口才回來。

她忘不了褚八與夏玫瑰兩個人，只不過當她再奔回來的時候，只見褚八與夏玫瑰二人已跳進渭水河往對面游去。

小玉兒氣唬唬的跺跺脚，道：「便宜你二人了。」

她尚不知道，丁香與她的堂兄丁卯，夥同張展也已追到寶鷄來了。

丁香要找小玉兒，問一問那褚八何許人也。

可也眞叫巧，小玉兒剛走到大元堂附近，三匹快馬到了她面前，馬上正是丁香、丁卯與張展三人。

丁香看到小玉兒，急叫：「小玉兒，妳原來在這兒，阿姨專程來找妳了。」

小玉兒只一看到丁卯，她就知道發生了事情了。

三人下馬圍住小玉兒，丁香道：「小玉兒，妳可知道那個叫褚八的人？」

小玉兒道：「原來阿姨想找姓褚的呀！」

丁香道：「咱們找他討公道。」

小玉兒道：「阿姨，我知道阿姨有損失，也知道阿姨爲了你們丁

家有後人，所以我那夜雖聽到夏玫瑰的房中有男人，但我沒對阿姨說，只要夏玫瑰將來能替丁家生孩子就好，我以爲阿姨送了那麼多首飾銀子，應該可以打動夏玫瑰的心了，眞是想不到夏玫瑰竟然會同姓褚的在一起。」

丁香吃驚的道：「小玉兒，妳看到他們？」

小玉兒指向渭水河方向，道：「我殺傷了兩個大喇嘛後，就去找這兩個惡人算賬了，他二人都跳進渭水河往對岸游去，我也就算了。」

張展道：「多久了？」

小玉兒道：「他二人現在應該游到河對岸了。」

丁卯「呼」的上了馬，立刻往渭水河疾馳而去。

丁香急對小玉兒道：「再見了，小玉兒，後會有期！」

小玉兒木然的點點頭，她走回大元堂葯舖，見後屋裡正在忙着，她也不去看了，立刻又把自己關進那間地洞室中，她爲甚麼要把自己囚起來？這件事便是她娘也不知道！

＊　＊　＊

丁卯快馬奔馳到渭河邊，他沿着河岸又馳了一里半，果見對面岸上矮林邊趺坐着男女二人！

這二人全身濕漉漉的正在擰着身上水漬晒太陽，丁卯的雙目圓睜，放聲大吼：「賤人，我看你們往那裡跑！」

丁卯的吼聲雷一般響，早傳到河對岸，兩個男女眼睛看到河這邊！

那夏玫瑰一聲尖叫：「糟糕了，死丁卯找來了！」

褚八刀一聽忙抓刀，他嘿嘿一笑，道：「老子不怕姓丁的，只要沒有那丫頭在，看我收拾姓丁的！」

夏玫瑰道：「我看如果丁卯能找來，他的堂妹也會來，不如快找地方去藏起來……」

褚八道：「好，咱們往大山裡去躲藏！」

這二人也不晒衣衫了，提了東西便往山中跑，再看丁卯，他拍馬已到河中央了！

只不過等到丁卯過了河，夏玫瑰與褚八二人已翻過大山進入終南大山中去了！

眼看着一對狗男女從眼前溜走，丁卯是不會死心的，山峯不能騎馬，他把馬拴在林中，抓了他的砍刀便往山峯上攀去！

丁卯是個血性漢，這口王八氣他難嚥，非找到這一雙狗男女砍了他們不可！

丁卯往山上攀，他的堂妹與張展二人也往山中馳來了，那丁香十分急躁，因爲她眞怕堂哥打不過那個騷回子，更何況再加上一個會出刀的夏玫瑰。

丁香對張展直催促，快快往山中去找人，那張展也很急，因爲越往山中越荒涼，他們的馬不能再騎了！

丁香關心堂兄安危，她拋下坐騎便往山中奔去，張展也只得下馬隨後追上去了！

＊　＊　＊

終南大山高千仞，峯插雲霄不見頂，想找個人何其困難，只不過丁卯是個烈性漢，找遍大山也要拚老命！

找到天快黑了，丁卯是人睏想睡覺，肚皮又鬧空城，倒忘了乾糧袋還在馬鞍上掛着吶！

丁卯找了一處小山洞，那山洞的上邊也有個四四方方的山洞，只因爲天黑防猛獸，丁卯便在這山洞中趺坐下來，他思前想後眞發火，想不到還有人敢來打他女人的主意！

黑夜的山林中，甚麼樣的怪叫聲都有。

狼嗥、狐叫、豹吼，還有那夜鳥也不安份，不時的一陣尖叫起來，聽的人何止是凄凉，也有着無奈的意味！

丁卯抱着他的刀閉目養精神，他決心要宰人了。

＊　＊　＊

「唔，累人吶！」

「我也不好受，眞是的，你請來的人眞差勁，連人家一個姑娘也打不過！」

「玫瑰呀，妳不知那兩個人是天水天王寺的喇嘛，他們在西北可是第一高手呀！」

「却也幾乎被殺死在河邊上！」

這說話的當然是褚八刀與夏玫瑰二人了！

只聽得褚八刀哈哈一笑，道：「升起一堆火來，咱們把濕衣先烘乾！」

不料夏玫瑰搖頭，道：「不可以！」

褚八一怔，道：「怎麼了？」

夏玫瑰指一指洞外面，道：「你忘了，丁卯過河追過來了，你把火升起來，萬一被他發現，免不了一場殺！」

褚八刀道：「妳怎麼怕丁卯了，以爲我打不過他呀！」

夏玫瑰道：「有道是理虧矮三分，咱們做的事只能說對得起自己以外，別人誰也不會同情，又何必同丁卯照上面？」

褚八道：「也罷，妳說咱們怎麼辦？」

夏玫瑰道：「過一天咱們便往西北走，今夜先把衣衫褲子晾乾！」

褚八道：「晾乾那得一整夜！」

夏玫瑰道：「天黑沒有人看得見，一夜也無妨！」

她還當先脫衣褲，就在黑洞中把濕了的衣褲晾起來。

那褚八一看笑哈哈，他當然也照脫！

這二人脫衣原是晾衣裳，只不過當男女兩個光赤溜溜的坐下來時，便不會安靜了！

夏玫瑰的身材眞不錯，她身子上該尖的尖，該圓的圓，該軟的軟，該香的地方還眞香！

褚八就抱着夏玫瑰吻起來！

褚八一邊吻一邊笑道：「妳爹媽眞會起名字，妳的名字叫玫瑰，玫瑰玫瑰我愛妳，妳以後就睡到我懷裡……」

哈，這二人一時之間樂而忘了憂，就在洞中快活起來了！

那褚八刀果然騷回子——回子可以娶三妻四妾，他們就喜歡這一套。

別以爲是在山洞裡，這一夜二人還眞能折騰，前半夜鬧了一個多時辰，後半夜再來半個時辰多，想想看，一夜一共有幾個時辰呀，他二人把這種事當家常便飯了！

＊　＊　＊

天終於亮了！

這話應該怎麼說，天，天天都會亮的，當天剛亮的時候，那褚八刀光着屁股站在四方形的洞口邊，他在幹甚麼？

褚八原來尿急，他舉着大鳥便站在洞口尿上了！

尿嘩啦啦的響，好像山泉奔流而下！

尿水冲在岩石上，可也驚動一個人！

那個人不是別人，四方洞下面有個小小淺洞，洞中正趺坐着一個又餓又渴的人！

有山泉下來，早引得這人走到洞口看，還好，他看得很仔細，因爲山泉應是清涼的，爲甚麼這股「泉水」冒烟而且還是黃色的！

這人可不是別人，乃「武關一把刀」丁卯是也。

丁卯伸手去試試，這泉還帶點熱，再放鼻尖聞幾下，他火大了！

丁卯低呼小叫：「尿！」

他一蹦跳出小洞口，抬頭看上去，光溜溜的一個大毛漢正自擧着傢伙撒尿了！

丁卯立刻大叫一聲指着上面駡起來：「他奶奶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就在老子上面洞中吶！」

他這麼一吼，握刀便往上面躍過去了！

那褚八刀閉目舒暢在撒尿，忽聽有人在下面開駡，低頭一看猛一怔，他心想：「這泡尿實在撒得不是時候！」

中跑，一面大聲叫：「玫瑰玫瑰別睡了，那姓丁的找來了！」

夏玫瑰一聽之下嚇一跳：「丁卯找來了？」

「是呀！」

「他怎麼知道咱們躲在這個洞中？」

「我……我他娘的在撒尿……」

夏玫瑰立刻亂穿衣，就在二人剛把長褲穿起來，附近的洞口已傳來丁卯的叫駡聲：「奶奶的，我看你們往那裡逃！」

「噗嚕嚕」一聲響，丁卯那高大的身子已把這大大的四方洞口堵住了。

丁卯那把特號砍刀打橫掄，齜牙咧嘴的吼叱道：「操，近在眼前還叫你兩個狗日的快活一夜！」

當他發現夏玫瑰木然的站在洞中時候，丁卯嘿嘿，又吼道：「賤人吶，妳還有何顏面站在那裡，快死在我的面前，還等我動手？」

夏玫瑰聽得一哆嗦，她啞口無言！

褚八刀嘿嘿冷笑了：「娘的，你吼他娘的甚麼玩意兒，不就是刀口上見眞章嗎？來吧，咱們就殺出個結果吧！」

他雙手抱着長彎刀，「轟」的一聲直撲丁卯！

丁卯見這騷回子來勢洶洶，自然不敢大意，掄着砍刀便砍上去了。

於是，「叮叮咚咚」之聲就在這半山洞響起來，丁卯幾次衝殺未能逼進山洞中，反倒幾次被彎刀逼得幾乎滑下半山峯！

兩個人對殺對砍不稍退，那褚八突然厲吼一聲如虎吼：「玫瑰呀，妳看我褚八的絕活吧，我要八刀之內劈了這個不知死活的傢伙。」

對夏玫瑰而言，這當然是再好不過了。

夏玫瑰道：「褚八呀，換個地方我早幫你了。」

這話甫落，突見褚八的彎刀指左殺右，指右殺左，上劈下殺，下撩上切，一時之間盡是冷焰閃流，丁卯斜刀直殺，却被褚八一刀切在左胯上，差一點沒把肚皮挑開來。

丁卯厲嗥一聲：「噢……」

褚八使的果然是絕活，八刀一口氣使出來，丁卯已身上開了花，鮮血流得眞不少。

褚八殘忍的嘿嘿笑，道：「再八刀，褚大爺把你的頭切掉，叫你小子沒有臉去見閻王。」

丁卯中了一刀吸冷氣，剛才那一聲呼叫也眞嚇人，山中有回應，那眞帶着一些悲壯意味。

褚八刀的一手絕活就是八刀殺，而且是虛虛實實並用，因爲他的刀彎又窄，舞起來較方便。

果然不出其所說，褚八的彎刀當頭罩，丁卯已被逼得往斜坡滑下去，丁卯氣得幾乎肚皮要炸開了。

其實應該換個地方幹，因爲他的那把特大號砍刀在洞口耍不開，反而被人殺得冒出鮮血來。

丁卯如今滑過他住的小洞，五丈之後便到了山溝裡，丁卯抬頭看，奶奶的，便是夏玫瑰也舞刀追下來了。

丁卯只一看到夏玫瑰，他已化傷痛爲力量，大吼一聲便撲殺上去。

此刻地方很寬敞，兩個人殺一個，嚄，反倒是丁卯厲害得多了。

褚八的彎刀又是八刀一路殺，但丁卯揮刀力砸，幾乎把褚八的刀打落。

兵器這玩意，有個說詞，那就是一寸短一寸險，輕的難與重的碰。

褚八的彎刀比之丁卯的砍刀輕了何止兩倍，雙方一碰便知道，丁卯心中有底了！

褚八的絕活一路八刀殺，每每叫丁卯被砍得一邊歪去，他反而被丁卯兩腿踢在肚皮上。

褚八可吼叫了：「玫瑰呀，妳在這小子的另一面抽冷子，咱們今天做了他，回天水做長久夫妻去。」

夏玫瑰這女人眼眞尖，在洞中時她也許會出刀，但此刻她可猶豫了，因爲她明白丁卯雖然受了傷，但此刻丁卯的殺招更厲害。

丁卯曾不止一次同五台山的天一和尚搏鬥過，天一和尚的武功甚了得，褚八他又算老幾！

就在這緊要關頭，附近傳來一聲尖叫：「兄長呀，大妹子趕來了。」

嚄，打林中跳出兩個人，敢情正是丁香與張展兩人聞聲趕來了。

這一夜丁香與張展也是住在山洞中。

這一帶的山洞最是多，聽說當年人們住山洞是逃避災難的，不只是秦嶺一帶多山洞，往南山中洞更多。

那丁香原是與張展在山中四下找丁卯的，忽然聽得一聲大叫，山中傳音遠，兩個人便沒命的奔過來了。

丁香的人還未到，那夏玫瑰出刀了。

夏玫瑰出刀是辛辣的，她的刀也是冷不防的，眞叫人猜不透她的心意。

女人心，海底針，誰會摸得準？

夏玫瑰的尖刀十分凌厲的切向褚八，褚八再也想不到這女人會向他動這一刀。

當夏玫瑰一刀切過褚八的背而躍向撲來的丁香時候，半空中標起一溜鮮血來，夏玫瑰的口中尚且大叫：「大妹子呀，妳快來爲我出口怨氣呀！」

她不但叫，也拋刀！

她叫得淒涼，說明她是多麼的無奈！

她拋刀，更証明她不會以刀去對付丁香。

於是，這光景令丁香也楞了一下！

那邊，褚八似狠嗥：「唉！」

隨之，褚八破口大罵：「妳個賤貨呀，妳比蛇蝎毒十分，妳不是要跟褚大爺上天水嗎？娘的，妳見對方來了人，妳對大爺抽冷子。」

邊叫着，邊還得以刀應付丁卯。

丁卯也爲夏玫瑰這一刀覺得驚異，但他決心要幹掉這個騷回子，是以刀刀仍是狠的。

夏玫瑰怒道：「褚回子，你胡說，你明明對我說，我若是不答應，你不但殺我，也要殺我的阿卯哥，你太可惡了，我恨死你了。」

褚八大怒，如果此刻他有機會，他非宰了夏玫瑰不可。

他大吼：「賤貨呀，妳口口聲聲愛死我，你……」

夏玫瑰也在大吼叱，她還踩着腳，道：「臭回子，你不拉泡尿照照你那副德性，你比我阿卯哥差遠了，你那身羶味眞叫人噁心死了！」

褚八被氣得哇哇怪叫不已，手中彎刀一緊，和身便往丁卯撞過去。

丁卯大叫一聲：「殺！」

這兩人撞在一起不只是動刀，拳脚也用上了。

就聽得叮噹劈啪之聲連响，忽然一團影子撲上去，但是冷芒激射中，褚八仰天大嗥：「噢！」

眞狠，一把尖刀插入褚八的肚皮中，沒入半尺深，殺得褚八死不閉眼，眼珠子一翻，翻得快跳出眼眶外。

是的，這一刀殺得眞是及時，只見張展的臉幾乎貼上丁卯的臉，他露齒一笑忽然暴退，隨之便帶出一蓬鮮血，而丁卯也退，他的下面，褚八的刀已貼上他的肚皮，原來褚八要拖丁卯一起去閻王殿打官司了。

丁卯衝着張展點點頭，他突然在褚八打着旋轉的時候奮起一刀殺過去。

「颯」，眞凌厲，一顆大毛頭已飛出去了。

「轟」的一聲，褚八的身子已倒在石堆亂草中，似乎還動顫了幾下才安靜。

猛旋身，丁卯雙手抱刀直往夏玫瑰逼去。

夏玫瑰却跪在丁香身前用力的抱住丁香直搖。

「大妹子，妳爲堂嫂做主呀，我是寃枉的。」

丁香也是女人呀，她見夏玫瑰如此求她，心軟了！

丁香見堂兄來得凶，打橫站在夏玫瑰的面前：「堂兄，你且等一等！」

丁卯大吼：「大妹子，妳閃開，我劈了這賤貨！」

丁香嘆口氣，道：「堂兄呀，劈了她又怎樣？還不是氣在自己心中難消除！」

丁卯道：「我不戴綠帽子，別人可以當王八，我丁卯不是當王八的人！」

丁香道：「堂兄呀，一次教訓一次乖，我相信玫瑰以後不敢亂來了。」

跟在丁香身後的夏玫瑰哭了：「阿卯哥，千不念，萬不念，念在一日夫妻百日恩呀，何況我也打定主意了，不出一年，我必定爲你生個兒子！」

這才是一句管用的話！

這句話不但打動了丁香的心，也打動了丁卯的心。

原來夏玫瑰不爲丁卯生子女，是因爲丁卯暗中與山賊有勾結，她若一旦爲丁卯生了娃兒，而丁卯又爲官兵所捉，她以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但如今這光景，求生要緊，所以她決心爲丁卯生兒女了。

丁卯刀舉半空中，他對夏玫瑰大吼：「妳這賤人說話不能當眞。」

夏玫瑰一見有轉機，立刻對丁卯道：「阿卯哥，我可以証明給你看。」

「這種事怎麼証明？」

「今夜我們住山裡，山裡空氣好，人又少，你想怎樣就怎樣，你會快樂的。」

丁卯的刀放下了，丁香道：「玫瑰呀，妳要知道，做人不能沒良心，我送給妳的那些東西呢？」

夏玫瑰拍着腰帶道：「我用油紙包着的，一件不少，在我這兒吶。」

丁香對張展點點頭，道：「咱們走，明年今日我看妳是不是爲我們丁家添上一子半女的。」

張展衝着丁卯道：「丁兄，好自爲之啦。」

丁卯怔住了。

夏玫瑰已投入丁卯的懷中吃吃笑道：「阿卯哥，找個地方，你吃了我吧。」

丁卯一身骨頭都軟了。

嗨，這女人說到還眞的做到了，沒滿一年吧，她就生了個娃兒，只不過這娃兒天生帶着一身羊羶味。

別管什麼羊羶味，這娃兒姓丁總是眞的了。

* * *

小玉兒走了，她離開寶雞的時候，史水樂與李兆元二人受的內傷還未痊癒，金娘子問小玉兒爲什麼再下南陽，小玉兒却不加解釋。

金娘子已經習慣小玉兒的沉默了。

金娘子漸漸明白了，憑小玉兒的武功，她是人間的一隻鳳，而且是高不可攀的人物，小玉兒是不會永遠窩在這種地方的。

小玉兒的表現就是一種自我的意識，她可絕非目中無人，因爲她已跳進江湖。

任何人只要踏入江湖，便會身不由己。

小玉兒這次下南陽便是身不由己，因爲她自從接受終南山葯王廟的老道婆汪蘭貞的約鬥之後，她就非履約不可。

汪蘭貞約小玉兒一個月之後，大家在玉青觀決一死戰，那汪蘭貞當然是爲了她的兩個徒弟和鳳玉與李丹青二人，她才邀約小玉兒的。

似汪蘭貞這種自以爲高人的人物，是不甘敗在一個無名的小玉兒之手的。

小玉兒却是另一種想法，她認爲如果不令汪蘭貞心悅誠服，汪蘭貞與她的兩個徒弟就會不放過百寶莊。

小玉兒知道那個叫徐元玉的青年也不會放過百寶莊，因爲百寶莊曾經要點徐元玉的天灯。

想到徐元玉，小玉兒冷笑了。

徐元玉曾與小玉兒一張床，徐元玉一副餓狼似的對付她，她無動於衷，而徐元玉却慘了。

小玉兒眞想把她遇上的怪事去問金娘子，因爲金娘子是她娘呀，女兒心事當然應該問親娘的，然而，小玉兒在家中想了半個月，她還是沒有問金娘子這回事。

小玉兒以爲，這件事也許娘也不知道，這件事必然與她習練的武功有關係。

小玉兒已感覺出她的皮肉有極强的靭性，幾乎已有刀槍不入的感覺。

她自小慣摔，她可以自樹上平身下摔而膚髮無損，她可以經受那巨大的銅鉢撞擊而不受任何傷害。

小玉兒心想，一個人到了這種地步，他的身子自然的有違反自然現象，這種現象即使親娘也不會瞭解。

小玉兒帶着沉重的心情上路了，她仍然騎着她的那匹小川馬獨馳。

小玉兒算算日子，距離一個月尚有七八天，她盡可以慢慢的往東行。

小玉兒騎馬過了龍駒寨，消息已送上十八盤大寨了。

小玉兒方走過大山口，嚄，十八盤大寨已有人等在路邊侍候了。

只見兩擔擔子放路旁，挑的是冰糖山泉水、四季綠豆糕，甜酒也有一袋子，另外挑的是山泉水、香草料，毛巾也有三四條。

兩個嘍兵還來個單膝跪，向小玉兒報個平安，道：「當家的，妳勞駕下馬歇歇腿，洗把臉喝口水，吃些點心墊肚皮，等到前面大山裡，幾位頭目擺酒席了。」

小玉兒一聽便笑了。

小玉兒早就體會到人們為什麼爭權奪利，因為人們都希望踩在別人頭上。

她雖然是名譽當家，但却比眞正在山寨當家主事還要受到尊敬與禮待。

小玉兒下了馬，她先取毛巾抹抹臉，才發覺水還是熱的、香的，似乎特為她而備的。

她再取來點心與茶水，想不到山上的粗人還能做出這麼好吃的點心來，她吃了一大半。

幾個嘍兵見小玉兒吃得有味，樂了。

如何知道他們樂了？吸，三個嘍兵拍着手掌跳起舞來了，另外兩個唱山歌。

這是不是在助興？當然，至少也令小玉兒高興。

聽他們唱的山歌多好聽呀。

「四方英雄山上會喲，八方豪傑說仁義，兄弟們肝膽來相照喲，殺盡那貪官汚吏土豪劣紳欺，壓善良爭權謀利萬惡不赦的大奸人呀，咳……咳……咳……」

這首山歌眞高吭，有精神，還把山寇說成仁義之師，個個成了民族英雄了。

那年頭如果不滿現狀，大概只有落草為寇了，如果有誰敢在大街上發起什麼示威大遊行，這個人準會被砍頭滅九族。

＊　＊　＊

小玉兒聽了山歌吃吃笑，她摸出一錠銀子抛在擔子裡，笑道：「唱得好聽，我賞你們的，只不過我也弄不懂誰才是眞正英雄？」

不料她剛說完，幾個嘍兵齊聲唱個喏，道：「論當今天下英雄，除了妳名譽當家的，還會有誰？」

小玉兒更是吃吃笑了。

她却也更糊塗了，因為山歌唱的是山上兄弟，是英雄豪傑，如今却只有她才是。

其實說穿了這就是江湖，江湖之中論本事，本事大的才是老大……老大可不是好當的。

＊　＊　＊

小玉兒拍馬直上十八盤高嶺，那盤腸大山道上不見人，但當她過了斷腸溝不久，大道上有個大草棚，那地方乃是專門「招待」過路客商的。

小玉兒尚未到大草棚前面，便看到趙瘋子同十個山寨頭目站在草棚前熱烈的拍巴掌。

拍巴掌表示高興，更表示歡迎，小玉兒忍不住笑了。

趙瘋子快步迎上前，笑道：「小姑奶奶，咱們茶飯不思在想妳吶。」

小玉兒道：「想我？」

趙瘋子道：「是呀，想都快想瘋了。」

小玉兒道：「有事？」

趙瘋子道：「小姑奶奶，請妳移芳駕，屋裡再細說！」

小玉兒道：「我有急事呀！」

趙瘋子道：「一杯水酒是要吃的。」

小玉兒下馬了！

忽聽得擊鼓敲鑼聲，還有竹笛小喇叭，小玉兒剛剛走入那間大茶棚內，她怔住了。

只見十二個女子穿着花衣抖長裙，長髮披在斜肩上，一個個開始跳起舞來了。

山寨上還有女人呀！

山寨上當然有女人，不少人是帶着他們女人落草的，還有的便是從外地搶來的，天長日久生了情，這些女人便也處變不驚的留下來了。

山寨上的人變動着心思，他們組織幾個快樂隊，逢年過節自娛一番。

此刻，趙瘋子把最好的召來侍候小玉兒，再看當中一張大桌上，八個盤八個碗，八大菜餚已經熱騰騰的擺在桌上了。

別以為山寨都是大老粗，山寨上也有高手在，八大盤的菜餚不簡單，包括了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游的全有了，另外還有兩樣陝西青紅脆甜的小蘿蔔切片一小盤！

小玉兒不客氣的坐下來，她也不客氣的吃着！

趙瘋子幾個人坐在一邊陪，這時趙瘋子開口了！

「小姑奶奶呀，咱們在南陽的兄弟有消息送回來了，唉，那個該死的莫少白……」

小玉兒道：「莫少白一心想毀了你？」

趙瘋子道：「小姑奶奶，妳這是說對了，那個狗官呀，他也管過界了，咱們這兒是陝西呀，可他娘的他動腦筋！」

小玉兒道：「他動腦筋要來消滅你們？」

趙瘋子道：「小姑奶奶，莫少白已經兩次未成功，他這一回動了大陰謀！」

小玉兒道：「甚麼樣的大陰

謀？」

趙瘋子道：「娘的，他來一個兩面夾殺！」

「甚麼叫兩邊夾殺？」

趙瘋子道：「從東面，莫少白動員南陽府轄下人馬往我東面攻，娘的，他還約定長安城的官兵，再加上幾個厲害的江湖人物助陣，從西邊攻過來，這不是誠心要把我這十八盤大寨毀掉了麼？」

小玉兒皺皺眉，道：「他這一手果然厲害！」

趙瘋子道：「小姑奶奶，妳看我該怎麼辦？」

小玉兒道：「你問我的意見？」

趙瘋子道：「小姑奶奶的意見必高。」

小玉兒笑了：「我有甚麼意見，只不過我以為這莫少白只是為了他失去的財寶心有不甘，他非要你們死不可！」

趙瘋子道：「可就是嘛，娘的，咱們還沒聞到他的銀子甚麼味道吶，妙手幫暗中撿便宜，罪過却是咱們來頂替！」

小玉兒道：「這莫少白不是好官。」

趙瘋子道：「貪官吶！」

小玉兒道：「那我就去把他殺了，以後就沒人再想着要你們死了！」

趙瘋子猛搖頭，道：「南陽府的防備我見過，那可稱得上天羅地網，不易下手！」

笑笑，小玉兒道：「我認為你們殺姓莫的機會來了。」

趙瘋子與幾個大頭目都睜大眼。

「小姑奶奶，妳快快告訴我，機會在哪裡？」

小玉兒道：「你們可以來一個巧裝扮，幾個高手潛去南陽府城中，只等那莫少白出兵來攻十八盤大寨，南陽府衙的兵丁必單薄，那正是你們下手的好機會了！」

趙瘋子一拍大腿，道：「對呀！可是……」

小玉兒道：「可是那莫少白不在衙中，他也來了？」

趙瘋子幾人都點頭，但小玉兒笑了，「不會，莫少白是個白白胖胖的做官之人，他是不會前來的，他坐在衙中等候着好消息吶！」

一邊的郭棟長道：「山寨這邊怎麼辦？」

小玉兒道：「幾處要隘多埋伏，然後見機再出手，打不過跑得過呀，大山裡找地方藏起來，官兵一走再出來。」

趙瘋子一聽哈哈笑，他對小玉兒道：「對！咱們就照妳小姑奶奶的話做，設法幹掉姓莫的！」

大伙這麼一高興，立刻就是拍巴掌，大茶棚內傳出叭叭響聲，還帶着粗狂的大笑聲！

小玉兒起身往外走，趙瘋子十幾人後面送，就如同恭送他們的女菩薩似的，直到小玉兒騎上她那小川馬！

「當家的一路平安吶！」

好一聲大吼，四山回鳴，小玉兒眞的以為自己成了不折不扣的人上人了！

她在馬上往回看，幾個面上抹脂粉的女人還在起勁的唱又跳，單只鑼鼓點子就敲得震耳聾！

＊　＊　＊

趙瘋子望着小玉兒遠去，他好像夢囈似的道：「眞仙女也，我趙瘋子對她是心悅誠服，五體投地呀！」

霍大牙道：「就是嘛，有她在，我好像他娘的不會說話變成啞巴了！」

郭棟長道：「眞可惜，她不同咱們住一起！」

趙瘋子道：「這一點我比你們都明白，咱們是汚泥她是花，是荷花，想染也染不上的，她能接受名譽當家，那已經是天高地厚給足了面子！」

趙瘋子忽然一聲吼：「快收拾回大寨，咱們先把糧秣找山洞藏起來，立刻着人把各處機關再加强，娘的，非殺莫少白這貪官不可。」

只一聽說殺贓官，衆家兄弟們的精神便大了！

＊　＊　＊

小玉兒拍馬往東馳，她已進入河南界，那一帶乃伏牛山區，往南盡是小山崗。

這一日小玉兒奔馳三百里，天快黑的時候她忽然勒馬不往前，她聆聽着。

她似乎聽到喊殺聲，抬頭看，好像再過十幾里便到那百寶莊了！

小玉兒再看方向，殺聲敢情正是由百寶莊的方向傳來的。

小玉兒立刻挾馬疾奔，漸漸的她聽得更加清楚了！

小玉兒練的是通天混元，既通天又與神元一氣，她只要靜神，十幾里遠處的吼聲她也可以聽得到！

西域武學果然邪門得很。

＊　＊　＊

小玉兒就快趕到百寶莊上了，在馬背上她已看到百寶莊的廣場上正在斷殺得厲害！

有男的也有女的，百寶莊的不少漢子們手抱紅纓槍四下裡逃，却又跑回頭。

這光景似乎百寶莊快要被人打敗了！

只聽得一個青年人大吼：「仙姑呀！咱們快贏了，再加把勁，哈！」

那個被叫做仙姑的回應了：「徐公子，你說得不錯，這原是遲

早的事情哩！」

「殺！」

「狠宰啊！」

誰同誰在狠幹呀，馬上就知道了！

小玉兒立馬在打麥場西邊一棵桑樹下，打鬥中的人個個紅了眼，那種揮刀拚殺好嚇人，都恨不得一刀把敵人劈成兩個「半人」。

圍在場邊的人抖着手中紅纓槍拚命叫，誰也未曾發現場外來了小玉兒。

小玉兒把馬停在場外樹下面，馬鞍上摘下七星劍，她正抬頭引頸看仔細了。

只見，搏鬥的一共有四起，這些人好像她都認得。

正中央的是老道婆汪蘭貞，她一個人砍殺兩個瘦高漢子，兩個人生生被她逼得攻少守多哇哇怪叫，兩個人的臂上也在流血，這二人正是歐陽大山與「西山豹人」江洪。

江洪的虎爪仍然舞得「颼颼」响，配合着歐陽大山的那把混鐵刀，一進一退，有守有攻，却又拿汪蘭貞一些兒辦法也沒有，那光景只能自保個一時三刻。

另一對在場右面打得更激烈，那正是「河間漁隱」齊進，以一支釣竿同一個年輕人幹得兇，那年輕人可不是別人，正是「中原鏢客」徐奇之子徐元玉是也。

徐元玉當然嚥不下這口怨氣，百寶莊要點他的天燈，雖未點成，却也把他整得死去活來，若非「梅花槍」花正剛使了個手段，徐元玉就難逃那一劫。

徐元玉原來不敢再來百寶山莊的，只不過他暗中去了玉青觀，又見到了汪蘭貞這老道婆。

當「老道婆」汪蘭貞聽了兩個徒兒之言以後，遂決定教訓教訓百寶莊。

那徐元玉違背他老爹的話，便與汪蘭貞師徒三人找來這百寶莊上了。

另外兩批人分別是和鳳玉大戰歐陽濤，歐陽浪與歐陽湧合殺那李丹青。

百寶莊上原只有歐陽家與一些長工，大管事柴千田也可以出刀，但若與汪蘭貞的人交手，他們必敗不可，然而百寶莊上却來了歐陽大山、齊進與江洪，這三人的武功也不是泛泛之輩，當然，也出乎徐元玉四人意料之外，是以大家交上手便狠幹起來了。

* * *

此刻，小玉兒抬頭遠處看，莊門外站了一對老人家，歐陽伯仁在咬牙，一位灰髮女人在抹淚，有幾個女子守在二老附近，面上是一片焦急之情。

這些人當然只顧看打鬥，誰會知道來了小玉兒。

小玉兒已站在柴千田身後了，只見百寶莊這位大管事，手上的刀在顫抖，咬牙發出咯崩聲。

便在這時候，小玉兒開口了：

「柴管事，你好！」

小玉兒有些後悔，這時候誰會好？

柴千田回過頭來看，他幾乎跳起來了。

「嗨！是妳，史姑娘妳來得正是時候。」

他指着場中徐元玉低吼道：

「史姑娘，妳看那雜種，他沒死，他還有臉請個惡道婆找上門，他口口聲聲要報仇，這……還有天理嗎？」

小玉兒點點頭，道：「江湖沒天理，這我早知道了。」

柴千田道：「娘的，中原鏢客呀，還有那南陽來的花正剛，他們動手脚一手遮天吶，還以爲這小子被毒死了，咱們心存仁義，他們男盜女娼，原來假死眞活。」

小玉兒道：「我也早知道了。」

柴千田一怔，道：「史姑娘，這事妳知道？」

「是的。」

「這小子的事妳會知道？」

「不錯！」

「妳怎麼不對咱們說？」

「人死不能復生，給姓徐的一次機會。」

柴千田道：「他却請能人前來殺人了。」

小玉兒冷冷一笑，道：「眞是惡人有劣根，這小子必是瞞着他老爹才來的。」

柴千田道：「剛才他也承認，叫咱們別去找他爹，因爲他爹去南陽，幫着官家就要去剿山賊了。」

小玉兒當然知道莫少白準備攻十八盤大寨了。

她淡淡的道：「看來這事情要由我來料理了。」

柴千田道：「史姑娘，妳若殺了徐小子，莊主出銀一千兩。」

小玉兒道：「必是你們莊主許下的了？」

「不錯，剛才咱們莊主見了徐小子，眞是想也想不到的事，莊主當場便出賞銀一千兩，要姓徐的死，史姑娘，大概只有妳才行了。」

小玉兒嘆口氣，道：「殺人，唉，殺人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啊！」

柴千田道：「惡人不死好人難活呀，史姑娘！」

小玉兒道：「可是江湖上善惡難分是非不明，我早就被這種是是非非，似是而非的江湖弄迷惘了。」

她突然拔身而起，呼嚕之聲响起，只聽得「彭」的一聲响，隨之傳

來一聲惡罵：「鬼丫頭是妳！」

小玉兒見汪蘭貞手操的一劍十分陰毒，「西山豹人」的虎爪未擋住，劍鋒已往歐陽大山切過去，而歐陽大山正在旋身力道用老，眼巴巴就要被一劍攔腰斬了。

小玉兒便在這時出招了，半空中她一拳遙擊，直把個老道婆的劍打偏。

那歐陽大山已驚出一身冷汗來，他直喘大氣。

* * *

小玉兒這一現身，場中立刻有人大叫：「姑娘來了，姑娘來了就好了。」

正在搏殺的徐元玉暴閃身回頭看，他的心中吃一驚，他聽李丹青說過，她師父也打不過小玉兒，只不過她師父已邀了兩位教中高手，在這三兩日內就到玉青觀了。

此刻，小玉兒的出現，便是那正在搏殺的和鳳玉與李丹青兩道姑也急速的退到汪蘭貞身邊來了。

徐元玉咬牙切齒，道：

「妳……妳還有臉來此？」

小玉兒淡淡的道：「可笑，這話應該由我問你的，你沒死去已經是天高地厚了，你却有臉再到這裡來撒野呀！」

徐元玉怪叱一聲，道：「賤婢，若非妳把我弄得那麼狼狽不堪又痛苦難支，我徐某人怕誰？」

小玉兒道：「你怕死？」

徐元玉一怔，道：「誰不怕死？妳也一樣。」

小玉兒道：「怕死就別做害人事，徐公子，你令你父母傷心呀！」

「住嘴，妳是什麼東西，妳敢當着這麼多的人教訓我呀，嘿……我已經好了，原是打算找妳見個高低的，此刻時機已到，我叫妳知道我的厲害。」

小玉兒道：「你一直不尊重女人，是嗎？」

徐元玉冷笑，道：「女人不就是供男人玩的嗎？」

小玉兒並不氣惱，她淡淡的道：「所以你到處找人家姑娘，你害了不少姑娘。」

「包括妳在內。」

「你却並未達到目的，是吧！你連站也站不起來。」

「妳可惡，我要殺了妳。」

小玉兒道：「你休忘了，你娘也是女人吶。」

徐元玉一聽火大了，厲吼一聲：「殺！」

他揮刀而上，一副不要命的殺法。

這就是惡人形象，惡人只能罵別的女人，如果罵到他的親人那是會拚命的。

徐元玉的娘護短，而徐元玉也不許別人罵他的娘，因爲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採花賊。

採花賊比眞正山賊還可惡，這種人不能有姑娘被他遇上，否則準被盯上。

此刻，小玉兒眞的火大了。

小玉兒見徐元玉騰身直撲過來，心中一股子無名火高三丈，她才不管你是「中原鏢客」的獨子，右拳遙往空中打出去「轟……」

「哎唷……」

「咯……」

這聲音幾乎是連貫的，兩人相差一丈外，徐元玉已被小玉兒以「混元一氣通天功」打得翻滾在地上，好一股熱血自徐元玉的口中噴出來。

刹時間徐元玉已氣若游絲面如白紙。

和鳳玉與李丹青雙雙奔過去，這二人扶住徐元玉：「徐公子，徐公子……」

小玉兒嘆口氣，道：「他會死的，他的心脈已斷，他活不成了。」

李丹青叱吼：「是妳打死徐公子的，妳是個兇手。」

淡淡一笑，小玉兒道：「去告訴他爹，就說我把他的獨生子打死了。」

汪蘭貞吃吃怪笑，道：「聽聽，果然目中無人，口氣奇大，江湖就要血腥了。」

小玉兒道：「江湖血腥是有原因的，老道婆，妳可要此刻出手？」

汪蘭貞大怒，道：「就快到期了，妳囂張吧，妳自大吧，但妳得意不了幾時。」

小玉兒道：「我沒有忘了玉青觀之鬥，我是爲決鬥而來的。」

這時候徐元玉徐徐睜開眼來了。

徐元玉已目難視物，口齒不清的道：「快……送我回……南召……家中……我不要……死在……外面……」

李丹青面有難色，但小玉兒開口了：「他還能支持一天吧，但死是必然會死的，這一回他逃不掉了。」

徐元玉道：「送……送……我……回……」

他又昏迷了。

驚怒交加的汪蘭貞仗劍瞋目直視小玉兒，道：「丫頭，妳好毒的心腸，妳竟然一拳打死徐奇的獨子，妳，斷了徐家的後，絕了徐家煙火，妳等着遭圍殺吧！」

這話聽得小玉兒忿怒了。

小玉兒如是在過去，她是不會力爭什麼的，她甚至也不會取徐元玉的命。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上文提要：小林和米珠在酒樓又遇到師父黎玄，見他有時很正常，有時很神秘，難怪別人懷疑他隱惡揚善，也難怪別人懷疑蕭思冰右臂是他砍的。蕭思冰被一幪面人制住穴道非禮，懷疑是何志欽所爲，經過和夏愚論証，夏將何的諸多卑鄙行爲告知她，因而聯想右斷臂也可能是何砍的，蕭思冰遇到上官清，舊情復熾，從他毀容之事回憶，他被毀了容可能也和何有關……

習得忘情掌法　畢熙今非夕比

「不……思冰……妳不能和一個鬼作這件事！」

「阿清，我以爲你還和以前一樣……阿清……我也想……你不願意給我慰藉嗎？」

「不，思冰……我知道妳只是想安慰我，喚起我的信心，妳不可能會喜歡一個醜八怪的……」

「阿清，我很寂寞……」

停了一會她道：「阿清，你看……」

上官清緩緩廻身，目光像炸了開來，原來她已是全裸的了。

她的胴體還是那麼美好，像數十年前在石穴中一樣，肌膚光澤而未鬆弛，陰阜高高隆起，雙峯還算堅挺。

他忽然全身痙攣起來。

爲什麼會痙攣呢？這是一種過度興奮而被理智所遏止的現象。

他想，但他自卑。

數十年前，他們在石穴的軟軟草上，纏綿了一整夜，他們都很熱情，有時甚至她在上面。

數十年歲月並未完全褪消這份奇妙的記憶。

她似乎還很熱情。

自她的肢體的語言上還能體會到，她熱情如故，還能那麼活躍，甚至採取主動。

現在，他的衣扣已被她解開。

他的身子在發抖，他太激動了。這些年來多少個枯寂的夜晚，想到她而不可得，只有進入夢中。

太激動了，他居然不能順利進入「桃源洞」內。

她爲他導引，撥弄，還是不成。

緊張會導致無能，他羞急欲死。

「不要緊，阿清，我們不急……我可以使你恢復正常的……」她用口含着他的東西，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使他平靜下來。

主要是使他不再自卑，一個時辰後，他們開始了正式的歡娛。

他們都不是肉慾的徵逐者，他們必須藉此建立已斷了數十年的情感，所以她大半主動。

事後，他們商量，和夏愚聯手去捕捉何志欽。

她永不忘何志欽吸吮她的下體的下流舉措。

那是一個奴才對女主人的好奇心所使然，罪大惡極。

＊　＊　＊

另一次聚會，四大高手與冲冲地赴會。

眞一道姑以她過人的姿色，設宴款待他們。

她要那兩隻手。

說得明確點，她要那兩隻手上的神奇武功。

席間四人頻頻向她敬酒，眞一

道：「我的目標是找到那兩隻手，四位一定要加倍努力。」

呼延覺道：「眞一，有一天眞的找到，妳是否眞能履約嗎？」

眞一道：「呼延大俠連這一點也不信？」

呼延覺道：「在下以爲，妳似乎在利用吾等？」

「不，我雖出家，心却在家，各位不必多慮。」

白翎道：「總要使我們安心才行。」

眞一想了一下，道：「好吧，飯後我會送給諸位一件東西，保証各位喜歡！」

曲以直道：「財貨之類東西，我們並不缺。」

眞一笑笑道：「我也不會送你們那種東西。」

飯後，移到另一屋中。

眞一拿出四件內衣。

兩件肚兜，兩件內褲，道：「請相信，這肚兜和內褲都是最近穿過的，其中一褲一兜且是剛剛脫下來的。」

只要嗅一下，就可以証明這一點。

呼延覺和白翎各得到一內褲一肚兜。

二人不停地嗅着，大有欲罷不能之勢。

由此觀之，萬物之靈的人類，某些方面也和獸畜差不多，牠們是以體味來吸引異性而達到交媾目的了。

嗅過之後，他們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

然後，分頭去找那兩隻手。

以前他們找那手是爲了成爲武林第一高手。

現在他們去找，却是爲了作武林中的牛郎。

眞一打發清一(即喬琪)去辦事，她在秘室內見到了一個人——一個男人，只是還不能算是成熟的男人。

像她這麼放浪的道姑，自然不大可能守身如玉。

這個小男人居然只有十四歲。

或者說，他只有十三歲半，當然還沒有成人。

沒有成人的男人有個好處，不會洩身，因爲還沒有精液。

沒有精液不會洩身會如何呢？在有經驗的女人來說，她們就喜歡這種童子雞。

因爲童子雞談不上洩身，自然也無所謂高潮，沒有高潮也就等於沒有完，也就是沒有低潮。

沒有完也就是說永遠是硬的，不會軟下來，除非結束這種事才會慢慢地軟下來縮回去。

「寶貝，功夫練得如何了？」

「姐，我不喜歡練功夫。」

「傻瓜，在武林中不會高深的功夫是很吃虧的。」

「姐，在妳身邊我怕什麼？」

「小豆芽，我眞拿你沒有辦法！」

「姐，妳有了別的男人了嗎？」

「沒有。」

「我不信。」

「爲什麼不信？」

「我知道妳有好幾個男人了，一共是四個。」

眞一笑笑道：「你是說呼延覺、白翎和宮、曲等人？」

「是啊！他們有經驗，連妳的肚兜和內褲都喜歡！」

「那是色情狂，其實他們沒有用！」

「至少比我的壯觀吧？」

「寶貝，以你年紀來說，不能算小，你到了十七八歲時絕不會比他們的差，而他們却不抵折騰，一上就出來了。」

「什麼出來了？」

眞一道：「再過幾年你就明白了，來吧！」

寶貝姓陳，名字就叫陳寶貝。

事實上眞一也把他當作寶貝。

十三歲半的小男人，已和眞一在一起一年多，幾乎每天都有，小寶貝不洩身，就可以持久，所以每次都能使眞一滿足。

眞一很愛玩，所以服一種亢性媚藥，和「美鳴丸」及「顫聲嬌」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旦服下交接，忍不住會大叫出聲。

喬琪不知此爲何藥？

她只是偷偷看到眞一常服這種葯。

女人當然愛美，喬琪只以爲這是一種美容的藥物，眞一爲甚麼五十歲了還像三十左右一樣呢？

於是喬琪這天趁眞一不在家時偷偷吞了三粒。

她那知此藥的霸道，一粒就夠了。

要是兩粒就無法控制，而三粒就近似狂熱。

服下之後，正好陳寶貝來了。此時此刻，喬琪慾火中燒，立刻抱住了陳寶貝。

「寶貝，我要……」

陳寶貝雖只十三歲半，却見過世面。

他知道喬琪八成服了媚葯無法忍受了。

只不過他不敢和喬琪作那件事，怕眞一回來責備，却經不起喬琪的撩撥。

甚至還主動赤裸，引誘陳寶貝。

在這情況之下，他們到秘室中去作了那件事。

喬琪被「品花老祖」猥褻過，但偷食禁果却還是第一次。

寶貝的尺寸及技巧都十分適合，食髓知味，一有機會就找陳寶貝。

陳寶貝似乎也比較喜歡少女。

少女和一個五十歲的女人相比，自然不同，因爲五十歲的女人已經肌肉鬆弛不太緊了。

* * *

畢熙已動過第三次手術，毀容已好得多了。

攬鏡之下，已經不能算是個醜鬼了。

他離開了柳大元要去找小林及米珠。

要找小林，大概到賭場比較容易找到。

甚至有災情的地方也比較容易找到他們。

別看他們有時胡鬧，小林還眞是個悲天憫人的人。這一帶黃河泛濫有水災，畢熙以爲八成小林在這一帶。

畢熙進入了一間賭場。

看來看去，只有一桌骰子賭得較大，但也不過千把兩銀子一個枱面。

莊上是個既老又醜的中年人，見畢熙未下注，道：「兄弟，既然來了，爲甚麼不下注試試手氣。」

畢熙看了一會，在「末門」上下一千兩。

第一把贏了，第二把輸了，第三把又輸了。

「末門」這人抱怨他是掃帚星，把位子讓給了他。

畢熙一口氣連輸七次，全部輸光了。

最後把他那火器棒放在桌上，要押一千兩。

莊上的醜老年人道：「這是甚麼玩藝？」

「火器，武林中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莊上道：「我們不賭這個，但我可以給你一次機會！」

「甚麼機會？」

「讓你押一千兩，贏了我賠你一千兩，如你輸了……」

「這火器棒歸你！」

「我對這東西沒興趣。」

「那你要甚麼？」

「如你輸了，爲我辦一件事。」

「成成！一句話！」

「小子，嘴皮子容易，到時候履約只怕沒有那麼容易了。」

「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胸膛一拍，保証不賴皮。

老人道：「各位作証，他押一千，如果輸了，要爲我辦一件事，不能拒絕。」

衆人都願作証，於是開始。

結果莊上擲了個七點，任何一門都沒超過六點。

通吃之下，莊上馬上就不幹了，要畢熙履約。

畢熙心想，眞倒楣，從未如此背運過。

他希望再賭，老人不幹，要他履約。

他跟着老人走出賭場，出了鎭，他道：「老兄，你要我幹甚麼事啊？」

「這件事在你來說，算是一件美差！」

「美差會找到我嗎？」

「世上有些事是很難說的。」

「到底要我幹甚麼？」

「走吧，到了地頭你就知道了。」

走了三五里，有個小村落，大約只有二三十戶人家。

老人弄開了門，那是撬開的，他低聲道：「小子，你願意履約對不？」

「當然。」

「我要你作甚麼你都不能拒絕對不？」

「對。」

「那麼，待會見了我老婆，你不要出聲。」

「幹甚麼？」

「今天是我們結褵五十年紀念，一定要重溫舊夢……」

「重溫舊夢要我來幹甚麼？」

「你來代替我……」

畢熙一驚，道：「你老婆多少歲了？」

「他比我大十七歲，七十八歲。」

「你……你這是個騙局，我才二十出頭，要我和一個七十八歲的老太婆……」

「對，因爲你必須履約。」

「可是這太不合理。」

「有甚麼不合理？」

「這等於侮辱你的老婆。」

「老妻不知你是誰，在她來說是無所謂的。」

「我冒充你，她會感覺不出來？」

「你聽我的沒有錯。」

「我爲甚麼要聽你的？」

「因爲你欠我一千兩。」

「我可以還給你。」

「拿來。」

「三天內我還給你！」

「我現在就要，要不，你要履約。」

「老賊，你不以爲這是侮辱你的老妻嗎？」

「小子，有些話我現在不能說，事後你就會知道，你要走紅運了！一生享用不盡。」

「我不信……」畢熙一出手，本以爲施襲之下，必然得手，可以逃走。

那知這老傢伙居然是個高手，未出兩招就被他制住了肘關節，道：「小子，你是要斷臂，還是履約？」

畢熙道：「這麼作你等于戴了綠帽子了呀！」

「我不在乎甚麼顏色的帽子。」

畢熙道：「好吧！如一旦她發現我是假的呢？」

「不會，只要你不出聲，但你要記住，她的性慾很强，要十分努力加勁才能使她滿意，一旦滿意了，好處可大了。」

「我不信！你只不過是想要我來作這件事罷了！」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都要去作。」

畢熙只好答應，因他已被制住了一個穴道。

此穴被制，只能上床作那事，動手就不成。

屋內無灯，老人道：「老太婆，我要上啦！」

「希望你重振雄風。」

「當然，我會努力不使妳失望。」

然後，老人叫畢熙上床，埋頭苦幹不出聲。

老太婆大叫「妙透了！」，道：「老伴，你怎麼返老還童了？」

老人在床下不敢出聲，畢熙是此中好手，而且很粗壯巨大，老太婆邊說邊叫，熱鬧極了。

老人在床下可眞不是滋味。

只不過爲了一個目的，他只好甘心戴上這頂綠帽子了。

老太婆完全滿意，畢熙悄悄了下床，老人就偷偷上了床，道：「老伴，妳要履約了吧！」

「好吧！你怎麼能突然管用起來了？」

「去找名醫柳大元哪！」

「嗯！也只有柳大元能使你變得生龍活虎一般。」

「來吧！老太婆。」

「我只要教你七招，你就能在武林中吃一份了。」

「何不都教給我？」

「別不知足，你學了我的『太上忘情掌』，像『海天帮』帮主以及白翎等人，都不是你的敵手了……」

畢熙在床下本來想趁他們夫妻在床上交談時偷偷溜掉，乍聞此言，不由心頭一緊。

這老女人是何方神聖？

爲什麼只教這老傢伙七招就能比呼延覺及白翎更高明？什麼叫「太上忘情掌法」？

因此，畢熙反而不想馬上走了。

他雖然已非昔比，但比之白翎、呼延覺却還不行。

原來這老女人已盲，只要不出聲，她就不知道屋中還有一人。

連老與少都分不出來，可見這老女人之馬虎了。

老人道：「什麼時候教？」

「馬上動手，但你每天要陪我一次。」

「這……老伴，妳怎麼越老越饞了？」

「不是饞，而是近年來我的身體更好些，年輕時沒有吃飽，老了要補充一下……」

「行！每天給妳一次！」

「那就馬上下床教你！」

「老伴，聽妳的口氣，只能教七招？」

「對，我也只會十四招。」

「何不都教了？」

「不行，當初『太上忘情公子』告訴我，學了十四招而還沒有瘋狂的，大概也只有他一個人了！」

「學了十四招會瘋狂嗎？」

「大概是的。」

「這樣成不成？只學十招如何？」

「就這麼辦……」

兩人穿上衣衫，畢熙在暗中看清了老女人的身體，不由大爲驚奇。

七十多的人，身上肌膚居然不鬆不皺。

這老女人大概就是天賦異稟那一種了吧！

老人向他打手勢，叫他千萬別出聲。

又打手勢，叫他別溜，有他的甜頭。

意思是他可以學武林中失傳已久的武功。

畢熙自然不會走。

他已非昔比，如果再學了這個老女人的絕學會如何？眞是樂不可支。

老女人先教了一招，這一招就教了近一夜。

此後，每天畢熙要陪老女人一次。

和老女人作這事本來乏味，可是這老女人有很高的技巧，內部會動會吮，在她身上像坐船漂在浪巔上一樣。

畢熙心想，既學絕學武功，又能玩這老尤物，眞是天下的好事都由他一人獨佔了。

每天一招，老女人要求老人要學得徹底。

原來老人綽號「飛來手」，名朱倫。

所謂「飛來手」即他的手有時像天外飛來一樣。

老女人是「胭脂粉」李笑，這都是昔年大出鋒頭的人物。

* * *

蕭思冰和夏愚二人都化裝成難以辨認的鄉巴佬，在不停地追踪之下，他們終於發現了那頭狐狸的踪跡。

他們在一個山中破窰中找到了

他。

一面一個，擋住了何志欽的逃生之路。

蕭思冰道：「何志欽，你跑不了啦！」

何志欽躬身道：「原來是主人，奴才見了主人還跑什麼？」

「你少來這一套了！」

「主人那知奴才這些年來各處奔波找主人的苦處，只要人平安無事，奴才就是馬上死了也甘心！」

蕭思冰忽然厲笑一陣，道：「夏兄你看！」

夏愚道：「何志欽，你這套可以騙你主人成單獨輪戰，要一起騙我們二人可就不成了！」

何志欽道：「夏大俠何出此言？」

夏愚厲聲道：「難道你向我施襲以及要我爲你翻譯外國文字，都沒有發生過嗎？」

「夏大俠你說什麼？」

「要不是我閉了穴脈裝死，早死多時了！」

何志欽淡然道：「大俠請勿陷我入罪！」

蕭思冰道：「何志欽，我的手是你砍去的？」

「主人，絕對不是。」

「不是爲什麼會在你的身上？」

「我是搶來的，主人的手我一定要搶回來的。」

「昔年上官清被人暗算，面目全非，也是你幹的！」

「主人，奴才似乎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蕭思冰一字字地道：「這還在其次，你可能也是暗中向我師父施襲之人，以師父的身手，若非自己身邊的熟人出其不意地施襲，絕對不可能得手！結果他重傷之後又把我的斷手搶回，放在藍夜枕下……」

「有……有這回事嗎？」

「狗賊，這些事你否不否認也沒有用了，你納命來吧……」兩人往上一逼，何志欽看來似要束手就縛，閉目等死。

那知，二人撲上出手去抓他時，奇招突出。

這一招，二人幾乎無法破解。

他們相信這招中有他們的武功，但也有一大半是別的絕學，那就是岳飛的「雲手」和郭子儀的武學精華。

二人大驚之下，差點各挨一掌。

他們全力閃退，何志欽如箭射出窗外。

這二人聯手，當今武林中找不出幾人能接下來。

何志欽不過是一個惡僕，一個奴才，他居然在二人指縫中溜了出去，甚至二人還差點吃虧。

兩人追了一會就把人追丟了。

兩人連連頓足。夏愚咳道：「思冰，我是一點用也沒有！」

「不能怪你，我也沒有甚麼用！」

夏愚道：「從此以後再抓他就難了。」

「的確，此賊居然已經學了那不傳之秘……居然把四種武功揉合一起，發揮了至大的威力。」

「正是，僅是一招就有此威力，以後我們任何一個人遇上他，只怕……」

兩人沉默了很久。

的確，兩人任何一個單挑，誰也沒有把握。

蕭思冰道：「可惜上官清太自卑。」

「怎麼說？」

「如他也參加緝賊行動，實力會大爲增加。」

「是不是被毀了容？」

「對，他是『蟾怪』侯璉之徒，學的是『蟾怪』的怪輕功及怪武功，就是不敢見人！」

「不妨，我們帶他去找柳大元。」

「殘得太重了。」

「不妨，找他總比不找他好些。」

蕭思冰點了頭，決定帶他去見柳大元。

夏愚道：「希望何志欽僅僅才會一招。」

* * *

眞一又不在家，喬琪和陳寶貝正在參歡喜禪。

正在欲仙欲死時，眞一回來了。

喬琪立刻滾到床下，只是陳寶貝穿衣已來不及了。

「寶貝，你在床上幹甚麼？」

陳寶貝反應也快，道：「我知道姐姐馬上要回來，回來一定會要，所以我在床上等妳。」

「好個油嘴滑舌，倒會拍馬屁呀！」

「姐姐要甚麼，我會不知道？」

眞一道：「清一呢？」

「出……出去了……」

小孩子再精，還是不夠沉着。

眞一眼珠一轉，立刻面帶殺機，却漫應着，道：「噢！出去了！出去幹甚麼呀？」

「說是出去買東西……」

眞一也沒有再說甚麼，就到院中去了。

喬琪鑽出床下，匆匆穿上衣衫，自後門溜出，她決定離開這兒。

她知道眞一道姑很護食，一旦她知道了，絕不會放過她。

甚至她也看出，眞一道姑很毒，她常常殺人劫財，她的錢多是如此來的，另外，有些孝子孝孫會送

上門來。

送上門的人不過是爲了她的姿色，但魚未吃到，先已送命，那些人死得不明不白，外界知道的人也很少。

喬琪的迷失主要是被師父逐出門牆，變得十分激烈，乃至於走調失常。

她的本性當然並不是那麼壞的。

她知道，在此長久下去，她會不可救藥。

她疾奔里許，進入林中，忽見一人迎面攔住。

喬琪大駭。

原來正是眞一道姑。

「妳要走？」

「我……我有點想家……」

「想家？那好辦，我就送你回老家！」

「姐，我……我……」

「妳不要說了，妳好大的膽子，敢動我的寶貝。」

「姐，是他找我，而且是我誤食了妳的媚藥。」

「說甚麼也沒有用，妳自衞吧！」

「姐，我那是妳的敵手。」

「客氣！呂敖之徒，不會差到那裡去的。」

喬琪拔劍攻上，自然用了高招。

其實眞一也並非絕世高手，只不過她學得很雜，因爲她以姿色換來了太多的武功。

喬琪全力施爲，總是不成。

才二十招出頭，她就不支了。

「妳自己了斷了吧！」

「爲甚麼？姐！」

「因爲妳知道我的事太多了！」

「我知道甚麼？」

「比喻說到四大高手去找那兩隻手。」

「武林中人都在找那兩隻手，有甚麼不對？」

「還有更多的事妳也知道。」

「是不是和陳寶貝的事？」

「對，以及收買四大高手去找那兩隻手的方式等等。」

喬琪怕是怕她，但也未必就穩輸不贏，道：「凡是作過的事，怕也沒有用。」

「對，所以我除去妳就不怕了！」

「有幾成把握？」

「十成！」

「別吹！妳好色成性，不學無術。」喬琪道：「雖然妳以姿色換來了不少的高招，但妳未下工夫。」

「妳倒是對我挺清楚啊！」

「對，我不能不研究妳，因爲妳沒有感情，只是利用我而已，而且十分邪氣。」

眞一道：「如果我以爲妳是一個三貞九烈的女人，我也不會找妳……」往上一貼，攻勢凌厲。

喬琪試了三五招，知道自己還是不行。

這女人東學一招西學一式，都是一些高手的精粹之學，而且畢竟是經驗豐富之輩。

經驗太重要了。

不出十五招，喬琪就不大靈光了。

二十五招之後，她被蹴了一腳，她知道，這女人非殺她不可。

她作勢欲施放暗器，縱身上了牆頭。

只不過在牆外不遠處又被追上。

喬琪全力應付，又折騰了七八招，被一掌砸了個踉蹌。

還沒站穩，又中了一腿，往右側一栽，眞一已在那邊等她，這一掌如果中正，喬琪不死也會重傷。

只不過這工夫人影一閃，加上一聲怪叫。

眞一的一掌被人格開，反被震退了一大步。

喬琪發現了是畢熙，不禁憂喜參半。

來了熟人總是好的。

只不過畢熙那兩套可能還是不成。

即使兩人聯手也不是眞一的敵手吧？

眞一冷峻地道：「醜鬼，你要找死！」

畢熙怪聲道：「那要看怎麼個死法了？」

「你要怎麼死？」

「如果樂透而死就不一樣！」

「除非你回爐重造，就憑你這副德性。」

「就憑你這句話，我非弄妳不可……」

畢熙手底加勁，才六七招，不但眞一大驚，連喬琪也看得呆了。

才不過一個多月不見，畢熙已是頂尖高手了。

眞一使盡一些高手的絕招，可惜那些招式好是好，把它們連貫起來使用，却要相當的智慧。

十二三招後，眞一就被抓了一把。

這一把是抓在大腿處的。

她倒不是很在乎的女人，被這醜鬼抓在此處却很在乎。

「醜賊！你最好向我道歉！」

「爲甚麼？」

「因爲我身邊有些厲害人物。」

「說說看都是些甚麼人物？」

「『海天帮』呼延帮主如何？」

「以前很不錯，在目前已經數不着他了！」

「好大的口氣！白翎如何？」

畢熙道：「比之呼延覺還稍遜半籌，更沒有甚麼了不起哩！」

口氣雖大，手底下的確也不含糊。

不過二十八九招，眞一失招，被制住了肩井穴。

她搖搖晃晃地倒在畢熙的臂彎之中。

喬琪拍手道：「畢熙，你出息了！」

畢熙以陌生的目光瞄了她一眼，道：「我有沒有出息干妳甚麼事？」

喬琪吶吶道：「畢熙，你不認識我了？」

「認識妳如何？不認識又如何？」

「我是喬琪呀！」

「妳是喬琪干我屁事！」

喬琪不由愣住，畢熙變了。

畢熙挾起眞一就走，喬琪暗暗跟着。

進入一個小鎭，畢熙自一家客棧後牆上掠入。

事實上他未在此客棧訂房間。

他只是對這客棧較熟，知道後院頗靜。

這後院三間屋子果然無人居住，他把眞一放在床上。

眞一並不怕他，反正大不了是被他弄一次。

不甘心的是畢熙太醜了，她以爲有失身份。

這工夫畢熙解了她的穴道，道：「我要弄妳，不能使妳失去活動能力。」

「你是甚麼人？」

「問這個幹甚麼？反正妳不會和我交朋友。玩過之後，妳走妳的，我走我的，兩不相欠！」

「你難道不想第二次或第三次？」

畢熙道：「那要看玩過第一次的印象如何？如果不錯，才有第二次第三次。有些女人看起來不錯，玩起來十分乏味！」

「原來你是個老手。」

「對，因爲弄過的不少，自己脫吧！」

眞一邊脫邊道：「你這年紀有此身手，必是世外奇人門下，就不能說出師承嗎？」

「當然不能！」

「武功是偸來的嗎？」

「放屁！」

眞一往床上一躺，畢熙一上，道：「也是個老梆子。」

「眞是個內行，看來你玩過老梆子。」

「妳的年紀也不少了！」

「比你大些。」

「而且妳必然經常玩這個。」

「算你高明，你也是個大內行……」

事畢，畢熙穿衣欲去。

「怎麼？除了這個一點感情也沒有？」

畢熙道：「妳自己捫心自問一下，妳有感情嗎？」

畢熙打量她的胴體一會，道：「穿上道姑裝，引起男人的好奇心而已，事實上妳到勾欄去，只怕也掛不了頭牌……」

畢熙頭也不回地走了。

眞一在床上氣了個半死。

連呼延覺和白翎兩人都還沒有碰她一下，就聽她驅使，這小子居然只玩她一次，沒有第二次的興趣。

這對她簡直是一種侮辱。

畢熙走出兩三里路，沉聲道：「出來！」

四周沒有動靜，又道：「給我出來！」

喬琪自矮林中走了出來。

她不能不佩服畢熙的聽覺。道：「甚麼事？」

畢熙道：「妳爲甚麼跟踪我？」

「我跟踪你幹甚麼？」

「誰知道幹甚麼？」

「笑話，你走你的路，我過我的橋……」

「是嗎？那妳爲甚麼窺春？」

「窺……窺春？」

「我和眞一道姑上床，妳不是在後窗偸窺？」

「誰說的？」

「妳能逃過我的眼睛？」

「你胡說……」喬琪的確在窗外偸看。

她主要是想看看畢熙爲甚麼有點反常，明明認識她却又像是不認識的樣子。

是裝出來的還是忘記了？

更重要的是，以前的畢熙那有這等功力了？

「既然妳也對我有興趣……」

喬琪一驚，道：「你要幹甚麼？」

「和對付眞一一樣。」

「你敢！」

「從此以後，我不敢作的事太少了。妳和眞一一樣，披着道家衣裝，却作些見不得人的事，妳不會在乎的……」

出手之下，喬琪也只接了十三招半。

「畢熙……我是小林的朋友……」

「小林？」畢熙楞了一下道：「妳就是天皇老子的朋友也一樣，是妳送上門來的。」

「我也曾是呂敖之徒……」

「呂敖比呼延覺如何？」

「差不多……」

「既然差不多，連呼延覺我都不怕，呂敖他算甚麼？」

結果喬琪也被畢熙弄了。

她目前也是此中老手了，不會太計較，只是不大甘心。

「怎麼，完了就走？」

「對，難道妳會對我這醜鬼留戀？」

「你不怕小林報復你。」

「武林中沒有我怕的人了！」

「你變了！變邪了！」

「我本就是邪的，根本不需要改變。」

* * *

小林和米珠遇上了喬琪。

他們發現喬琪和一個男童在一起。

這男童大約十三四歲，本以爲是她的弟弟，或者親戚甚麼的，但看他們交談的情況，又不像是這種關係。

「米珠，妳以前見過喬琪和這小男孩在一起過？」

「沒有。」

「妳以爲他們……」

「小林，我以爲他們好像不是正當關係。」

「怎見得？」

「你看……」

這工夫兩人在酒樓上小酌，只有他們二人，小男童伸手摸她的胸部，喬琪居然沒有抗拒。

小林愕然道：「這怎麼可能？」

「甚麼不可能？」

「這麼小的男人，能成爲她的面首？」

「小林，這麼大的男人雖未成人，但作那事是可以的，有很多女人喜歡童子雞，她們說童子雞很補。」

二人上了樓，喬琪不太在乎地道：「小林，見過畢熙嗎？」

「在哪裡？」

「不遠的鎭上來旺客棧中。」

「這小男人是誰？」

喬琪道：「是我的小表弟！」

小林道：「只怕是一表三千里吧！」

「隨你怎麼說。」

「妳不以爲和這麼小的男人胡來有失身份嗎？」

「甚麼叫身份？」

「怎麼，連身份和自尊也不要了？」

「我想要，却有人毀了我的自尊！」

「誰？」

「畢熙！」

「怎麼個毀法？」

「昨夜在那客棧中的床上……」

「我不信！」

「我幾乎也不信，但你以後會信的。」

「畢熙再渾也不會對妳不敬！不可能！」

喬琪丟下一塊銀子，和小童下了樓。

這小童當然就是陳寶貝了。

縱慾和吸毒差不多，一旦上癮即不克自拔。

米珠道：「喬姑娘怎麼會這樣？」

小林道：「以前我很同情她，那次被聶天聲猥褻，很是不幸，那知她竟墮落到這程度。」

* * *

白翎在茶館中消磨時間。

他們去找那兩隻手，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擁有那兩隻手的人那會招搖過市？

這工夫畢熙走了進來，伙計泡茶，畢熙自包袱中取出一個大瓶子把玩着。

白翎目光一凝，這可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啊！

畢熙收起瓶子喝茶，一個時辰後離開茶館。

白翎跟出，在小巷中攔住了畢熙。

畢熙道：「你好面熟！」

白翎道：「你也好面熟。」

「有甚麼事？」

白翎道：「可否看看你的瓶子？」

「你是說只是看一看瓶子？」

「對！」

「一千兩！」

「放屁！光是看看要一千兩？」

「正是！愛看不看。」

「那瓶子裡的東西呢？」

「甚麼東西？」

「手！」

「要看那個可就更貴了！」

「多少？」

「一萬兩！」

「可以，我願意花一萬兩看看那隻手，是一隻還是兩隻？」

「一隻也行，兩隻也有……」

「這話是甚麼意思？」

「現在瓶中沒有手，待會就有了，說不定還有兩隻。」

白翎被他吊上了胃口，伸手一抓，本以爲手到擒來，那知居然被閃了開去。

白翎不以爲這小子有此身手，再次一抓又抓空，不由一怔，道：「小子，不一樣囉！」

畢熙道：「差不多，你再加點勁……」

白翎的確加了勁，一招，兩招，三招過去，越打越寒心，就憑這醜鬼能接下他的十招嗎，怎麼可能？

結果二十及三十招也過去了。

在第三十七招上，白翎稍大意，竟被掃了一掌。

他怔了好一會，道：「你小子另拜明師了？」

「少管閒事！」

「要不，你怎麼會……」

畢熙道：「只怪你把自己高估了！」

（未完・十七）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真機：8551142